

兵临城下

世界战争文化丛书

中外历史上的经典攻坚战

薛慧槟◎编著

兵临城下，大军压境，决战的时刻到了，万炮齐鸣，乱箭纷飞，或城破身死，或绝地反击，战争的本性在这一刻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经典攻坚战把战争的**惨烈**、战争的**暴力**、战争的**血腥**毫无隐藏地展示在世人眼前，在品味战争创伤、纵览宏大场面的同时感受战场上飘来的那**一缕硝烟**。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前言
兵锋所向——利剑直指对手心脏
软弱和愚蠢造就的耻辱——靖康之变
自掘坟墓的“海上盟约”
第一次东京保卫战
第二次东京保卫战
文弱书生力挽狂澜——北京保卫战
于谦其人
土木之变
危难之际显身手
北京保卫战
天国的覆灭——天京保卫战
安庆保卫战
湘军总攻
天京合围
内城鏖战
“浪漫”屈服于“大炮”——德军攻陷巴黎
几易攻略
装甲集群长驱直入
哭泣的凯旋门
冬天的神话——莫斯科保卫战
从“巴巴洛萨”到“台风”
上帝再次眷顾莫斯科
希特勒很生气
“喀秋莎”在怒吼
日耳曼云端战鹰翱翔——苏军攻入柏林
雄兵压境
突击，向柏林前进
锋利的空中之剑
柏林上空的激战
险关要隘——通往胜利的必经之地
六年攻坚战，成就大元朝——襄樊之战
择“襄”易攻略
襄樊外围争夺战
外援难挽败局
提锋饮血败贼寇——台儿庄会战
临危受命，李宗仁挂帅出征
临沂序战，台儿庄大战的序曲

台儿庄大战，血肉铸就国魂
关门战役——锦州之战
孤立锦州
困兽犹斗
血战锦州
月圆之夜开启的序幕——济南战役
济南战役作战部署
总攻，在月圆之夜开始
攻克商埠之战
内城争夺战
恐怖的“绞肉机”——凡尔登战役
德法同时瞄上的地方
惨烈的拉锯战
人间地狱
水火交融——海滩大江边的鱼死网破
胜负早已注定——淝水之战
吓人的97万
北府精兵
淝水对峙
战争变成了赛跑
天下三分的关键——赤壁之战
北地局势
联吴之计
赤壁鏖兵
日寇没落的开始——中途岛海战
战云笼罩中途岛
情报的先手
第一攻击波
日航母损失惨重
美日攻守易势
火海拉锯——瓜岛争夺战
瓜岛争夺战
东所罗门海战
机场血战
圣克鲁斯海空大战
瓜岛海战
收复瓜岛
决定性的二十四小时——诺曼底登陆
长达两年的筹备
登陆前奏

激战滩头
德军的反击
孤注一掷——战争局势在这里转向
破釜沉舟逐秦“鹿”——巨鹿之战
巨鹿守将
诛梁困赵
楚国内讧
狭路相逢勇者胜
楚汉争雄的拐点——成皋之战
狼烟未散 纷争又起
西楚霸王步步紧逼
成皋争夺定乾坤
深远的影响
自由之战——葛底斯堡战役
战争中的人
猝不及防的遭遇战
地利决定了战争走向
独立日前夜的决战
用鲜血换回的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
贼心不死，希特勒再挑战端
判断失误，苏军陷入灾难
挥兵猛进，斯大林格勒危在旦夕
千里驰援，王牌师仗剑显身手
苦战无功，保卢斯渐生怯战心理
陈仓暗度，朱可夫全线大反攻
进退失据，保卢斯大难临头
尘埃落定，法西斯再遭重创
英雄问鼎——战定天下大势
霸王悲歌——垓下之战
战略失策
鸿沟和议
绝境求生
陷入重围
英雄末路
毕其功于一役——汉漠北之战
经济上的先手
血战漠北
牧笛代狼烟
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战役
依托大江苟延残喘

针锋相对定攻略
天堑变通途
传奇之叹——滑铁卢之战
东山再起
暗度陈仓
不完美的利尼之战
决战滑铁卢
群雄逐鹿——称霸道路上的里程碑
大雪满刀弓——定襄之战
突厥的兴盛
定襄袭击战
东突厥的灭亡
天心终难测——高加米拉之战
天意难违
针锋相对
高加米拉神话
战略家的辉煌——汉尼拔坎尼之战
雷霆之子
剑拔弩张
坎尼大战
“生命之路”的“火花”——列宁格勒保卫战
疯狂的“巴巴洛萨”计划
苏联缺乏足够的警惕
希特勒大兵压境
兵临列宁格勒城下
拉多加湖的“生命之路”
“火花”战役复仇
最后的胜利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版权信息

书名：兵临城下：中外历史上的经典攻坚战

作者：薛慧槟

出版方：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2月

ISBN：9787807538783

定价：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血与火的交融　钢与铁的碰撞

鲜血与战火，焦树与残垣。血腥的战场向世人展示着战争的残酷，城市的废墟向人们倾诉着战争的冷漠；坦克与火炮、弓箭与盾牌，钢铁战车向人们炫耀着武力的霸道，冰冷的箭头闪烁着死亡的寒光。战争，死神的盛宴；战争，人类的灾难。这一切，在世界历史上的攻坚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攻坚战，一种典型的战争类型。在这样的战争中，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这样的战争中，血与火得到了充分的交融，钢与铁得到了最激烈的碰撞。兵临城下，鱼死网破，决战在这里上演，成败在此一战。

攻坚战的交战双方，将战争的胜负会聚在一点之上，所有的力量都在这一点释放，拼尽全力只为这一战，所以这样的战例必然是最为惨烈、最为悲壮的。

所谓攻坚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进攻一方来看，面前的这座堡垒横亘在通往胜利的路上，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从守的一方来看，这座城池已经是本方的最后底线，此地一丢，满盘皆输，特殊的战争局势势必让他们要在此地坚守到底。一方非拿下不可，一方必须坚守底线，针尖对麦芒的作战心态必然会让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苦、异常惨烈，这也是攻坚战最大的魅力所在。战争的威力在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钢与铁铸就的战争利器必将在这里发出最响亮的碰撞。

这就是攻坚战，战争中最为残酷的战争，历史上这样惨烈的战争上演过很多次：明朝中期的北京保卫战，瓦剌铁骑兵临北京城下，若京师沦陷，朱明江山必然陷入万劫不复；而攻下北京，瓦剌铁骑定将一路南下，重振蒙古帝国的雄风，这样的局势，使攻坚战在战争中的战略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二战中最艰苦的攻坚战，苏联士兵进入这座城市后的生命长度不会超过24个小时；凡尔登战役，被称为是“凡尔登绞肉机”，数以万计的炮弹不停地落在这一狭小的地域，无数的生命被战争吞噬，这里成为人类的噩梦。

攻坚战在展现它残酷性的同时，也向我们诠释了战争的艺术性，面对攻与守这一矛盾的话题，攻守双方都竭尽战争智慧，运用不同的战略战术，斗勇的同时更要斗智：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面对苻坚的百

万大军，东晋的北府精兵没有与其死打硬拼，一个东晋降将朱序就已经足够解决问题，正确的战术胜过了苻坚的百万雄兵。同样的例子还有曹操与孙刘联盟之间的赤壁之战，一把大火，使曹操在余生里再没有动过南下的念头。

攻坚战，以其宏大的战争规模、火爆的战争场面、惨痛的战争损失让世人铭记，直面攻坚战，可以听到钢与铁激烈碰撞产生的回响；回味攻坚战，可以感受到战争中蕴藏着的奇妙的战争艺术；反思攻坚战，可以看到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影响。

走进中外历史上的经典攻坚战战例，感受攻坚战中血与火的交融、钢与铁的碰撞——身临其境，感受战争带给我们的震撼。

兵锋所向——利剑直指对手心脏

无论是寒气森森的冷兵器时代还是战火纷飞的枪炮时代，首都在战争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首都的地位不仅仅是一座城池，它是国人心中的依靠和力量，首都一丢，将严重打击战斗的士气，会对战事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在许多战争中，首都的争夺是异常惨烈的，战果不同，将决定整场战争的走向。

软弱和愚蠢造就的耻辱——靖康之变

靖康二年（1127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陷落，标志着167年的北宋王朝寿终正寝。东北女真族在先后灭掉辽宋两个虚弱王朝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以淮水分界，形成了新的“南北朝”，淮水以北是女真人的金国，以南是汉人的南宋，直到百年之后另一个北疆民族蒙古族以铁蹄踏破淮水南北，中国才又复一统。

自掘坟墓的“海上盟约”

宋与辽的战争整整持续了数十年，野史、笔记、话本、戏说之中对此有颇多描述。虽然在文人的自我暗示之下，每次都是大宋朝得胜而归，但实际上，纵观有宋一代，对于辽人的愤懑从来没有少过，不只要承受每年的“岁贡”，大辽发迹了，还要再打几场，再厉害的人也会被折磨得痛苦不堪。更何况宋朝根本就不想打。

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国，定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女真人建立金国后即向辽发动大规模进攻。北宋皇帝大喜过望，本着“远交近攻”的祖传秘方，马上派重臣赴金示好。

这下可顺了宋徽宗的心意，不花一分钱，能得到如此强援，数十年来的气受够了，报仇的时候来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来了。

盟约的签订是一个不平等的屈辱协议。尽管建立这种梦想的联盟存在许多的困难和不利条件，北宋在宋徽宗、蔡京、童贯等的错误决策下，自降身份，从1118年起，派出多批使臣，从山东登州出发渡海去往辽东，展开了穿梭式的外交，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谈判，与北方强大

的金国签订了攻打辽国的协议，即历史上很有名的自掘坟墓的“海上之盟”。

双方在1120年2月签订的共同攻辽、瓜分辽国的协议中，宋朝想要得到的是燕云十六州，甚至愿意将本来进贡给辽国的岁币奉送给金国。但是女真只空许了由辽国控制的燕云十六州，其中最重要的平州、营州金国并不愿意让给宋朝。所以这个“海上之盟”单从条款上来看宋朝已经是吃了大亏，显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屈辱条约。

北宋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辽国天祚帝愿与宋朝结好，免除岁币，共同抗金。可目光短浅的北宋统治者却选择了拒绝。辽国其实可以成为金与宋之间的缓冲处，如果辽国灭亡，宋将与金国接壤，两国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将难以避免。

1122年，宋朝撕毁了宋辽之间相互信守近120年的澶渊之盟，由宦官童贯领兵15万伐辽，却被辽国大将耶律大石、萧干在雄州打败；后又败于燕京。最后溃不成军不得不和辽罢战。北宋自己搞不定辽国，只得出钱请金军代劳收复燕云十六州，答应给金30万匹绢、20万两银，并纳燕京租税100万贯。

此败，金国明白了三件事，一是宋朝很有钱，二是宋朝很无能，三是宋朝没有信用。

第一次东京保卫战

1125年（宣和七年），金朝统治者借口宋朝破坏双方订立的“海上盟约”，南下侵略宋朝。这年十月，金军兵分两路，西路军以粘罕为主将，由大同进攻太原；东路军以斡离不为主帅，由平州攻燕京。

两路金军计划在宋朝首都东京会合。宋徽宗慌忙把帝位传给儿子赵桓（钦宗），自己向南逃去。金西路军在太原遇到军民的坚强抵抗，无法前进。东路军南下包围了开封。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由此拉开序幕。

宋朝廷在和战问题上意见不一。宋钦宗和宰相李邦彦、张邦昌等主张屈辱求和，答应赔款割地。李纲等认为应采取进取之策，皇帝应“亲政”。钦宗先后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亲征行营使等，全面负责首都东京的防务。

李纲积极组织军民备战，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櫑木、备火油，准备了足够的防守器械。同时在城的四方每方配备正规军1.2万余人，还有辅助部队，保甲民兵协助。组

织马步军4万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天进行操练。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八，金军到达东京城下。李纲亲自督战，几次打败攻城的金军。

东京在李纲的严防死守下，金兵并没有在军事上占到多大的便宜。而宋与金的议和却在打打停停当中进行了几轮讨价还价，交易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注定了金人是赢家。当李纲感慨道“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地与人”时，宋钦宗听得心潮澎湃、两眼闪泪，然而激动过后，对金战事稍有挫折，他便情绪低落，北宋在金灭辽战役中，已经间接领教过金兵的厉害，其心里烙下对金人的恐惧阴影。斡离不竟然在李纲连连击退金兵的情况下，迫使宋人结下城下之盟。

而事态的转机和钦宗的再次振作，是在正月十八后，北宋的各路勤王之师相继到达京师，其中陕西名将种师道所统领的西北军，战斗力较强。种师道军号称20万，并大胆地在京西汴水南岸紧逼敌营扎寨。钦宗正苦于金银搜刮不足，不能满足金人的贪得无厌，见援兵已至，一向在抵抗与议和之间坐跷跷板的这位天子，大为欢喜，遂复主战。种师道的到来，确实令京城人心大安，种师道亦力陈京城可守，反对议和。

钦宗此时以为孤军深入的斡离不，至少已经没有先前那般不可战胜了，他一反常态地敦促种师道出战。熙河路将领姚平仲自告奋勇，愿率所部万人前往袭击金营，二月初一夜，姚部进入金营，企图一举擒拿斡离不并搭救时为人质的康王赵构，偷袭情报泄密，结果姚部袭营不成，反被金兵杀得溃散败归，姚平仲本人失踪。当晚，钦宗放心不下，命李纲率军增援，行至城北幕天坡时，恰遇姚部被金兵穷追不舍，李纲部射退了追兵。

姚平仲劫营的失败，当为一次战役输赢的较量，但宋朝方面“理亏”，在与金既已城下有盟，复又不宣而战。金帅斡离不大怒，遣使斥责宋朝背盟毁约。李邦彦等便向金使谢罪，并称：“此乃李纲姚平仲之谋，非朝廷意也。”此时的钦宗又一次蔫了下来，宣旨罢免李纲、种师道，以向金人讨好。岂料此举激起京城士民的愤怒。

太学生陈东闻知李、种被罢免后愤怒异常，他连夜草书，在二月初五的黎明，即率在校太学生数十人，奔往宫城宣德门，拼命敲打登闻鼓，随后陈东等一千多人匍匐上书，为李纲诉冤。城中军民闻风赶来，不期而至者几万人，呼喊声惊天动地。陈东的上书称：“李纲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谓社稷之臣也，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之徒，庸谬不才，忌妒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所谓社稷

之贼也。”陈东以为复用李、种是“宗社存亡，在此一举”的大事，不可不谨。

上书呈到宫中之后，宣德门外久候的军民不见回音，此时有人砸毁了登闻鼓，推翻了宣德门外御路两边的栏杆，愤怒的军民开始按捺不住，场面躁动，钦宗得报，深感不妙，乃遣宦官朱拱之召李纲到大内议事。朱步出宫城，被人群围拢，话不投机，拳脚相向，朱拱之当场气绝身亡，后来情势的确有些出乎陈东所料，军民见到宦官就打，不分清红皂白，一连打死30余人。陈东独自劝阻无济于事。被京师人讥为“浪子宰相”的李邦彦退朝出门，史料记载他遭到“群指而大诟，且欲殴之，邦彦疾驱得免”，不久李邦彦被罢去宰相职务。

当事态危急时，开封知府王时雍率众维持秩序，他呵责太学生“胁迫天子”，欲动武驱散民众，太学生“以忠义胁天子，不逾于奸佞胁之乎”使知府大人哑然无语，无为而去。

在外敌压城的非常时期，民众自觉激发起的“忠义胁天子”行动，令宋廷左右不是，极度为难，既镇压不得，又恐惹民变，不得已重新起用李纲、种师道，直至两人一起登上宣德楼与大家见面后，民众才欣然散去，请愿运动才告结束。

陈东等的请愿，拯救了主战派李纲和种师道。两人复职后，金人攻城的嚣张势头遭到遏制，虽说如此，宋钦宗还是没有决战的意志，而金兵统帅斡离不也深知在西路被太原宋军困住不能会师的情况下，屯兵坚守城下，持久亦恐生变，遂在双方议和交易当中，对金额有所松动，其他各项均依前案成约。斡离不拿到20万两黄金和400万两白银以及宋钦宗割让三镇的诏书，“押送”着代康王为人质的肃王赵枢北去。第一次东京保卫战在历时一个月的打打停停当中，算是双方都“比较满意”地结束了战事。

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由于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的坚决抵抗，成功击退金兵，取得了胜利。金兵北退之后，投降派又得势，李纲被迫离开开封，各路勤王之师和民兵组织被遣散，防务空虚，为靖康之耻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东京保卫战

靖康二年（1127年）八月，宋金狼烟再起。金将粘罕、斡离不兵分两路，金人以雷霆万钧之势倾巢南犯。第二次东京保卫战拉开序幕。

九月，西路粘罕终于拿下太原城，知府张孝纯被俘，太原被困守前后

260天，城中军民饿死者十之八九。粘罕长驱南进，在攻陷西京洛阳后，于闰十一月初二兵至东京，安营扎寨于外城南边的青城，东路的斡离不于十一月二十五抵达东京城下，驻扎在城东北的刘家寺，两路金兵团团围困住了东京。

而宋朝庙堂上，百官计议，和战不一，乱作一团，唐恪、耿南仲等主张割地议和；何栗、吕好问等主战，认为金人无信，割地亦来，不割地亦来，何况河北百姓皆我赤子，为民父母岂能弃其子乎！

钦宗左右为难，犹豫之际，金兵业已渡河，慌忙中急派王云为使，陪同康王赵构前往议和，行到河北磁州（今河北磁县），为百姓围困，王云被愤怒的百姓所杀，康王侥幸脱身到了相州（今河南安阳），此时金人胃口更加膨胀：讲和也可，除三镇外，必须增割两河之地。

钦宗再派耿南仲、聂昌分头去交易，聂昌走到绛州（今山西南部一带），为民所杀，耿南仲也为民变所迫逃到相州。百姓搅碎了宋廷议和的清梦，金兵迫近京城时，乃立主战的何栗为相，再次下诏勤王。

再来看看东京常备兵力：东京禁军7万，皇室卫队1万人，东京的保甲兵、募兵以及陆续到来的各地勤王兵，总兵力20万。而宋军中，只有禁军平时有过训练。此外，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中赫赫威名的李纲，此时以“专主战议”的罪名被排挤出京师，贬逐到建昌（今江西永修）。

靖康二年闰十一月初一，东京下了一场大雪。几天前，金东路军游骑已在作试探性攻城，等到西路军到达开封，两股久经沙场、善于攻坚的女真士兵，开始发力了。北宋时开封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形如卧牛；在设防上，西北城门坚固，东南相对简陋，金人于降雪的第二天，趁着迷蒙的天色，首攻城东北五丈河水门（善利门），第三天再攻东水门，金兵万箭齐发，抛石如雨，攻势如虎。

双方在此门鏖战十五天，炮石在城墙脚下堆积一丈多高，金兵伤亡已达万人，城东南守将刘延庆、姚友仲等顽强抵抗。四日后，金兵在陈州门、东水门、新宋门一带扎下重兵，城外建起高高的望台，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内宋军的调动。东京城壕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金兵一时无法靠近城边，适时推出一种叫“洞屋”的掩体，“其状如合掌，上锐下阔”，用湿木造成，外包牛皮，一节一节相连，“人往来其中”，类似一条防石防箭的安全通道。

金军将“洞屋”靠近护城河，从“洞屋”中运送土、木、石等杂物，填塞城壕，此外“洞屋”一旦接靠城墙，便可在墙下挖穴。城上宋军眼巴巴

地看着金军把一段段城壕填平。

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技术，在现代人看来既笨拙又耗力。据史料记录：金兵为了补充石炮供给不足，把城外的石碑、石磨，墓地的石羊、石虎等，都砸碎当做抛石。当年金兵使用过的七梢炮，其自身重量需有250人拉动，一次可以把50斤至上百斤重的石头，投掷到50步以外的地方；而撒星炮可以数石并发，类似今天迫击炮、火箭炮的“效能”。金人往往集中攻击一处，百余门石炮组成一个炮阵，同时齐发，往往一阵炮击，宋军躲避不及，死伤众多。金兵攻城技术和经验在当时已相当丰富。

宋军也自有守城绝招。东水门守将姚友仲在拐子城上临时另造两个圆门，迎敌皆自圆门出，若敌兵众多，即刻放下干戈板闭门。故东水门一战，金兵拼尽全力，仍然始终不能攻下。大雪在二十日后依旧不止。城壕冰冻，往来不成障碍。守夜的宋兵手脚冻僵不能自制，金将粘罕喜出望外，这场大雪在他看来犹如给金军再增20万人马。随后金军攻击的重点转移到南城东的陈州门，陈州门吃紧。闰十一月二十三日，守城的麟府兵伤亡惨重，主将也中炮负伤，加之当天范琼出战不利，退却时城壕冰裂，损兵折将500余人，宋军士气受挫。二十四日的战况更趋激烈，殿前都指挥使王宗为鼓舞士气，令宋军出城杀敌者，许以金碗、官诰。此令既出，应募的兵士争先效力，一天下来，竟斩敌三千。

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宋钦宗迷信郭京的六甲神兵，导致了东京的失陷。

靖康之变的结果正像史书说的那样，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北方受难而死，为自己的昏庸付出了代价。

徽、钦二帝，至燕京（今北京）时，金主故意作践宋主，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后二帝再迁韩州（今辽宁昌图县和吉林梨树县地区），与一同被掳的王孙世族900余人，给田15顷，令各自种地为食，织麻为衣，生活凄惨如奴隶一般，宋徽宗蒙尘之后，曾经写下这样一首词：

玉京曾忆旧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树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

其不堪回首故国的凄婉悲酸，一如当年被宋太宗囚禁东京城的南唐李后主一般。1137年（高宗绍兴七年），宋使禀告道君皇帝徽宗与宁德皇后郑氏已驾崩五国城，高宗恸哭欲绝，是年派王伦使金，欲和金人

商议奉迎梓宫、太后回归故里。绍兴十二年七月金人归还宋徽宗与郑、邢两太后的灵柩，并将高宗生母韦太后遣回。高宗远迎母亲，生死重逢，相拥而泣。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五月钦宗去世，高宗将这位苦难的哥哥遥尊为恭文顺德仁孝皇帝，这些都是南宋的后话了。

文弱书生力挽狂澜——北京保卫战

现在，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在500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北京保卫战。在刀光剑影中，拯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却是一位文弱的书生——于谦。虽然战争的烽烟已随着历史远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个立下丰功伟绩的英雄于谦。

于谦其人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明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与岳飞、张苍水并称“西湖三杰”。

于谦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考中进士。

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稳之际在乐安州起兵谋反，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未战而降，宣宗命于谦口数其罪。于谦义正词严，声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战栗不已。

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此诗写成后远近传诵，为一时佳话。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应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发生了一场

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是明廷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大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使他做出了非常事业，似乎应验了早年僧人的预言。由此，于谦在历史长廊里留下了他动人心魄的身影。

土木之变

明成祖朱棣率军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大败瓦剌军后，瓦剌开始接受明朝的封号，与明朝保持着臣属关系。但瓦剌军仍然比蒙古族内诸部强大，他们经常发动战争，兼并弱小部落。到明正统年间，瓦剌的势力空前强大，控制了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抵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为一个强大的蒙古政权，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部安全。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廷侮辱贡使、削减马价、拒绝联姻，率四路大军南下，前锋直指大同。

这时，明朝历史上一位“名垂青史”的太监出场了。这里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这位太监葬送明朝精英部队的过程。他充分运用自己的愚蠢，最终把朱棣创建的京师三大营，甩在了土木堡，连同兵部尚书等五十名大臣也死于那里。这位太监便是王振。

这里要说明的是王振的心理，所谓为国为民，在他那里根本不通。他要的是打胜这场战争之后的名。在他眼里，打仗其实等同于街头斗殴，哪一方人多，哪一方不要命便能胜出。

于是，明英宗听信宦官王振之言，未与朝臣妥善商议，即于七月十三日下诏出兵。事先未作任何周密筹划，五十万驻京大军于七月十五日仓促开拔。

八月初一，大军抵达大同。但瓦剌骑兵却去向不明。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私下里告诉王振，瓦剌骑兵的战斗力不可小视，明军几万交战部队已全军覆没，这时，气焰熏天的王振才开始知道害怕。王振慌忙回师，但他的权势瘾尚未过足，他下令向自己的家乡大同府蔚州（今河北省蔚县）行进，以便在家乡父老面前着实夸耀一番。行军四十里，王振又想到大军过路，会践踏坏自己家里的庄稼，于是又下令五十万大军全体向后转，取道宣府沿来路返京。

八月十三日，明军抵达怀来县城以西的土木堡。本来天色尚早，再走二十里，即可进入怀来县城，安全宿营。可是一意孤行的王振却担心落在后面的上千车辎重财富不能跟上大队，他硬要大军在没有水源的

高地上就地宿营。

八月十四日早上，大军在土木堡被追来的瓦剌军团团包围。王振这次真的被吓傻了，他手握五十万重兵，既不安排决战，也不安排逃跑，竟然下令坐守待援。明军既无饮水，又无法造饭，只好同王振一起坐以待毙。

八月十五日，瓦剌军发动总攻。混乱中，愤怒之极的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将王振砸死。明英宗被俘，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兵部尚书邝等五十余名大臣遇难，护卫北京的卫戍部队——京师三大营几乎全军覆没。这就是震动明朝的“土木之变”。

危难之际显身手

土木之败，消息传来，满朝震惊。当时京城只有弱兵数万，形势危急。一些官员主张迁都南逃，主持兵部事务的侍郎于谦以“京师为天子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为由，拒绝迁都，并献策召天下勤王兵，誓守京城。皇太后、监国王朱祁钰和大多数大臣支持于谦的主张，遂定战守，调兵备战。

八月二十一日，朝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指挥军民守卫都城。

按照明朝的体制，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为此，朝廷授予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的重任，命在京的各营将领皆接受其节制。将士凡有违抗军令者，于谦有先斩后奏之权。于是，于谦担负起了全权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为了守卫京师，他的主要作为有：

第一，着重整顿、充实京军。京军的主力在土木堡之战中覆没后，京城只剩下部分守城部队。为了迎接战斗，于谦重组京军。他急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大军，以及浙江兵来到北京，使京城兵力由数万人迅速增加到二十二万多人，形成了兵力数量上对于瓦剌军队的优势。并派监察御史白圭等15名重要官员，前往京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招募兵员，进行应急训练，以备补充。

第二，拥立代宗朱祁钰。明英宗被俘，也先手里有了要挟明朝的资本，只要另立新君，也先就不能再以英宗来影响战争的走势。

在于谦和大臣的坚持之下，朱祁钰勉为其难，这便是明代宗。

第三，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

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

有明一朝，宦官专权始于王振。据说，明初朱元璋曾于宫内立铁牌，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严。正因为如此，在靖难之役中多有内宦逃至朱棣军中，密告朝中虚实。朱棣登基后，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只任内廷打扫事务。王振本来是个读书人，于永乐朝入宫。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掌司礼监，成为“内相”。英宗对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先生”，对他言听计从。因此，朝中许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门下。

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众官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看不顺眼，现在见他仍旧气焰嚣张，丧师辱国的怨气统统指向了马顺。群臣义愤冲天，不顾大臣的体面，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在左顺门将马顺活活打死。随后，众人又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要出，乱拳打死，悬尸于东安门外示众。监国的朱祁钰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惊慌失措，想要退走。这时于谦上前拦住朱祁钰，请求他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死，参与殴杀的众大臣无罪。情势这才稳定下来。大家退出左顺门时，吏部尚书王直用力握住于谦的手，感叹地说：“国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势，即使有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好。”正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为百官所倚重。

第四，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当时，供应北京的粮食有数百万石储备在东郊的通州，可供京师军民一年的食用。由于按照常理短期内无法将其运到北京，有人担心被瓦剌利用，主张将这些粮食烧毁。于谦不同意。他认为，这些粮食是宝贵的财富，是京城保卫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粮食，军队就会不战自溃。因此，他采用了一切措施运粮。除官府征用的500辆大车昼夜运粮外，还动员百姓及官兵的家属、亲友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并提出，对运到北京20石以上粮食的人，除运费外，另发白银一两，以资鼓励。重赏之下有勇夫，在于谦的督促下，运粮队伍川流不息，昼夜往返。不几天工夫，就把通州的几百万石粮食运进京城并储备起来，从而使军心大振，也稳定了民心。在此基础上，于谦还下令，官兵皆预支半年禄饷，众人皆欢呼雀跃。

北京保卫战

十月初一，也先率一路兵马，进入北京地区。十月十一日，瓦剌军逼近北京。也先将军队布置在西直门以西。于谦派兵迎击瓦剌军于彰义

门，打败也先部队先锋，夺回被俘者一千多人。同时于谦又派人率兵夜袭，以疲惫敌军。十月十三日，瓦剌军乘风雨大作，进攻德胜门。于谦命大将石亨在城外民房内埋伏好军队，然后派遣小股骑兵佯败诱敌。也先果然中计，亲率部队穷追不舍。等也先率军进入埋伏圈后，于谦一声令下，明军开始反击。只见神机营火器齐发，火箭弓弩如飞蝗般地射向敌军，明军前后夹击，也先部队大败而归。也先的弟弟等将中炮身死，瓦剌军受到很大打击。也先发觉明军主力在德胜门，便集中力量转攻西直门。明朝大将孙镗率军迎战，打败也先的先头部队。由于也先不断增兵围攻孙镗，孙镗力战不支，退至城下，此时，把守城头的给事中程信，严令不准开城。同时，命城上守军发神炮、火箭轰击瓦剌军，明军又从彰义门、德胜门抽兵增援，终于打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十月十四日，瓦剌军又改为进攻彰义门。于谦命守军将城外的街巷堵塞，在重要的地带埋伏好神铳手、短枪手，又派兵在彰义门外迎战。明军前队用火器轰击敌军，后队由弓弩压阵跟进，击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也先在进攻北京的过程中，遭到军民的抵抗和不断袭击。各地的百姓自动组织起来，抗击瓦剌军的掠夺。北方边陲各镇的守兵，也抱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誓死保卫国土。也先进攻北京各门屡次遭到失败，中路军在居庸关的进攻也受挫，并获悉明朝各路援军即将到达。也先唯恐后路被切断，便于十五日夜率一部人马，挟持英宗朱祁镇由良乡（今北京市房山东北）向紫荆关撤退。

于谦发现也先军队正在撤退，即命令石亨等集中火炮轰击也先军营，炸死瓦剌军一万余人。瓦剌军在撤退的路上，一路烧杀抢掠，掠夺了许多物资和人口。而明军分路追击；石亨大破瓦剌军于清风店（今河北省定县西）；范广在固安打败瓦剌军。也先一路狂逃，十月十七日，撤出紫荆关，不久退往关外。东路的脱脱不花军，闻得中路、西路已败，亦立即撤退，并于十月二十日单独遣使进贡，来北京议和。至此，明军取得了保卫北京的胜利。

也先率军退至塞外，数次南下，都因明军防范严密而未能得逞。鉴于政治诱降落空，军事进攻又遭失败。在长期的战争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又失去了与明朝经商的机会。万般无奈之下，也先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无条件地释放了明英宗。其后，在蒙古族内部的争斗中，也先的势力一落千丈，日渐衰竭。

北京保卫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军民人心振奋，天下安定。

北京保卫战对于明王朝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如果此战失败，北方将无险可守，明朝半壁江山必然难保，明王朝的国运也将被改变。在这场决定历史的战争中，明朝政府在主力被歼、皇帝被俘、兵力不足、士气全无的情况下，采用了正确的军事和外交方针，最终击败了来犯的蒙古军队，保住了帝国的北部领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一盘散沙、行将崩溃到众志成城、坚如磐石；从满天阴云、兵临城下到云开雾散、破敌千里，大明帝国终于转危为安，北京保卫战创造了一个力挽狂澜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正是于谦。

天国的覆灭——天京保卫战

1851年，洪秀全领导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53年，定都天京（今南京），在其后十几年间，太平天国各王转战中国南北，攻下了南方大部分土地。定都是太平天国昌盛的先导，同时也是王朝覆灭的第一步。天京保卫战是太平军为保卫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在1862年至1864年进行的战争，同时也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防御作战。

安庆保卫战

1860至1861年间，湘军确立了以曾国藩为首的领导集团，加大了对太平军的攻击力度。曾国藩的目标直指太平天国的国都天京，而要拿下天京就必先攻下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安庆。

1860年夏，正当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州、常州之际，曾国藩和湖北巡抚胡林翼，统率湘军水陆师5万余人，乘机自湖北大举东犯，连陷太湖、潜山之后，以太平军所必救的安庆为主要目标，命曾国荃率陆师万人会同杨载福水师4000人围城，并命多隆阿、李续宾率兵2万打援。

安庆自咸丰三年（1853年）为太平军占领后，一直是拱卫天京（今南京）的西线屏障和粮源要地。湘军进攻安庆，直接威胁着天京的安全。

1860秋天，太平军从江、浙战场调集大军，意图迫使湘军西撤，但未能成功。1861年春，太平军从大江南北调集大军，直接进攻围困安庆的湘军，但连遭挫败。太平军指挥者决定再从皖南调辅王杨辅清部增援。六月下旬，杨辅清部会合陈玉成部连日轮番攻击湘军外壕，未破。八月初一，湘军用地雷轰坍安庆北城，水陆各军乘机突入城内，万余饥疲守军宁死不屈，或战殁，或投江，全部壮烈殉难。安庆陷

落，天京西线屏障遂失，长江以下无险可守，太平天国全局震动。

此时的太平天国与起义之初已大不相同，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日益腐化，他们贪图享乐、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早年由南王冯云山制定），越来越脱离民众。

另外，太平军的主要领导人争权夺利，最后导致领导集团的分裂。1856年秋，正当太平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东王杨秀清自恃功高，挑战洪秀全的地位，导致洪秀全下密诏诛杨，触发“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及2万余人被杀，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后来翼王石达开因受洪秀全猜疑，带领大军出走，从此太平天国走向衰落。

再有，太平天国遭到了中外联合绞杀，后期清军得到洋人支援，西方国家认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相差甚远，实为异端。太平天国又不承认清朝与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加上禁止鸦片进口，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英、法两国跟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后即支援清军对付太平天国，形势此消彼长。

在1860年至1861年的天京保卫战中，天王洪秀全已然没有了起义时的进取心，拒绝李秀成提出的向内陆发展的建议，也是导致太平天国覆灭的另一个原因。

湘军总攻

湘军攻陷安庆后，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实行“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的作战方针，即先行肃清沿江一带太平军，巩固后方，然后再围攻天京。1862年1月，清廷任命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统辖苏、赣、皖、浙四省军务。曾国藩立即筹划以东征天京为主要目标的军事行动。具体部署是：曾国荃部自安庆沿长江北岸直趋天京；曾贞干（原名曾国葆，曾国藩幼弟）部由池州攻芜湖；彭玉麟等率湘军水师沿江而下，配合两岸陆师行动并负运输接济之责；鲍超部由赣入皖，攻宁国府；左宗棠部攻浙江，李鸿章部淮军攻上海周围的太平军，而后西进。

1862年3月，曾国荃部离开安庆东下，拉开进攻天京的序幕。各地太平军在敌人的全面进攻下节节败退。5月，湘军攻占当涂、芜湖、板桥、秣陵关、大胜关、三汊河。5月30日，彭玉麟率水师进泊南京城河口，曾国荃部直逼雨花台，曾贞干也率军赶到。天京处在湘军直接威胁之下。

湘军迅速进抵天京城下，大出洪秀全意料。洪秀全于是一日三诏催促李秀成从上海前线回援，李秀成只得停止进攻上海，退回苏州，派一部分兵力赶回天京加强防务，自己则仍留苏州。

1862年7月，天京外围形势更加严重。7月11日，西南屏障宁国府被敌攻破。杨辅清、洪仁从皖南回援天京，夜袭湘军，也被湘军击退。8月6日，洪秀全严诏催逼李秀成赶快回援。9月14日，李秀成由苏州出发，督率十三王，领兵十余万，在东坝会齐，回援天京。

天京合围

10月13日，天京外围的攻守战开始。李秀成率军与天京城内守军配合，对湘军发起猛攻。湘军坚壁固守。11月3日，太平军集中力量攻湘军东路，轰塌曾国荃雨花台营附近的湘军营墙两处。湘军拼命抵抗，太平军往返冲杀五六次，未能突破湘军防线。太平军又用地道向敌进攻，敌人以挖对挖，每挖通一处地道，或熏以毒烟，或灌以秽水，或以木桩堵洞口，使太平军的地道连连失效。

11月26日，李秀成、李世围攻雨花台曾国荃军营月余不下，只得下令撤围。李世率部退秣陵关，李秀成率部入天京。至此，十三王回援天京的作战完全失败。

天京解围战失败后，李秀成被“严责革爵”。不久，洪秀全责令他领兵渡江，西袭皖北，企图调动天京围敌。1862年12月，第一批太平军数万人从天京下关渡江，占含山、巢县、和州。1863年2月底，李秀成率第二批部队渡江，并于3月占浦口，4月占江浦。

进入皖北后，受到湘军节节抵御，屡攻不克。进至六安后，正值青黄不接，粮食奇缺，加之敌人防堵甚严，李秀成遂放弃原定进军计划，于5月19日撤六安之围，折往寿州，随即东返。这时，围困天京的湘军已增至3万余人，并于6月13日占领了聚宝门外各石垒。洪秀全又急令李秀成速回天京。6月20日，李秀成率部由九袱洲南渡抵京。

南渡过程中被湘军炮火打死和因饥饿而死者甚众，渡至南岸进入天京城内的太平军不到1.5万人。6月25日，湘军又攻陷江浦、浦口，30日陷九袱洲，太平军又损失2万余人。至此，长江北岸完全为清军占领。太平军实力则进一步削弱，天京解围的希望也更加渺茫。

与此同时，苏浙战场也在淮军、洋枪队、左宗棠部湘军的进攻下趋于瓦解。湘军于1863年6月底攻破九袱洲，控制了长江北岸后，鲍超部南渡，扎营神策门（今中央门）外沿江一带。9月，曾国荃部攻占天

京城东南的上方桥和城西南的江东桥，11月上旬又连续攻占了城东南的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七桥瓮以及秣陵关、中和桥，太平军在紫金山西南的要点全部失守。

11月25日，曾国荃进驻城东孝陵卫。这时，湘军已攻陷天京外围的所有城镇据点，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外援断绝。李秀成于12月21日向洪秀全建议，鉴于湘军壕深垒固，围困甚严，天京又内无粮草，外援难至，不如让城别走，遭到洪秀全拒绝。这样，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最后一线希望丧失了。

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占了紫金山巅的天保城。3月2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完成对天京的合围。

内城鏖战

曾国荃部合围南京之后，曾于3月14日用云梯攻城，但未得逞。4月开始，在朝阳、神策、金川门外挖掘地道十余处，准备轰塌城墙，太平军一面组织力量从城内对挖，进行破坏，一面构筑月城，以便城墙轰塌后继续组织抵抗。

1864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一说自杀），终年50岁。此后，天京人心愈加不稳。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一切军政事务统归忠王李秀成执掌。

7月3日，湘军攻占天京城外最后一个据点地保城（即龙脖子），从而能够居高临下，监视城内动静。湘军在龙脖子山麓修筑炮台数十座，对城内日夜轰击，压制太平军的炮火，掩护挖掘地道。同时，在龙脖子山麓与城墙间大量填塞芦苇、蒿草，上覆沙土，高与城齐，为攻城铺平道路。半个月后，湘军攻城准备基本完成。

李秀成见湘军攻城在即，于7月18日深夜，选派千余人伪装湘军，冲出城去，企图破坏太平门附近的地道，结果被湘军识破，只得退回城内。7月19日晨，湘军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齐集太平门外。

中午，湘军用地雷轰塌城墙，湘军蜂拥而入。太平军纷纷还击，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没能挡住湘军的攻势。与此同时，湘军水师各营会同地面部队夺取了水西、旱西两门，傍晚前后，天京全城各门均为湘军夺占。

李秀成于19日晨自太平门败退后，即回到天王府，独带幼天王，由数千文武将士护送，奔向旱西门，企图由此突围出城，结果为湘军所

阻，只得转上清凉山。入夜，折回太平门，伪装成湘军从山缺口冲出，向孝陵卫方向突围。不久，李秀成与幼天王失散，便分道奔逃。

7月22日，李秀成在方山附近被俘。8月7日，李秀成在写完供词后，被曾国藩杀害，年仅41岁。城内守军与入城湘军展开巷战，大部分战死，一部分自焚，十余万人没有一个投降。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天京保卫战历时三年，调动使用兵力数十万而终于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战略上说，天京失陷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奉行消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必然结果。

天京被围时，洪秀全虽然提出过西袭皖北的计划，但李秀成执行不力，没能达到预期目的，最后还是困守孤城，等到湘军完成合围时，洪秀全仍然拒绝让城别走的建议，致使错过了撤出天京以图再举的最后机会。从作战指挥上看，前敌诸将协同不够，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仍然是各行其是。所有这些都和太平天国后期政治日趋保守和腐败息息相关，最后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浪漫”屈服于“大炮”——德军攻陷巴黎

二战时候的德国军队，是欧洲人的梦魇。他们在希特勒的操纵之下，凭借其非凡的武力，闪电般地转战各个战场，在仅用了1个月就击溃波兰之后，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对准了法国，此时的法国战略意义极其重要。当时，德军夹在英法和苏联之间，法国成为英国的战略缓冲地带，如果英法联合，苏联很可能从背后给德国致命的一击，双线作战的局面不是希特勒想要看到的，占领法国，成为当务之急。

几易攻略

1939年德国征服波兰后，希特勒便开始考虑进攻西欧。10月9日他在给德国陆军将领的一个指令中，阐明了他之所以坚信进攻西欧是德国唯一出路的理由。他担心和苏联签订的条约，只有在符合苏联的利益时才会使苏联保持中立。如果希特勒损害到苏联利益或者苏联有机可乘，苏军必然会出兵。所以他要提早在苏联准备好之前进攻法国。他还相信一旦法国失败，英国也会就范。但以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奇为首的德国陆军将领们坚决反对，理由是德国陆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击败西欧军队，一旦开战，德国必亡。希特勒严厉斥责勃劳希奇等人胆小怕事，并命令他们无条件遵从他的主张。

德国陆军参谋总部在希特勒的一再催促下，制订出一个代号为“黄色

方案”的西线作战计划。此计划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进攻法国的“施里芬计划”如出一辙，即把德军主力放在右翼，通过比利时去进攻法国。但是A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施坦因认为这个方案不过是老调重弹。希特勒本人也不喜欢这个计划。曼施坦因提出了他的战略构想：德军进攻的主要矛头应放在中央，而不是在右翼。以强大的装甲部队，对具有战略决定性意义的突破口——阿登森林地带实施主要突击。这是攻其不备、出奇制胜攻入法国的一条捷径，可切断南北法军之间的联系，分割合围英法联军，迅速灭亡法国。但是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奇拒绝将曼施坦因的计划转呈希特勒。

1940年1月10日，一名携带“黄色方案”的德空军军官因座机迷航，在比利时迫降，由于无法把这一重要文件全部烧毁，致使一部分落入英、法手中。于是曼施坦因再次向陆军总部提出他的作战计划，这使勃劳希奇非常厌恶，把他调到第38军当军长。但曼施坦因乘希特勒接见各新任军长之机，将他的见解直接向希特勒作了陈述。

希特勒对曼施坦因的陈述，“简直像精灵似的理解非常快”，并表示他个人完全同意曼施坦因的见解。第二天，希特勒便召见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奇和总参谋长哈尔德，命令他们以曼施坦因的建议为基础，立即制订出一个新的作战计划来。虽然勃劳希奇和哈尔德强烈反对曼施坦因的建议，认为其所谓的“秘密通过”，实在是一种疯狂的假设，它将使德国装甲部队的精华面临法军侧翼攻击，并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但在希特勒的压力下，两位陆军首脑屈服了。于是，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奉命根据曼施坦因的建议重新制订作战计划。

1940年2月22日，希特勒批准了与“曼施坦因设想”大致相同的新作战计划。德军参谋部将这一计划取代号为“挥镰行动”。据当时任第19装甲军军长的古德里安说，除了希特勒、曼施坦因和他本人以外，几乎再没有任何人对这个计划是具有信心的。

为实施“挥镰行动”，德军统帅部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投入西线作战的总兵力为136个师（其中包括10个装甲师、4个摩托化师）、2439辆坦克、3700架飞机，另有运输机600架。

兵力配置上分为A、B、C三个集团军群：中路的A集团军群64个师（其中包括7个装甲师、3个摩托化师），由龙德施泰特上将指挥，担任中间突破阿登山区直冲英吉利海峡的任务；右翼的B集团军群28个师（其中包括3个装甲师、1个摩托化师），由博克上将指挥，担任助攻任务，目的是进攻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吸引英法联军的主力；左翼的C集团军群17个师，由勒布上将指挥，其任务是佯攻马其诺防线，以牵制法军使其不能北上增援；以另外的27个师作为战略预备

队。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英国远征军共有135个师（其中法军和英军共有103个师，编成3个集团军群）、3469辆坦克、2000架飞机，并可利用英伦三岛1000多架飞机支援战斗，在兵力上与德军相当。然而，英法长期推行绥靖政策，备战不力。联军最高统帅部制订的代号为“D”的作战计划保守失算，该计划重点是防御德军向比利时实施主要突击，把比利时作为双方厮杀的主战场。根据“D计划”，联军把主力部署在法比边界北端和法国北部各省，如果德军向比利时实施重点突击，则五国联军协同作战挡住德军进攻；其他部队的大部分部署在南部的马其诺防线上，如德军向马其诺防线实施正面进攻，则依托坚固的工事进行抵御；而在中段则自恃有阿登山区天险和马斯河（今法国默兹河），只留了战斗力较弱的部队驻守。

装甲集群长驱直入

1940年5月10日，天刚破晓，成群的德国斯图卡轰炸机突然对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机场、铁路枢纽、重兵集结地区和城市进行猛烈的轰炸。5时30分，在北海到马其诺防线之间的300多公里的战线上，德军地面部队向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揭开了入侵法国的序幕。

担任助攻和吸引英法军队主力的德军B集团军群，首先用空降部队对荷兰和比利时境内的重要桥梁及要塞实施了袭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立即造成了荷、比军队的慌乱，紧接着，B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趁乱发起了猛攻。由于伞兵部队已经占领了各要道，B集团军群的进展颇为顺利。

德军B集团军群对荷兰和比利时边境的突破，使得集结在法国北部的英法联军主力立即越过法比边境火速增援。此刻，希特勒正在地下指挥所里焦躁不安地等着前线的消息，当他听说英法主力已经出动时，兴奋地对周围的人说道：“他们正好掉入我们的陷阱！我就是要他们相信，我们仍在执行原定的那个‘黄色方案’，仍遵奉施里芬的主张。他们上当了，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面。”

博克的B集团军群吸引了英法主力的同时，勒布的C集团军群也摆开架势。他们对马其诺防线进行的佯攻表演得非常成功，使得法国从南部撤回部队时犹豫不决。

5月10日凌晨，德军担任中路主攻的龙德施泰特A集团军群向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山区实施重点突击。仅30万人口的小国卢森堡当天不战

而降。给龙德施泰特上将打头阵的是克莱斯特将军指挥的装甲兵团，该兵团下辖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霍特的第15装甲军和莱因哈特的第41装甲军。其中以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战斗力最强，它作为克莱斯特装甲兵团的主力和先锋部队编有3个装甲师。而第15和第41装甲军仅各辖2个装甲师。

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轻易突破比军的松散防御，只用了两天时间便穿越阿登山脉110公里长的峡谷深入法境。5月12日下午，古德里安的3个装甲师已经到达马斯河北岸，并攻下了法国著名要塞城市——色当。当天夜里他们便开始了紧张的渡河准备。强渡马斯河是入侵法国之战的关键。为此，古德里安把他的3个装甲师全部投了进去。

5月13日上午11时，德军出动近400架轰炸机分批次对马斯河南岸的法军阵地和炮兵群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狂轰滥炸，并使法军的指挥出现了瘫痪现象。下午4时，德军分乘数百艘橡皮艇，开始强渡马斯河。下午5时30分，德军终于在马斯河南岸上获得了一个立足点，接着德军工兵立即开始架设浮桥。到了晚8时，古德里安下属的第1装甲师已经穿透法军阵地。第2装甲师和第10装甲师也在午夜全部渡过了马斯河。同一天，霍特的第15装甲军下属的隆美尔第7装甲师也在西面64公里处附近渡过了马斯河。

马斯河防线一失，通往巴黎和英吉利海峡的道路敞开了，在比利时境内作战的英法部队面临被包抄的危险，陈兵马其诺防线的法国大军也将腹背受敌，英法这才感到形势严峻。英国迅速增派10个战斗机中队与驻法英空军和法国空军一起实施反击。

14日下午，马斯河上空爆发了开战以来最激烈的空战，英军“布雷汉姆”轰炸机和法军最新式的“布雷盖”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直扑马斯河而来，德军约5个联队的战斗机升空拦截，双方投入的飞机各有500余架。从中午到天黑，登陆场上枪炮声连绵不绝，双方战斗机上下翻飞，相互追逐，不时有飞机中弹起火，拖着黑烟下坠，英法飞机胡乱投下的炸弹在河面上炸起一道道冲天的水柱。

德军高射炮也不甘示弱，不断以猛烈火力射杀低空潜入的英法飞机。密集的地空火力网令英法飞机成了扑火飞蛾，一批批闯来，又一批批被吞噬。大混战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损失惨重的英法飞机悻悻败走，德军渡河浮桥大都完好无损。此战德军击落英法飞机数百架，其中仅德第2高炮团就包办了112架。英军派出的飞机损失了60%。《英国皇家空军史》称：“再没有比这种自杀性的战斗造成的损失更令人痛心的了。”这一天被德国人称为“战斗机日”。在这以后，英法空军只敢在夜间升空活动，战区制空权被德国人牢牢控制。

德军装甲集群长驱直入，其威力与速度是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法国陷入惊慌失措之中。5月15日清晨，法国总理雷诺沮丧地给5天前才接替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打电话说：“这一仗我们恐怕要打输了。”丘吉尔惊得目瞪口呆：“我简直不明白，运用大量快速装甲部队进行袭击会引起这样剧烈的变革。”为进一步探明战局真情和给已经感到绝望的法国领导人打气，5月16日，丘吉尔从伦敦急飞巴黎。据丘吉尔回忆，差不多他一见到法国总理雷诺和英法联军总司令甘末林，他就立即意识到局势比他想到的还要糟得多——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灰溜溜的。丘吉尔问甘末林：“战略预备队在哪里？”甘末林摇摇头，耸耸肩，说：“没有战略预备队。”

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的推进速度不但令英法联军措手不及，而且也令德军统帅部不安，克莱斯特曾两度下令古德里安暂停前进，但他不惜以辞职抗争。禁令解除后，他的速度比以前还快，以至于在路上遇到一股股溃散的法军士兵，都不愿耽搁时间下车去俘虏，仅用扩音器喊：“我们没有时间俘虏你们，你们要放下武器，离开道路，免得挡路。”5月16日，古德里安督促手下的3个装甲师向西转进，目标是直抵英吉利海峡东岸的敦刻尔克地区。5月20日，古德里安扫过亚眠，在阿布维尔附近抵达英吉利海峡。这时的德军统帅部也没有料想到，在法国境内的战斗会进行得如此顺利，因此，一时不知怎样部署兵力才好。等到次日，他们才给坦克部队下令：由阿布维尔向北推进，以占领海峡诸港为目标。

古德里安一接到命令，便立即决定：第10坦克师向敦刻尔克前进；第1坦克师向加来前进；第2坦克师向布洛涅前进。古德里安深知，他所在的A集团军群构成的从色当到法国西海岸的进攻线，已经切断了法军从北部南逃的退路。而北面博克的B集团军群已攻占了荷兰及比利时东部，70余万英法联军主力的左翼实际上已处在德军的深远包围之中。眼下对方得以逃脱的唯一希望就在包括敦刻尔克在内的法国北部的几个海港了。因此，他一定要迅速占领这几个海港，以彻底切断对方的海上退路。

5月23日上午至24日，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先后占领了布洛涅和加来。24日下午，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已到达格拉夫林，离敦刻尔克还有16公里了，而在其右翼的莱因哈特的第41装甲军，也已到达艾尔—圣奥梅尔—格拉夫林运河一线。两支装甲劲旅只须再努把力，就可直取敦刻尔克，而后继的几十个步兵师也正源源不断地跟进。古德里安等人踌躇满志，决心率领他们的装甲部队再打一个围歼战，将英法军队的数十万人马彻底消灭在滨海地区。

然而就在这时，第19装甲军和第41装甲军同时接到了装甲兵团司令克

莱斯特发来的命令，要他们停止前进，并称“敦刻尔克之敌将全部留给戈林元帅的空军去解决”。古德里安接到命令后，立即向克莱斯特提出了质问和抗议，但得到的最后答复是：“这是元首亲自下达的命令，必须执行。”于是，古德里安和莱因哈特只得遵命停在运河一线按兵不动，而眼睁睁地看着英法比联军从敦刻尔克上船逃走。联军利用这一转瞬即逝的喘息机会，得以实施从海上撤退的“发电机计划”，从5月26日到6月4日，从敦刻尔克先后撤出32.4万人，其中法军8.5万人，成为日后反攻欧洲大陆的主力。对于希特勒这一让人费解的命令，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一种说法认为，是希特勒故意放英国人一马，因为希特勒对英国人情有独钟，他曾说过：“他们那些人是有价值的人种，是我要与之媾和的人。”他这次放走英国人，是想给英国人一个情面，为日后和谈留一条退路。另一种说法是希特勒对自己的装甲部队异常迅速地挺进感到不安，怕他心爱的装甲部队陷入敌军南北合围。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在此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它影响到德军日后对英国的入侵，并且使英国人日后在非洲和意大利能继续作战。

哭泣的凯旋门

德军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实施的闪电式突击，使比利时全军覆没，法军30个师，英军9个师也不复存在。法军新任司令魏刚拼凑了49个师加上英国的2个师，编成了3个集团军（第6、第7、第10集团军）在索姆河和埃纳河一线构成了东西大约500公里的“魏刚防线”，以17个师守马其诺防线。两条防线连在一起，企图阻止德军南下。

德军在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后，德军统帅部制订了代号为“红色方案”的法兰西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计划。这一方案要求德军挥师南下，彻底击败法国。现在德军兵力达137个师，其A、B两个集团军群迅速改组完毕。博克的B集团军群（辖6个装甲师）为右翼，向索姆河正面实施突破；龙德施泰特A集团军群（辖4个装甲师）为左翼，向埃纳河进行正面突击。

6月3日，德国空军向法国机场和后方实施了猛烈轰炸。6月5日拂晓，博克的B集团军群率先在右翼发起全线进攻，当天，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抢先渡过索姆河。6月7日，隆美尔师将防守阿布维尔—亚眠一线的法国第10集团军拦腰斩断，其他德军各师得以从这个缺口向前推进。6月8日，隆美尔师进抵塞纳河畔。

6月10日，隆美尔又转身向北，一口气冲了80公里远，以海岸线为目标。当晚就到达目的地，切断了正向海岸撤退的法军第9军和英军第

51师的退路。这些部队于6月12日被迫向隆美尔投降。

在B集团军群发起进攻后，左翼的龙德施泰特A集团军群也于6月9日在埃纳河发起渡河攻势，当晚，古德里安装甲兵团的第1装甲师强渡埃纳河，6月10日，古德里安兵团击败法军装甲部队，突破了法第6集团军的右翼。此后，古德里安挥军南下，一路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成群结队的法军俘虏失魂落魄地把枪支扔给德军，放在坦克下面压毁。魏刚后来心情沉重地写道，使他“最感触目惊心的，就是德军的坦克和飞机，已使法军士兵产生了恐惧的心理。这要算是德军的一个最大的成功”。6月17日，古德里安装甲兵团进抵瑞士边境城镇潘塔里尔，切断了马其诺防线内法军逃往瑞士的退路。自强渡埃纳河以来，古德里安装甲兵团在10天中长驱400多公里，俘虏法军25万人之多，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6月10日，法国政府撤出巴黎，迁往图尔。同日，意大利趁火打劫，向法国宣战。13日，巴黎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14日，法国政府迁往波尔多时，德国军队穿过凯旋门。德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巴黎。就在占领巴黎的当天，德军A集团军群的左翼已进至到马其诺防线的侧后，“因为这条无用的防线，毕竟还存在着数十万没有投降或被消灭的法国军队”。

希特勒要求龙德施泰特与C集团军群合作，彻底消灭那里的法国部队。根据希特勒下达的15号作战指令，一直在马其诺防线正面吸引法军注意力的C集团军群，立即选择马其诺防线守军的薄弱处，即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域的接合部发起进攻。A、C两集团军群前后夹击，马其诺防线很快被突破。6月17日，C集团军群进至马恩—莱茵运河上，A集团军群占领了凡尔登，法军50万被包围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南部，除少数逃往瑞士外其余全部被歼。18日，法国政府宣布停止抵抗。

至此，希特勒灭亡法国的“挥镰行动”结束了。从5月10日至6月17日，号称欧洲军事强国的法国，就这样在五周时间内被打败了。曼施坦因的构想经过古德里安和隆美尔等人的行动后，最终变成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的冒险奇迹。

6月22日，为羞辱法国，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一箭之仇，希特勒在贡比涅森林的火车车厢里，坐在1918年法德签署停战协定时法方代表福煦元帅坐过的那把椅子上，接受了法国的投降。7月1日，贝当政府从波尔多迁至维希城。贝当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英雄，从此充当起德国的傀儡。

堂堂法国，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军，仅仅在5个星期之内就被德国

人打得一败涂地，世界为之震惊。战争的阴云笼罩了整个欧洲。

冬天的神话——莫斯科保卫战

1941年9月30日至1942年4月20日，苏军与德军之间进行的莫斯科保卫战，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规模的城市保卫战，也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保卫战。

1940年征服法国之后，希特勒攻无不克，法国的沦亡，不仅切断了同盟国之间战略要地的联系，同时更是大大地打击了同盟国的士气，希特勒再不会害怕苏联的军队抄他的后路。只要攻下莫斯科，苏联几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成为无组织的散沙，吞并亚洲的目标指日可待！

但是苏联人民的勇猛和顽强将再次铸就神话，希特勒的好日子将在此终结，他不会想到，在1943年之后，这里会是他覆灭的首个战场。

从“巴巴洛萨”到“台风”

1941年9月21日午餐时分，东普鲁士拉斯滕堡（今波兰肯琴）。希特勒的大本营仿佛凝聚了整个德国的那种急不可待和幸灾乐祸的感情，盛满冰块的银质小桶里放满了一瓶瓶法国香槟酒，侍者们把夹有鱼子酱、火腿和鲑鱼的面包片分放到一个个的盘子里，酒杯里斟满了白兰地、威士忌、杜松子酒……

希特勒满面红光，就连说话的声音也似乎比平时温柔了许多，在餐桌旁开始了他那著名的“室内演说”：“6月22日早晨，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战役开始了。一切都按计划发展，我们在北翼围困了列宁格勒，在南翼占领了基辅，在中央攻占了斯摩棱斯克，通往莫斯科的门户已被我们打开了！”突然，希特勒用手一拍桌子，“砰”的一声，力量之大使桌子上五颜六色的酒杯有几个倒下，里面的酒洒了一桌子。

希特勒接着说：“我已经决定，我们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莫斯科！莫斯科将在冬天到来之前被摧毁，完全从地球上抹掉！”说完，希特勒的手在空中有力地一挥。在座的纳粹军官们不失时机地赶紧全体起立，端起酒杯。顿时，室内响起一片酒杯的碰撞声、笑声……

9月30日，希特勒亲自签署了进攻莫斯科的军事行动计划，此计划的代号为“台风”。

9月，对于莫斯科人民来说应该是最美好的季节，莫斯科郊外的森林

被镀上了一层金黄色，苍山翠松间的枫叶红了，山果黄了，就好像一幅色彩斑斓的美丽图画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1941年的这一美好秋色却不能像往常那样给莫斯科人民带来欢乐。此时此刻，法西斯的战车正在隆隆东进，一场猛烈的“台风”正在向着莫斯科刮来，保卫莫斯科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莫斯科是苏联最大的城市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交通的中心。它位于东欧平原的中部，莫斯科河两岸，同伏尔加河有河道相连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法西斯德国的准备可谓全面而周到，他们像往常一样，打算以坦克重兵集团的强大突击力突破苏军的防御体系，并与步兵协同，合围与消灭保卫莫斯科的苏军主要兵力于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地区。然后各步兵师开始从正面进攻莫斯科，而坦克和摩托化集团军则从南北两翼迂回包围莫斯科。

9月30日，古德里安统率的坦克集群宛如一张弯弓，扣上了强劲的利箭，钢铁的箭头直指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从乌克兰到莫斯科，古德里安的部队进展神速。

10月里的一天，他和他的部队竟然挺进了80公里。不到3天，他们就占领了布良斯克战线以东200公里的奥廖尔。

占领奥廖尔后的德军，迅速切断了布良斯克—奥廖尔公路，并一举攻占卡拉切夫，紧接着又向布良斯克迂回包抄前进。10月6日，布良斯克被德军攻占。与此同时，德军第9和第4集团军分别以第3和第4装甲集群在杜霍夫希纳和罗斯拉夫尔方向实施猛烈进攻，他们来势汹汹，像一股破坏力极大的飓风一样横扫而来。

德军迅速突破了苏军的防御阵地，并从南北两面，急速地向维亚济马冲去。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与南进的德第2集团军一起，10月7日在布良斯克以南包围了苏军第13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一部，在布良斯克以北包围了苏军第50集团军的部分兵力。

10月13日，被围的苏联3个集团军虽经英勇抵抗，但大部分被歼，一部分退守在莫扎伊斯克防线，有的在敌后展开游击战。

至此，“台风”计划的第一阶段行动已告完成，莫斯科的第一道防线已被德军的钢铁洪流冲开一道可怕的缺口。

从10月13日起，几乎在通往莫斯科的所有重要作战方向上都开始了激

烈的战斗：莫斯科西南160公里的卡卢加于13日陷落；接着离首都仅150公里的加里宁也被攻占；距离莫斯科仅100公里的鲍罗季诺也遭到了德军的致命一击。

莫斯科处于十分危急之中。第一阶段的顺利进展，使希特勒觉得东方战役的胜利已是板上钉钉了。希特勒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认为攻占莫斯科简直是探囊取物。

上帝再次眷顾莫斯科

莫斯科已成为最靠近前线的城市了。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作出在莫斯科近郊歼灭德军的决定：采取攻势防御的果断措施，所谓“攻势防御”是以积极的攻势行动，战胜进攻之敌的防御，亦称积极防御。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红军依靠前线防御工事系统，组织了坚强的攻势防御，以削弱和消耗德军的有生力量，赢得时间，准备后备力量，在一定时机转入反攻，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

在1941年10月的艰难日子里，负责保卫莫斯科的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告全军书，其中写道：“同志们！在我国面临严重危险的时刻，每个军人的生命应该属于祖国。祖国号召我们要成为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堵住法西斯匪帮去亲爱的莫斯科的道路……”

在当时莫斯科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俄罗斯虽大，但已无处可退却，因为后面就是莫斯科。”就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危急情况和莫斯科军民高涨的士气。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10月17日新建立了加里宁方面军，从莫斯科西北面阻击德军的进攻。10月19日，国防委员会号召首都人民要不惜一切代价，配合红军，誓死保卫莫斯科。

20日，《真理报》发表《阻止敌人向莫斯科前进》的社论，动员全市人民在敌人到达首都之前，用自己的鲜血把他们埋葬。莫斯科召开全市积极分子大会，号召全市人民把首都变成一座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在莫斯科最危急的日子里，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表现出了一种“临危不惧、气壮山河，誓与敌人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他们豪迈地说，敌人在哪里进攻，我们就在哪里歼灭他们！我们要在红场上为列宁而战斗，决不让纳粹的魔掌玷污列宁的陵墓！人民群众的巨

大支持，使前线的指战员深深地感受到全城的人都在保卫首都，全国都在保卫首都，这给了他们进行莫斯科保卫战的巨大鼓舞。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当我们谈到莫斯科保卫战的英勇战绩时，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军队英勇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战绩。在西方面军以及在而后各次战役中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完全是莫斯科军民团结一致和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体苏联人民对军队和首都保卫者进行有效支援的结果。"

希特勒的目标就剩下一个莫斯科了，本来他认为苏军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他的装甲铁蹄稍向前驱，克里姆林宫就会挂起白旗，斯大林就会向他低头。但是，随着苏军越来越强的抵抗和天气的变冷，慢慢地在希特勒的心头开始蒙上了一层阴云，很快他就意识到"斯大林是他真正的对手"。

历史总会出现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1812年，拿破仑统率着浩浩荡荡的法兰西大军横扫欧洲，但在莫斯科城下却大败而归。据说，那是上帝拯救了俄罗斯，因为就在拿破仑胜利在望时，严寒突然降临。

1941年的冬天，上帝又一次站到了俄罗斯人的一边。

10月1日，莫斯科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10月6日，莫斯科周围的广大地区就飘飘扬扬地下起了大雪。越来越坏的天气使德军的"台风"计划没有开始时那么顺利了。

连绵的秋雨使许多河岸决堤，大片大片的地区变成沼泽，德军不得不听任烂泥的摆布，道路上的稀泥经常没到膝盖，乘车行进的大军不得不停下来，正在打仗的坦克也不得不撤下来，去拖拽陷在泥坑里的大炮和弹药车。

步兵在泥泞中一步一滑，弄得疲惫不堪。

大雪对德军真可说是"雪上加霜"。

11月3日，第一次寒潮袭来，气温一下子就降至0℃以下，而且还在迅速下降。11月13日，-8℃；2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凛冽寒风，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使莫斯科的气温降至-40℃。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德军的机械化部队终于又可以重新开动了。但是，把坦克从泥泞中解救出来的严寒，却无情地摧残着那些不得不驱车作战的士兵。

冬天，使德军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后勤供应不足，缺乏防寒装备。许

多士兵穿着单薄的夏衣，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不少人严重冻伤。数以千计的德军士兵被冻成残废，许多人染上了寒战不止、全身无力的重感冒。寒冷的天气使得大炮上的瞄准镜失去了作用。燃料常常冻结，汽油也冻成了黏糊状，发动坦克时，得先在底下点火烘烤一阵才行。

抱怨、沮丧的情绪开始在德军里充斥，许多人开始谈起1812年拿破仑的失败，他们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上帝为什么总是偏袒俄罗斯呢？

然而，冬天的来临，却使希特勒催促着法西斯德军向莫斯科发起新的、更加猛烈的攻击。他要抓紧时间摧毁莫斯科！严寒也同样给苏联军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在寒冷彻骨的天气里挖防坦克壕、设置障碍物等。

但是，在严寒中长大的红军将士是在本土作战，供给和适应力要比德军强得多；苏军的机枪都披着枪套，以防止冻坏；武器上涂有冬季润滑油，使用非常灵活；士兵穿得暖暖的，足以御寒……但斯大林不仅要使自己的将士们穿得暖和，而且还要使他们在精神上更加饱满，为了排除自开战以来的晦暗气氛，他决定在德军的炮火声中举行传统的红场十月革命阅兵式。

1941年11月6日上午，先是在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大厅举行了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斯大林作了演说："同志们！今天是在严重情况下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的。德国强盗背信弃义地进攻和强加于我们的战争，造成了对我国的威胁……而我们的国家，我们举国上下，已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战斗堡垒，同我们陆海军一起，共同粉碎德国侵略者……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消灭德国占领军！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我们祖国的独立万岁！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斯大林慷慨激昂的演说，回荡在莫斯科上空，通过电波又传到前线的战壕，传到掩蔽所，传遍了苏联各地。使正处于法西斯铁蹄蹂躏之下的人民群众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从中看到了希望……

11月7日中午，灰色云层压得很低很低，纷纷扬扬的雪片无声地飘落下来，落在圣母天主教堂巨大的圆顶上，落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外的红场上，落在红场上排成方队肃立的红军将士的身上。

塔楼上的大钟，敲了八下，斯大林等人健步登上列宁墓，这时没有掌声和欢呼声，整个红场一片寂静，甚至都能听得见雪片沙沙的落地

声。

“红军战士们，指挥员和工作人员们，所有劳动者们，虽然我们今天是在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的，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的国家曾经经历过比现在的处境更加危急的日子。想想1918年的情形吧……比起那时，我们现在要好得多。因此，我们一定能够而且一定会战胜德国侵略者，这是不用怀疑的！”

斯大林讲到这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舒展开粗粗的眉毛，向着飞雪飘扬的红场，向着静静站在飞雪中的红军将士看了一眼，然后继续说道：“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之下的欧洲各国人民都在注视着你们，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身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一崇高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是正义战争。让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鼓舞着我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我们！”斯大林抬起右臂向前方有力地一挥，结束了他的讲话。

阅兵式开始了。最先走过列宁墓接受检阅的是身穿呢大衣、头戴皮军帽的军校学员方队，接着是穿着白色带帽雪地伪装服的摩托化步兵分队，穿着深蓝色呢大衣的水兵方队……

最后是坦克编队隆隆驶过红场。

希特勒很生气

1941年11月7日，希特勒正在设于拉斯滕堡的“狼穴”大本营里，满心欢喜地等着博克能够给他带来攻占莫斯科的好消息，却万万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红场阅兵这样一个绝妙的“好消息”。

斯大林在红场阅兵的消息，传到希特勒的耳朵里时，已是当天傍晚了。

闻听此言，希特勒大发雷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斯大林竟然能在德国空军的机翼底下检阅部队！这是对帝国空军的公然蔑视、蔑视……”希特勒歇斯底里地发作了一阵子，觉得还不足以消除心头之恨，于是大声喊道：“哈尔德，你马上与博克联系，问问他，为什么在今天放过了俄国人？难道他对俄国连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不知道11月7日这一天对他们有多么重要，因而对我们来说也就十分重要吗？红场阅兵……这是一种挑衅，赤裸裸地挑衅！对这种挑衅，只能用炸弹加倍惩罚！告诉博克，今天晚上必须对莫斯科实施最猛烈的空袭！”恼怒之下的希特勒立即调兵遣将并敦促博克再次从地面进攻莫斯科。

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新的进攻莫斯科计划开始实施，德军将组成两大重兵突击集团，从莫斯科的西北和西南两翼实施突击。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与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并拢，在施特劳斯第9集团军的配合下向沃洛科拉姆斯克、克林方向进攻，力争从西北接近并迂回包抄莫斯科，如有可能就从北面突破。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向图拉、卡希拉、科洛姆纳进攻，从南面逼近莫斯科。而莫斯科以西宽大的正面，则由克鲁元帅的第4集团军实施攻击。

这样，在战役打响后，力求形成这样一种态势：在莫斯科周围，兵力部署犹如一个半张开的巨掌，上边是并拢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下面是最粗的大拇指，中间则是密不透风的手掌心。

希特勒认为，这个“巨掌”对莫斯科既可以掐，又可以捏，直至将它死死地攥在手心里！希特勒对他的这份“杰作”可谓是极为满意，于是向部队下达了战斗指令：从11月13日起，中央集团军群全线开始进攻，目标——莫斯科！莫斯科成千上万的军民在“坚决死守莫斯科”战斗口号的鼓舞下，在最危急的时刻，在每一寸土地上与法西斯展开了拼死作战，使德军每前进半步都要付出无数血的代价。

但德军在开始的几天总算还给希特勒争气，进攻频频得手，推进速度虽说不是太快，但却一步步地向莫斯科逼近。而随着德军的逼近，苏军的抵抗也越来越顽强，常常是打到整营、整团不剩一人为止。

到12月3日，德军第4坦克集团军攻入莫斯科近郊，从这里坦克最多一个小时便能抵达莫斯科城。闻讯赶来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博克站在塔楼顶部，手拿望远镜，当克里姆林宫尖顶那颗闪闪发光的红星尽收眼底时，他嘴里低声自言自语：“看到了，红星……我总算看到莫斯科了……”然而，博克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不仅是他此生所能到达的距莫斯科最近的地点，而且也是德国军队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看到莫斯科。他很快就发现，那颗红星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即，它虽然近在咫尺，却又像天空的星星一样是那么的遥远。

12月初，莫斯科已是寒冬季节。

温度计的水银柱在急剧下降。在这-40℃的冰天雪地中，一些身着单衣，紧裹破毛毯的德国官兵在呼啸的北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1941年12月4日，苏第16集团军在红波利亚纳地区发起反击。红波利亚纳镇几易其手，苏军与德军在镇外展开坦克战，镇内则进行巷战。战斗异常激烈，整整持续了一天，直到天黑，苏军终于把德军逐出红波利亚纳。

与红波利亚纳地区相仿，莫斯科周围其他地区的战斗也是呈白热化状态，双方都不遗余力，而且双方都知道这是最后关头，谁能坚持住，谁就能取胜。

12月5日，对苏军来说是整个莫斯科保卫战最关键的一天，而纳粹将领们则称之为“最黑暗悲惨的一天”。这一天，德军在环绕莫斯科周围320多公里的半圆形阵地上，全线被苏军阻挡住了。不仅如此，古德里安的那支所向无敌的装甲部队自从踏平波兰以来，第一次被迫后撤，以便在坚硬的雪地上组织起一道防线。

反攻的第一天，科涅夫率领的加里宁方面军就突破了德军的防御前沿，越过冰封的伏尔加河上游之后，猛扑精疲力竭的德军。他们进展神速，很快就插入到德军第9集团军的右翼，到达了德军后方大约20公里的图尔吉诺沃。

第29、第31集团军在当天即越过伏尔加河，对固守在加里宁的德军第9集团军的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第30集团军在骁勇善战的列柳申科将军的率领下，迅速击溃德军在德米特罗夫西北的抵抗，冲向克林地区，威胁着德军第3、第4坦克集群的后方。库兹涅佐夫率第1突击集团军在德米特罗夫以南进攻，并越过莫斯科和加里宁铁路。

第16和第20集团军的进攻更是顺利。12月9日第20集团军粉碎了德军的顽强抵抗，将德军驱逐出索尔奇诺戈尔斯克，12月8日第16集团军解放了克留科沃，并开始向伊斯特拉水库发起进攻。此外，戈沃罗夫将军指挥的第5集团军也积极向前推进，从而有力地保证了第16集团军的进攻。

在参加反攻的部队中有新从内地及远东地区调来的，也有长期坚守莫斯科防线的；有新入伍的，也有久经沙场的。这样一支有着步兵、炮兵、坦克兵、骑兵和空军组成的强大反击兵力，是德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等到博克反应过来，苏军的攻势已是锐不可当。

从12月7日起，反攻速度不断加快，反攻的前3天，苏军便推进了30公里至50公里，而且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战果也越来越大。在反击中为扩大战果，斯大林特意将西方面军航空兵的飞机增加至1000多架，这大大超过了德中央集团军群的飞机数量。强大的反击部队在航空兵的有力支援下，越战越勇，到1942年1月初，苏军完全击溃了窜至莫斯科城下的德“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兵团，德军被迫后退100公里至250公里，从而解除了德军对莫斯科的直接威胁。

当苏军发起反击时，正在受冻挨饿的德军不得不在没有足够冬季装备

的条件下进行激烈的战斗，他们伤亡惨重，根本无力阻止苏军的攻势，防线到处出现危机并被迫撤退。德“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博克元帅几天前还准备乘坐第一辆坦克冲进莫斯科城，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并且准备将他的部队撤往库尔斯克—奥廖尔—勒尔一线作为德军的“冬季阵地”。

“喀秋莎”在怒吼

1942年1月5日，斯大林向红军发出指示：不给德寇任何喘息的机会，不停顿地把他们向西驱赶。

1月8日，苏联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的舰桅高昂，海军战士将炮弹填进了炮膛，莫斯科郊外野战机场上的战鹰满载航空炸弹，振翅待飞。从列宁格勒城外雪深齐腰的森林，到莫斯科以西冰封的大地，从静静的顿河流淌过的乌克兰平原，到黑海北岸的克里木半岛，苏军在这条纵贯南北的战线上，9个方面军110多万将士正在整装待发，收复失地大总攻的战幕即将拉开。

随着红色信号弹飞上天空，威力巨大的“喀秋莎”首先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一时之间从空中到地面雷声滚滚、火光冲天，苏军的全线总攻开始了。

总攻首先以加里宁方面军实施的瑟乔夫卡—维亚济马战役开始，这一战役也是勒热夫—维亚济马进攻战役的一部分。进攻的第一天，加里宁方面军的第39集团军就在勒热夫以西突破德军防御，至1月21日挺进80公里至90公里，到达德军第9集团军的后方。

26日清晨，加里宁方面军的第22、第29集团军即在奥列尼诺包围了德军约7个师。骑兵第11军从正面突至维亚济马，并切断了维亚济马—斯摩棱斯克公路。西方面军以9个集团军和2个骑兵军实施的勒热夫—维亚济马进攻战役，1月10日开始发起攻击。

加里宁方面军的右翼第1突击集团军、第16和第20集团军在突破德军沃洛科拉姆斯克防线后，于17日切断了莫斯科—勒热夫铁路。加里宁方面军中线部队第5、第33集团军于1月20日收复莫扎伊斯克；第43集团军则向尤赫诺夫方向进攻。

加里宁方面军左翼的第49、第50集团军和近卫第1军、第10集团军从北面和南面迂回包抄了由德军第9集团军约9个师组成的军团，这就使苏第33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1军分别在尤赫诺夫以北及其以南突入德军后方，并开始向维亚济马展开攻击。

为配合正面部队围歼维亚济马的德军，苏军还从1月中旬至2月中旬先后在维亚济马东南地域，由第201旅、第8旅和第4军主力1万多人实施了空降。到4月20日左右，苏军又向西推进了100公里至350公里，收复了莫斯科以西大部分地区。希特勒占领莫斯科的企图完全化为了泡影。

1942年4月，暖流融化了伏尔加河的坚冰，解冻的土地开始散发出浓郁醉人的春天气息，随着春季泥泞时期的到来，苏军开始转入防御阶段。

至此，莫斯科保卫战以苏军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在此战役中德军损失官兵50余万人（其中冻死冻伤10万余人），坦克1300辆，火炮2500门，汽车1.5万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在20世纪世界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它不仅粉碎了希特勒闪击速胜的企图，而且使德军第一次遭到重大失败，为战争形势的根本扭转奠定了基础，从而成为20世纪“一个冬天的神话”。战争的胜利使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给苏联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坚定了他们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同时也给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各国人民以巨大鼓舞，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最后战胜法西斯，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奠定基础。

日耳曼云端战鹰翱翔——苏军攻入柏林

1945年4月16日至5月8日，在苏德战争中，苏军实施了最后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以多出150万的压倒性的优势兵力攻克了柏林。这里已成为希特勒的最后一个营垒，此战加速了德国投降，并迫使希特勒自杀。彻底粉碎了纳粹德国征服欧洲的阴谋和野心。柏林战役同时也是战争史上最大的对敌军战略集团实施合围同时予以分割的一次方面军战役。

柏林战役的结束，标志着法西斯德国的灭亡。

雄兵压境

1945年1月至3月，苏军击溃了东普鲁士、波兰和苏德战场南翼的德军重兵集团，进抵德国中部地区，并于4月初到达离柏林60公里处，准备对德进行最后一战。

德军此时还拥有数量庞大的陆军、空军和大量的物资储备。希特勒企图用充足的武器和装备赢得时间，以期同盟国之间在战争末期产生分

歧，进而可以同美英政府单独签订协定。因此德军准备进行拼死的抵抗。

为此，德军集中了“维斯瓦”和“中央”两个集团军群中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兵力达100万人，火炮和迫击炮1040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500辆，由奥得河—尼斯河防御地区和柏林筑垒地域组成一个纵深达100公里的强大防御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的空军，在柏林地区就有作战飞机3300架，其中70%是战斗机，包括120架M - 262喷气式战斗机。柏林地区发达的机场网既可保障德航空兵实施广泛的机动，也可保障其将空中力量集中使用于最重要的方向上。

也正是有如此强大的制空力量，才最终把柏林炮战，演变为柏林空战。

德军的强势并没有让苏军感到畏惧，相反，苏军统帅部决定在短期内准备和实施柏林战役，彻底摧毁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力量，攻占柏林，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

参加实施这次战役的苏联军队有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及波罗的海舰队一部，总兵力250万人，火炮和迫击炮4200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6250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占领柏林以东奥得河东岸至尼斯河口一线，攻取柏林后向易北河挺进；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占领尼斯河口至苏台德山一线，而后向莱比锡方向进攻；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任务是占领奥得河下游至波罗的海一线，牵制并歼灭柏林以北德军。波罗的海舰队除继续破坏敌人海上交通外，还应保障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翼侧。

针对德军强大的空中力量，苏军也配备了航空兵集团。主要由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空军第16集团军、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空军第4集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空军第2集团军组成。此外，参加这次战役的还有空军第18集团军以及由波兰混成航空兵第1军和波兰混成航空兵第4师编成的波兰空军。在柏林战役中，苏军共投入作战飞机7500架（其中波兰飞机297架），超过德军飞机1.3倍。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飞机密度最高达到每公里170架。为解决航空兵的驻地问题，苏军在短期内修复和新建机场290个。

苏军航空兵在战役中的作战任务是牢牢掌握战役制空权，可靠地掩护方面军部队及后方目标免受敌航空兵的突袭，保障坦克军团突破防御和向纵深发展进攻，攻击向战场开进的敌预备队以及实施不间断地空

中侦察。

柏林战役于1945年4月15日夜间开始。苏军航空兵部队在战斗行动开始前宣读了军事委员会的号召书。号召书说：“战友们，给敌人最后打击的时刻来到了。我们要猛打猛冲，一举拿下柏林。为了我们的苏维埃祖国，向柏林前进！”各航空兵团的机场上战旗招展，空军战士们在战旗前庄严宣誓，决心将法西斯豺狼打死在它的巢穴里。

突击，向柏林前进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于4月16日凌晨3点由正面发起进攻。苏军首先进行了猛烈的、力量空前的炮火准备，成千上万发炮弹的爆炸声震撼了长空，火炮发射时冒出的火光亮成一片。空军第4和第16集团军的150多架夜航飞机，几乎在同一时间对德军第1和第2防御地带上的司令机关和通信枢纽开始了轰炸。

为了支援地面部队的进攻，空军第18集团军的745架重型夜航轰炸机对德军第2防御地带的主要支撑点进行了猛烈的密集轰炸，在为时42分钟的连续轰炸中，平均每分钟对地面目标投弹22吨，其中多半为重型炸弹。在奥得河谷地和泽耶洛夫高地上火海翻腾，炮声、飞机马达声、重型炸弹的爆炸声、开进的坦克履带声、冲锋枪的射击声此起彼伏，在整个奥得河上空回荡着。

黎明到来时，空军第16集团军的强击机投入了战斗。由于晨雾低垂，战斗计划作了修改，只能用6～9架强击机组成的小编队进行活动，压制和消灭德军的射击武器和战场上的部队。这仍然给了进攻部队不小的帮助。在主要突击方向上进攻的第5突击集团军步兵第80军的部队遭到了德军的猛烈炮击，步兵被迫卧倒隐蔽，坦克也躲进了掩蔽所。这时，驻步兵第80军指挥所的空军代表，立即召来了强击航空兵第198师的飞机，对德军炮兵实施攻击，不断飞来的强击机编队编成“环形”战斗队形，很快压制住了德军炮火。地面部队乘机前进，突破了敌第1防御地带的第2阵地。步兵第80军军长在评价航空兵的行动时写道：“强击机在保障步兵作战胜利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消灭和压制敌发射点和炮兵，为步兵扫清道路。它们常在距我进攻部队300米处活动，完全压制住敌人的抵抗。各编队总是迅速而及时地出现在目标上空。”

为了在当地有雾的情况下不间断地支援进攻部队，空军第16集团军司令员鲁坚科将军准许执行战斗任务返航的强击机编队在本集团军任何无雾的机场着陆、加油、补充弹药，再次出动攻击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员是在强击机编队飞往战斗地域的空中，用无线电向它们

下达战斗任务的。

下午，正当苏军突破德军防御的战斗打得激烈的时候，支援近卫第8集团军的苏联飞行员用降落伞投下了4把大钥匙。每把钥匙上钉有一块小木板，上面写着：“近卫军战友们！向着胜利前进！谨送上打开柏林大门的钥匙。”飞行员们的战斗号召给了进攻部队以鼓舞和新的力量。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突破了德军的第1防御地带。

在第2防御地带，德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为了尽快突破德军的防御，白俄罗斯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第2集团军投入战斗，以增强突击力量。强击航空兵集中压制坦克兵团进攻地带和翼侧的德军炮兵。轰炸机昼夜不停地对德军预备队进行了轰炸，破坏其行进路线上的道路，歼灭德军纵队，使其向苏坦克集团军行动地域的开进受阻。

4月18日，德军在第1、第2防御地带遭到失败以后，打算以空军的积极行动支援陆军固守第3防御地带。于是在白俄罗斯方面军主要的进攻地带上空发生了多次空战，有数百架飞机参加。下午，苏军雷达站发现有约35架敌轰炸机和攻击机飞往苏坦克集团军作战地域。正在空中巡逻的3个苏联歼击机编队共24架飞机，收到敌机临近的情报后立即前往截击。他们利用云层掩护，以突然的攻击打乱了敌机的战斗队形，致使敌人惊慌失措，竟把炸弹投到了自己部队的头上。

战役开始后的5天中，苏联空军第16集团军的歼击机共进行空战545次，击落德机497架。空军第16集团军作战的特点是把主力集中在第5突击集团军、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第2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地带上，这些集团军都是在主要方向上作战的。支援这些集团军进攻的总共有8个航空兵军和7个独立航空兵师。强大的空中保障使这些地面集团军不仅得到了可靠的空中掩护，而且有效地压制了德军的炮兵火力。

4月20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航空兵的大力支援下突破了奥得河防御地区。坦克集团和步兵集团与航空兵相互配合，开始实施机动，准备合围柏林和分割德军集团。

锋利的空中之剑

乌克兰第1方面军也于16日凌晨发起进攻。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轰炸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全力以赴，为陆军部队实施航空火力准备和空中支援。

在发起进攻之前，强击机在3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施放了大量烟幕。为了破坏德军指挥，轰炸机对敌指挥所和通信枢纽实施了轰炸。为了保障强渡尼斯河和突破德军第1防御地带，空军第2集团军以668架飞机实施密集轰炸，其中用了200多架俯冲轰炸机摧毁了敌第1防御地带的福尔斯特、科伊涅、穆斯考3个最重要的支撑点。

经过航空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德军部队和射击火力被压制下去，航空兵在正面阵地施放的烟幕，既让德军搞不清苏军的主突方向，又掩护了先遣部队的隐蔽突击。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主力利用航空兵和炮兵突击的效果和烟幕的掩护，迅速地强渡了尼斯河，并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开始继续向前推进。

然而，在向德军第1防御地带突进时，近卫第3、第5集团军遭到德军从福尔斯特、格罗斯—茨沙克斯多尔夫、科贝林、叶姆利特茨、穆斯考等地实施的炮火狙击和反冲击。苏军被迫停止前进。就在进攻速度可能急转直下，将要打乱全线突防计划时，空军第2集团军司令员命令所属航空兵大批出动，前来支援陆军部队。近卫强击航空兵第2军以110架伊尔－2飞机在50架歼击机掩护下，对福尔斯特和格罗斯—茨沙克斯多尔夫支撑点的德军部队和射击火力进行了集中攻击。与此同时，近卫强击航空兵第1军的100架飞机在65架歼击机掩护下，向科贝林、叶姆利特茨、穆斯考地区实施了突击。德军炮兵的火力终于被压制住了，他们的几次反冲击都被打退。苏军趁势迅速占领了这些支撑点。

4月17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命令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要求坦克部队强渡施普雷河，迅速突破第3防御地带，并向柏林和勃兰登堡迅猛发起进攻。德军为了阻止苏军坦克集团军展开进攻，将3个预备队坦克师和1个预备队摩托化步兵师投入战斗，并从科特布斯和施普伦贝克地区发动猛烈的反冲击。德军航空兵出动24架飞机编队连续地攻击苏军坦克集团军，企图打乱其战斗队形。

苏军为了支援坦克集团军的进攻，空军集团军投入了75%的兵力，强击机以连续不断的突击摧毁德军火力，消灭实施反冲击的坦克和部队。轰炸机主要去对付德军预备队，当空中侦察发现了在第3防御地带几个支撑点集结的坦克后，150架轰炸机立即对这些坦克进行了集中轰炸。此外，轰炸机还对行进的德军坦克纵队进行了攻击，破坏了道路交叉点。这些都阻止了德军预备队向战场开进。歼击机则在空中不间断地巡逻，或者根据雷达站的情报从机场出动截击敌机，以掩护坦克集团的攻击。仅在4月17日和18日，近卫歼击航空兵第6军为掩护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就进行空战50次，击落敌机56架。德军航空兵未能使苏军进攻的坦克集团军受到什么重大的打击。苏军坦克集团

军在航空兵的有效支援下击退了德军的反冲击，在行进间强渡施普雷河，突破了第3防御地带，开始向柏林及柏林以西进发。

在施普雷河失守后，德军为阻止苏军向柏林发起进攻，从格尔利茨地区组织了强大的翼侧反突击，企图插入近卫坦克第3、第4集团军的后方，从而破坏其对柏林集团实施机动包围。

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左翼行动的第52集团军和波军第2集团军部队与德军在格尔利茨展开了顽强的战斗。歼击航空兵第5军和强击航空兵第3军掩护和支援了这两个集团军。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轰炸机也出动支援。航空兵将主要兵力用于消灭德军坦克和炮兵。4月21日，强击机在格尔利茨地区西北消灭德军12辆坦克、1列装甲列车、2辆装甲运输车，并压制了敌5个炮兵连的火力。第2天，侦察机在格尔利茨以西发现100多辆坦克，约5个炮兵连和大批步兵。近卫轰炸航空兵第4和第6军立即前往攻击，消灭了12辆坦克，压制住了敌炮兵火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地面部队击退了格尔利茨集团的反突击，解除了方面军左翼的威胁。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航空兵共战斗出动4440架次，击毁敌坦克50辆，压制住10个炮兵连的火力。

乌克兰第1方面军各坦克集团军在空中掩护和支援下，迅速向前推进，至4月21日已前出至柏林郊区。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根据统帅部的命令，于4月20日转入进攻。空军第4集团军于19日夜间出动飞机1085架次袭击德军阵地。

天刚拂晓，地面部队即开始强渡奥得河。德军组织了多次反冲击，企图把苏军从登陆场赶下河去。这时，苏军部队急需炮火支援。但因河太宽，短期内无法为重型武器渡河作好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航空兵的支援将起到重要作用。强渡奥得河和突破德军防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航空兵作战的效果。于是，空军集团军给予全力协助。航空兵昼夜不停地进行战斗活动，首先是寻找、压制和消灭德军炮兵和坦克。如遇天气不好，强击机和轰炸机就以双机和单机进行活动。天气好时，强击机以36机编队，一波接一波地实施突击。

在扩大登陆场期间，第70集团军的部队被德军猛烈的火力阻止在坦托夫支撑点的附近地区上。强击航空兵第893团的22架飞机立即起飞去压制敌方炮兵。为了实现攻击的突然性，强击机从敌后方向进入目标。第1次突击是以“双机编队组成的纵队”战斗队形在行进间实施的。接着又以“环形”战斗队形进行4次突击，在目标上空共活动了25

分钟。结果德军炮兵的火力被压制下去，一座弹药库被炸毁，德军部队被打得抬不起头来。第70集团军乘航空兵突击之机迅速向前推进，占领了德军的支撑点坦托夫。

在苏军第65集团军进攻地区，苏军轰炸机以每队9架飞机的编队，猛烈轰炸了波美伦斯多尔夫支撑点的敌炮兵阵地，整个被炸地区成了一片火海。后来，第65集团军司令员在给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航空兵的行动：

“如果没有航空兵对实施反冲击的敌坦克、自行火炮和有生力量采取行动，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未必能守得住已占领的登陆场。”空军第4集团军司令员在给轰炸航空兵第5军军长的电报中写道：“请转告全体飞行人员，由于轰炸机的突击，敌人炮兵被压制下去，停止了火力抵抗。整个目标区都在燃烧。地面部队这才得以顺利向前推进。”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在航空兵的大力支援下，强渡了奥得河，占领了登陆场，打退了德军多次反冲击，顺利突破了德军的防御，至25日，向西推进了20公里，牵制了德军第3坦克集团军主力并使其遭受重大损失。德军无法由此抽调部队加强柏林的防守。可以说，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进攻对于完成攻占柏林的任务起到了重大作用。

从4月21日起，空军第2、第16和第18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支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开始进攻柏林的作战。各坦克兵团与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同时实施了合围和分割柏林集团的机动，到4月25日即已完成这一任务。陷入合围的有两个彼此孤立的德军集团：一个被围在柏林；另一个被围在柏林东南的森林中，即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同日，苏军近卫第5集团军的部队与美军第1集团军的先遣部队在易北河的托尔高地区会师。至此，柏林西南的德军正面被分割成南北两个部分。

德军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包括第9集团军主力和坦克第4集团军一部，共13个师，约20万人。苏军航空兵在支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地面部队歼灭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过程中，使被围德军遭受惨重损失。歼击机牢牢地封锁了敌被围集团的空域，使其不能从空中得到援兵和补给。侦察机不断地监视德军的行动，及时地查明其移动和集中情况。

德军集团被围后，希特勒命令第12集团军前来增援法兰克福—古本集团。4月26日晨，苏军空中侦察发现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主要兵力集中在托伊普特茨、比利霍尔茨、文季什布霍利茨、哈利别等地。显然，德军企图从这一带发起一次强大的突击，打破乌克兰第1方面军

的包围，并与从西面进攻的第12集团军会合，然后共同突击，突破苏军对柏林的合围正面。

德军一时在正面窄狭地段上形成了数量优势，并以此压迫苏军，突入了巴鲁特地区。这时，及时赶到的苏军第2集团军的轰炸机和强击机展开了猛烈攻击，给德军造成很大损失。最先出现在德军集团上空的是70架佩－2轰炸机，它们一举炸毁敌8辆坦克、50辆汽车。在4月26日这一天，苏军仅轰炸机就出动了200多架次。它们摧毁了达梅河上的渡口，从而破坏了合围地域内的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机动。与此同时，强击航空兵也在不断地攻击被围德军。它们以小编队活动，搜索和消灭德军坦克、炮兵和集结部队。德军未能实现其突围计划。而且由于苏联航空兵的突击，使集中在文季什布霍利茨、托伊普特茨、哈利别一带的德军部队和武器受到重大损失，这就为苏军地面部队完成粉碎被围集团的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苏军近卫机械化第5军和第13集团军担负着抗击前来增援的德军第12集团军的反突击的任务。德军力图以大量兵力占领贝利茨这一重要道路交叉点，他们向该地迅猛开进，使防守贝利茨的近卫机械化第5军的一个坦克旅顶不住数量上占优势之敌的进攻。近卫强击航空兵第1军的飞机立即前往战场支援这个坦克旅，强击机以连续不断的攻击消灭反突击的德军部队。德军被压制得无法前进，抬不起头来，十几辆德军坦克被击毁，大量官兵被击毙。在航空兵的支援下，苏军部队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冲击，终于守住了贝利茨城。

攻占贝利茨的行动失败后，德军第12集团军又在其他地段上对苏军实施了几次反冲击，均未获成功，而后在苏军强大的进攻下被赶到了易北河边。就这样，被包围的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始终没有得到第12集团军的增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以猛烈的突击将该集团分割成几部分，到5月1日，全部歼灭了该集团，俘敌达12万人。至此，柏林郊区战斗告一段落。

在歼灭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和阻截德军第12集团军反突击期间，空军第2和第16集团军航空兵共出动飞机7244架次，对消灭纳粹德国在柏林地区的最后一个正规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柏林上空的激战

被围在柏林的德军集团由第9集团军6个师的残部和大量新编部队组成，总数约20万人。早在4月21日，柏林市区争夺战即已揭开序幕。德军进行了拼死的抵抗。在攻城战斗的头几天，苏军航空兵实施了多次强大的密集突击，以破坏德军的指挥机构，摧毁其主要防御工事。

4月20日夜间，苏空军第18集团军的529架重型轰炸机和空军第16集团军的184架飞机，对柏林东郊和东北郊的德防御枢纽、武器装备和部队实施了密集突击。4月24日，苏空军第2集团军的205架飞机，在攻占柏林南部的战斗中，对德军部队和武器装备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击。尤其是4月24日夜间和25日，苏联航空兵对德军的突击特别猛烈。夜间，空军第18集团军的111架轰炸机进行了轰炸。白天，空军第16集团军按照代号为“礼炮”的计划，实施了两次密集突击，参战的飞机达1368架。4月25日夜间，空军第18集团军又以563架飞机实施了突击。

由于长时间处在苏联航空兵使用的重型爆破炸弹进行的不断突击之下，防守柏林的德军受到很大损失，许多防御工事被摧毁，市内发生了数十次强烈爆炸，整个柏林成了火海。被俘的德国将军鲍埃尔在描述苏军飞机歼灭性突击时说：“我唯一可奉告的是，我们坐在帝国办公厅的多层地下室里，连出去见一见亮光都没有可能。”

尽管如此，德军还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为争夺每幢楼房、每条街道和每片住宅区都要展开一场鏖战。从强攻柏林市中心区域开始，由于地面情况复杂，苏军航空兵就转为以小编队轮番行动。炸弹、炮弹的爆炸和大火卷起的滚滚烟尘，使能见度变得极低，从空中很难判定目标的位置。

苏军歼击机从空中封锁了被围的柏林城，可靠地掩护战斗在城里的己方军队。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坦克兵团夺取了德军的几个机场后，空军第16集团军的歼击机立即转到了这些机场。4月28日，当歼击航空兵第193师第347团转到捷姆别利戈弗机场时，机场周围的战斗还在进行。首先出现在机场上空的是团长丹克维奇中校及其僚机，双机下降到超低空后，才避开德军炮火，降落在机场上。苏军炮兵压制了德军高炮和迫击炮的火力，从而保障了其余飞机的着陆。同一天，该师第515团和518团也转场到柏林的舍涅费利德机场，并开始出动作战。

于是柏林上空打起了激烈的空战。歼击航空兵第263团7架飞机遇上了企图对苏军地面部队实施突击的德机大编队，立即展开勇猛攻击。布罗德斯中尉直插德机编队，一举击落其中1架。这时，德6架战斗机向他发起攻击，只见他一个巧妙的机动就消失在云中，然后突然穿出云层，又击落1架德机。波兰空军飞行员也打得机智勇敢，他们在空战中击毁17架德军飞机。

4月29日凌晨，希特勒与他的情妇在地下避弹室的一间小会议室中举行了一个简单、凄惨的婚礼。婚礼还没结束，希特勒就把一个女秘书

叫到隔壁的房间，开始口述他的遗嘱。“我决心留在柏林，但我将不亲自参加战斗，因为那样很可能会出现一种危险，就是我也许只是负点伤，因而被俄国人生擒。我不愿意给敌人以任何机会来将我碎尸万段。我已命令将我的尸体火化……”

4月30日，攻打柏林市中心的国会大厦的艰苦战斗打响了，当天下午，苏军冲入了国会大厦。5月1日凌晨，胜利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国会大厦的上空。

一切都结束了。勇敢的苏联红军攻陷了柏林。柏林的解放象征着希特勒帝国和血腥的法西斯制度的灭亡。代替隆隆的炮战声，传来了庆贺胜利的礼炮声和兴高采烈的欢呼声，那是渴望和平的人们在庆祝战败强暴与黑暗势力的伟大胜利。

苏联人民和武装力量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希特勒德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苏联军人升起的胜利旗帜是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结束的象征，是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自由、荣誉和独立，为了欧洲各族人民摆脱法西斯压迫而进行艰苦斗争胜利结束的象征。

险关要隘——通往胜利的必经之地

险关要隘，往往是拱卫首都或是占领即可让对手如鲠在喉、毫无办法的转折之地，是通向全面胜利或是关系战略全局不得不打的要地。险关要隘的争夺，往往守势的一方会占有一定的优势，毕竟有险可守，但有险可守并不意味这就能守得住，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战争的胜负有险可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六年攻坚战，成就大元朝——襄樊之战

襄樊之战是元朝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樊失陷而告结束。

择“襄”易攻略

现在的湖北襄樊就是由古时的襄阳、樊城两城组成。蒙古人在攻打襄阳之前，曾经试着从长江的上游顺江而下来灭亡南宋，结果在重庆附近的合川钓鱼城被打败了，蒙哥大汗死在钓鱼城下。

蒙哥死后，忽必烈从鄂州匆匆北归夺了汗位。也就是这一时期，灭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樊，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

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居汉水上流，三面环水，一面傍山，是控制南北交通的要地。自古襄樊就有“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之称。如果拿下了襄阳，进可以取中原，退可以保江南。据史料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光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战斗就达200多次。可见襄樊地区战略位置之重要。

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的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刘整“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南宋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忽必烈根据刘整的建议，开始实施对襄阳的战略包围。

首先，建立陆路据点，作为攻宋的根据地。早在景定二年（1261年）夏，忽必烈根据刘整建议，遣使以玉带贿赂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应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竟然同意。于是元人在襄樊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内建堡垒，建立了包围襄樊的第一个据点。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将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堡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襄樊成为一座孤城。这一时期元军在襄樊外围修筑10余处城堡，建立起长期围困襄樊的据点，完成了对襄樊的战略包围。

其次，建立水军，寻求制伏南宋的战术优势。咸淳三年（1267年）秋，阿率军攻打襄阳，俘人略地而归，宋军乘蒙古回军之际，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派水军扼其归路，然后派骑兵直冲其阵，蒙古军队大乱，元帅阿坠马，险些被宋军活捉。蒙将怀都选善识水性的士卒泅水夺得宋军战舰，其余将领奋勇拼杀，才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安阳滩之战，蒙古军队虽然打败了宋军，但却暴露出水军不占优势的弱点。咸淳六年（1270年），刘整与阿谋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忽必烈当即命刘整“造战船，习水军”，以图进取襄阳。刘整遂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从而弥补了战术上的劣势，为战略进攻提供了必要条件。从咸淳四年蒙古军筑鹿门堡、修白河城到咸淳六年（1270年）完全包围襄阳，蒙古军队已处于战略上的优势，南宋政府为挽救危局，进行了反包围战与援襄之战，从而揭开了襄樊之战的序幕。

襄樊外围争夺战

咸淳三年（1267年）冬，南宋任命吕文焕为襄阳知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次年十一月，为打破蒙古军鹿门、白河之围，吕文焕命襄阳守军进攻蒙古军，但被蒙古军队打败，宋军伤亡惨重。

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宋将张世杰率军与包围樊城的蒙古军作战，又被阿打败。七月，沿江制置使夏贵率军救援襄阳，遭到蒙古军与汉军的联合伏击，兵败虎尾洲，损失2000余人，战舰50艘。其后，蒙古又派丞相史天泽前往规划。蒙古军在襄、樊四周修城筑围，封锁汉水，控扼水陆要冲；同时造战船，练水军；并屡败南宋援军。襄樊被困三年，但贾似道却一直对宋度宗封锁消息，甚至有敢说蒙古军攻宋的就被贬职或被借故杀掉。咸淳六年（1270年），李庭芝任京

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屡战不利。而原因是另一名将领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节制，只听命于贾似道，牵制束缚了李庭芝的救援行动。

咸淳六年（1270年）春，吕文焕出兵襄阳，攻打万山堡，蒙古军诱敌深入，乘宋军士气衰退，蒙将张弘范、李庭反击，宋军大败。九月，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水军增援襄阳，蒙古军水陆两军迎战，大败宋军，范文虎逃归。咸淳七年（1271年），范文虎再次援襄，蒙将阿率诸将迎击，宋军战败，损失战舰100余艘。这一时期，宋蒙两军虽然在襄樊外围进行了长达3年的争夺战，但因蒙古军包围之势已经形成，不但南宋援襄未能成功，而且襄樊城中宋军反包围的战斗也不可能胜利，宋军只好困守襄阳，败局已定。

外援难挽败局

襄、樊长期被围断援，供饷困难。而宋度宗和权相贾似道却无心援救。咸淳七年（1271年）十一月，蒙古军建国号为元，加紧对襄、樊的进攻，并对樊城发动总攻，襄樊之战正式开始。3月，阿、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郭，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移驻郢州（今湖北钟祥），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三千余人，于襄阳西北清泥河修寨造船，募民兵，并利用襄阳西北的清泥河以轻舟百艘装满兵甲物资。派总管张顺等救援襄阳。张顺率轻舟百艘，士卒三千及大批物资出发，临行前张顺激励士卒说："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务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当时三千水军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五月，救援战斗开始，张顺率舟师在高头港集结船队，把船连成方阵，每只船都安装火枪、火炮，准备强弓劲弩，张贵在前，张顺在后，突入元军重围。船队到达磨洪滩，被布满江面的蒙古军船舰阻住，无法通过。张贵率军强攻，将士一鼓作气，先用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短兵相接，冲破重重封锁，元军被杀溺而死者不计其数，又转战一百二十余里，于五月二十五日抵达襄阳，时襄阳被困已有5年之久。激战中，张顺牺牲，几天以后，襄阳军民在水中找到他的尸体，披甲执弓，怒目圆睁，襄阳军民怀着沉痛敬佩的心情安葬了张顺，并立庙祭祀。

外援船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襄、樊军民。张贵入援虽然给襄阳守军带来希望，但在元军严密封锁下，形势仍很严峻。张贵入襄后，派人潜回郢州，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希望范文虎率精兵五千驻龙尾洲接应，张贵率军和范文虎会

师。但范文虎却于会师前两天退屯30里，而元军得知消息后，迅速占领龙尾洲，以逸待劳。当张贵按约定日期辞别吕文焕，率兵三千顺汉水而下，检点士兵时，发现少了一名因犯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张贵大惊，对士兵们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他们果断地改变了秘密行动，乘夜放炮开船，杀出了重围。元军中阿、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阻截，把江面堵死。张贵边战边行，接近龙尾洲，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接应部队，举火晓示，对方船只见灯火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他们先占领了龙尾洲，以逸待劳。宋元两军在龙尾洲展开一场遭遇战，宋军因极其疲惫，战斗中伤亡过大，张贵力不能支，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元军派4名南宋降卒抬着张贵尸体晓示襄阳城中，迫使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杀掉降卒，把张贵与张顺合葬，立双庙祭祀。从此，襄、樊与外界中断联系。

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元军为尽快攻下襄、樊，于咸淳八年（1272年）秋采取了分割围攻战术。元将阿里海牙认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为切断襄阳的援助，元军对樊城发起总攻。咸淳九年（1273年）初，元军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攻樊城，忽必烈又派遣炮匠至前线，造炮攻城。元军烧毁了樊城与襄阳之间的江上浮桥，使襄阳城中援兵无法救援，樊城又全孤立了。刘整率战舰抵达樊城下面，用炮打开樊城西南角，进入城内。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牛富投火殉职，偏将王福赴火自焚，樊城陷落。

樊城失陷以后，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终无援兵。襄阳城中军民拆屋作柴烧，陷入既无力固守，又没有援兵的绝境。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将领纷纷出城投降。元军在攻城的同时，又对吕文焕劝降，吕文焕感到孤立无援，遂举城投降元朝，襄樊战役宣告结束。襄、樊这一军事重镇的陷落，决定了南宋灭亡的命运。

宋元襄樊之战经过长期较量，终于以元胜宋败结束，元朝的胜利，在于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建立了包围襄樊的堡垒，以逸待劳，又注重弥补战术上的不足，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在襄樊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宋朝统治者不重视边备，将帅软弱无能，吕文德见利忘义，使蒙古军队占据了襄阳有利地位，在反包围战过程中，因将帅不和，步调不一等原因犯了一系列战术错误，战斗中基本上执行了消极防御策略，导致了被元军围困5年之久的不利地位，最后归于失败。但是张

顺援襄的传奇式行动，气壮山河，留名青史，体现了南宋爱国军民保卫领土、抗敌御侮的智慧和勇气，为后人所传颂。

提锋饮血败贼寇——台儿庄会战

1937年7月7日，河北宛平卢沟桥畔的上空，响起了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罪恶枪声。民族灾难的信号，惊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四万万中国同胞，掀起了救亡浪潮。

7月30日，平、津失陷，日军又以40万兵力，分四路全面举兵南侵。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会师武汉，把徐州作为他们攻取的首要目标。而作为军事重地的台儿庄是徐州之战重要的转折点。

临危受命，李宗仁挂帅出征

徐州是江苏省西北部一个重要城市，它位于黄淮两水间，地据鲁、豫、皖、苏四省之要冲，是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四周山峦重迭，河川纵横，在历史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政府鉴于徐州战场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全国的抗日大局，决心全力防守，在此进行一次会战。这次会战以徐州为中心，史称徐州会战。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路沿线作战。

李宗仁受命后，即选派徐祖贻任战区参谋长，组织战区司令长官部。11月初，李宗仁奔赴徐州前线。投入这次会战的中国军队有数十万人，但部队战斗力强弱差异较大。李宗仁调兵遣将，按其所长，作了细致部署。第31军军长刘毅辖131师、135师、138师，军中班排长以上干部，均系李宗仁亲自从广西征调而来，颇有作战经验，指挥也得心应手，因此李宗仁将其部署在海州，以防敌人在该处登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部的12军、55军，训练、装备以及人员素质较差，李宗仁让其驻扎山东境内；57军军长缪澂流，辖111师和112师，该部装备尚可，但战斗力不强，李便命其部驻防苏北；51军军长于学忠，辖113师、114师，战斗力较强，李命其在临沂方面堵截日军前进。部署就绪，李宗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

徐州会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津浦路的初期保卫战，第二阶段是就是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

临沂序战，台儿庄大战的序曲

在徐州会战第一阶段中由于日军进攻津浦路作战不力，日军遂改变策略，由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率两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上，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日军一旦得手台儿庄，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大部官兵都是参加过“二·二六”兵变的，此次进攻，来势相当凶猛，大有豕突狼奔、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

3月下旬，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板垣第五师团，自1月12日在青岛岭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后，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荣县一线，进逼临沂；一路为矶谷的第十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

2月，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滕县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2月下旬，临沂告急。该地是鲁南军事上的必争之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处此紧急关头，李宗仁令守防海州的庞炳勋军驰往临沂解救。虽说庞炳勋统有1个军，其实兵员不足，只有5个步兵团，但庞炳勋在部队中威信极高，指挥灵便，部队战斗力强。刚到临沂县城，还未来得及休息，庞炳勋部便与日军展开激烈攻防战，日军以1个师团的优势兵力，配以山炮1团，骑兵1旅，向庞炳勋部猛扑，夜以继日，反复冲杀。临沂城墙高大而又坚固，野山炮也打不穿，庞炳勋部凭借这一优势，据城死守，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城下敌尸枕藉。庞部的成功据守，是不可一世的日军所始料不及的。

李宗仁担心庞炳勋部势孤不能长守，于9月11日，令59军张自忠部由滕县增援临沂。张自忠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以一昼夜90公里的速度赶到临沂。临沂的庞炳勋部见援军到，虽筋疲力尽，但士气旺盛。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骤雨向板垣反击，板垣从宫县增兵2000人，以飞机大炮掩护，配合坦克、装甲车进攻。庞、张两部咬紧牙根，坚决顶住，与日军激战数日，反复肉搏，击溃板垣师团一旅，敌死伤过半。3月17日晚，敌向沂水退却，庞、张合力穷追一昼夜，日军一退45公里，缩进莒县城内死守。

在李宗仁的指挥下，临沂之战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它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日军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促成了以后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

板垣败绩累累，矶谷仍然武士道精神十足，不顾一切地向南推进。矶谷比板垣更凶，李宗仁檄调自郑州来的邓锡侯第22集团军的第41军孙

震赶往滕县，拒敌南下；孙部刚在滕县布置就绪，3月15日，矶谷师团就发动攻击。日军以数十架飞机、30余门大炮狂轰滥炸，守军师长王铭章督战死守。李宗仁见滕县危险，又急令新拨归第五战区指挥的第20军团司令汤恩伯派部驰援。汤的主力81军王仲廉部因行程过远，未能及时赶到，3月17日晚，日军配合炮火攻陷滕县，20日攻占郅县，并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

台儿庄大战，血肉铸就国魂

对矶谷军事行动的后果，李宗仁有着充分的估计；如果台儿庄失守，不但前功尽弃，士气、民气受到巨大的挫伤，国内“恐日病”大涨，而且给日后的战略转移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

为了保住台儿庄，他制订了相应的作战计划。李宗仁考虑到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最善防守，即令孙连仲派3个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李宗仁判断矶谷前次战役占了上风，骄狂不可一世，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便会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拿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

因此，李宗仁便决定给矶谷廉介布个“口袋”，请其“入瓮”。于是，他命令汤恩伯第20军团的两个师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矶谷直扑台儿庄后，再回头撇敌之背，与孙连仲一起将敌围而歼灭之。

事态发展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敌人从滕县南下，舍汤恩伯军不顾，直扑台儿庄。敌军总数约有4万，拥有七八十辆坦克，百余尊山野炮和重炮，重轻机关枪更是不计其数。3月23日，矶谷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徐州城内已炮声可闻，台儿庄会战的战幕正式拉开。

3月24日，敌军采用上次攻打滕县的战术，先猛烈轰击孙连仲军的防御工事，接着以坦克为前导，向孙部阵地推进。狂风暴雨般的枪炮弹，把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基本摧毁，敌人步步逼进。日军的这种凌厉攻势，孙连仲部在一无平射炮，二无坦克的条件下，无法反击。但他们知道，台儿庄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坟地，因此以血肉之躯与靠近的日军拼杀，与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同归于尽。战争中，武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的作用，因此，尽管孙连仲部士兵英勇抵抗，日军还是冲入了城内。孙连仲部没有退却，与城内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此时，担负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作战的汤恩伯军团，在峰山、枣庄一带同日军作战后不久，置台儿庄危急于不顾，转移到姑婆山区躲起来。李宗仁严令汤军团迅速南下，协同孙连仲夹击台儿庄正面之敌。

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仗着有蒋介石为后台，置军令于不顾，在姑婆山迟疑不进。李宗仁深知其人，一贯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骄横不可一世，也不敢轻易得罪他，因此三令五申，晓以大义。汤恩伯仍不予理睬，这边战火熊熊，战斗惨烈，那里却养兵于山区，无动于衷，李宗仁陷入痛苦之中。军情危急，李宗仁无可奈何之下，再次发电汤恩伯："如再不听命令，贻误战机，当以军法论处，同韩复榘同样下场。"汤恩伯敬酒不吃吃罚酒，李宗仁下了死令，他才同意挥师南下。然而，此时台儿庄孙连仲部守军已伤亡殆尽，全庄四分之三地盘为日军占据，日军一面在电台宣称已将台儿庄占领，一面调集重炮、坦克疯狂冲击，企图一鼓作气，完全夺下台儿庄。孙连仲强烈地意识到，再孤军死守，将全军覆亡，因此4月5日直接与李宗仁通电话，要求把部队暂时撤到运河南岸，让他的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

李宗仁听得出，孙连仲讲这番话时，语调几乎是哀婉的，他深知孙连仲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又是何等的悲壮，但李宗仁更清楚台儿庄目前的重要性，他估算着汤恩伯军团第二天中午可赶至台儿庄北部，因此鼓励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5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

说完，李宗仁怕孙连仲情绪低下，影响士气，又下令道："我的命令如若违抗，当军法从事。"孙连仲以前虽和李宗仁只一面之缘，但听人说过，李宗仁在战区司令官中，属较通情的一位，此时此刻下这样的命令，深知台儿庄对整个战役至关重要的价值，以及李宗仁对此次战役胜利的信心。

于是孙态度坚决地表示："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孙连仲的态度，使焦急万分的李宗仁感到有些安慰，但他总有些不尽放心，于是又指示孙连仲："今夜你还须向敌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则汤军团明日中午到达后，我们便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

孙连仲表示部队已用完，夜袭不容易。李宗仁听后立即指示："我现在悬赏10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起集合起来，组织一支敢死队，实行夜袭。这10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

孙连仲将李宗仁的命令传达后，数百人的一支敢死队很快成立起来。4月5日午夜，敢死队分组向敌出袭，冲击敌阵。他们个个精神异常振奋。各自为战，已是血战经旬的敌军，也筋疲力尽，深夜正堕入梦乡，听到不知从哪来的枪声，顿时乱作一团，一面仓皇应战，一面后

退。经数日血战为敌所占的台儿庄各街，竟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此时，李宗仁不但得报孙连仲夜袭成功的喜讯，又得汤恩伯部翌日天明前可赶到台儿庄的消息，高兴极了，他立即率随员，连夜亲自赶到台儿庄郊外，准备亲自指挥对矶谷师团的歼灭战。

矶谷师团的厄运终于降临了。6日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矶谷知已陷入重围，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

4月6日晚，李宗仁亲自指挥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一直防守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神情振发，命令一下，杀声震天。一时之间在鲁南地区，中国军队四面合击，日寇拼命地奔逃，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失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矶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台儿庄一战消灭日军一万余人，击毁坦克车30余辆，缴获大炮70余门，战车40余辆，装甲车70余辆，汽车100余辆。此役是日军自明治维新成军以来，在战场上最大的一场败仗。

台儿庄会战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第一次胜利，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决心以及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非凡战功，也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不是不可战胜的。在全体中国军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必将胜利。

关门战役——锦州之战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内战爆发。战争进入第三年，即1948年7月初，国共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战争爆发时的3.14比1，变为1.3比1。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形势于己有利的东北。

毛泽东在1948年2月7日，致电东北野战军（后第四野战军），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设想，并要求东北野战军下一步考虑南下北宁线作战，截断敌军由陆上撤向关内的通路。辽沈战役的关键点在哪里？对于当时对阵的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随着战局的演变，这个关键点最后落在了锦州。

孤立锦州

东北北宁路是联结关内外最重要的陆上通道，锦州又是这条交通要道上的咽喉。该市四周环山，南傍小凌河、女儿河，地势险要。辽沈战役时驻守锦州的国民党部队计有范汉杰指挥的第九十三军、新八军各两个师，新六军1个师及原属第六十军的1个师，共6个师，连同特种兵、后勤及地方部队约10万人。敌人凭借炮台山、双山子西山、罕王殿南山、紫荆山、亮马山等高地，以钢筋混凝土工事为骨干，构成若干支撑点式的独立坚守据点，作为外围阵地；依托小凌河、女儿河和城垣构成主阵地；以城内高大建筑物交通大学、日伪神社、中纺公司、老城等构成内城核心据点。

为拱卫锦州，还以第九十三军1个师位于义县，新八军1个师位于高桥，第五十四军位于锦西、葫芦岛和兴城，新五军位于绥中、山海关、秦皇岛和北戴河之线。此外，华北“剿总”所属第六十二军等部4个师位于唐山至昌黎一线。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面对的敌情，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于9月10日拟订了如下作战计划：第一步以奔袭动作歼灭北宁路除山海关、锦州、锦西以外各点之敌，切断关内外敌人的联系；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部署是：以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等6个纵队及炮兵纵队主力、第二纵队的第五师、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歼灭义县至昌黎一线之敌，而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山海关；以第一、第二（欠第五师）、第十、第五、第六等5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及长春、沈阳之间，阻止沈阳之敌向锦州或向长春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击长春突围之敌；以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炮兵纵队1个团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等部，继续围困长春。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开始行动。第二兵团指挥第十一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及炮兵旅由建昌营等地奔袭昌黎至兴城一线之敌，至17日先后占领昌黎、北戴河，包围兴城、沙后所、绥中等地，吸引了锦西敌第五十四军向南增援。第四、第九纵队分别自台安、北镇地区出发，于16日包围义县。第三纵队和第二纵队第五师以及炮纵一部，自辽源、四平等地乘火车于20日前后陆续到达义县附近，接替第四、第九纵队对义县的包围任务。

25日，第九纵队配合自八面城南进的第八纵队攻占锦州以北葛文碑、帽儿山等要地，歼敌暂二十二师两个团大部。27日，自四平地区南下的第七纵队，在第九纵队一部配合下，攻占高桥和西海口，第四纵队第十二师进占塔山，截断了锦西、葫芦岛之敌与锦州的联系。

28日，炮兵纵队以炮火封锁了锦州飞机场，切断了敌人的空运。29

日，第四纵队攻占兴城。10月1日，第三纵队、第二纵队第五师在炮纵主力协同下，攻克义县，歼敌暂编第二十师等部约万人。至此，我军已歼敌2万人，切断了北宁路，完全孤立了锦州。

与此同时，监视沈阳、长春之敌的第一、第五、第六、第十纵队和第二纵队主力，分别自九台、四平、清原、开原等地出发，于9月下旬相继进至新民西北，黑山及其东北，法库以南，开原、昌图、伊通地区待机；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由第一兵团指挥，继续担任包围长春的任务。

我军攻占高桥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于28日向中央军委报告，决定立即攻击锦州，然后再攻锦西。29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这一计划，并强调指出：必须将作战重心放在攻占义县、锦州、锦西三点，因为这是整个战役的关键，"你们是否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

困兽犹斗

东北野战军对北宁路的攻势展开后，蒋介石深感形势严重，严令卫立煌由沈阳派兵增援锦州，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赴沈阳督战。

9月27日，卫立煌开始由沈阳向锦州空运第四十九军，但仅运去两个多团，即因锦州机场被我炮兵封锁而中止。

30日蒋介石飞抵北平，10月2日又赴沈阳，经过同傅作义、卫立煌磋商，最后确定如下作战计划：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以求吸引与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华北"剿总"的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1个师、独立第九十五师，以及山东烟台的第三十九军两个师迅速海运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增援锦州；沈阳地区的新三军、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和第四十九军主力共11个师另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先向彰武、新立屯攻击，截断我军后方补给线，然后经阜新趋义县，协同"东进兵团"夹击我军；长春郑洞国第一兵团则伺机向沈阳突围。

10月2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得知华北"剿总"所属独立第九十五师和位于绥中、秦皇岛地区的新五军将增兵葫芦岛后，判断葫芦岛之敌将大举援锦。锦西、锦州相距仅约50公里，且无险可守，在此情况下，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抗住援敌，故于当日22时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以下两个方案：

一、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

二、目前如攻长春，则较6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延迟半月到20天时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随后，东北野战军首长经过慎重研究，未待军委复电，于次日9时致电军委，表示决心“仍攻锦州”，并据此调整了部署：以第二、第三、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第六纵队第十七师共16个师和炮纵主力共25万人，攻歼锦州之敌；调第一纵队主力南下进至高桥地区为战役总预备队；以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指挥第四、第十一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两个独立师位于锦西以北的塔山、虹螺山一线，构筑坚固阵地，坚决阻止锦西方面之援敌，以独立第八师在山海关附近佯动迷惑牵制敌人；以第五、第十纵队、第六纵队主力、第一纵队第三师、独立第二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一师，位于彰武、新立屯以东地区，阻击敌廖耀湘兵团，将第十二纵队自长春方向南调通江口，视机转用于南面，并又先后增调5个独立师，连同原围城的6个师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共12个师，统由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肖华指挥，继续围困长春。

10月4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这个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要求东北野战军按照既定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

10月10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东北野战军，强调指出：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血战锦州

10月4日晚，东北野战军由阜新继续向锦州附近前进，并根据锦州守敌防御部署和锦州地形条件，确定了如下攻城部署：

以第二、第三纵队及第十七师、炮纵主力附坦克15辆，由城北向南担任主要突击；以第七、第九纵队附炮纵一部由南向北，第八纵队由东向西担任辅助突击。

各攻城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0月9日发起战斗，至13日，北突击集团攻占了城西北的合成燃料厂，城北的配水池、亮马山、黑山团管区等据点，南集团攻占了炮台山、罕王殿南山、老爷庙东山，前出至女儿河北岸；东集团攻占了小紫荆山、百官屯、北大营，逼近东关。至此，我军已控制了锦州外围有利地形，锦州城已处于我军俯瞰之下。14日10时，各集团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敌工事，打开了缺口。

11时左右，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的掩护和坦克的支援下，发起猛烈冲击，迅速突入城内，打退了敌步兵、坦克的多次联合反击。接着，后续梯队源源跟进，向敌纵深发展进攻。

随后，东突击集团也突破了城垣。各部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等战术手段，首先将敌插乱、割裂，然后以后续部队在炮火、坦克的掩护下，以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攻坚动作对固守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

15日拂晓前，各路攻城部队先后在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地区胜利会师，歼灭了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司令部，仅剩残敌约1万人固守老城。当日中午，第七纵队及第二纵队一部向该敌发起攻击，激战至18时，全歼残敌。

至此，锦州之战胜利结束，我军俘虏范汉杰及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以下近9万人。在我军攻取锦州作战中，敌共出动飞机1069架次，担负空运和空中支援任务。我军高炮部队共击毁飞机15架。10月19日22时，中央军委在致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锦州之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在夺取锦州的同时，阻击部队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从10月10日开始，锦西、葫芦岛地区之敌在7架飞机、两艘军舰舰炮和数十门重炮掩护下，以3至5个师的兵力，向锦西通向锦州的交通要隘塔山实施连续猛攻。我第四纵队在第十一纵队等部配合下，以坚守和反冲击相结合的战法，打垮了敌人数十次冲击，经6昼夜激战，歼敌6000余人，至锦州解放，阵地屹然未动。塔山阻击战的胜利，为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所部于10月8日开始由新民和辽中分路西进，我军为打乱其援锦计划，以第五、第六（欠第十七师）纵队在彰武东南地区，采取运动防御，诱其向西北和向北前进，以第十纵队和第一纵队第三师在新立屯以东地区，坚决阻止其向锦州增援。11日至13日，该敌先后进占彰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后，因惧怕被歼，徘徊于彰武、

新立屯之间，未敢继续前进，不但没有起到救援锦州的作用，反而为我军下步歼灭该敌造成了有利的态势。

锦州的攻克，使东北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0月15日，蒋介石又一次飞抵沈阳，严令长春守军向沈阳突围。然而，我军做了大量策划策反工作的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于17日毅然率部起义。我军兵不血刃而迅速控制长春东城。接着，新七军官兵也纷纷投诚。19日，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锦州之战我军共歼敌第六、第一两个兵团，连同地方部队等共20余万人，控制了战略要点锦州。完全截断了卫立煌集团向关内撤退的陆上道路，为而后全歼东北国民党的军队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锦州之战，是辽沈战役的一个关键点，引申开去，此战的战略技术及意义直接影响着后来的淮海和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

经过两年的战争，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在变化。当时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主要分布于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先攻锦州还是先攻长春，这很是个问题，毛泽东指示“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并要求东北我军必须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和打空前规模的大歼灭战的决心。

至于为什么放着长春的孤军不打，反而舍近求远攻占锦州，这亦是毛泽东早已预见到的，从局部形势看，长春孤军已被我军长期围困，正是敌军的脆弱之处，如果进攻自然夺下长春并不困难，但国民党军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们的战略并非为守长春而守长春，而是试图以此来牵制我军，为沈阳、锦州敌军的撤退做掩护，并争取必要的时间。如若我军直攻长春，也就正中国民党军下怀，沈阳和锦州之敌就会迅速沿北宁线往关内撤退，这还可能影响到全国解放的全盘计划。因此，毛泽东的眼光始终落在北宁线通向关内的咽喉——锦州。

在辽沈战役中，锦州的战略地位不可小视，它既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地，也是敌军逃往关内的大门，若能攻下锦州，自然也就将敌军陷于设好的“瓮中”，我军也就可以来个“关门打狗”。而且，国民党设在锦州至山海关线的军队较为分散，各个击破较有把握。

因此，毛泽东对诸将领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攻克锦州”，“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月圆之夜开启的序幕——济南战役

济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大规模围歼敌军主力和解放敌人重兵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一个关键而伟大的胜利，是我军全歼速胜的攻坚战典范，从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大规模围歼敌军、夺取大城市的序幕。是役于1948年9月16日发起，到24日结束，仅仅8天时间就解放了国民党军队长期设防和重兵守御的山东首府——济南市。美联社对此评论："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济南战役作战部署

济南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是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缩影。它不仅是我军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10万重兵守备强固的大城市强攻速胜的战役，而且起到了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序幕的作用。

1948年秋，国民党军由于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被迫改"分区防御"为"重点防御"。在华东战场，蒋介石为屏障徐州，隔断华北、华东两解放区的联系，并迟滞华东野战军南进，令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所部9个正规旅、5个保安旅及炮、工、装、汽车等部队约10万人固守济南，将集结于徐州附近的主力部队约17万人编成3个兵团，伺机北援。

王耀武将济南市及其控制的郊外地区划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城北黄河洛口至城南八里窑一线以东至郭店为东守备区；该线以西至长清为西守备区，飞机场周围是西区的守备重点。以城市近郊及城垣为主要防御地带，以远郊为外围防御地带。主要防御地带以商埠为第一线阵地，外城为第二线阵地，内城为核心阵地，各建有围墙与堡垒相结合的坚固阵地。外围防御地带，以距城二三十公里纵深内的城镇高地、村落为依托，建有据点、阵地160多个。整个济南防区面积约600多平方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王耀武修筑的工事是按照美国人的方法修筑的低堡，不像日本人的工事修得那么高，而且还有"子母堡"。"子母堡"就是中间一个高一点的大堡，旁边三个或者五个小一点的低堡，这种子母堡本身就形成一个据点。王耀武在济南可谓煞费苦心。

王耀武以吴化文部的整84师、独立旅，晏子风的整2师211旅、"绥

靖”区特务旅、保8旅、青教总队等防守西守备区，由吴化文统一指挥；以整73师、整2师213旅、保6旅等部守东守备区，由曹振铎指挥。以19旅、57旅为机动部队（预备队），以保4旅及县保安大队等部，分守东部历城县府所在地王舍人庄、西部齐河、长清等县城。

我军参加济南战役的是华东野战军内外线兵团会师后的15个纵队。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确定“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即“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军之目的”。将兵力分为攻城与打援两部分：攻城兵团以7个纵队及部分地方部队组成，即3、9、10、13纵队、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等约14万人，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野副政委兼兵团政委谭震林指挥；以8个纵队及部分地方部队共约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由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攻城兵团又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东集团由9纵队与渤海纵队组成。西集团由3纵、10纵与鲁中南纵队组成。以两广纵队、渤海军区部队在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配合下，担任扫清济南外围各城守敌的任务。以13纵为攻城总预备队。

总攻，在月圆之夜开始

1948年9月16日24时，我东西两攻城集团同时开始了攻歼外围守敌的作战。

东集团主力9纵以两个师展开对济南城东诸低山筑垒地域的进攻，当夜，首先攻克了茂岭山和砚池山两个坚固据点，继而连续攻克回龙岭、燕翅山、平顶山等山头堡垒及若干个山间设防村落。东集团的渤海纵队，同时沿胶济铁路以北展开攻势，当晚攻克郭店、韩仓等处后，敌人被迫退守王舍人庄（历城县府）；17日晚，东集团绕过攻而未克的王舍人庄，向西攻占了祝店、辛店、卧牛山等据点，迫近了城东北近郊。到19日吴化文起义时，攻城东集团已基本扫除了东郊的外围据点。

西集团以两广纵队与野司警卫团及10纵特务团包围攻击长清守敌，主力10纵沿黄河东岸越过长清城向东北穿插急进，直奔敌西郊第一道防线的重要据点——古城；3纵沿津浦铁路张（夏）济（南）线及以西和济（南）长（清）公路以东地带向北进攻。3纵和10纵昼夜百里急进，于17日拂晓迫近济城西郊第一道防线（凤凰山—仁里庄—古城—玉符河线）。17日下午，两纵先后发起了对该线守敌的进攻，至18日晨，攻占古城附近村庄，歼灭敌19旅55团、211旅633团各一部。古城敌人于18日逃窜，10纵遂进占古城东之宋家庄、小金店南北一线，并用炮火控制了飞机场。3纵于17日夜攻占了凤凰山、仁里庄一线据

点后，18日继续攻克簸箕山、卧牛山、玉皇山、米山等吴化文84师161旅据守的阵地，直迫西郊吴化文防守的主阵地腊山防线（距商埠4公里左右）。两天歼敌213旅、特务旅、84师161旅等各一部，从南部包围封锁了飞机场。

西集团鲁中南纵队（4个团），于16日晚从泰安以北沿泰（安）济（南）铁路及以东向张夏—仲宫一线展开进攻，连续占领铁路以东纵深10余公里的敌人警戒地带。18日先头部队进占党家庄，直迫商埠西南角守敌的主阵地。

到19日白天，西集团3纵、l0纵，已对缩守飞机场附近之吴化文部3个旅，形成北、西、南三面弧形包围圈，吴部防区已被压缩到南北约10公里，东西约4.5公里的地区，处于非降即亡的绝境。吴化文部面临覆灭在即的关头，不得不在我敌工干部的策动下于19日夜正式停止抵抗，按我攻城兵团指挥部的命令撤离战场。至此，济南外围作战结束。

攻克商埠之战

吴化文部起义，并未根本动摇王耀武对商埠与城垣的守备。早在吴化文部起义前，王耀武已从吴化文部155旅465团团长王玉成告密中得知了这一情况，当时虽感惊慌，但他还是遵从蒋介石的意旨，决定“缩短阵地，集中兵力，以内城为主，固守城垣；以千佛山、四里山、齐鲁大学、商埠、外城为据点；外线留置小部队守备、拖延时间，以待援军”。

吴化文部起义后，王耀武仍有约9万兵力，防守济南城区还是相当充足的。因此，他不待吴化文部撤出，便立即调整了兵力部署。他把商埠近郊的整2师211旅和保安旅、青教总队等配置于商埠及省立医院、火车站、打包厂等处，以74师空运济南的172团与一部分保安部队，固守“绥靖”区司令部原驻地（邮政大楼）。另将守黄河南岸的特务旅与保安旅，守备城东北近郊的黄台、农林学校、洪家楼、马家庄等处的整编73师和19旅、整2师213旅，还有一些保安部队等，调入内城和外城。这个防御部署于吴化文起义的19日晚完成。所以攻城兵团无法按既定计划进入商埠。

19日夜至20日，攻城东集团除攻克了外城东门外的马家庄及以西的霸王桥，还占领了平顶山、羊头峪、开元寺等外城东南近郊的几个据点，迫近了外城。渤海纵队攻克了洪家楼、尹家庄、华山一带的据点，接近了城东北部。西集团除了各纵队分别接收了吴化文部的几个阵地外，3纵攻占了整2师一部据守的辛庄营房一半。13纵攻克了丁家

山，东白马山，占领了兴隆山。在攻克东白马山的战斗中，111团1营扮成敌人部队从商埠围墙绕到东白马山侧后面去，一个突然袭击把东白马山占领了，这样就解除了商埠外围之敌在山上的威胁，并在西边与3纵取得了联系。

20日夜进攻商埠，13纵37师首先于下午6时30分很快突破商埠辛庄营房（槐树庄）的卡子门，全师及鲁纵部队涌入商埠，沿经七路及其两侧，直向外城永绥门方向发起进攻。13纵109团沿路消灭了路中间敌人的几个据点。111团3营从突破口进去后，沿着经七路以南，从109团前面插过去，于21日拂晓前攻抵了永绥门外杆石桥。3纵8师分别从商埠西南卡子门和铁路工厂、北卡子门三处突击，20日18时30分，8师突破西南卡子门，主力进入商埠沿经三路、经四路向东发起进攻。9师同时发起对铁路工厂的攻击，20时攻占了工厂；另一团由北卡子门突入。师主力沿经一路、经二路向东发起进攻。8师、9师在进入商埠后，先后攻克了铁路宿舍、省党部大楼、104仓库、省银行大楼等据点，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绥靖”署司令部原所在地——邮政大楼，全歼守敌172团。这样商埠战斗经过两昼夜的激战，于9月22日下午随着邮政大楼守敌被歼而全部结束。

22日18时，东、西集团同时向外城发起了进攻。东集团9纵以外城东南门——永固门为主攻方向，以5个团从永固门及其两侧突击，城上城下堡垒被摧毁，各突击部队迅速登上城头，歼灭城头之敌后，立即冲入城内，消灭敌人，从23日0时到4时许，各团先后攻抵内城护城河外岸，并继续肃清外城残敌。

西集团13纵以3个团（37师2个团、38师1个团）为第一梯队，于22日18时30分从外城西南门——永绥门及其两侧突破，109团直接向东打，消灭了火柴公司、万字会等主要据点的敌人，很快就逼近了内城。111团从永绥门进入以后沿着城墙向北打，夺取敌人碉堡，并从内部策应鲁中南纵队，攻入外城西门麟祥门。22日23时110团3营首先攻占了自来水厂（趵突泉园内），并在齐鲁大学内发现了来不及撤退的，王耀武原来在商埠的青年教导总队。110团3营营长把机关枪架到门口，集中在这里的敌人被这么一吓全部瓦解了。这样坤顺门外面全部被占领，迫近了内城。东南面的9纵也已经占领外城，逼近内城城墙了。

西集团10纵22日继续围歼敌211旅与“绥靖”区直属队一部和火车站之敌，黄昏才全部解决。因此攻外城开始时间延至22日22时，攻击开始后，各师团迅速从外城的普利门、永镇门、小北门突入外城，击破外城西北部守敌抵抗后，于23日将固守面粉公司和电力公司的敌“绥靖”区特务旅包围起来。至24日下午4时，内城战斗将结束时，敌人全

部投降。

内城争夺战

商埠与外城战斗的迅速结束，打破了王耀武利用商埠、外城拖延时间以待援兵的企图，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我军连续作战，消耗疲劳有待休整，准备几天后才能进攻内城的盘算上。却不曾料到，23日黄昏，外城战斗尚未结束，我军便从四面八方发起了对内城的强攻。

当晚攻城战斗开始。东面以9纵从内城新东门以南突击，以城东南角为主要突破点。西面以13纵从城西南坤顺门方向突破，3纵从城西门突破，与从城东南部突击的9纵形成钳击内城的两把利剑，与渤海纵队从城东北面的包围攻击相配合。10纵以歼灭外城东北部残敌并威胁内城西北部相配合。同时，为防敌突围逃走，还赋予各纵队及地方武装、民兵四周严密包围防敌突围逃走的任务。

王耀武依靠内城城高池深、城墙坚厚、防圈较小、设防严密、兵力集中等条件固守待援，他集中主力，令其整73师的两个旅分别把守两个角：15旅守城东南部，77旅守城西南部。西门以北因被围在外城西北部的面粉公司、电力公司之敌特务旅尚未被消灭，我军不能从内城西北部攻击；城北面河湖深广，我军攻击部队为渤海纵队，对敌威胁不大，因此，我攻城主力便与敌守城主力在城东南与西南角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战斗。

23日18时，我东西攻城集团同时发起了进攻，城近郊到内城根的一百多门大炮一齐开火，顿时济南城爆炸声惊天动地，迫击炮弹暴雨般落到一个纵横不过2000米由高墙围住的城内，其震撼力可想而知。

一个小时的炮火轰炸尚未结束，第一线攻击部队便开始了爆破城墙外障碍物和夺取城脚堡的战斗。经过不断的组织和前仆后继的战斗，战至24日凌晨东集团9纵25师73团经过几次登城突击，终于首先在城东南角气象台强行登城，进入内城战斗。

从西南角坤顺门方向突击的13纵37师也进行了勇敢顽强的登城战斗。109团先头2个连在没有巩固突破口，没有攻克城门上的大堡垒的情况下，急于下到城内发展。而左邻3纵从城西门突击的部队，因受正面和左侧电力公司敌炮火的拦阻，又因主攻团长受伤，战斗组织指挥受影响，部队攻击受挫。这就使109团的突破口两翼失助，致敌77旅迅速使用其预备队发动了连续的反攻，于是一场城头上的争夺战便激烈地展开了。我后续登城部队，鱼贯上城，遭敌两侧火力攻击，伤亡不小。敌又以火力封锁了我登城通路，坚守在突破口上的我军部队孤军

奋战，勇敢顽强地与连续反击之敌展开搏斗，直至大部伤亡。

此时的战斗异常激烈，突破口一度被敌堵塞。随后，攻击坤顺门的110团3营白天冒死强行登上坤顺门夺取了城头堡垒，击退了反击之敌；109团突入城内的分队又打回来，突破口才重新恢复并扩大巩固起来。

13纵与3纵从此处进入城内，协同已深入内城街市的9纵部队，迅速歼灭了敌人残部，捣毁了王耀武的司令部，俘虏了他的参谋长罗幸理。王耀武化装溜出城北向青岛逃走，中途被俘，历时8天8夜的济南战役胜利结束。

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经8昼夜激战，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4万余人（含起义2万人），俘虏其高级将领23名，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华东野战军会同中原野战军南下陇海铁路以南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周总理后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恐怖的"绞肉机"——凡尔登战役

凡尔登是英法军队战线的突出部分，它像一颗伸出的利牙，对深入法国北部的德军侧翼形成严重威胁。德、法在这里曾有过多次交手，但德军皆未能夺取要塞。如果此次德军能一举夺取凡尔登，必将沉重打击法军士气。同时，占领了凡尔登，也就打通了德军迈向巴黎的通道，占领了巴黎，法国就不攻自灭了，剩下的英、俄两军就不足为惧了。然而，事与愿违，德军不仅没有攻下凡尔登，反而损失惨重，致使同盟国实力大为减弱，战场局势迅速向有利于协约国方面转化。由于这次交战破坏巨大，伤亡惨重，因而军事历史学家称之为"绞肉机"之役。

德法同时瞄上的地方

凡尔登位于法国东北部，是一个坚固的要塞城市。其周围有完善的堡垒体系对它加以拱卫，防区内炮台环列，工事坚固复杂，周围地势非常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它西距巴黎约220公里，是首都的东北要隘，有"法国东方门户"之称；其东面紧靠当时的法德边境，距离德国的主要铁路线只有20公里；而要塞本身则有16条铁路和

公路交叉通过，因而成为法国前线举足轻重的交通枢纽。按照当时的作战态势，它又恰好处在法军战线中段的一个突出部位上，其战略地位也就显得更加重要。

对于凡尔登这样一个要塞城市，法军统帅部当然是非常重视的。自开战以来，德军曾经多次发起攻势，但都未能突破防线。为加强防御，法军已在要塞前面构筑起4道防线，纵深达15～18公里，前3道是野战阵地，第4道是由要塞的永久工事和2个堡垒地带构成的坚固阵地，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法第3集团军（辖11个师，630余门火炮，由F.埃尔将军指挥；后增至69个师，约占法军总兵力的2/3）5个师防守凡尔登以北地区，3个师防守凡尔登以东和东南地区，另3个师作为预备队配置在凡尔登以南默兹河西岸地区。

德国总参谋长法金汉将军于1915年圣诞节前夜，起草了一份致德皇的备忘录，估计了军事上可供选择的办法。他选择英国作为主要敌人，但是除了进行潜艇战外，入侵的距离太远了。他断言，“英国在大陆上的主要武器是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军队。”把俄国和意大利排除在外，他主张集中攻击法国，认为法国“在军事上的努力差不多已经到了尽头。如果能使它的人民清楚地懂得，就军事意义而论，他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破裂点就会到来，英国手中最好的武器就会被打落了”。

法金汉并不认为大规模突破是必要的。他打算选择一个在情感上被奉为神圣的地区“使法国把血流尽”，“为了保卫这个地区，法国将不得不投入他们所有的每一个人”。贝尔福和凡尔登是符合他规定的两个地方，但他赞成后者。

惨烈的拉锯战

1916年2月21日，德军开始对凡尔登要塞发动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法国主力部队。德军指挥部计划以第5集团军（由威廉皇太子指挥，拥有17个师，1204门火炮，其中重型火炮683门，168架飞机）攻占凡尔登地域。计划在正面的一个狭窄地段（宽15公里）实施突破。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德军在两个法国师正面展开了六个半师，879门火炮（其中重型火炮522门），这就使德军处于优势：步兵比法军多两倍，炮兵比法军多三倍半，火炮密度达到每公里正面50～110门。为了不暴露主要突击方向，德军决定在宽达40公里的正面上，以整个集团军的炮兵进行八个半小时的炮火准备。航空兵用于轰炸法军后方目标和扫射防御阵地上的法军。21日当天，从7时15分到16时45分，德军进行了持续的炮火准备，对准面前以凡尔登、布拉邦特和奥尔内

村为界的三角形地区，整整倾泻了200多万发炮弹，以致把法军阵地上的堑壕和防御工事，统统炸得精光。

随后，在24日，德军为了攻占城外杜奥蒙堡，又持续向那里发射了12万发炮弹，使整个炮台全部毁坏。不过，德军采取“炮兵摧毁，步兵占领”的战法并没有奏效，预期的作战目的也未能达到。他们连续猛轰5天，除了徒有破坏之外，只前进大约5公里，仅仅攻占了法军的第3道阵地和等于废墟的杜奥蒙堡，未能突破法国人的防线。

6月上旬，德军又在增兵之后拼命出击，发起了进攻高潮。在一次历经7个昼夜的激战中，德军终于夺得了法军右翼防线上的重要据点沃堡，但至此德军已是精疲力竭，再也没有能力发动攻势了。

6月下旬和7月初，德军对苏维耶及其附近地区实行了两次猛攻。法军仍是奋力抵抗，保住了这个关系到凡尔登安危的要害地区。当时，德军不顾一切，发射了大量的窒息性毒剂炮弹，并一度推进到了距凡尔登只有3公里的地段，但终于没有成功，又一次被法军击退了。

根据协约国方面总的作战计划，英军和部分法军于当年7月1日在索姆河地区发起了一个新的进攻战役。

从此，德军受到新的威胁，也就没有能力再向凡尔登地区投入新的兵力了。以后，德军虽仍在这里展开了多次进攻，但力度已经大为减小，而且主要是配合性行动，目的也不过是为钳制法军，使其不能直接支援索姆河的地面作战。

这样，法军开始转守为攻，逐步取得了战场主动权。8月中旬至9月初，法军经过充分的准备，在凡尔登战场组织了两次反击，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仅仅夺回了个别阵地。不过，此时的德军情况，正在悄悄变化。由于始终未能攻占凡尔登和突破法军防线，法金汉8月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德军总参谋长由兴登堡继任。

9月2日，在兴登堡的请求下，德皇批准停止对凡尔登的进攻。该地区的战斗从此便逐渐缓解了。

10月24日，法军再一次实施反攻，夺回了杜奥蒙堡；随后，又于11月初收复沃堡。

12月5日，法军以8个师的兵力展开进攻，经过3天激战，逐步向前推进，最后收复了马斯河（即默兹河）东岸自2月25日以来被德军占领的阵地。凡尔登战役至此结束。

而德国预定在1916年战局中迫使法国退出战争的战略计划，经凡尔登一战遭到破产。德军不但未能一举迫使法国投降，反而使自己军力开始衰落，日益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人间地狱

凡尔登之战的规模很大，法军先后投入了70个师的66个师，德军投入了46个师，双方死伤约100万人。此役是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双方参战兵力众多、伤亡惨重。法军损失54.3万人，德军损失43.3万人，故此役有“绞肉机”、“屠宰场”和“地狱”之称。凡尔登之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阶段的决定性一战。凡尔登一战之后，德军就逐步走上了失败之路。1918年11月10日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11月11日德国宣布投降，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结束。战略战术正确与否，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确具有重要作用。德军企图在一个狭窄地段上先使用急速攻击，后转入稳步进攻，并采用“炮兵摧毁，步兵占领”的原则去突破坚固的防御，显然不是高招。法军指挥部为了变更作战部署而大量使用汽车，这在历史上是首次。在凡尔登战役进程中，广泛地使用了迫击炮、轻机枪、掷弹筒以及喷火器。法军采取野战工事与永备工事相结合的办法组织防御的经验，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多数国家认为应在边境地带修建筑垒地域的一个根据。

水火交融——海滩大江边的鱼死网破

水战，有着不同于陆战的特殊性，在古代，一条河，一条江常被定为国之边界。可以说，只要是有了所谓易守难攻的“天堑”，便可高枕无忧。于是，这种“有水”的障碍便成了战争中极具挑战的事物，但历史的创造者对于似乎是约定俗成的困难不会选择永远无视，而是想尽方法，越过困难，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胜负早已注定——淝水之战

公元383年，谢玄与苻坚隔水相望。一方是江左名门之后，手握北府猛兵，另一方是北地皇者，率领97万大军南征东晋。当谢玄下令渡江之后，却见对方的兵士边东张西望边后退，由慢慢后退竟渐渐变成慢跑，后来竟轰然崩溃，变成了赛跑，没开打便“旗倒”、“辙乱”，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在一开始便向着一边倒的趋势发展，在谢玄的穷追猛打之下，苻坚一路败退，其实此战的结果，早在苻坚征兵之时便已注定。

吓人的97万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决定倾注全国之力，征服东晋王朝。苻坚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按照每十个男丁抽一个的比例征兵，而且要把全国的马匹，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一律征调供远征军使用。

从数字上看，征兵的结果是让人满意的。总共凑了97万军队，其中骑兵有27万。此外，苻坚还征募了富家子弟3万人，充当仪仗部队。

单看这些数字，远征前景十分乐观。按照道理来说，差不多应该是有征无战。东晋全国人口估计也就是三四百万左右，打仗的士兵不过十来万人。东晋军队看到这一百万人浩浩荡荡开来，应该束手投降才对。但是战争的结果完全不是这样。这说明在数字背后有很多隐蔽的事情。

苻坚曾经统计过前秦帝国的人口，得出的数字大约是一千六百万。除去女人和老弱，男丁数量至多不过六七百万。如果十丁抽一，是抽不出九十七万军队来的。这一百万人里面应该还有不少的常备正规军。

无论如何，可以料想，这个十分之一的征兵比例，执行得一定是相当彻底的。也就是说，十个人抽出一个人来当兵，必然是实打实的十抽一！

可是我们光知道征了多少人，可到底征的是谁呢？要知道，这个可不是什么好差使。所以不难猜测，有点手段有点关系的人一定会尽量避免给算到那十分之一里去。那么抽到的到底又是哪一批人呢？要知道可是十抽一，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农业社会，被征的人平时多半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他们一般都是拿惯锄头而不是枪柄的人。很多人可能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忽然拿上大刀长矛，要去杀人，这自然带来了很多问题。孔子曾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意思就是让没经过训练的民众去打仗，无疑是送死。但是中国千百年来，多是用这种民众来打仗的。

没有经验的士兵，置身在战场上，往往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精神高度紧张，无法控制情绪。历史上有无数的军队莫名其妙地瓦解，多半就是这种新兵过于紧张造成的。当然，将领一般会安排不少大刀队来督战，看哪个士兵想逃跑就上去给一刀。但是这种督战队也不是总有效，如果惊恐在军队中雪崩似的扩散，那是什么大刀队都挡不住的。那些士兵就像一帮炸了窝的野马，谁敢阻挡，统统踩死。历史上很多兵卒都死于自己士兵的脚下。

中国历史上，一说到打仗结局，往往都是说，某某方溃败。这个"溃"说明了很大问题。很多战争不是大家血拼到底，气力不支，才告败退，而是刚有吃紧，或者还没来得及吃紧，士兵就一哄而散。逃跑路上被人追上杀死的，大大多于作战身亡的。

苻坚征召的百万大军里面，就必定隐藏着很多这样惊恐万状的"临时兵"。他们中的不少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没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过，也从来不知道怎么样瞄准射箭，现在却要跑到几千里外和一些陌生人生死相搏。

不过，前秦的情况多少有些例外。这97万人里也不会都是这样的"临时兵"。当时是中国战乱很频繁的一个时代。几十年来，汉、前赵、后赵、前燕，这些短命王朝前仆后继地灭亡，中原和关中都曾是逐鹿天下的战场。当时的老百姓对战争，应该不像现代人这么陌生。前秦时代的中国北方，有很多少数民族，鲜卑人、匈奴人等，苻坚征发的军队里，这些少数民族占的比例相当大。

北府精兵

西晋覆亡后，北方很多流民进入南方。这些流民有的进入到长江以南居住，他们大多成为士绅地主的附庸，给他们种地缴租，变成了普通老百姓。但还有很多流民，留居在长江以北。东晋政府在初期，对这些流民颇为防范，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安分良民，因此尽力把他们隔绝在长江之北。

这些流民和那些跑去给大户种地的流民有很大不同，主要是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武装。

逃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逃难的时候，总是把最好的衣裳穿到身上，最值钱的东西藏在包裹里，这就成了打劫的最好目标。乱世里又土匪横行，碰上土匪，给剥个精光，扔到路边，那是常事。

再加上还有吃饭问题。没有组织，单身逃亡，极易沦为饿殍。

南下流民，多是经过动乱，练就了一些本领的人，用文言文来说，是“人多劲悍”。他们比那些一辈子在家种地缴租子的人，确实更能打。如果不用他们作战，实在是大为可惜。另一方面，如果不好好吸纳这些流民，后果不堪设想。苏峻之乱就是一个例子。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收编他们。

公元377年，谢玄在京口收编大量北方流民，建立新军。因为京口又称北府，故这支新军就被称为北府兵。北府军主要是收编流民武装。那些流民首领在谢玄的领导下，继续指挥这些流民。

北府军士卒是募兵而非军户。既然是募兵，他们的待遇必然高于那些军户。而且他们应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理论上来讲，募兵在服役的时间结束后，可以离开军队。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应该像现代的劳资关系。但之所以说“应该”，是因为实际情况很可能并非如此。

不管怎么说，这些北府军的待遇确实好于一般军户，而且他们的激励机制也更合理一些。这些“人多劲悍”的流民，本身又是比较好的士兵坯子。因此，北府军的组成，大大提高了晋朝的军事实力。

政府维持一支募兵队伍，肯定比维持普通军队花费更大一些。但是这么干是值得的。就在谢玄组建北府军之后的第六年，淝水之战开始了。

淝水对峙

东晋的历代皇帝多半都没有真实的权力。实际执政的多是士族领袖。

此时东晋的实权人物是谢安。谢安委托侄子谢玄训练北府军，此举可说是他对晋朝最大的贡献。

苻坚将要大举南下的消息传到建康（今南京），全体官员都大惊失色。当时东晋的主要军事力量分成两大块，一个是驻守荆州（长江中游）的桓温，一个是驻守淮南的北府军，由谢石（谢安之弟）和谢玄统领。从苻坚的进攻方向来看，淮南集团将负担起主要战斗任务。

十月，苻融的前锋部队30万人渡过淮河，攻占了寿阳城，又把一支晋朝军队围困于硖石。苻融计划全歼被围晋军，就派出一个5万人的军队驻扎在东边的洛涧，以阻止东晋援军。当时苻坚的主力部队还在陆续开拔中，苻坚本人带着一部分军队屯于项城。

被围晋军向谢玄写信，请求尽快支援。这封信被符融截获。他欣喜地认为晋军的末日已经到来，马上向苻坚发去了告捷的消息。苻坚听了以后龙颜大悦，当即带领8000骑兵赶往寿阳，和苻融会合。剩下的主力部队仍慢吞吞地行进在路上。

谢玄率北府军主力部队7万人进至洛涧，打算救援被困晋军。5万人的秦军隔在他们之间。北府军没有选择，只有发起进攻。谢玄手下的一个将领率5000士兵夜袭秦军。秦军没有准备，发生了大崩溃。就像所有的战场崩溃一样，士兵无法判断敌军多寡，更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只是一味地逃亡。惊慌失措的士卒争着奔向淮水。前秦的将领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崩溃，要么被杀，要么被俘。结果15000名前秦军将士阵亡，军械粮草也都落入晋军手中。5万人的军队在5000名晋军突然进攻中彻底解体，这似乎是未来更大崩溃的一场预演。

晋军主力部队继续挺进，和被围晋军会合。至此，晋军水陆军队8万人完成了集结，屯扎于淝水之东。苻坚委任东晋降将朱序为使节，前往劝降。朱序对晋军将领说："苻坚大军还没有结集完毕，不如趁此机会和他决战。"谢石本打算一味固守，把苻坚给耗走算了，在朱序他们的劝说下，也决定主动出击。

淝水被选为两支大军的决战之地。前秦帝国在淝水边走上了它的死亡之旅。

战争变成了赛跑

双方沿淝水严阵以待，这时，苻融收到谢玄写的一封信。谢玄在信中说："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从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翻译过来的

话，就是说：您孤军深入，在淝水边摆开阵势，难道您还要打持久战吗？那多不好。如果你肯稍微往后退一下军队，让出点地方，我们大战一场，岂不美哉？

谢玄的打算是尽快决战。按照计划，他将率领8000精锐部队渡河作战，如果形势顺利，后续主力就渡河发动大规模后续攻击。如果失利，也可以有主力来接应。

对谢玄的要求，前秦将帅有很大的分歧，大家多半认为这里有问题，应该严词拒绝。但是，苻坚和苻融都认为：等晋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让骑兵向他们发动冲锋，哪有不大获全胜的道理？因此，苻坚下令军队后撤。

苻坚的想法看上去并没有错误，秦军以逸待劳，用骑兵来对付渡河晋军，在战术上占有很大优势。但是他忽略了一点：他有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军队井然有序地后撤，他只考虑了对岸的敌人，而没有认识到，自己身边的这20多万人，可能是更危险的敌人。后撤指令下达了。一场巨大的混乱随即爆发。

等到混乱局面已经蔓延的时候，即便是指挥官也已经无能为力了。恐惧的力量是无穷的。眼看着20多万人从行进变成竞走，从竞走又变成了赛跑。

前秦部队后撤的时候，朱序躲在阵后高喊："我们败了！我们败了！快跑啊！"前秦大军瞬间崩溃。谢玄的部队已经开始渡河。苻融眼看着局面失控，就纵马上阵，想要恢复秩序，结果他的马一头栽倒，失去了坐骑的苻融被晋军杀死。晋军渡河之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前秦20多万大军溃败。苻坚也被流箭射中。当时混乱至极，根本没人管这个皇帝的死活，苻坚自己一个人骑马跑到了淮北。晋军获得了锦缎万匹（估计是苻坚准备给军队当奖赏用的），牛羊驴骡十万头。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而晋军并没有付出太多代价。

旭日东升的时候，淝水岸边还布防着20多万前秦士兵，而夕阳西下的时候，淝水岸边已经没有前秦的战士。被夕阳照耀的，只有被践踏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前秦帝国的国运，随着夕阳一起沉落。

那些奔波在路上，尚未到达淝水的士兵，听到淝水溃败的消息后，登时一哄而散。辛辛苦苦征发来的几十万大军，没有派上任何用场，就全部解体。苻坚的征发把整个帝国弄得骚动起来，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收益，很多溃军反而加入了反对他的队伍——鲜卑叛军建立了后燕

帝国；羌族叛军建立了后秦帝国；从不猜忌他人的苻坚被他信任过的人出卖，只好放弃关中，逃奔甘肃。公元385年，苻坚被后秦俘获，被俘不久，苻坚被后秦首领姚苌勒死。而就在20多年前，姚苌要被处斩，当时还是亲王的苻坚把他从刑场救了下来。这真像是命运的捉弄。

此时距苻坚雄心勃勃地征伐东晋，梦想着天下一统，只有短短两年。

这场令人错愕不已的战争，所引发的影响和余波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中国在3世纪、4世纪的政治格局因此发生了改变。淝水之战直接导致了前秦统治的分崩离析。而偏居江左的东晋，则因此战得以继续维持其政权，汉文化也由此传承下来。中国大分裂、大混乱的局面不但未能终结，还愈演愈烈，南北统一，被整整推后了两个世纪。可以说，没有前秦在淝水之战后的崩溃，就不会有拓跋氏北魏的崛起，长达一百六十余年的南北朝也无从谈起，更遑论承袭于北魏北周的隋唐时代了。

淝水之战的历史影响是如此的重大，人们便热衷于传奇性的记述而忽略真实的历史。千百年来，“投鞭断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成语令人耳熟能详。苻坚的刚愎自用，已成了无数文人和史家的谈资。不少人认为，淝水之战是一场偶然性压倒必然性的战争。这一切，如同梦幻一般。

天下三分的关键——赤壁之战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一首千古绝唱，一场千古对决。

这便是冷兵器时代的经典战役——赤壁之战。但在文学世界的演绎中逐渐为民众所误解。以至于谈起这场战争，“舌战群儒”、“草船借箭”、“蒋干盗书”这些完全杜撰出来的情节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为大众心目中的赤壁回忆。

北地局势

东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后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据势力，逐渐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出现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初平元年（190年），曹操任奋武将军，参加讨伐董卓的战争，因孤军奋战而败，遂欲独立发展。初平二年（191年），曹操镇压了黑山军白绕部，进占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等地。初平三年（192年），青州黄巾军攻入兖州（治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境内，杀刺史刘岱。时任东郡（治今河南濮阳西南）太守的曹操，采纳陈宫提出的趁机“据兖州为霸业之基以争天下”的方略，针对黄巾军缺乏后勤供应等弱点，采取昼夜奔袭战术，连破黄巾军。济北（今山东长清南）一战，迫降黄巾军30万，将其精锐收编为“青州兵”，成为后来作战的主力部队。

初平四年（193年），后将军袁术从南阳（治宛城，今河南南阳）移驻封丘（今河南封丘西南），招降纳叛，向北扩充势力，欲与割据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的公孙瓒，构成对曹操南北夹击态势。曹操率部攻匡亭（今河南长垣南）击败袁术军。袁术退据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称扬州牧。

同年，曹操父亲曹嵩在琅邪（治开阳，今山东临沂北）遇害。曹操借口报杀父之仇，兴师讨伐徐州牧陶谦，实欲攻占其地，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大败陶谦军，继而转攻虑（今山东沂水县西），纵军屠杀数万人，所占郡县后均背叛。兴平元年（194年）夏，曹操再攻徐州。驻守东郡的陈宫与陈留太守张邈叛曹，迎立奋威将军吕布为兖州牧，所属郡县纷纷响应。曹操被迫回救兖州，与吕布激战于濮阳（东郡治所，今河南濮阳西南），曹军大败。曹操收聚部众，与吕布军相持百余日，因两军乏粮，各自罢战。九月，曹操回撤至鄄城（今山东鄄城北），重整旗鼓，决心夺回兖州失地。次年五月，向巨野（今山东巨野东北）发动攻击，斩吕布守将蒋兰、李封，乘胜进驻乘氏（今山东巨野西南）。

此时，徐州牧陶谦已死，曹操又欲趁机夺取徐州。谋士荀建议“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劝其先打吕布，以定兖州之地。曹操放弃攻徐州的企图。不久，吕布与陈宫率1万大军袭来，曹操预设埋伏，以一部分兵力挑战，将吕布军诱入伏击地域，步骑夹击，吕布军溃败，逃往徐州。曹操乘胜攻取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收复兖州各郡县，巩固了兖州根据地。建安元年（196年）二月，曹操进军豫州（治谯县，

今安徽亳州市）剿灭颍川（治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汝南（治平舆县，今属河南）地区黄巾军各部，占领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七月，汉献帝刘协返回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这时曹操采纳谋士提出的迎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率军进抵洛阳，迫献帝移驾于许县，正式迁都于此。十月，曹操击败洛阳诸将势力，攻占梁县（今河南汝州市西南）。从此，曹操控制中央朝权，以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并在许县和交通沿线实行屯田，减轻民赋，增强实力。

建安二年（197年），建忠将军张绣屯兵宛城，与荆州牧刘表联合，成为曹操的肘腋之患。正月，曹操南征张绣，军至清水（今河南卫河），张绣率部投降。后张绣又趁曹操毫无戒备，突袭并大败曹军。曹操退到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收集部众，击退张绣追兵。九月曹军进攻在寿春称帝的袁术，迫其南逃淮南。十一月，曹操再次兴师讨伐张绣，攻战湖阳（今河南唐河西南），大破张绣、刘表联军，攻取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建安三年（198年）三月，曹操急于消灭张绣、刘表联合势力，不纳荀攸提出“暂缓出兵，待机破之”的建议，第三次南征张绣，包围穰城（今河南邓州市）。此时，曹操闻悉冀州牧袁绍将趁虚袭取许都，即撤兵而返。五月，刘表乘机派荆州军占据安众（今河南邓州市东北）切断曹军退路，企图与张绣夹击曹军。曹操示弱伪逃，巧出奇兵，大败张、刘联军，顺利回到许都。

是年夏，占据徐州的左将军吕布联合割据扬州的袁术反曹。曹操放弃继续南征张绣，于十月率师进攻彭城，击败吕布军，吕布退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曹操围之，引泗水灌城。十二月，吕布部将侯成等引曹军攻入下邳，诛杀吕布，曹军凯旋而归。

建安四年（199年）四月，曹操派部将北渡黄河，击斩依附袁绍的眭固，攻占射犬（今河南沁阳市附近），控制河内郡（治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由于曹操在黄河以南各地作战中，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速战速决，逐步由弱变强，据有兖、豫、徐等州，为抗击袁绍集团准备了条件。

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袁绍，扫灭幽州公孙瓒，拥有冀（州治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青（州治临，今山东淄博）、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幽（州治蓟县，今北京西南）四州之地，凭恃地广兵多，急欲大举南征。曹操抢占先机占领冀州重镇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派部将驻延津（今河南延津北）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以阻袁军南下。并安抚荆州刘表保持中立，解除后顾之忧。建安五年（200年）正月，曹操趁袁绍决策迟疑，击败初占徐州联袁叛

曹的刘备，避免了两面受敌。

二月，袁绍亲统10万步兵、1万骑兵进攻延津，派大将颜良围白马。曹操采用声东击西之计，袭白马斩颜良，迅疾回军延津南，又诱斩率骑兵追击的袁将文丑。曹操鉴于敌众己寡之势，主动回守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待机破敌。八月，袁绍大军推进至官渡，双方攻守激战，对峙数月，十月，袁绍谋士许攸因在袁绍帐下不得重用而愤然降曹，献计偷袭袁军屯粮地乌巢（今河南延津县东南、封丘县西）。曹操当即亲率步骑连夜奔袭乌巢，尽焚袁军粮秣。袁军乌巢大败，军心震恐，部将张、高览阵前降曹，瞬时全线崩溃。曹操趁势反攻，大获全胜，歼灭袁军7万余人，袁绍率余部渡河北逃，从此一蹶不振。此战，曹操出奇兵，顽强坚持正面固守，创造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随后，曹操采纳荀先定河北、后图荆州的建议，乘袁绍新败士众离心之机，出兵北上，占有冀、青、并州，进攻幽州。建安十二年（207年）击败袁氏残余及与之相勾结的乌桓王蹋顿。至此，曹操逐袁术、败张绣、灭吕布、破袁绍、北征乌桓，据有长江中下游以北大部分地区，初步统一中国北方，形成威逼江南的战略态势。

联吴之计

江南之地，一直是曹操向往的，为此他于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修建玄武池，训练水军，作向南方进军的准备。

至同年七月，在训练了半年之后，曹操亲统大军10余万南征荆州，企图先灭刘表，再顺长江东进，击败孙权，统一天下。八月，荆州牧刘表病亡，次子刘琮请降，荆州水军数以千计的艨艟、斗舰，悉归曹操所有，曹军实力大增，依附刘表屯兵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樊城）的刘备，闻讯后率部南撤。九月，曹军进占新野（今河南新野），并率精骑追击南逃的刘备，在当阳长坂坡击溃刘备军。刘备退至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曹操继续南下。占领江陵，并乘胜向江东进军。

曹军的作战部署大体是：以赵俨为章陵（郡治在今湖北枣阳东南）太守兼都监护军，监领虎威将军于禁、平虏将军朱灵、破虏将军李典、奋威将军冯楷等军，统一指挥他们在汉水、淮水之间的行动。荆州（州治在汉寿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方面，曹操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襄阳、樊城等要地留兵驻守，自率主力沿汉水、长江东进。曹操企图先歼灭刘备于樊口，然后顺江而下，兼并东吴。

面对当时严峻的局势，刘备决定联吴抗曹，于建安十三年（208年）

十月，退至夏口后，派诸葛亮赴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面见孙权，共谋抗曹大计。当时东吴部分谋臣慑于曹军号称八十万的声势，主张议和，孙权在和战之间犹豫不决。诸葛亮与鲁肃、周瑜等对当时的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刘备虽在长坂战败，但仍有一定实力，现在收拢的部队和关羽的水军精兵尚有万余人，刘琦的部队也不下万人，如果与东吴的军队联合作战，实力相当可观。曹军号称八十万，实际上只有十五六万人，加之后方不稳，远征疲惫，水土不服，不习水战，只要善于利用曹军的这些弱点，联合抗曹，定能取胜。

孙权因而坚定了抗曹的决心，即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领三万精锐水师，与刘备军会合后约五万，进驻夏口。是年冬，曹操凭恃军威，骄纵轻敌，拒绝谋臣建议，亲统大军水陆并进，直逼江南。孙刘联军自夏口溯江而上，与曹军相遇于赤壁。

赤壁鏖兵

建安十三年（208年）冬季，三万吴军至樊口与刘备会合。在会合之后，孙刘联军随即逆江而上，积极寻觅战机。很快孙刘联军便在赤壁与曹军打了一场遭遇战。由于是水上作战，东吴占尽地利便宜，初次交锋，曹军挫败而归。当时，由于水土不服，且有瘟疫的影响，曹操麾下的北方士兵大多身染疾病，战斗力大减。无奈之下，曹操只有在乌林（今湖北洪湖市东北邬林矶）一带扎营以休整部队。孙刘联军则驻军赤壁与曹军隔江对峙。

水上作战，并非北方人强项。江上又风急浪大，小船颠簸不止，曹操手下士兵每次都苦不堪言，如此战斗力，如何能够击溃孙刘联军。左思右想，曹操依旧未能想出较为合适的方法。是时，庞统进言：“江上浪大，战船越小越是颠簸不止。相反，战船越大则越平稳。何不用铁链和木板把所有战船连接在一起，这样既可以减轻江面上的颠簸，还可以发挥您麾下骑兵、步兵的威力。岂不是一举两得。”

曹操听完之后，拍手叫好，并下令立即着手铁索连船事宜。然而当时已有人提出铁索连船如遇火攻则无法躲避的问题，但是曹操认为现在这个季节只刮北风，敌人要是火攻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无须多虑。然而，曹操没有想到的是，偏偏赤壁在秋冬之际也有刮东南风的情况。战争准备工作尚有漏洞，仅仅靠自己的经验行事，如何能够获得此场战争的胜利？

而孙刘联军，面临的则是敌众我寡、实力相差悬殊的问题，长时间的对峙，坚持打持久战显然不利于己方，因此孙刘联军想要获胜必须要采取出其不意、速战速决的方针。针对曹军当时连接战船的做法，周

瑜麾下将领黄盖适时献上火攻之策："曹操的军队将战船连接起来，首尾相接。而这里冬季偶有东南风，倘若用火攻之策，借助风势点燃曹军的战船，曹军必将一溃千里。"周瑜听闻眼前一亮，心想这个计策果然很妙，但怎样才能应用这个火攻计策，怎样最大程度地发挥火攻效用，这却是一个难题。

在数次探讨之后，黄盖和周瑜最终想到了苦肉计。于是在某一天的会议上，黄盖佯装与周瑜意见不和，数次出言讽刺指责周瑜战略不当。气急之下的周瑜立即下令要将黄盖斩首，后在麾下诸将的苦苦求情下，周瑜"极不情愿"地将斩首改为笞刑。即便如此，黄盖还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卧床不起。就这样黄盖与周瑜不和的假消息传入曹营，曹操却只是点点头，并未有什么表示。

第二天，黄盖派心腹给曹操送"降书"，称自己与周瑜已然不能共事。信中谈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丞相您英明神武，胸怀大志，乃天下雄主也。"曹操看到降书之后，虽有一定怀疑，但想到周瑜险些砍掉黄盖的脑袋，他由此深信不疑。他早已把黄盖当成了官渡之战中的许攸了。虽说曹操麾下谋士曾再三提醒他小心提防黄盖此人，但生性多疑的曹操却在此时深信不疑。或许是一统天下的急迫感早已使他丧失了警惕性。

在约定投降的这一天，黄盖调拨了几十只大小战船，装满易燃的枯草干柴，在里面灌上油，外面用帷帐包着，上插与曹操约定的旗号。而后他又另外准备速度轻快的小船，系在战船的尾部，以便纵火之后官兵能够及时撤离。当时江上东南风甚急，曹操本在闭目养神，突然有士兵报告："对岸似乎有一些船只，乘风向我军驻地驶来，最前面船的旗帜上有一个'黄'字"。曹操笑着说："黄盖没有失信，果然来投降了。"的确，迎风而来的正是黄盖的船，只不过后面跟着的是周瑜率领的孙刘联军的兵船。因为江上浓雾的缘故，曹军上下并未发现后面的兵船。

此时的曹军官兵只道是黄盖来降，都走出营帐观看，毫无戒备。在离曹操军队仅数里时，黄盖下令点燃船中柴草，待到大家登上小船之后，解开缆绳，让这数十只火船乘着东南风冲进曹操的船队。一时间，火势夹杂着风势，"投降"的船只飞速冲向了曹操的战船，由于曹操战船均是用铁链首尾相连，根本无法散开，几乎全部烧着，并很快蔓延到岸上的曹方军营。霎时间，火光冲天，浓烟封住了江面，曹方人马烧死的、淹死的不计其数。孙、刘主力舰队又在周瑜的率领下登陆作战，并大败曹军。

眼看局势无法挽回，曹操无奈之下唯有下令烧毁剩余战船，乘小船逃

上江岸，并向西撤退。当时天降暴雨，道路极其泥泞，且曹军在路途中一度迷失了方向。一路上，自己军马的自相践踏、孙刘联军的穷追猛打，曹操本已残余不多的军马几乎损失殆尽。直至张辽、许褚的骑兵前来接应，曹操才仓皇逃回了江陵。之后他留下曹仁、徐晃防守江陵，乐进防守襄阳，自己率领其他将领撤回了北方。就这样赤壁鏖战最终以孙刘联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赤壁之战乃是三国时期又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曹操刚愎自用、盲目轻敌，其麾下军队人心不齐、不习水战，再加上瘟疫的肆虐，终使他无奈地接受了失败的结局。而反观孙刘联军精诚合作、取长补短，最终收获胜果。

此战之后，曹操元气大伤，很少有南下征伐江东之举。刘备则乘机获得立足之地，逐步发展起来；而盘踞江东的孙吴政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自此，三国鼎立局面初步形成。

日寇没落的开始——中途岛海战

中途岛海战，是世界海军史上成败瞬息万变的一战，是美国海军以少胜多的一个经典战例，它作为太平洋战争中的转折点，永载史册。在这场战役中，日美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决胜千里的运筹帷幄，惊心动魄的海空战斗，为许多军事战史爱好者所津津乐道。

战云笼罩中途岛

1942年4月，经罗斯福总统批准，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上将挑选了美国陆军航空兵中的传奇人物，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次创造飞机竞速比赛纪录和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仪表飞行的优秀飞行员杜立特中校，组织16名B-25轰炸机的机组人员，经短期强化训练后，于4月18日在杜立特的率领下从海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东京。

杜立特轰炸东京，震惊了日本参谋部。这简直是日本军人的耻辱。如果不予以有力还击，日本将帅将无任何颜面侈谈效忠天皇。

东京大本营很快作出决策：派联合舰队主力出击，扩大日本的外围防御圈，以避免东京再次被炸。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将攻击目标定为中太平洋的中途岛。中途岛为一个陆地面积仅4.7平方公里的圆礁，位于珍珠港西北1000余海里处，是美国夏威夷群岛的西北门户和屏障。因其地处太平洋海路之中途，故称中途岛。山本希望一举

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不过这次攻击难度不小，不比偷袭珍珠港时，美军对日军全无防备。为确保中途岛之战必胜，日军几乎调集了全部的主力舰船。庞大的联合舰队共有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17艘、巡洋舰33艘，舰载飞机700架。尤其这700架舰载飞机，是山本五十六手里的一张王牌。只要飞机上的炸弹尽数倾泻在中途岛上，即可大功告成。

1942年5月27日，南云忠一中将率领的第一机动部队悄悄出发，目标中途岛。

情报的先手

让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确定关于进攻中途岛的作战日期和计划的绝密电报，被美国成功破译。

美国海军情报局与英国及荷兰相关单位紧密合作，开始解读日本海军主要通讯系统JN-25的部分密码。到了5月上旬，盟军在破解JN-25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也因此得到了窥探日本海军计划的能力。

JN-25让盟军得悉“AF方位”将会是日本海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然而联军就偏偏破解不到“AF方位”的位置。一些美军的高层将领认为“AF方位”便是中途岛，另外一些则认为是阿留申群岛。然而任凭盟军解码技术多么的先进，也仍然无法破解“AF方位”的正确位置。

正当美军高层在伤脑筋的同时，一名年轻军官却想到了一个能够确认“AF方位”是不是中途岛的妙计。他要求中途岛海军基地的司令官用无线电向珍珠港求救，说中途岛上的淡水供应站出现了问题，导致整个中途岛面临缺水的危机。不久后，美国海军情报局便截获到一则JN-25信息，内容果然提到了“AF方位”出现缺水问题。结果“AF方位”便证实为中途岛，也就是日本海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珍珠港被袭后，血的教训教会了美国人该怎么办，太平洋舰队紧急行动起来。为了打退日本人的进攻，太平洋舰队出动了它的几乎全部“家当”——3艘航空母舰、8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和35艘潜艇。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日军联合舰队的实力超过美军的两倍以上。但由于美军早已摸清了日军的计划和部署，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决定将计就计。在日军从本土海港出发的时候，美军开始源源不断地向中途岛运送大炮、弹药，日夜加筑工事，并在滩头阵地前频频进行反登陆演习。

飞机，依然是这次决战制胜的筹码。美国海军航空队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架架“B-17”、“B-25”轰炸机改装成火力强大的鱼雷攻击机。还有一批刚到的歼击战斗机进入最后的检查，飞机呼啸着发出一阵阵轰鸣。

第一攻击波

1942年6月4日凌晨，南云忠一中将的第一机动部队到达中途岛西北约300海里的地方。4艘航空母舰巨鲸般地卧伏在海面上。

4时30分，航空母舰上的大功率照明灯突然亮了。随着可以起飞的命令，第一攻击波的72架轰炸机排气管喷出暗红色的火光。护航的36架歼击机的螺旋桨也急速转动。机群绕舰队一周，呼啸着向灰茫茫的东南天际飞去。

从偷袭珍珠港到把英国海军逐出印度洋，南云忠一可谓战功显赫。此次出击，仅舰载飞机就700余架，用以对付已在珍珠港遭到重创的太平洋舰队的航空兵，确实不在话下。如果这次偷袭成功，有助于加快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步伐，说不准还能加官晋级。“美军尚未察觉我方企图，也未发现我机动部队。”无线电波越过浩瀚的太平洋，飞向日本大本营。

南云忠一高兴得太早了。其实，这时美国的3艘航空母舰早已到达中途岛东北约300海里的洋面上，而日军这时还完全蒙在鼓里。日本情报的失误，导致他们吞下了失败的苦果。

日航母损失惨重

南云忠一接到了美军航空母舰离中途岛只有240海里的情报，使他吃了一惊。他怎么也没料到美军舰队会如此神速地出现在中途岛附近海域。于是下令停止换弹，以防美舰攻击。

原来，南云忠一准备对中途岛实施第二攻击波打击，将舰上原准备攻击美舰的飞机全部撤掉攻舰鱼雷而换装炸弹。现在，炸弹换得差不多了，南云忠一又犹豫了。因为炸弹攻击军舰远没有鱼雷威力大。于是，他又命令，撤掉炸弹，再换鱼雷。南云忠一反反复复地发布命令，气坏了航空母舰上的空军地勤人员，他们一边骂骂咧咧地拆换，一边漫不经心地把拆下的炸弹胡乱地堆在甲板上。

这时，美国“企业”号和“约克敦”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两支俯冲轰炸机大队一前一后出现在日本舰队上空。深蓝色的俯冲轰炸机排成倾斜的

两行，朝着南云忠一所在的旗舰“赤城”号和“加贺”号俯冲而下。

也许是太突然了，完全出乎南云忠一的意料，几乎没有遭到日军地面炮火的攻击和舰载飞机的拦截，透过剧烈颤动的轰炸瞄准镜，印在航空母舰正中的“太阳徽”成了耀眼的靶标。很遗憾，第一排炸弹没有命中目标，日军航空母舰周围激起一股股白色的水柱。第二排重磅炸弹击中了舰尾，一道炽烈的红光冲天而起。第三排炸弹则扔到了航空母舰的中央，40多架正在加油的日本飞机被击中起火，大火又引爆了堆放得乱七八糟的炸弹和汽油桶，连锁的反应又引爆了舰上存放的鱼雷。先是“赤城”号在连续的爆炸声中慢慢沉下去。紧接着，3.8万余吨级的“加贺”号在两声天崩地裂的大爆炸后，舰体迅速倾斜，倒扣着沉入洋底。

10时25分，伴随着“加贺”号下沉的同时，17架从美国“约克敦”号起飞的轰炸机将3颗重磅炸弹准确地击中了1.59万吨级的“苍龙”号航空母舰。甲板上同样挤满了正在加油的飞机，仅仅5分钟时间，航空母舰变成了“航空火舰”。这时，隐藏在水下的美军潜艇又向“苍龙”号发射了两枚鱼雷。雪上加霜，19时13分，“苍龙”号全部水兵离舰，只有舰长柳本没有离舰，成了可悲的殉葬品。

夜幕慢慢垂下，日本舰队拼命向北撤退。南云忠一在“飞龙”号上给山本五十六大将发去的电报，击碎了山本五十六引诱美军航空母舰决战的梦想。

“飞龙”号也没有能够跑掉，美军从“企业”号上起飞的24架轰炸机竭尽全力向日舰“飞龙”号发起最后攻击。不久，美军“大黄蜂”号上的轰炸机也赶来助战，尽管日军“零”式飞机拼死拦截，但终因大势已去，杯水车薪，只击落了3架美军轰炸机，其余飞机的炸弹几乎都炸到了航空母舰上。有6枚重达半吨的炸弹击中了指挥台，浓烟烈火吞没了舰体。5日5时10分，“飞龙”号指挥官山口少将将自己绑在舰桥上，一同沉入冰冷的大洋之中。

中途岛之战以日本人的惨败告终。山本五十六大将看到败局已定，只好下令“总退却”，坐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号上，在茫茫黑夜中仓皇逃跑，从而把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美国。

美日攻守易势

中途岛海战最直接的胜负显示就是人员的伤亡和装备的损失。统计数字不容置疑地告诉我们谁赢得了这次战役：

	美国	日本
人员伤亡	307	2500
损失航空母舰	1	4
损失重巡洋舰	0	1
损失驱逐舰	1	0
损失飞机	147	332

此外，日方还有1艘巡洋舰遭重创，2艘驱逐舰遭中等程度的损坏（不包括两艘相撞的在内），1艘战列舰、1艘驱逐舰和1艘油船受轻伤。美方中途岛遭大规模破坏，荷兰港受中等程度破坏，基斯卡岛和阿图岛失守。

但是，无形的东西，那些可能发生而没有发生的情况，也应当考虑。这个问题上的根据就不太确凿了，这也像所有的揣测必然会引起争议一样。不过，如果山本五十六实现了关于攻占中途岛、消灭尼米兹的航空母舰的计划，他的下一步作战计划就是进行澳大利亚战役。因为太平洋舰队的空中打击力量一旦丧失，美国就没有什么力量能抵挡得住山本五十六了。如果山本五十六得以切断澳大利亚的生命线，麦克阿瑟部队就会变得孤立无援，而且一旦日本完全控制了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它就能堂而皇之地长期霸占东南亚。同时，如果日本占领了中途岛，它至少能骚扰夏威夷，甚至能威胁到美国西海岸。不难想象，保卫美国的呼声可能会这样：首要的敌人是日本。而对付希特勒可能会因此而严重受挫。战争的最终结局也许是相同的，但所付出的代价却远非人们所愿意设想的。

不过这一切毕竟没有发生。中途岛海战中，日本人损失了一支曾经威震太平洋的海军航空兵部队——一支精锐的、所向披靡的部队。它已经永远不可能卷土重来了，永远不可能像战争头六个月里那样横扫一切，令人闻风丧胆了。

火海拉锯——瓜岛争夺战

瓜岛，即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简称，位于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的东南端，长145公里，宽40公里，陆地面积约6500平方公里，是长链状的所罗门群岛中一个较大的岛屿。岛上地势崎岖，森林密布，罕有人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为美国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

军占领。由于它扼守澳大利亚门户，并距日本相对较近，所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日军在中途岛惨败后，将进攻目标转向南太平洋，计划夺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并要把瓜岛建成南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以扩大日本海军在南太平洋的作战区域。同时，美国人也看中了瓜岛，打算派一支部队在岛上登陆，使之成为既是遏制日军南侵的战场，也是美军进行两栖作战，最终反攻日本本土的起点。

瓜岛争夺战

1942年夏，美日双方在南太平洋的兵力部署情况是：美国陆军和陆军航空兵35万人。它还把包括驱逐舰在内的大部分舰艇部署在太平洋，以仅存的4艘大型航空母舰为中心，建立海军突击部队。在太平洋的10艘战列舰中，只有2艘较新，可以快速巡航。海军陆战队的2个师和15个航空中队也用于在南太平洋的战争。

日军在南太平洋的兵力为陆军第17军，司令百武晴吉，下辖13个大队。海军是第8舰队，司令为三川军一，下辖5个战队，2个大队，共有轻型和重型巡洋舰7艘，以及几艘驱逐舰和潜艇。在瓜岛，日军还有警备部队240人。并于1942年6月底，派遣2700人的施工部队进入瓜岛修建机场，并以惊人的速度在8月初完工。

当日军在瓜岛修建机场的时候，美军也制订了代号为“望台”的南太平洋反攻计划，其目标是夺占新不列颠岛、新爱尔兰岛、新几内亚等地区。美军参谋部分析认为，日军利用瓜岛机场，将直接威胁美澳交通线，因此必须把夺取瓜岛作为执行“望台”作战计划的第一步，打乱日军部署，使其陷于被动。

这一作战计划由美太平洋战区所属的南太平洋舰队负责实施。该舰队下辖2个特混编队，共有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1艘、轻重型巡洋舰14艘、驱逐舰32艘，以及其他舰艇。地面作战部队有海军第1陆战师以及第2陆战师一部分。

1942年7月31日，由特纳海军少将指挥的南太平洋登陆舰队（共23艘运输船、8艘巡洋舰和1个驱逐舰警戒群），满载着美海军第1陆战师1.6万人，在弗莱彻海军中将的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6艘驱逐舰的支援和护航下，从斐济岛出发，向瓜岛驶去。

8月7日清晨，美军舰队接近瓜岛。随即对瓜岛发起了惊天动地的轰炸和炮击。岛上那些毫无防范的日本兵还在睡梦之中，就被炸得血肉横

飞，岛上日军的许多重要目标被摧毁。在两个小时的轰炸炮击后，海军第1陆战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指挥部队开始登陆。几乎未遇抵抗，美军就登上了瓜岛，并不停地向岛内纵深进攻。8日下午，当美军占领高地时，在机场的日本工兵仓促地向西退去，逃入丛林中，美军未经战斗就夺占了机场，并取名为“亨德森机场”。黄昏时分，瓜岛以北的图拉吉岛又被美军攻陷。

美军登陆瓜岛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位于瓜岛西北600海里的日本海军第8特混舰队，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接到瓜岛的告急电文后，遂命令舰队全速前进，决定于夜间袭击美军舰队。日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获悉美军攻击瓜岛后，也决定把重整瓜岛作为南太平洋作战的第一个目标，并指令组成一支“东南地区舰队”向瓜岛进攻。由此，瓜岛海战迅速升级。

在美军对瓜岛进行登陆作战时，美日空军在瓜岛上空也展开了一场大战。日军第25航空队司令官山国定义派出24架“贝蒂式”鱼雷轰炸机飞向瓜岛增援，为它们护航的是27架“零式”战斗机。这些飞机在离瓜岛还有1个多小时航程的地方被美机发现，美军立即以6架“野猫式”战斗机迎战。结果日军“零式”战斗机被打得七零八落，轰炸机多架被击中起火，未被击中的飞机盲目将炸弹投到海里，仓皇逃窜。日军受挫后，又组织第二轮空战。

这次，日军的45架“贝蒂式”轰炸机在32架“零式”战斗机的护航下，飞袭瓜岛。美机进行空中拦截没有成功，结果这些飞机进入了瓜岛上空。它们把成吨的炸弹投到正在航行的和停泊的为登陆部队运送补给的舰船上，海滩上顿时变成一片火海。美海军舰炮和陆战队的高射炮对空中日机进行猛烈射击。在密集的空中火网中，只有1架“贝蒂式”轰炸机得以逃脱，其余全被击落，日机两次作战遭受很大损失。

在陆战和空战战火未消之时，指挥支援和护航编队的弗莱彻海军中将看到日机轰炸海滩运输船的情况，认为航空母舰冒的风险太大，便率领他的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6艘驱逐舰驶离瓜岛。在瓜岛指挥登陆舰队的特纳海军少将对弗莱彻的撤退十分恼火，他一面命令在瓜岛装卸货物的运输舰只赶快驶离，一面令海军少将斯科特率领登陆舰队用炮火支援运输舰赶紧出航，封锁东面峡口。

午夜时分，三川军一的8艘战舰已进入海峡。恰遇斯科特少将的舰队，日舰先行开火。夜战共进行了约40分钟，经过严格夜战训练的日军占了上风，美军的4艘巡洋舰被击中起火，相继沉没。此外，美军还有1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受到重创，而日军只有2艘巡洋舰受伤。

在美军舰队受挫的情况下，美军的运输船队十分危险。但三川军一担心天亮以后遭到美航母上飞机的攻击，因而没有乘胜攻击停泊在瓜岛海岸的大批运输补给船，于2时许急忙撤退。由于没有空中掩护，剩余的美舰和运输船队也撤离了瓜岛地区。

这场海战，美军有4艘巡洋舰葬身于瓜岛、萨沃岛和佛罗里达岛之间，这是瓜岛海面战斗祭坛上的第一批牺牲品。在以后漫长的浴血搏斗中，日美双方无数钢铁制成的庞然大物在此沉没，因而，这一片海域被称为“铁底湾”。

美军舰队的撤走，意味着日军有可能以优势兵力重新夺回瓜岛。面对这种战情，岛上美军立即构筑工事，布置好防御力量，准备抗击日军的进攻。果然，8月9日至12日，日军对瓜岛的美军进行试探性进攻。首先用飞机进行空中轰炸，重达500磅的炸弹的弹片，在灌木丛中纷纷乱飞，岛上腾起冲天的浓烟和熊熊大火。接着，日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又对瓜岛进行两次震天动地的轰击，炮击后即迅速反航。这给岛上残留的日军带来了鼓舞，当即组织反击登陆的美军，由于美军的防御组织有序，日军反击未获成功。

东所罗门海战

日军对瓜岛登陆的美军进行了初次打击后，8月13日，日军大本营命令第17军军长百武晴吉火速歼灭瓜岛之美军。百武晴吉即派清野市木大佐率一支受过专门训练的2000人精锐部队执行此任务。日本的行动胃口很大，日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试图将美军战舰诱入瓜岛一带海域，用强大的海空军彻底消灭美国海军，以雪中途岛惨败之耻。为此，他调集了一支拥有3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的庞大编队，于8月17日到达所罗门群岛以北海域等待时机，同时，调集已在该海区活动的舰只20余艘联合作战。

面对日本海军庞大舰队南下南太平洋，美海军司令金上将预感到一场大海战即将爆发，于是命令刚建成的“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两艘战列舰连同“米诺”号防空巡洋舰从大西洋取道巴拿马运河驶入太平洋。

就在美日双方纷纷调兵遣将，准备在南太平洋进行大规模海战的同时，日军已先行一步，由清野市木率领的1000余名日军先头部队，分乘6艘驱逐舰向瓜岛进发。18日夜，这些骄横的日军在瓜岛美军阵地的东部登陆后，不等后继部队到达即向机场发起进攻，结果在美军优势兵力的反击下大部分被歼，清野市木被迫剖腹自尽。

20日起，美机开始进驻瓜岛机场，美军海空封锁巡逻大为加强。

日军先头部队瓜岛受挫后，日军大本营立刻命令海军联合舰队协同陆军第17军夺回瓜岛和歼灭美舰。陆军准备以清野市木大佐余部和山口支队共1500人再次在瓜岛登陆，山本五十六把作战舰只约80艘组成9个群，担任输送、掩护、牵制和突击任务。

为了达成作战目的，山本五十六采取了三步诱敌战术，一是在瓜岛东南面布下一道由几艘潜水艇构成的警戒屏障，将他的部队集结在南所罗门群岛以北约200公里的海面上，形成被攻态势；二是以“龙骧”号轻型航空母舰做诱饵向前航行，企图乘美航空母舰的飞机攻击“龙骧”号时，以日军主力航母的飞机击沉美航空母舰；三是由战列舰、重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庞大护航舰队，消灭美军陆战队，夺回岛上机场。

但是，日军的行动企图被美侦察机和澳大利亚观察哨发现了。美军立刻出动第61特混舰队迎战。24日，双方在瓜岛东南海域展开了瓜岛战役的第二次海战，美军称之为“东所罗门群岛海战”。战斗一开始，作为诱饵的“龙骧”号轻型航空母舰当即被美军轰炸机彻底摧毁。接着，美军的“萨拉托加”号和“企业”号航母则冲着日本舰队开去。这时日军南云忠一海军中将还以为美国的3艘航母都在集中攻击作为诱饵的“龙骧”号，于是下令发起猛烈的空中攻击，以歼灭美国的航空母舰舰队。美“企业”号早就严阵以待，舰上53架“野猫式”战斗机根本未参加对“龙骧”号的袭击，专门留在这一刻使用。它们已在浓密的云层中摆开阵势，和不久又赶来投入战斗的轰炸“龙骧”号航母的轰炸机一起，在空中等待日机的到来。

很快日军近百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呼啸着冲了过来，美军机群立即迎了上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空战。与此同时，美军航母上的舰炮也对准日机猛烈射击。顷刻间，日军飞机有90架被击毁，其余飞机仓皇退去。第一次攻势获胜后，美军乘胜连续作战，又轰炸了日军登陆输送船队，使日军这次作战企图完全破产。

这一战，美军“企业”号航空母舰被炸伤，瘫痪达2个月之久，同时损失了飞机17架。

机场血战

日军夺回瓜岛的企图接连受挫后，仍不甘心，夜以继日地向瓜岛增兵，企图进行陆地决战。日军向瓜岛的增援被迫改为以高速舰只利用黑夜输送的方式，日本称之为“老鼠运输”，美国称之为“东京快车”。

从8月24日至9月4日，日军以这种方式将山口支队和清野市木部队的残余分批输送完毕，从而使集结在瓜岛的日军兵力达6200多人。

由于日军明显地低估了岛上美军的实力，这支部队对亨德森机场发动了进攻。在这场称为“血岭”之战的行动中，美军陆战队以40人的代价把日军赶了回去，日军伤亡了1200人。这次惨败惊醒了东京，他们意识到瓜岛上的美军是一支数量可观的部队，日军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夺回瓜岛，将可能永远地失去它。于是，日军加快了“东京快车”行动，每夜通过所罗门群岛狭窄水道运送的日军多达900人。而美军陆战队处境极为不利，缺乏粮食和弹药补给，又极易受攻击。

此时，美军航母遭到日军潜艇偷袭，“黄蜂”号被击沉，“萨拉托加”号受伤。这样，美军在整个太平洋海域能够进行作战任务的航空母舰只剩“大黄蜂”号一枝独秀了。悲观情绪开始在南太平洋战区美军高级将领中弥散。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察觉到这种悲观情绪，飞抵南太平洋进行视察。在瓜岛，尼米兹很高兴地发现以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为首的陆战队员在供应极为匮乏、岛上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依然信心十足地守在阵地上，他当下向范德格里夫特保证说：“以现有的物资给你最大程度的支援。”在尼米兹的催促下，美南太平洋司令部从新喀里多尼亚的守军中抽调一个团增援瓜岛。10月11日夜间，美军护航船队与日军“东京快车”在瓜岛西北部埃斯帕恩斯角进行了一次较量。美军击沉日军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美军损失一艘驱逐舰。13日，美护航船队和增援部队安全开入瓜岛。

日本海军炮击瓜岛美军未成，反被击沉击伤数艘军舰，山本五十六恼羞成怒，决定对美军采取报复行动。于是，他集合他的联合舰队——5艘航空母舰、5艘战列舰、14艘巡洋舰和44艘驱逐舰拔锚起航炮击瓜岛，为日陆军提供火力支援。连续三天夜间，日本大批舰载机对瓜岛机场实施了大规模狂轰滥炸，日巡洋舰也向机场倾泻了数百枚重磅炸弹。机场上未及起飞的美机被击毁，两条跑道被炸得面目全非，油料库被炸得熊熊燃烧。美军损失31架“无畏式”轰炸机、16架“野猫式”战斗机和全部的“复仇者”鱼雷轰炸机。

与此同时，日陆军第2师团的主力和第38师团一部登上瓜岛，使瓜岛的日军兵力增至2.2万余人。于是百武晴吉决定组织部队从3个方向进逼机场，以期彻底消灭岛上美军，夺占全岛。然而，美军的作战兵力也得到加强，美陆军1个师运抵瓜岛。瓜岛战事进入生死存亡的决定性时刻。

尼米兹决定由骁勇善战的哈尔西接替戈姆利出任美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哈尔西走马上任后，立即下令向瓜岛增派大批陆战部队，同时命

令海军舰队全力以赴投入瓜岛之战中。“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和刚修复的“企业”号航空母舰，在诸多巡洋舰、护卫舰、驱逐舰的簇拥下，全速驶往瓜岛。

10月24日晚，日陆军第2师师长丸山少将指挥岛上的日军向机场的美军阵地发起了凶猛的进攻。在日军的强烈攻击面前，美军坚守的阵地几处被突破，却没有崩溃，他们将预备队投入战斗进行反击，连续打退了日军的5次冲锋。随着黎明的到来，日军再次冲击，美军隐蔽在阵地后的反坦克炮对日军进行平射，结果整整一个日军纵队被打垮。10月25日晚，丸山重新组织岛上的日军发起了“最后的决死进攻”。成群的日本兵钻出丛林，高呼“陆战队的士兵们，今晚你们完蛋了”的口号冲了上去。然而他们成十成百地被美军打死。部分日军冲进美军士兵中，用刺刀、用战刀、用枪托和拳头展开了疯狂的肉搏战。但是，这并不能挽救失败的战局。结果，战场上日军留下了2500多具尸体，丸山不得不集合残兵败将撤退，陆上的胜负实际上已成定局。

圣克鲁斯海空大战

陆战失败了，日军疯狂地在海上寻找战机。日军拥有4艘航母的庞大舰队转而南下，寻找美海军交战。

哈尔西面临的对手是参加过中途岛作战的南云编队。南云编队中包括“翔鹤”号、“瑞鹤”号航空母舰及“瑞凤”号轻型航空母舰。日本前哨部队是“隼鹰”号航空母舰舰队。哈尔西是一个胆大心细之人，他深知自己的舰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关键在于抢先发现敌人。

10月26日凌晨，美侦察机在圣克鲁斯岛海域发现日军舰队，哈尔西立即电告先头舰队：“攻击，再攻击。”6时50分，从“企业”号升空的美机命中日“瑞凤”号飞行甲板，将其击沉。9时50分，日机在离“企业”号10海里处发现“大黄蜂”号，“大黄蜂”号暴露于晴朗海面易受攻击的位置。日机集中火力向其发动攻击，5颗炸弹命中甲板，海水涌入锅炉舱，“大黄蜂”号开始倾斜，失去航行能力。与此同时，从“大黄蜂”号起飞的轰炸机群也突破日军的空中防御，重创日航母“翔鹤”号。

10时2分，热带云雨消散，“企业”号被日军发现，飞行甲板被3枚炸弹命中。由于力量悬殊太大，“企业”号编队在日机连续攻击下，带伤向东南方向撤退。

没有飞机掩护的“大黄蜂”号由1艘巡洋舰拖着，以3节的速度缓慢航行。15时15分，6架日军鱼雷轰炸机向“大黄蜂”号再次发起攻击，并将其击沉。至此，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航空母舰全部失去了战斗力。

圣克鲁斯海空大战是美日双方继珊瑚海大战、中途岛海战、东所罗门海战之后，第4次航空母舰之间的大规模海空厮杀。从战术角度讲，双方两败俱伤；从战略角度来看，美军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首先，粉碎了日陆海军联合攻占瓜岛的企图；其次，使山本五十六用一次舰队决战而歼灭美军舰队的梦想化成了泡影。

瓜岛海战

在亨德森机场，美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士兵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牢牢地控制住机场，并使日军伤亡人数10倍于美军。

日本人为夺取瓜岛，更加紧了夜间“东京快车”的行动。不久，他们在瓜岛的兵力超过了美军。但日军最高指挥部仍对增援的速度不满意。他们决定由护航舰队一次把肖特兰群岛基地的增援部队全部运至瓜岛。11月12日黄昏，在阿部少将的指挥下，11艘运输船和12艘驱逐舰载着1.1万名日军顺狭窄水道驶往瓜岛。另外，包括“比睿”号和“雾岛”号战列舰在内的一支炮击编队，从特鲁克岛赶来，企图对亨德森机场实施夜间炮击。

同一天，美海军少将特纳奉命率舰队将6000多名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援兵送上了瓜岛。傍晚，特纳的护航舰队向东南回撤时，巡逻飞机报告，日本炮击舰队正在接近瓜岛。于是，特纳从护航舰队中抽出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在海军少将卡拉汉的指挥下，重返铁底湾，由此掀开了瓜岛海战的序幕。

这是一个星光闪烁的夜晚，美日两支编队面对面地驶进了瓜岛以北的铁底湾。顿时，两军舰只绞在了一起，混战一场，其混乱及激烈程度是海战史上前所未有的。

幸运的是日战列舰只携带了356毫米的轰击阵地用的杀伤弹，而不是穿甲弹，美军编队才免遭覆没的命运。交火中，双方编队被打散，交战变成了舰与舰之间的单独决斗，不时发生同室操戈的情况。待天明才发现，两军损失都很严重。日军2艘驱逐舰、1艘巡洋舰和旗舰“比睿”号被击沉。美军4艘驱逐舰、1艘巡洋舰被击沉。卡拉汉将军、斯科特将军及大部分参谋人员在海战中阵亡。此战，日军编队占有绝对优势，但美军打乱了日军的计划，迫使阿部的增援舰队撤回了肖特兰岛基地。

11月14日凌晨，以三川军一海军中将指挥的日巡洋舰编队，又从肖特兰岛南下，并开始炮击亨德森机场。此时，美军金凯德将军率领的“企业”号编队正从南面赶来，“企业”号航母上的机械人员仍在抢修

着10月份被打坏的部分。当日拂晓时分，美军侦察机发现日军的两个舰群，一支是三川军一的炮击编队，另一支是阿部的增援编队。美军立即展开攻击，从“企业”号航母和亨德森机场起飞的轰炸机首先对三川的舰队发起攻击，击沉1艘巡洋舰，重创3艘。此后，他们对阿部舰队中防卫甚弱的运输船只进行反复攻击。至傍晚时，已有6艘运输舰被击沉，1艘挣扎着逃回基地。阿部仍率领着剩下的4艘运输舰继续向瓜岛推进。为了接应他，近藤率领“雾岛”号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从北面赶来。

在同一时间，美军从“企业”号航母编队中分出来的“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战列舰及4艘驱逐舰也从南面驶来，他们首先到达瓜岛，但未发现日本舰队。近藤却发现了美舰，他隐藏在萨沃岛背后，突然冲出来，一阵炮弹、鱼雷击沉2艘美驱逐舰。“南达科他”号战列舰和另2艘驱逐舰也失去了战斗力。美军仅存的“华盛顿”号利用雷达的优势，集中轰击“雾岛”号，使之在7分钟内就丧失了机动能力。近藤下令放弃这艘战列舰和另1艘被打残的驱逐舰，撤离战场。

此时，阿部少将继续向瓜岛靠近，并将残余部队由4艘运输舰送上了海滩。天亮后，被美军发现，4艘运输舰立即被埋葬于美军的炮火之中。这批舰只的毁灭结束了历时3天3夜的瓜岛大海战。

收复瓜岛

瓜岛惨败使山本五十六不再冒险将主力舰投入瓜岛战役，停止了增援瓜岛，岛上日军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1943年1月4日，日军大本营不得不下达了从瓜岛撤退的“K号作战”命令。为此，日本计划以联合舰队的运动转移美军的注意力。

直到2月1日，日军20艘驱逐舰经过3个夜晚的快速撤运将日军1.2万名饿得半死的幸存者撤出了瓜岛。等到瓜岛上的美军增加到5万人，并于2月初完成对日军阵地的钳形攻势时，美国人才发现他们的猎物已从手缝中溜掉了。历时半年的瓜岛争夺战就此结束，这是日本陆海军协同作战的第一次大败北，也是盟军在南太平洋诸岛登陆作战的首次告捷。从此盟军在南太平洋上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不过山本五十六并未看到他的联合舰队的彻底失败，4月13日他因其座机遭美军伏击而身亡。

瓜岛争夺战是太平洋战争中一场空前残酷而激烈的大搏杀，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争夺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战役之一。此役美日海军各损失航空母舰2艘，参战的6万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有1600人阵亡，4200人受伤。岛上的3.6万日军，阵亡及失踪1.4万人，

病死9000人，被俘1000人。当然，这些数字不包括双方在支援瓜岛作战中损失惨重的海军和空军伤亡人数。

决定性的二十四小时——诺曼底登陆

1944年6月5日夜间，英吉利海峡的海面上狂风呼啸，波浪滔滔。由5000多艘各种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载着17.6万名盟军登陆部队和2万余辆军用车，从英国本土南安普敦一线的海边起航，劈波斩浪地驶向海峡对岸。

从6月6日至7月24日，美、英、加等同盟国军队，正式执行“霸王行动”计划，成功地进行了诺曼底登陆作战，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并继续进攻，直捣法西斯德国老巢，为夺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长达两年的筹备

早在1943年1月，美英首脑就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商定：立即着手准备，在西欧实施一场登陆作战，开辟一个新战场，直接向德国进攻。此后，成立了以英国陆军中将摩根为首的盟军最高参谋部，负责制订登陆作战计划。同年12月，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会上达成协议：美英盟军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应不迟于1944年5月1日；届时，苏军应向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以相配合。

12月7日，美、英任命美国陆军上将艾森豪威尔为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统一指挥盟军在西欧的登陆作战。

1944年上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作战态势急剧变化，对盟军在欧洲西部大陆开辟第二战场极为有利。当时，苏德战场上，苏军开始将德国侵略者赶出苏联国境，全线转入战略反攻；地中海战场上，美英盟军迫使意大利投降后，已向意本土积极推进。西欧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正在走向高潮，使德国占领军疲于应付。这一大好形势，为盟军进行登陆提供了良好条件。

美英等国政府和军队，都为开辟第二战场而积极行动。此时，大西洋之战已经获胜，海路上的德国潜艇已被肃清；美国的大批军队、武器和补给品正通过海路源源不断运往英国本土；盟国空军已将德国飞机赶出天空，赢得了宝贵的制空权，并炸毁了许多供应德国空军装备的工厂。到1944年5月，德军赖以运送部队的铁路线和公路网已被基本

破坏；德国在法国可以使用的2000个火车头中，已有1500个被炸毁；占领区内的大量桥梁，包括法国境内塞纳河上的18座大桥，卢瓦河上的大部分重要交通桥，都已被摧毁；许多交通枢纽、调车场和后勤基地设施，也遭到严重轰炸；德军在加来至格恩济岛这一带海岸所设置的全部雷达站基本被毁，无法发出预警。

面对这种形势，德军统帅部当然预感到了厄运的来临。但盟军将于何时何地发起新的进攻，他们只能猜测而无法作出确切判断。

为了阻止盟军进攻，德军统帅部曾经作出相应部署，将防守法国、比利时与荷兰的军队统编为“B”、“G”两个集团军群，由龙德施泰特元帅统一指挥。“G”集团军群下辖17个师，驻防法国南部和西南部海岸；“B”集团军群共辖38个师，驻防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荷兰海岸，由隆美尔元帅指挥。兵力部署说明，德军的防御重点，显然选在法国北部。法国北部加来地区，距英国海岸最近，只有20海里，而诺曼底地区，距离却有64.8海里。

德军统帅部判断，美英等同盟国如欲在西欧登陆，很可能选在加来地区。于是，德军统帅部决定把“B”集团军群的主要兵力，配置在加来地区及其南北约900公里的海岸线上，并纠集一支由50万劳工组成的劳动大军，在沿岸海面下和海滩上筑起大量混凝土障碍物，密布地雷；而在海岸上，则构筑许多隐蔽很深的炮台、反坦克陷阱、厚壁碉堡和掩体等，号称为“大西洋铁壁”。

由于把防御重点摆在加来地区及其南北一线，德军统帅部对诺曼底、科唐坦半岛和布列塔尼半岛的沿海防线，都只配置有限兵力。在诺曼底驻防的只有6个师，其中还包括3个海防师在内。当时，德军在欧洲西线已丧失了海空优势。海军能用于抗登陆作战的舰船，仅有中、小水面舰艇500余艘，以及驻泊在比斯开湾的49艘潜艇；空军能用的作战飞机，实际只剩下160架。

随着预定登陆日期的临近，同盟国方面加快完成各项准备。到5月底，盟军在不列颠岛集结的兵力已达288万人，作战飞机1.3万余架，各型舰艇9000余艘。所有地面部队，混合编成为4个集团军。针对德军的布防情况，盟军总部早已作出决定：避实击虚，选择诺曼底作为登陆地域。

为了便于作战，从科唐坦半岛南端起至奥恩河河口止，分成5个登陆地段：美军2个，代号为“犹他”和“奥马哈”；英军（含英联邦国军）3个，代号为“哥尔德”、“朱诺”和“斯沃德”。

登陆前奏

盟军的航空兵是登陆作战准备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早在1943年6月英美就开始对德国的空军基地和航空工业实施战略轰炸，投弹约7万吨，给德国军事工业和空军很大打击。为确保登陆地区的制空权，在D日（1994年6月6日代号）前三星期盟军就对以登陆点为圆心，200公里为半径范围里的德军40个主要机场进行猛烈突击，共出动轰炸机3915架次，投弹6700吨，基本压制了战区内的德国空军。D日后盟国空军又扩大攻击范围，对登陆点为圆心470公里半径内的德军59个机场进行集中轰炸，使盟军完全掌握制空权，德国空军丧失了组织有效抗击的能力，只能进行一些小规模的骚扰。

为阻止德军向诺曼底的增援，盟国空军又实施代号为“运输作战”的空中封锁，这一行动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D日前三个月到D日，对德国西北部的39个铁路目标和法国的33个铁路目标进行轰炸，以彻底封锁这一地区的交通线，盟军在三个月里出动飞机2万架次，投弹7.6万吨，其中用于攻击铁路枢纽的有7.1万余吨，用于攻击桥梁的有4400吨。共摧毁50处枢纽，重创25处枢纽，炸毁桥梁74座，塞纳河上的24座桥梁中被炸毁18座。5月26日从巴黎到沿海地区的所有铁路交通全部中断，德军只好用汽车运输来替代，但白天在盟国空军猛烈攻击下，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运输。正是这场空中封锁，使得德军修筑海防工事因缺乏钢筋、水泥等原料大受影响，并迫使德军将原用于修筑海防工事的2.6万名劳工转用于抢修铁路，从而使海防工事的进展十分缓慢一直达不到预定要求。也正是这场空中封锁，使德军的增援部队无法及时抵达诺曼底，最典型的是两个从苏联战场抽调下来的装甲师，从苏联横跨欧洲到达法国，行程数千公里，才花了三天；而从法国东部边境到西部沿海地区，数百公里的路程却足足花了七天，而且是不成建制地零散进入战场，战斗力大打折扣。

盟军在瘫痪了法国北部的铁路、公路交通后又建立了两道空中封锁线，重点阻滞德军第15集团军的增援。第二阶段是从D日到D日后的55天，主要封锁塞纳河和卢瓦河，不让德军增援部队渡过这两条河，在这一阶段，盟军出动轰炸机3万架次，投弹6万吨，不仅给德军补给造成严重困难，而且使德军的调动受到极大限制，白天无法机动整天进行隐蔽防空，夜间由于铁路中断，公路多处被毁，加上缺乏卡车等运输工具，许多部队只能徒步或利用自行车、兽力车行军，速度极为缓慢，严重影响德军战斗力的发挥。

在诺曼底登陆中盟军空降兵的任务是在登陆滩头两侧距海岸10～15公里的浅近纵深空降，阻止德军预备队的增援，并从侧后攻击德军海岸

防御阵地，配合海上登陆。由于在最初的一两天里，盟军只登陆6～8个步兵师，只有在建立起可供装甲师展开的大登陆场后，才将装甲师投入作战。如果在装甲部队登陆前德军突破了登陆部队的防线，将会给登陆带来灭顶之灾。所以空降兵的行动在登陆初期对于登陆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参战的空降部队是美军第82空降师、第101空降师和英军第6空降师。这是盟军在欧洲全部空降兵力。由美军第9运输机联队和英军的2个运输机大队担负空中运输，共有运输机1800架，滑翔机1200架。以英国南部的15个机场为出发机场，空降距离200～250公里。各空降师均分为突击、后续、海运三个梯队，由伞兵团组成突击梯队于登陆前5小时伞降着陆，滑翔机机降步兵团为后续梯队于突击梯队伞降后15小时机降着陆，空降师建制里的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及其余部队组成后续梯队在登陆场巩固后海运登陆。计划空降时间为6月6日凌晨1时，登陆时间为6月6日6时30分。

6月5日20时，盟军出动2775架轰炸机，在诺曼底海岸96公里登陆正面投弹9267吨，进行长达两小时直接航空火力准备。由于夜色沉沉加上天气恶劣，未取得预期效果，只对德军防御阵地起到暂时的压制作用。

6月5日22时，盟军起飞两批飞机，第一批24架于6日1时10分在勒阿弗尔至莱赛广大地区空投2000具假伞兵和一支8人的特别小分队，假伞兵一落地就自动点燃鞭炮模拟射击的枪声，特别小分队落地后设置音响模拟器，发出事先录制好的枪声、炮声、军官的下令声、士兵的讲话声、汽车行驶声等各种声音，造成到处都有空降的声势。各地的德军纷纷向指挥部报告，一时间德军指挥部收到大量报告，有的报告盟军空降兵着陆，有的报告盟军空投假伞兵，真假难辨前后矛盾，严重干扰影响德军指挥部的判断。第二批26架飞机，每架载13人的空降引导组，于6日0时16分在各预定地区空降，除了2个组被德军消灭，1个组未及时到达，其余23个组都按时设置引导信号，标示出空降场，为接下来的大规模空降作好准备。

6月5日23时，3个空降师的突击梯队共24个伞兵营，17210人，分乘1038架运输机起飞。艾森豪威尔亲自到第82空降师的出发机场为出征将士壮行。所有飞机的垂直尾翼上都涂有三道白杠作为识别标记，采取九机品字形密集队形，以36～45架组成梯队，飞行高度1500～1800米，由于航行途中天气恶劣，编队偏离预定航线，而且队形混乱。到达诺曼底上空又遭到德军高射武器射击，使得跳伞高度由预定的150米增加到500米，飞行时速由180公里增加到330公里，地面风速高达每秒10～15米，所以伞兵着陆非常分散，还有很多人在着陆时

受伤。加上德军事先打开科唐坦水坝的闸门，河水淹没了大片草地，空中侦察没有发现被青草遮盖的已不是草地而是沼泽的区域，不少预计在草地上降落的伞兵陷入沼泽。尽管在着陆时伞兵遇到不小的麻烦，但仍按计划立即投入战斗。

激战滩头

6月6日凌晨2时30分，庞大的登陆舰队到达距法国海岸11海里的换乘区，士兵们从运输船上沿绳网下到登陆艇，然后登陆艇编成艇波，劈波斩浪向登陆滩头冲击。上陆时间因各滩头潮汐不同而各不相同，最早的是犹他滩头6时30分，最晚的是朱诺滩头8时。

宝剑海滩紧邻奥恩河口的兀斯特罕港，是五个抢滩阵地中，最东边的一个海滩，而法国北部的航运中心卡昂，便位于海滩南边15公里处。从宝剑海滩东边登陆的英军部队在抢滩后，很快地便击溃德军轻装步兵，并于午后与先前空降内陆的伞兵部队会合。但从宝剑海滩西边登陆的英军，则遭到德军第21师坦克部队的顽强抵抗，无法顺利与从朱诺海滩登陆的加拿大部队会师。双方一直激战至黄昏后，盟军才成功击退德军的装甲部队。当天登陆的29000名英军中，伤亡人数仅有630人。

以库赛叶栩美港为中心向两侧伸展的朱诺海滩登陆区，宽约10公里，德军的轻装步兵便部署于海滩沙丘后方的村落中，这样的地形优势对必须穿越沙丘进攻的盟军部队而言，是极大的威胁。登陆作战一开始便极为惨烈，有三分之一的盟军登陆艇惨遭德军的水雷和障碍物摧毁。加拿大的登陆部队虽然很轻易地越过沙滩，却在沙丘前遭到德军火力无情的攻击，使得首波进攻部队的伤亡率高达50%。接近中午时分，加拿大部队才占领了沿岸的城镇，向内陆挺进，并与来自黄金海滩的英军会师。参与朱诺登陆战的官兵共21400人，伤亡人数则为1200人。

黄金海滩是整个登陆行动的中心点，登陆的时间则比犹他和奥马哈海滩的登陆行动晚了一个小时。由于涨潮和海相不佳等缘故，盟军无法彻底清除海域中的水雷和障碍物，这也使得想迅速抢上滩头的英军陷入苦战。德军在滨海小城利维拉和阿梅尔部署重兵防守，还在离海岸500米的内陆设置了四门155毫米的重炮，直接瞄准海岸。英军在皇家海军“阿贾克斯”号的强力炮火轰击下，终于摧毁这四门重炮，压制了德军的防卫火力。在入夜之前，已有25000名盟军顺利登陆，并迫使防守的纳粹部队往内陆撤退10公里。英军仅有400名官兵伤亡。

奥马哈海滩是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战斗最为激烈的海滩。盟军在奥马哈

滩头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仅阵亡者就达2500人，因此又称“血腥奥马哈”。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开始那一段经典的战争场面就取材自奥马哈海滩登陆战。

奥马哈海滩全长6.4公里，海岸多为三十几米高的峭壁，地形易守难攻。这里的登陆作战任务由美军第9军承担。盟军由于情报有误，认为这里的德军守备部队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还多是后备役人员，没有装甲车辆，战斗力很差。而实际上隆美尔在3月将德军精锐的352步兵师全部调往诺曼底，而352师的一个主力团就驻守在奥马哈滩头。可惜直到登陆部队出发后盟军情报机关才找到352师的去向。

登陆当天天气状况极端恶劣，盟军在登陆前就因风浪过大损失了10艘登陆艇和300余名官兵。在登陆艇上的官兵多为晕船和湿冷所苦，还没到达作战地点就基本精疲力竭了。登陆作战开始后也非常不顺，海滩西段的32辆水陆坦克中有27辆刚一下海就因风浪过大而沉没，幸存的5辆坦克中还有2辆很快被德军炮火炸毁。由于潮汐影响和秩序混乱，登陆的美军士兵很多都搞不清方向和集合点，大批士兵挤在滩头任凭德军炮火攻击。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美军没有一名士兵在西段冲上海滩，在东段也仅仅占领了9米宽的一段海滩，登陆行动几乎完全失败。

然而美国海军为奥马哈海滩登陆带来了转机。由于海滩登陆部队长时间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海军指挥官意识到奥马哈海滩上的形势已经极为严峻，于是17艘驱逐舰不顾触雷、搁浅和被155毫米海岸炮炸翻的危险前进至距海滩仅730米处，在近距离为登陆美军进行火力支援。而美军的敢死队此时也爬上了霍克海角，结果发现所谓155毫米海岸炮居然是电线杆伪装的。没了后顾之忧的海军肆无忌惮地向德军据点倾泻炮弹，先前被堵在海滩上的美军也在精锐部队第1师的带领下开始冲锋。中午时分登陆部队第二梯队提前登陆。而在空军的指引下，美国海军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也开始对岸上射击，德军的防御至此基本崩溃。

天黑时美军正式登陆成功，第5军军部上岸并设立了指挥所。军长罗杰少将登陆后立刻发电报给布拉德莱：“感谢上帝缔造了美国海军。”

犹他海滩位于卡伦坦湾的西侧，是一处宽约5公里、被覆着低矮沙丘的沙滩。盟军实际登陆的地点，虽然比预定地点往东偏了1600米，不过还好德军在登陆点部署的兵力并不多。攻击行动展开后，仅仅3小时内，盟军部队就跨越了滩头，掌控了沿海的公路；当天中午之前，登陆部队便与5小时前空降于敌后的空降部队碰头；而到了当天午夜，盟军不但已成功达到此次登陆预定的作战目标，更向内陆推进了

4英里。在所有登陆作战中，犹他海滩登陆是伤亡人数最少的一场战役，23000名官兵中，仅有197名伤亡人员。

德军的反击

在D日组织反击的德军只有第21装甲师，可是师长不在指挥岗位，参谋长无权调动集结部队，他只好将手上仅有的24辆四号坦克派去攻击卡昂以东的英军。因为仓促出动，准备不足，加上没有步兵伴随支持，被英军轻而易举击退。当天下午，师长费希丁格赶回师部，集结所属部队向朱诺海滩和宝剑海滩之间的卢克镇发动攻击，当时盟军在这两海滩之间尚有数公里的空隙，德军的这一反击正打在盟军的要害，将会给盟军带来不小困难。正当第21装甲师在行进时，盟军的500架运输机正从头顶飞过，为英军第6空降师运送后续部队和补给，而费希丁格误认为盟军空降伞兵正是要前后夹击己部，惊慌失措不战自乱，放弃反击匆忙后撤。除此之外德军在D日就再没什么反击了。

6月6日，也就是被隆美尔预言为决定性的24小时，被艾森豪威尔称做历史上最长的一天，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

6月7日，希特勒将西线装甲集群5个装甲师的指挥权交给隆美尔，隆美尔决心凭借这支精锐部队大举反击，但面对严峻局势，他不得不把反击的第一个目标定为先阻止盟军将五个登陆滩头连成完整的大登陆场，其次再确保卡昂和瑟堡。可惜这支装甲部队从100～200公里外赶来，一路上在盟军猛烈空袭下，根本无法成建制投入作战，即使零星部队到达海滩，也在盟军军舰炮火的轰击下伤亡惨重，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就这样6月7日整个白天在盟军海空军绝对优势火力下，德军无力发动决定性的大规模反击。

到6月17日，登陆人员已经达到19个师共50万人。18日，美军登陆部队最后切断了科唐坦半岛，于21日向瑟堡发起进攻，29日攻克该城。7月5日，盟军登陆部队达到100万人。16日，英军突入冈城拔除了登陆场最坚硬的据点。18日，美军攻占了交通枢纽圣洛，从而分割了隆美尔所指挥的德军。到24日，盟军各部分别推进到卡昂、科蒙、圣洛、莱赛之线以南，形成一个正面150公里，纵深13～35公里的战略登陆场。至此，盟军完成了预定计划，诺曼底登陆作战宣告结束。

诺曼底登陆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登陆战役，盟军为此共伤亡12.2万人，其中美军7.3万人，英军和加拿大军4.9万人；德军损失为11.4万人。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宣告了盟军在欧洲大陆第二战场的开辟，意味着纳粹德国陷入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困境，彻底粉碎了德军企图以西线部队挫败美英登陆后再抽出50

个师转用于苏联战场的如意算盘。到了1944年8月，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德国的最后失败已不可避免。而诺曼底的胜利，敲响了纳粹德国的丧钟。

孤注一掷——战争局势在这里转向

并不是每一场战役都是闪电般的结束，敌我双方常常势均力敌，战事旷日持久，到了这个时候，谁能够更强硬一点，更坚韧一点，敢于把身家性命孤注一掷，而且把握得当，胜利的天平便会在对等中倾斜，战争的局势便会在这里转向。

破釜沉舟逐秦“鹿”——巨鹿之战

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起义战争中规模最大，对消灭秦王朝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项羽在战争中，“破釜沉舟”，让士兵只带三天的口粮，作殊死拼搏。结果九战九捷，大败秦军，打出了威风，此战铸就了项羽西楚霸王的威名。作壁上观的诸侯军目睹秦楚之间的恶战后拜见项羽时，“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破釜沉舟”这一典故也随之流传千古。

巨鹿守将

在巨鹿驻扎着两支秦军。一支是由秦朝名将蒙恬打造的边防军，这支军队久经沙场，曾击败北方匈奴，立下赫赫战功，带领他们的是当年蒙恬的副手，后来统领边防军的大将王离，曾被封为武城侯，多次跟秦始皇东巡，功名赫赫。这支大军负责围巨鹿，兵力20多万。

秦军的另一支是由多次围剿诸侯义军的章邯带领。素质低于王离军，但也是百战之师。关于这支军队很多人认为是由骊山囚徒组成的。其实不然，当年周文带几十万军队进军关中时，由于秦廷毫无准备，只好发动骊山囚徒抵抗义军，但是后来章邯多次作战，屡屡得到支援。其组成慢慢由骊山囚徒变成了正规军，像司马欣，董翳等将领就是后来秦派给章邯的援军。章邯在对项梁作战时，屡屡为项梁所败，在得到援军后一举而破项军，杀项梁。军队的战斗力明显提高，联系当时正是王离军南下攻赵的时候，很可能是王离的30万边防军分10万给章邯作了增援。

从后来章邯投降项羽后，从“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可以看出章邯的军队的组成早有了本质的变化。所以项羽要面对的对手是40多万精锐的秦朝正规军，而将领都是一代名将。

诛梁困赵

当时的关外之地，黄河之南布满秦军势力，只有少部分魏的残余势力。王离带领着边防军进攻河北之地赵国，更北边盘踞着势力弱小的燕国。田荣因为刚为秦军所败，又怨恨楚赵不杀田假田角，所以龟缩齐地，拥兵自保。当时的秦朝廷正为权力斗争而生死相搏，灭诸侯义军的大任自然就落在统帅章邯的身上，章邯在公元前208年9月，定陶一战击败楚军杀掉项梁之后，作了一个大的战略决定，北上会合王离军，拿下整个赵国。

王离军对赵国实行拉拢政策，诈秦二世书以招赵将李良。李良因为赵王的姐姐对其无礼，杀掉赵王的姐姐，投靠秦军，击杀赵王。后来为张耳陈馀击败，又投靠了章邯。章邯抓住这个机会出兵，击败赵军，王离军趁机包围赵王于巨鹿。章邯军驻扎其南部，边为王离军护送粮草，边虎视眈眈地守护王离军侧翼，形成夹击之势。

以巨鹿吸引天下诸侯，诸侯救赵，则带本部攻击诸侯，一举扫荡诸侯；诸侯不救，则拿下巨鹿，尽歼赵军，打击诸侯士气！其实，当时章邯是打定主意，要和诸侯决战！所以对巨鹿并没有急攻，而是围困；而自己却建立粮道，打持久战！这个战略计划看来是完美的，秦军占据优势，扫灭诸侯，席卷天下将要再一次实现。摇摇欲坠，满目创痍的大秦王朝终于迎来了一线胜利的曙光。

楚国内讧

赵王歇、将军陈馀，自知不是章邯的敌手，紧守巨鹿（今河北省平乡西南），急向楚怀王求救。这时楚怀王已迁都彭城，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领兵北上救赵。

宋义率领大军由彭城出发时，将士们已经休整了几个月，听说要去和秦军主力拼杀，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旺盛。但是宋义却是个极端自私卑劣的人。他一面用甜言蜜语获得了楚怀王的信任，骗取了兵权，一面和齐国勾搭，寻求自己的外援。如今他兵权在手，却根本不想到巨鹿城下和秦军拼命。当他走至安阳的时候，便号令全军安营扎寨，原地休息。他这一停就是40多天，每天只是在大帐中饮酒作乐，从不提出兵援赵之事。

项羽实在忍耐不住了，便来见宋义，道：“如今秦军围攻巨鹿，赵王危在旦夕。我们应该赶忙率兵渡过黄河，与赵军里应外合，就能够大破秦军了。”

宋义斜着眼瞥了项羽一下，轻蔑地说："你哪里懂得兵法的妙用。让我告诉你吧，如今秦兵攻赵，要是胜了，就会疲惫不堪，那时我就出兵乘其疲惫而攻之，如若秦兵败了，我们正好一鼓作气，西入关中。所以我的主意是先让秦赵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你要明白：说起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我倒是不如你，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你可就差多啦！"

项羽走后，宋义冲着他的背影冷笑，随即起草了一道军令，公布于全军："军中将士，尽管他勇猛如虎，强狠如羊（羊在角斗时是很顽强的），武艺超群，只要他敢不服从命令，就一律斩首！"这道命令，显然是针对项羽的，这一点，军中的人谁心里都明白。

宋义把楚怀玉的命令束之高阁，却加紧了和齐国的勾搭。齐王田荣见他手握重兵，正想拉拢他，就请他的儿子宋襄到齐国去做相国。宋义得了这个信儿，高兴万分，亲自把儿子送到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并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

这时正是三九严寒，冷风刺骨。战士们饥寒交迫，怨声连天。可宋义照旧拥炉饮酒，谈笑风生。项羽对救赵的事心急如焚，气愤地对将士们说道："当此之时，我们本应齐心协力，攻秦救赵，可是宋将军却不引兵渡河，整日饮酒。还说什么让秦赵相拼，然后坐收渔翁之利。一个新建的小小赵国，怎能抵挡得住虎狼之秦呢？秦赵之战，胜败昭然，有什么渔利可收？宋将军手握重兵，身负主命，却心怀不轨，我看他不是效忠国家的臣子！"战士们也十分气愤。

第二天，项羽全副武装，大步跨进宋义军帐，再次要求立即出兵救赵。宋义见项羽闯了过来，大发脾气，喊道："我的军令已下，难道你要以头试令吗？"项羽义愤填膺，大喝一声："我今天要借头发令！"说着，一剑斩下他的脑袋。气昂昂走出帐外，一只手提着人头，一只手执着宝剑，真像凶神一般。项羽对大家说道："宋义私通齐国，背叛楚王，按兵不动，坐失战机，我已奉怀王之命把他处死了。"

大家明知道没有什么怀王的命令，但一来都惧怕项羽的威武，二来他们大都是项梁的老部下，对项羽很有感情，三来都不满于宋义的胡作非为，所以一见项羽杀了宋义，都立刻表示愿意服从项羽的指挥。项羽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一面派人追杀正往齐国赴任的宋襄，一面把处死宋义的事情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无奈，只好封项羽为上将军。

项羽担任了援赵大军的主帅，立即派英布带领两万人马为先头部队，

渡过黄河去解巨鹿之围。项羽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也开到了漳河南岸。项羽下令立刻埋锅做饭，准备渡河船只，吃完饭马上渡河。忽然赵国使者又来告急道：“齐、燕等国援兵虽然已到了巨鹿，因为见秦军人多势众，凶悍异常，只是远远扎营观望，不敢出战。赵国的安危存亡，全系在将军身上了！”

此时的项羽虽然担任了援赵大军的主帅，但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却一点儿也没有见少。

首先是实力实在太差。当时项羽的军队有5万到6万之间，其中先锋两万史记明载是英布的军队。那就是项羽主力还有3到4万。而这3至4万人里边，不仅有着当年项梁的残军和自己的偏师，还有吕臣的农民起义军，也就是说项羽率领的完全是个大杂烩，战斗力很难说，指挥起来有很大难度。

其次是没有后路，不能久战。秦军战败，可以逃跑再来。而项羽战败估计就要提头去见怀王了，此时退缩估计怀王更不会放过他。而粮草更是问题，不但项羽军没有任何供应，更要命的是宋义在路上待了一个半月，此时已是12月，离秦军围巨鹿有三个月，巨鹿将随时为秦军破。

第三是盟友的畏战，保存实力。虽然各路诸侯援军都知道天下之势在此一举，但是由于兵少将寡，其心各异，谁都不愿意把自己陪进去。所以想指望诸侯援军帮助自己比登天还难。

狭路相逢勇者胜

天才不愧是天才，项羽立刻就发现了秦军的弱点——秦军布局是王离军围巨鹿，章邯军驻扎其南边，一边筑甬道输军粮一边随时对救助巨鹿的援军进行打击，这支军队像两只虎钳，牢牢地盯死猎物。而弱点就在两钳之间的心脏。项羽要直接实施黑虎掏心战略，只有切断两只虎钳的联系，集中力量攻其一只才可以有希望获胜。

原来章邯命大将王离、涉间、苏角围攻巨鹿，自己驻兵巨鹿南边的棘原，专门截拦诸路救赵援兵，同时筑甬道至巨鹿城下，运送粮秣，布阵严密，无懈可击。项羽探知了秦军的布署，知道要解围救赵并非容易，但他却把手一挥，对赵国的使者说：“你回报赵王，项羽一定不负贵国厚望！”

巨鹿之战的关键就是一个快字，不能激发将士快速求战的欲望，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秦军，还是一个死！章邯军和王离军互成犄角，打援

兼顾，兵力上占极大劣势的项羽军，如果想灭他们，那是天方夜谭。而如今王离军围巨鹿，防诸侯，阵势布局给了可趁之机，正是灭王离军的好时候。但是秦军不傻，章邯军虎视眈眈就是趁项羽攻王离而前后夹击，但是章邯的援军也不是毫无破绽，派兵保护甬道就有兵力的分散。在如此短的距离玩一场真正的运动战。所以必须要快，快到秦军主帅完全没有意识过来，快到秦军没有时间布署，快到秦军来不及配合，快到秦军反应过来已经全军覆没。

项羽送走使者，下令士兵每人带足3天的口粮。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全军整装待渡，项羽又下令砸碎全部行军做饭的锅。大军渡过了漳河，项羽又命令士兵把渡船全部砸沉，同时烧掉所有的行军帐篷。项羽以破釜沉舟自绝后路表示了必胜的决心。

渡过漳河，项羽率领大军直插章邯和王离这两军之间的空隙。一面阻拦章邯的援军，一面切断甬道，断绝粮运，这就使得巨鹿城下的王离大军失去了后援和粮草供应。秦将王离见楚军如此勇猛，急忙指挥兵马拦截。项羽的军队拼死作战，锐不可当，杀得秦军死伤无数。王离三进三退，才算逃回了本营。

在东阿之战中，章邯就领教过项羽的勇猛，这次前锋败北，王离失利，他更不敢大意了，立即重新排兵布阵，想诱项军深入，聚而歼之。章邯引楚兵深入阵中，以为楚兵中计，却不料楚军由于断了后路，三五成群，各自为战，以一当十，两天之内，秦军就吃了9次败仗。项羽见秦军已经溃不成军，就派人夺取秦军甬道，杀秦将苏角，活捉王离，涉间葬身火海。章邯见大势已去，被迫率领20万秦军投降项羽。这就是著名的巨鹿之战。

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所取得的一场巨大胜利，它基本上摧毁了秦军的主力，扭转了整个战局，奠定了反秦斗争胜利的基础。而项羽以3万破30万，如此战果令无数后世人对其充满了好奇与景仰。

楚汉争雄的拐点——成皋之战

成皋之战，刘邦、项羽两方围绕战略要地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展开的决定汉兴楚亡的长期争夺战。始于汉二年（前205年）五月，结束于汉四年（前203年）八月，前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左右。它是西楚霸王项羽和汉高祖刘邦，围绕战略要地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而展开的一场决定汉楚兴亡的持久争夺战。在这场战争中，汉高祖及其谋臣武将注意政治、军事、经济多方面的配合，将正面相持、翼侧迂回和敌后骚扰等策略加以巧妙运用，调动、疲惫、削弱直至战胜强敌

项羽，从而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又一成功典范。

狼烟未散 纷争又起

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秦王朝反动统治后，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急剧的变化，这就是起义军首领项羽和刘邦为争夺统治权而展开长期的战争，历史由此进入了楚汉相争时期。楚汉战争初期，汉高祖处于劣势地位，但他富有政治远见，注意争取民心，招揽军政人才，因而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地位。在军事活动方面，汉高祖善于运用谋略，巧妙利用矛盾，做到示形隐真，乘项羽东进镇压田荣反楚之际，暗渡陈仓，占领战略要地关中地区。而后又联络诸侯军56万袭占彭城，成为项羽强有力的对手。

然而在袭占彭城之后，刘邦满足于暂时的胜利，置酒作乐，疏于戒备。而项羽一接到彭城失陷的消息，即亲率精兵3万从齐地赶回，乘刘邦毫无戒备的时机，发起进攻，夺回彭城。刘邦溃不成军，仅带骑兵数十人狼狈逃脱，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吕雉也成了项羽的阶下囚。

彭城之战使刘邦主力遭到歼灭性的打击，楚军乘胜实施战略追击，一些原来追随刘邦的诸侯这时见风使舵，纷纷背汉投楚，形势对刘邦来说极为严峻。不过刘邦毕竟是一位强者，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局，改变楚强汉弱的态势，他果断采纳谋士张良等人的正确建议，在政治上争取同项羽有矛盾的英布，重用部下彭越、韩信，团结内部力量；在军事上制定据关中为根本，以正面坚持为主；敌后袭扰和南北两翼牵制为辅的对楚作战方针，并一一予以实施。

汉二年（前205年）四月彭城之战，汉军惨败。五月，刘邦、韩信收拾残部，退至荥阳（今荥阳东北）。荥阳西面的成皋，古称虎牢。北临河水（黄河），南傍嵩山。城东，汜水由嵩山间向北流入河水，历来是屏障洛阳（今洛阳东），进而确保关中安全的军事重镇。其时，萧何调发关中老弱及未成年者从军，汉军军势复振。韩信领兵迎击楚军追兵于京（今荥阳东南）、索（今荥阳）间，初步稳住阵脚。刘邦又以灌婴为骑兵将领，率郎中骑兵与楚军骑兵激战于荥阳东，阻遏楚军攻势。汉军筑甬道至河水，取敖仓（今荥阳东北）积粟食用，决心扼守荥阳、成皋，依托关中，与楚军长期抗衡。在此之前，英布被汉使者随何说动，举兵反楚。项羽急遣项声、龙且讨伐英布，兵力受到很大牵制。六月刘邦返回汉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北），采取措施安定后方，并令丞相萧何治理关中，负责补充兵员，供应粮秣。

西楚霸王步步紧逼

汉二年（前205年）五月，刘邦退到荥阳一线收集残部。这时，刘邦的部下萧何在关中征到大批兵员补充前线，韩信也带部队赶来与刘邦会合。汉军得到休整补充后，实力复振，将楚军成功地遏阻于荥阳以东地区，暂时稳定了战局。荥阳及其西面的成皋，南屏嵩山，北临河水（黄河），汜水纵流其间，为洛阳的门户，入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五月起，汉、楚两军为争夺该地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交战初，刘邦即按照张良制定的谋略，实施正面坚持、敌后袭扰和翼侧牵制的作战部署，以政治配合军事，以进攻辅助防御，游说英布倒戈，从南面牵制项羽；派遣韩信破魏，保障翼侧安全；联络彭越，袭扰项羽后方，从而有力地迟滞了项羽的进攻。同时刘邦让萧何治理关中、巴蜀，巩固后方战略基地，转运粮食兵员，支援前线作战；还采纳陈平的计谋，派遣间谍进行活动，分化瓦解楚军。

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牵制楚军、巩固后方的积极作用，但是正面战场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项羽看到刘邦的势力有增无减，十分不安，便于次年春调动楚军主力加紧进攻荥阳、成皋，并多次派兵切断汉军的粮道，使刘邦的部队在补给上发生很大的困难。

五月间，项羽大军进逼荥阳，刘邦内乏继粮，外无援兵，情势日趋危急。

刘邦采纳张良的缓兵之计，派出使臣向项羽求和，表示愿以荥阳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归楚，但遭到项羽的断然拒绝。

刘邦无奈，只得采纳将军纪信的计策，由纪信假扮为刘邦，驱车簇拥出荥阳东门，诈言城中食尽，汉王出降，蒙骗项羽，而自己则乘机从荥阳西门逃奔成皋。

项羽发现自己受骗上当后勃然大怒，烧死纪信，率兵追击刘邦，很快攻下了成皋，刘邦仓皇逃回关中。

成皋争夺定乾坤

刘邦从关中征集到一批兵员，打算再夺成皋。谋士辕生认为这不是善策，建议刘邦派兵出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调动楚军南下，减轻汉荥阳守军的压力；同时，让韩信加紧经营北方战场，迫使楚军分散兵力。

刘邦欣然采纳这一计策，率军经武关出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

南叶县）之间，与英布配合展开攻势；与此同时，韩信也率部由赵地南下，直抵黄河北岸，与刘邦及荥阳汉军互相策应。汉军的行动果然调动了项羽的南下。

这时刘邦却又转攻为守，避免同楚军进行决战，而让彭越加强对楚后方的袭击，彭越进展迅速，攻占了要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直接给楚都彭城造成威胁。项羽首尾不能兼顾，被迫回师东击彭越，刘邦乘机收复了成皋。

六月，项羽击退彭越后，立即回师西进，对刘邦发动第二次攻势，攻占荥阳，再夺成皋。并继续西进，抵达今河南巩县一带。刘邦仓猝北渡黄河，逃到小修武（今河南焦作东），在那里刘邦征调到韩信的大部分部队，以支撑危局，增强正面的防御。刘邦深知项羽的厉害，这时便命汉军一部拒守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一部屯驻小修武，深沟高垒，不与楚军交锋。同时派韩信组建新军东向击齐，继续开辟北方战场。

又命刘贾率领2万人马从白马津（今河南滑县北，旧黄河渡口）渡河，深入楚地，协助彭越，扰乱楚军后方，截断楚军粮道。彭越得到刘贾这支生力军的支援，很快攻占了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外黄（今河南民权东北）等17座城池。彭越、韩信的军事行动，给项羽侧背造成严重的威胁，迫使项羽在九月间停止正面战场的攻势，再次回师攻打彭越。

项羽临行前，告诫成皋守将曹咎说：小心坚守成皋，即使汉军挑战，也千万不要出击，只要能阻止汉军东进，我15天内一定击败彭越，然后再与将军会师。项羽很快收复了17座城池，但没有能够消灭彭越的游军，它继续在威胁楚的后方。

汉四年（前203年）十月，刘邦听取谋士郦食其的建议，乘项羽东去之机，反攻成皋。守将曹咎开始还遵照项羽的告诫，坚守不出，但是经不起汉军连日的辱骂和挑战，一怒之下，率军出击。刘邦见激将法奏效，便运用半渡击之的战法，大破曹咎所部楚军于汜水之上，曹咎兵败自杀，汉军乘机再夺成皋，并乘胜推进到广武（今荥阳东北）一线，收敖仓积粟以充军用，并在荥阳以东包围了楚将钟离昧部。

项羽听到成皋失守，大惊失色，急忙由睢阳带领主力返回，同汉军争夺成皋，与汉军对峙于广武，欲与刘邦决一雌雄。可是汉军依据险要地形，坚守不战。双方对峙数月，项羽无计可施。这时适逢韩信攻占临淄，齐地战事吃紧，项羽不得已只好派龙且带兵20万前往救齐，这就更加减弱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力量。到了十一月，韩信在潍水全歼了

龙且的部队，平定齐国，使项羽的处境更趋困难。几个月后，楚军粮食缺乏，既不能进，又不能退，白白地消耗了力量，完全陷入了被动。

这时，汉军韩信部已经破魏，破赵，降燕，平定三齐，占领了楚的东方和北方的大部地区，完成了对楚的战略包围。彭越的游军则不断扰乱楚军后方，攻占了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等20多座城池，并多次截断楚军的补给线。英布所部在淮南也有所发展。项羽腹背受敌，丧失了主动，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双方强弱形势已发生根本的变化。项羽见大势已去，遂被迫与刘邦议和，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而后引兵东归。成皋之战以汉胜楚败而告终。

深远的影响

成皋之战使楚汉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彻底的改变，项羽逐鹿中原的失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刘邦把握时机，采纳张良建议，于汉五年（前202年）十月，乘项羽引兵东撤之际，实施战略追击。

十二月，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合围并大败楚军，项羽突围后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北）。

次年二月，刘邦称帝，建立汉朝，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幕。

刘邦以弱小的力量，在成皋之战中战胜强大的楚军，这除了政治上注意争取人心和团结内部外，军事上的胜算主要在于对战略全局处置得比较适当和作战指挥的高明正确。这具体表现为：

第一，重视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使汉军在人力物力上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坚持长期的战争；

第二，彭城失利后，鉴于汉弱楚强的实际情况，适时改变战略方针，转攻为守，持久防御，挫败项羽的速决企图；

第三，制定出正面坚持、南北两翼牵制，敌后袭扰的作战部署，并坚决付诸实施，使楚军陷于多面作战的困境，顾此失彼；

第四，实施灵活机动的作战指导，致人而不致于人，千方百计调动对手，使之疲于奔命；并积极争取外线，逐步完成对楚军的战略包围；

第五，巧妙行间，分化瓦解敌军，善于争取诸侯，最大限度地在军事上孤立项羽本人。

项羽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曾放射过夺目的光彩，然而他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与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失策是密切相关的。他分封诸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他嗜杀好战，激起了民众的反对；他不重视争取同盟，造成了自己的孤立；他不善于起用人才，团结内部，导致了众叛亲离；他不注意战略基地建设，以至于无法长期支持战争；他缺乏战略头脑，只知道一味死打硬拼，没有主要的打击方向，决定了他虽然能够赢得不少战役、战斗的胜利，但却不能扭转战略上的被动，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彻底失败。项羽战场指挥的成功和战略指导的失策之间的巨大矛盾反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局，给后世军事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自由之战——葛底斯堡战役

1863年7月1日至4日，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北两军在葛底斯堡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战役。这次战役使南北双方战争的天平发生了变化，北方军队逐渐占据了这场战争的主动地位。此战被视为是美国南北战争的转折点。

美国内战进行到1863年6月，经过两年多血腥的战斗，南方方面的北弗吉尼亚军团在罗伯特·李将军的率领下越过了伯特马克河，穿过了马里兰州，进入了宾西法尼亚，开始了对北方的进攻。之前在经过七日战斗、格尼斯磨房战役等一系列战役解决了北军对南方首都的威胁。这支七万人的军队缓慢地向北推进着，与此同时北方军队的伯特马克河军团八万人在新任司令指挥官米德的率领下也从弗吉尼亚州撤退了出来，打算在首都华盛顿北面的某地对南方军队进行阻击以确保华盛顿的安全。而这个“某地”就定在了葛底斯堡，葛底斯堡战役就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发生了。

战争中的人

在指挥这场战役的双方最高将领这一环节上，北军这时伯特马克军团的司令为米德中将。实际上，米德并不是什么合众国一流的将领，后世对他的评价，一般都是中规中矩没有什么太大的创意，比较类似于西点学校里的古板教官。

约翰·格登·米德，1815年12月31日生于西班牙的卡兹，其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欧洲移民家庭。其家族是很富有的商人家族，但由于拿破仑战

争的硝烟，家族迅速没落，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就匆匆地移民到了美国。

米德长大进入了西点军校，成绩并不出众，总是不上不下地混日子。毕业也就是按部就班地一步步地往上爬，一直没有什么太引人注目的功绩。如果没有这次内战的爆发，他可能也不会有机会被升到将官。

格兰特之后对他的评价是："一位踏踏实实、值得信赖的将军，只是有的时候显得有些木讷和缺乏灵活。"

南军的指挥官为罗伯特·李中将。在内战爆发的时候，李放弃了联邦政府送来的越级晋升他为将军的文书，宣布辞职，负责起弗吉尼亚州的防务。当弗吉尼亚州宣布加入南方后，他马上就被任命为南方军总参谋兼弗吉尼亚军团指挥。李无论在军人还是公民的立场上都是极具号召力的，他的父亲是独立战争中有名的骑兵将领亨利·李的儿子。

之后，他又和美国国父华盛顿妻子的曾孙女玛丽·寇斯提斯结婚，他从而也就继承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家族的代言人的地位。

李同样毕业于西点军校，不过他并不是学战术战略系出身而是工兵出身。在美墨战争期间，他是工程兵总监。对于奴隶的看法，李也很有趣，他是南方人，却基于自己的道德理念，历来反对蓄奴。在他的家乡弗吉尼亚蓄奴是合法的，可是，当后来的北军统帅格兰特将军还没有解放自己家的奴隶时，李将军已经率先解放了自己家族的全部奴隶。李将军也从来不赞同南方分裂的主张，他热爱由自己的父亲和曾岳父参与建立的合众国。但是，他基于道德立场，同样不赞成北方以武力解决南方的分离诉求。

李的战略观念即为"进攻"二字。他强调一种连续的不间断的攻势压力，战斗在他看来无非就是在于击毁对方的组织。所以只要能够摧毁对方的战斗组织就可以获胜，于是之前的损失也是可以忍受和值得的。

在双方士兵素质方面来看，因为南方面积广大，道路缺乏，主要发展了农业，所以它的军人天然地会采取游击战术，这正是他们祖先在独立战争中所使用的老办法。战胜这种广泛人民性的战斗，应该采取一种有条理的方法，只有严格的纪律和坚定的态度，才能胜过这种个人的英勇和主动。然而，北军方面却偏想把以往的欧洲战争的传统典型完全加以照抄。他们只会去模仿，而不知道创造。北方军人只是根据欧洲的操典来行事。除了缺乏纪律外，南军的士兵就当时而论，应该算是最优秀的个别战士。南军的希尔将军曾经这样描述："他们总是

有高度自信，只服从他们愿意服从的东西。他们适合搜索和以散兵作战，战场上他们更像是古代的游侠而不是一具机器。”

战争中，南军士兵是以轻装姿态行军，每个人背负的重量不过30至40磅：一支来复枪，一个子弹盒，一床军毯，一支牙刷如同一枝玫瑰花插在他们的纽扣洞里。反之北军却要辛苦地负重60磅。最让北军痛苦的就是，他们过于严格地遵守纪律和操典，人员总是过于密集在一起。大部分时候北军们都是朝一团黑烟胡乱放着排枪，而南军则是个别地进行准确射击，装弹时则是蹲下装弹。

简而言之，北军士兵是半正规性，而南军士兵则是半游击性的。一方面是发挥纪律性，另一方面则是发挥主动精神。战斗时，南军士兵是十分勇敢，可是一旦脱离战斗，他们简直就不能称其为军人。

猝不及防的遭遇战

6月31日，李的骑兵向他报告说在葛底斯堡附近发现了有北方的民兵活动，李随即命令赫斯将军所辖的师前去进行试探性攻击，目的是想确定北军的主力是否也在此活动。实际上同一天下午，北军第11骑兵师在师长约翰·巴富德将军带领下到达了葛底斯堡。葛底斯堡是一个位于宾西法尼亚州南部的一个平静小镇，然而此时此刻却必须去面对一场血雨腥风的侵袭。北军的骑兵率先探知了南军就在葛底斯堡西北32公里处，于是选定了以葛底斯堡作为对南军的阻击点。不过，整个伯特马克军团的主力大约离葛底斯堡48公里，于是巴富德的骑兵被派往抢占该地东面的高地构筑工事，进行阻击等待主力的到来。

1日上午，赫斯的师上午8点左右开始出现在了葛底斯堡以西，并开始朝巴富德的骑兵师发动了攻击。

巴富德当时手里一共只有1千人左右。一开始面对赫斯的一个师三倍多于自己的兵力，巴富德马上就陷入了痛苦的战斗中，焦急地等待着离他最近的怀德士将军师的增援。

赫斯马上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决不是什么民兵，而有可能是对方主力的前遣。这次遭遇迅速地扩展为一场大战。经过3个小时后，第11骑兵师的伤亡已经接近了一半，巴富德焦急等待的怀德士的师终于于11点15分左右赶到了。

但是与此同时，南军后续部队也开始赶到，朗斯特将军的军团部分抵达了葛底斯堡。

双方马上爆发了全面战斗，怀德士将军一方面支援第11骑兵师一方面向南军尚未展开的右翼开始发动打击，打算把他们赶回西面的树林里去。

这个计划也的确给南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但很不幸的是，怀德士在巡视他所珍爱的斯拉夫团进攻的时候，被敏锐的南军狙击手发现，结果被一枪击毙了。

怀德士成为了战役中第一位阵亡的将官级人物。指挥官突然阵亡，造成了北军的全盘混乱。当时李并不知道怀德士的阵亡，不过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北军部署的混乱迹象。于是，第三次命令赫斯的师发动攻击，这一次在后续炮兵的支援下获得了成功，顺利突破了北军防线。把北军赶到了葛底斯堡以东的平原，占领了小镇。

下午双方的后续部队先后开到，展开了不少小的战斗与冲突，多半都是在彼此试探对方。并没有如上午一般的血战发生。不过，北军抢先占领葛底斯堡左右两翼的山地丘陵，并在夜里抢修了工事，而南军却由于个别指挥官的反应迟钝延误了战机。

地利决定了战争走向

经过了一个晚上，双方大部分的部队到达了战场。2日上午9点，朗斯特军团三个师之中的两个师赶到了战场，其中胡德将军开始朝全面展开的北军战线左翼两个海拔400米的两个小山丘发动攻击，同时密西西比军也同时向北军位于丘陵的右翼进攻。

李的策略是摧毁突破北军的两翼，从而包抄切断伯特马克军团的后路，将其彻底消灭。至于第一日晚上匆匆赶到的米德，对着自己一帮参谋人员不停地微笑着说，“Lovely Ground，Lovely Ground。”他很明白，这里是一个理想的决战地点，他现在占领了绝对的有利位置，总体人数又多于南军，他有把握胜利，洗刷之前北军的耻辱。在第二日的凌晨他还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北军的坚固阵地。至于李当然明白自己的不利，攻击上他绝对是处在地理上的劣势，人员也一样。而他的考虑是想抓住这么一个决战机会，同时面对大批敌军而撤退无论是对士气或是安全，都是极为不妥。虽然，他最杰出的部下朗斯特将军一再建议他放弃会战，李还是决定去接受。

然而，胡德师的突击效果极不好，按他自己话来说：“北军几乎用不着开枪，只要把石头推下山就可以了。”驻守防线于最左端小圆山的第20缅因团在切尔伯林上校的指挥下足足阻挡了南军胡德师中3个团轮番进攻了5个小时。在耗尽弹药就和对手白刃战，付出了伤亡过半

的情况下，打退了南军，成为了第二日最引人注目的战斗。胡德的打击没有丝毫的进展，一个团的部队爬上去攻击，然而得到只是一具具滚下山的尸体。战斗的惨烈极为罕见，战至胡德本人也被北军的炮火击伤，重伤被抬下，最后甚至由于伤势过重被截了肢。面对久攻不下的局面，李的作战计划当然是无法实现。朗斯特的两个师如同遇到坚强堤坝的洪水一般，无计可施，只是一次次从北军的工事前败退，而右翼的战斗也没有什么好消息传到李的耳朵里。

到了下午4点，李不得不命令中止进攻。与其说是南军不应该进攻准备就绪工事坚强的北军阵地，还不如去责怪南军在第一天的行动迟缓，他们坐视了北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这些高地。到了晚上，朗斯特军中最后一个师也是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师——在皮吉特将军的率领下赶到战场。他们也是南军唯一一支还没有经过战斗的部队。无疑，它将在第二天的战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独立日前夜的决战

也就是独立日的前一夜，李不无感慨地说，：“上帝还真是有幽默感。”

李一整夜没有入睡，他手里接到了里士满方面来信，说里士满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援助他的了，希望李能够消灭他前面北军的伯特马克军团。南方政府已经准备好了和谈信，准备在李获得胜利后递交于林肯。李很自然意识到，时间对于他越来越不利，局势也不允许他再等待。于是第三日，他马上决定发动总攻击。

第三日凌晨，李命令部队开始对北军右翼发动佯攻，以吸引北军注意力。实际上李认为北军的防御重点仍在其两侧，其弱点就在中央。于是打算在第三日一鼓作气猛攻中央阵地彻底消灭北军主力，从而结束这场战争。右翼攻击只是障眼法罢了。

不过，米德当时却没有买他的账，反而把左翼上的部队调回中央休整，这也不知是米德的无意之举还是有心安排。但无论如何北军中央战线得到了增强。在度过了一个平静的上午后，13点，南军开始了进攻。170门大炮突然向北军中央阵地发动炮击，约20分钟后北军中央驻扎的汉考克将军的180门火炮也开始了回击，双方展开了西半球从没有过的大规模炮战。

接近两个小时后，南军火炮估计是质量问题出现了炮管过热和弹药缺乏的问题，只得停火。在下午3点，南军以朗斯特师的皮吉特师为主力，同时从另外两个卡罗纳拉军里抽调了两个战斗力较完整的师，组

成了15000人的中央攻击部队交由朗斯特将军指挥。而皮吉特获得授权前沿指挥这次攻击，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皮吉特冲锋”。

南军一走出树林就遭到了北军炮火的密集打击，他们不得不走上一英里的路去进攻南军阵地。北军把所有火炮从四面八方砸向在这一大片开阔地行进的南军三个师。南军的损失是可以想象的，士兵如同割草一般地倒在炮火中。先是远程榴弹炮，接着又是高速加农炮，当终于接近后还要去翻越一个长长的栅栏的阻挡。之后又遭到了等候多时的北军步兵枪林弹雨的无情打击。

南军这时几乎已经丧失了突破的机会，然而这时阿米斯达将军率领着其部队冲过了栅栏，他把军帽举在自己的军刀上，大声号召：“Who will come with me？”领着士兵们冒着弹雨硬是冲过了北军的防御工事，夺取了炮兵阵地，把弗吉尼亚的军旗插在了北军的阵地上。就在这时，一位北军狙击手一枪击中了阿米斯达。同时汉考克的预备队也被调了上来，南军的攻势成了强弩之末。缺口很快就被添堵了，南军最后的希望破灭了。而就在汉考克意气风发之时，一颗南军狙击枪的子弹射入了他的身体，他顿时重伤从马上摔落。

皮吉特冲锋只持续了短短的一个小时，然而双方约有12000人倒在了血泊中。南军皮吉特师几乎全军覆没，除了他本人及其参谋人员外，几乎所有校级以上的军官全部战死。

之后，南军其实也在等待北军的反击，可是米德并没有发起反击。到了晚上7点，北军也没有任何行动，于是李将军决定全军撤退，退回弗吉尼亚。

血腥的战斗，在夜幕的下结束了……

葛底斯堡战役是到那时为止的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战役，联邦军死伤和失踪2.3万人，南军死伤和失踪2.8万人。米德将军在战斗期间向各军下达了一道道重要命令，对战斗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葛底斯堡战役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南军失去战略主动权，再也未能向北进军，联邦军队转入进攻。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更加坚定了美国人民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正像4个月后林肯在葛底斯堡战场举行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时，发表的那篇不朽演说中所说的：“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曾为之竭尽全部忠诚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使这些死者不致白白牺牲。”

用鲜血换回的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

美丽宽阔的伏尔加河，是俄罗斯民族的母亲河。在伏尔加河的西岸，坐落着一座美丽的城市，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母亲河温柔的臂弯里。它，就是世界名城——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

1942年7月—1943年2月，苏联红军和德军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死大搏斗。这场伟大的战役规模空前，厮杀惨烈，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较量之一，它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贼心不死，希特勒再挑战端

1941年11月，一场百年未遇的寒流袭击了烽火硝烟中的莫斯科。50多万人的巨大伤亡不仅使德军官兵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冰天雪地里转入了艰苦的防御。

随着1942年春天的来临，希特勒那颗被失败和严寒折磨了一个冬季的心，又病态般地不安分起来。他知道，用不了多久，冬雪就融化了，东方的道路也变干了，因此必须重新调整部署，整军再战，力求在下一个冬天来临之前把俄国人打翻在地。

3月27日，希特勒在他的元首大本营——“狼穴”的作战室里，又一次向他的元帅和将军们发布他精心构思的战略思想：“先生们，去年冬天的麻烦已经离我们远去，战争的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我们成功地战胜了一个无情而又可怕的冬天，它在130年前曾经毁灭过一个伟大的人物，但很显然，我们比他（指拿破仑）幸运。春天是我们的，而夏天和秋天更是我们的。我们要在今年给斯大林以致命的打击。这次作战，我们要将主要力量集中于南方，夺取高加索油田、顿涅茨工业区和库班产麦区，最终夺取斯大林格勒。”

说到这里，激动不已的希特勒握紧了拳头，提高嗓门说：“先生们，只要我们占领了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把斯大林格勒从地球上抹掉，战争也就结束了。”随后，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上将就整个夏秋战役的兵力部署、战役进程及基本要求作了详细的说明：

“诸位，今年的夏秋攻势即将展开，我们的基本目的是消灭苏联人的残余部队，切断他们的战争资源。整个战役将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实施克里米亚战役和哈尔科夫战役。曼施坦因上将指挥第18军团在6月份以前攻占刻赤半岛和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保卢斯上将指挥第6集团军攻击哈尔科夫，为进攻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打开前进道路；第二

步，从7月份开始，中央集群和北方集群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动牵制性进攻，迷惑敌人，南方集群则倾其全力，夺占斯大林格勒，围歼顿河以西的苏军重兵集团。”

哈尔德话音刚落，亢奋不已的希特勒又站了起来，他走到每一位即将奔赴沙场的将帅面前，亲切地和他们握手，并祝他们好运。他激动得喃喃自语，仿佛胜利女神在向他招手。现在的他就像一条冻僵的蛇刚刚苏醒过来，在他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焦灼地等待着夏天的来临。

判断失误，苏军陷入灾难

就在希特勒潜心谋划夏秋攻势的同时，苏军统帅部也在积极策划下一阶段的战略计划。自3月份以来，苏德战场出现了难得的平静。双方就像两个筋疲力尽的拳手，虎视眈眈却又无力一下子击倒对方。这种激战后的突然沉寂是极为可怕的，它预示着双方都在积蓄力量，显然，一场更大规模的血腥厮杀，正在悄悄地酝酿着。

经过莫斯科之战的失败后，德军已无力发动全线进攻，因此他们可能会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向苏军展开突击。因此，准确识破德军的战略企图和进攻方向，成为苏军下一步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关键。

令人遗憾的是德国人一系列战略欺骗计划的成功实施，使得斯大林和他的总参谋部对德军夏季的战略企图和突击方向作出了错误的分析。他们固执地认为德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是在莫斯科，因而把大量预备队置于莫斯科外围，而在南线则没有部署强有力的兵力。

紧接着，苏军统帅部又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由于斯大林乐观地认为苏德两军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他主张以积极的进攻来打乱德军的部署。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固执的斯大林轻率地作出先发制人的进攻决定，使得刚刚恢复元气的苏军又陷入了接踵而至的灾难当中。

噩梦首先是从克里米亚半岛开始的。由于坚持防御的苏军放弃了完备的防御工事而摆开进攻的阵势，使得一向擅长机动作战的曼施坦因觅得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他先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北部虚晃一枪，迫使苏军预备队滞留在北方，随后突然挥兵南下，直取刻赤半岛。经过激战，苏军克里米亚方面军的3个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仅被俘人员就达17万人，物资装备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随后，苏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也遭到了重大挫折。长于迂回合围战的

德军利用自己的装备优势，对脱离防御阵地的苏军西南方面军实施大范围的穿插分割，迫使苏军各集团军各自为战，首尾难顾。一场混战，苏军第6、第9和第57集团军的数十万将士遭到合围，24万红军将士被俘，包括3位集团军司令在内的数万人壮烈殉国。

克里米亚战役和哈尔科夫战役的失利，使得苏军在莫斯科之战中所夺得的战场主动权又一次宣告易手，整个南线苏军陷入了一片可怕的混乱之中。6月28日，德军最精锐的第6集团军在保卢斯将军的指挥下，乘胜前进，挥兵直取斯大林格勒。一场震惊世界的血腥搏杀，拉开了序幕。

挥兵猛进，斯大林格勒危在旦夕

1942年7月，熊熊战火燃烧到了美丽的伏尔加河畔。

在平坦、广袤的顿河平原上，成千上万的德军坦克像一群群发狂的野牛，轰鸣着向前奔驰。一时间，德军经过的村镇和田野似末日来临，熊熊烈焰吞没了房屋和人群，尸横遍野，满目疮痍。

凶神恶煞般的德军第6集团军轻而易举地就冲垮了苏军西南战区匆匆建立起来的层层防线。这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无疑给极擅长机动作战的德军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作战环境。短短十几天，第6集团军便在顿河的大河湾一带俘虏了苏军5万多人，摧毁或缴获坦克400多辆，火炮800多门，而血洒疆场的苏军将士更是数以万计。

随着德军突击集群兵临顿河河边，战役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斯大林也由原来的乐观、自信变得失望和沮丧起来。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格勒危在旦夕，到了和德国人拼死一战的时候了。于是，一道道紧急命令急如星火地从克里姆林宫发往了苏联各地。

7月4日，第5预备集团军接到命令：集团军主力火速进抵顿河东岸并扼守之，无论如何不许让德军渡过顿河。

7月9日，一支正在图拉集训的后备军被紧急改编为第64集团军，司令员瓦西里·崔可夫中将奉命率领该部驰援斯大林格勒。

7月11日，驻守斯大林格勒市区的第62集团军接到命令后，火速在该城市外围设置防线。

斯大林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准备在顿河沿岸殊死一搏，没料想狡猾的保卢斯看出了苏军的企图和防御布置上的弱点。他趁苏军第62、64

两个集团军在顿河大河湾一带立足未稳之际，兵分两路实施双向迂回，一下子就把苏军这两个初上战阵的集团军合围了起来，并发出了“在行进间攻占斯大林格勒”的命令。

面对岌岌可危的战场形势，意志坚强的斯大林忧心如焚。他一边严令斯大林格勒外围的守军严防死守，不许后退一步，一边火速从远东调10个坦克师加入斯大林格勒战场，并调派足智多谋的华西列夫斯基将军到前线坐镇指挥，力图以猛烈的反突击扼制住德军的进攻，为苏军大批后备部队的集结争取时间。

随着苏军几个精锐师团的投入，几天来一直推进顺利的德军遭到了猛烈而坚决的反突击。经过血战，苏军一举击破了德军对第62、64集团军的合围，救出了在包围圈中苦苦支撑的近万名红军将士。

8月19日，保卢斯命霍特的第4坦克集团军火速北上，会同第6集团军强渡顿河，钳击斯大林格勒。经过4天血战，德军终于渡过了顿河，前进到了斯大林格勒市郊的加夫里洛夫卡地区，对市区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斯大林格勒近在眼前，踌躇满志的保卢斯签署了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命令。命令中第一句就狂妄地宣称：“由于近几周遭受致命突击，俄国人已经没有力量进行坚决的抵抗，大获全胜指日可待！”

急于建功立业的保卢斯万万没有想到，在签署这份命令的同时，他正在率领他的第6集团军走向一条全军覆没的不归路。

保卢斯签署了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命令之后，素有“黑色闪电”之称的纳粹德国空军也凶焰倍增，每天出动上千架次飞机对这座在战火中战栗的城市进行轮番轰炸。德军地面部队的猛烈攻击和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使得顽强抵抗的苏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克里姆林宫，心事重重的斯大林手握烟斗，踱步沉思，此时此刻，他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一个拥有钢铁般意志的指挥员，很难扭转目前这种危难局势。他拿起电话要通了西方面军司令部。“朱可夫同志，请你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最高统帅部来，留下你的参谋长代理你的工作。”

肩负着斯大林和全苏联人民的重托，朱可夫来到了战火纷飞的斯大林格勒。一直在前线指挥的华西列夫斯基向他介绍了目前的战况，详细了解了当前的战情战况之后，朱可夫果断决定马上组织力量对德军实施反突击，即使击破不了德军的包围圈，至少要以猛烈的突击来迟滞

德军的进攻，为苏联预备队的到来争取时间。果然，突遭打击的德军被迫进行防守，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暂时缓了下来。

面对近在咫尺的斯大林格勒，德军合第6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团军两个精锐兵团之力，苦战数月竟不能得手。这使希特勒大感恼怒，他从进攻高加索的部队中又抽调了10个师到斯大林格勒方向，命令保卢斯无论如何要在冬季来临之前拿下斯大林格勒。

遵照希特勒的指令，德军第6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团军又分西、南两路向斯大林格勒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到9月12日，德军突进到了斯大林格勒城区的边缘，把苏军第62、64两个集团军残部完全逼进了市区。

9月13日，德军全线展开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对斯大林格勒城区的突击。

千里驰援，王牌师仗剑显身手

面对德军的强势进攻，步步退守且已伤亡过半的苏军第62、64两个集团军几近力不能支。为了统一指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果断地把两个残缺的集团军合二为一，并任命足智多谋的崔可夫中将为新的第62集团军司令员。

9月12日，临危受命的崔可夫中将以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所属各部发出了命令：

1.我们已陷入绝境，无路可退，也决不允许后退。必须粉碎敌人的进攻，斯大林格勒是我们最后的战场，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我们要与敌人背水一战，要么守住城市，要么战死沙场，别无选择。

2.在市内各大企业里，建立由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武装队伍，按军队的标准发给他们武器装备，要求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工厂。

3.未经集团军司令或参谋长同意，严禁擅自撤离现有阵地，违者严惩。

4.集团军司令部留在右岸的斯大林格勒城内，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左岸或岛上撤退。

之后，崔可夫立即着手调整分散于各防守地域的苏军部队，重新指定指挥员，明确防守任务，全集团军同仇敌忾，决心和德军殊死一搏。

9月13日凌晨，德军由3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组成的突击集群，向城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矛头直指市中心的中央车站和可以俯瞰全城的制高点马马耶夫高地。

战斗是惨烈的，炮火烧红了斯大林格勒的天空，德国人像发了疯一般，一批倒下去，又一批攻上来。他们以为像往常一样，一个猛烈的突击就可以把苏军赶进伏尔加河。事实上，街道上留下了一具具的德军尸体，而苏军的防御阵地却巍然屹立。

进攻的德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防守的苏军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

9月14日，就在苦苦支撑的城内守军快要支持不住时，朱可夫命令勇敢善战且齐装满员的近卫步兵第13师，强渡伏尔加河，投入城区战斗。

近卫第13师是一支年轻的部队，同时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曾获得最高统帅部授予的“列宁勋章”和“近卫师”的光荣称号。入夜，近卫第13师开始渡河。由于德军控制着城内的大部分制高点，所以渡河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茫茫夜色中，烈火熊熊的城市在爆炸声中颤动着、呻吟着。冲天的火光把渡口照得清清楚楚，近卫第13师的偷渡被德国人发现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先遣营的官兵们乘快艇扑向对岸。战士们还没等快艇靠岸，就纷纷跳入水中，涉过浅滩，登岸投入了战斗。在城内守军的配合下，先遣营迅速打退了岸边的敌人，占领了一块不大的登陆场，并立即掩护主力梯次渡河。

奇迹终于发生了。随着近卫第13师的到来，斯大林格勒城区内岌岌可危的局势被扭转了，濒于崩溃的第62集团军重新站稳了脚跟，牢牢地守住了阵地。战后，晋升为元帅的崔可夫曾深有感触地说：“是近卫第13师挽救了我们，挽救了斯大林格勒。”

苦战无功，保卢斯渐生怯战心理

希特勒曾经对保卢斯说过：“你带领着第6集团军，将所向无敌。”

的确，自保卢斯就任第6集团军司令以来，这支精锐的装甲劲旅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哈尔科夫，他们抓到的俘虏甚至超过了自身的人数。在大河湾，他们打得苏军两个集团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在斯大林格勒，这支骄横的纳粹精兵却碰到了真正的对手，他们的机械化部队被纵横交错的城市街道弄得晕头转向，碰得头破血流。

随着战斗一天比一天残酷，德军的伤亡越来越大，而胜利似乎也越来

越遥远。一向冷静、理性而善于自制的保卢斯上将，开始认真思考现在的局势，思考这场战役的发展和他的第6集团军的命运。

斯大林格勒是在伏尔加河右岸和伏尔加丘陵之间建立起来的一个狭长城市。它南北长50公里，东西宽只有5公里。由于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德军只能从城市的北面进行主攻，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正面进攻的宽度，使优势的兵力难以展开。而对防守者来说，防守纵向的深入使他们可以逐次抵抗，步步退守。

事实上，不仅保卢斯对斯大林格勒之战失去了信心，就连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也意识到斯大林格勒之战是一场灾难。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人，哈尔德得出一个结论：斯大林格勒必须放弃，这个废墟般的城市毫无军事价值，第6集团军应当撤离伏尔加一线。

当哈尔德大将向希特勒提出自己的建议时，遭到了希特勒无情的嘲讽和斥责。几天以后，哈尔德将军被解除了职务。

希特勒信奉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所以在他的严令下，筋疲力尽的第6集团军又向斯大林格勒市区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受斯大林格勒地形的影响，一向以机动和火力见长的德军装甲部队几乎无用武之地。受到进攻的苏联人往往两三人一组，利用熟悉的地形各自为战。他们隐蔽在地下室、废墟甚至弹坑里，常常出其不意地向德军射击。当德军摆开架势围攻时，要么久攻不下，要么就是对手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一些争夺激烈的地方，常常是一栋大楼、一条街道或者是一个山冈，双方各据一方互相对峙，谁也无法消灭对方。整个巷战中的城市已无战线可言，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是交战的场所。斯大林格勒城中六十万市民和苏军一起，与几十万德军展开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混战。

战局发展至此，保卢斯作为一个优秀的参谋军官而不是优秀的战地指挥官的局限性就完全暴露了。正如战后崔可夫所言：“如果德军能够及时切断伏尔加河这条对于苏军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供应线，那么在9月初我们就被赶进伏尔加河里了。”

正是由于德军忽视了对伏尔加河的封锁，苏军援兵才能够源源不断地渡河进入城区，从而使得德军一次又一次的正面突击都以失败告终。

血战中的德军官兵几乎都失去了再打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一位劫后余生的德国士兵战后写道："在斯大林格勒我们不是在打仗，而是进了屠宰场。我们在那里只有死亡，在巷战方面俄国人是行家，而我们只会猛打猛冲，其结果就是谁冲得越猛，谁的脑袋就掉得越快……街道不再是用长度单位来计算，而是用尸体为单位来丈量的。斯大林格勒已不再像一座城市，而像一座炉火正红的大熔炉在焚烧人尸。"

斯大林格勒，成了战争史上的又一个凡尔登。

1942年11月初，顿河大草原上朔风骤起，寒风阵阵，让正在斯大林格勒苦苦厮杀的数十万德军官兵骤然想起——俄罗斯可怕的冬天又将来临。

面对久攻不下的斯大林格勒，保卢斯和他的第6集团军几乎失去了再打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一向巧舌如簧的希特勒也只得在公开演说中自我解嘲："我想从俄国的某一个城市到达伏尔加河畔，而那个城市恰好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尽管我们应该谦虚，但我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把它夺到手了！现在仅剩下几小块孤立的地区还在俄国人手里。为什么我们不能打得更快一些呢？因为我不想在战争史上制造第二个凡尔登，只要我们能达到目标，时间其实无关紧要。"

其实，希特勒最焦虑的就是时间问题，莫斯科之战的风雪严寒就像噩梦一样缠绕在每一个参战德军官兵的心中，同样也是他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

陈仓暗度，朱可夫全线大反攻

早在9月份，也就是斯大林格勒的巷战还在激烈进行，防守中的苏军还在苦苦支撑时，朱可夫就大胆建议，用斯大林格勒牢牢地吸住德军第6集团军，用持久的防御战消耗其实力和锐气，使之欲进不能，欲罢不忍；同时，苏军迅速组建强大的预备兵团，在外围对德军实施深远纵深的反包围，力争为一鼓作气聚歼斯大林格勒当前之敌。

斯大林立即批准了朱可夫这一有可能一举扭转苏德战场局势的战略构想，令总参谋部迅速组建以反攻为目的的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加入已初显战绩的斯大林格勒战场。

截至11月中旬，苏德两军已经在斯大林格勒浴血拼杀了3个多月，德军损失了近70万人、1000余辆坦克、2000多门大炮和1400多架飞机。苏军的损失也非常大，甚至超过德军，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苏联有着远比德国雄厚的战争资源和比德军短得多的后勤供应线。

11月13日，苏军紧急抽调和组建的各预备兵团陆续抵达战区外围，并摆开了大反攻的架势。当时苏德双方的基本态势是：德军B集团军群共有80个师3个旅，共计100万人，另有火炮10000多门，坦克近700辆，飞机约1200架。其中主力部队第6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团军均在斯大林格勒城垣与苏军绞杀。掩护其西北翼的是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匈牙利第2集团军。苏军方面，共集结了3个方面军近150万人的强大兵力，另有火炮15000门、坦克1500多辆、飞机l300多架。而且还拥有不少先进的“T-34”型坦克和100多门令德军闻风丧胆的“喀秋莎”火箭炮。

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攻守双方角色也相应转变。

11月18日午夜，坚守在斯大林格勒城内的苏军第62集团军收到了最高统帅部关于次日凌晨苏军将发起全线反击的命令，崔可夫等官兵兴奋欲狂。终于熬到头了，第62集团军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口号“决不后退一步”，现在该换成“勇猛前进了”！

几乎与此同时，在斯大林格勒城北，从顿河左岸的巴甫洛夫斯克到耶尔佐夫卡一线约400公里的战线上，苏军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的数十万部队在森林和夜幕的掩护下，已经全部进入了反攻出发阵地。在他们的正面，是德军第6集团军10个并不满员且对苏军的大反攻毫无察觉的步兵师。

1942年11月19日凌晨，斯大林格勒纷纷扬扬地飘起大雪。7时30分，随着朱可夫一声令下，3500多门苏军大炮一齐发出了怒吼，风驰电掣般的呼啸声一下子撕碎了清晨的宁静和漫天的云雾。

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早已蓄势待发的苏军在坦克和装甲车的引导下，首先扑向战斗力最弱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面对如此勇猛而突然的进攻，早已心灰意冷的罗马尼亚军队惊恐万状，很快就崩溃了。在暴风雪的掩护下，苏军迅速渡过顿河，一路向西席卷而去，直捣德军后方；另一路则快速南下，直取战略重镇卡拉奇。

在西南方面军发起进攻的次日凌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也在城区发起了猛烈的反攻。已成惊弓之鸟的德军一触即溃，使得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几乎没费什么气力，便长驱直入抵达了卡拉奇，实现了和西南方面军的会师。

苏军两大方面军在卡拉奇胜利会师，意味着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德军第6集团军已经同B集团军群的其他部队分割开来，保卢斯的22个师，近33万人的残兵败将，已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城下。

进退失据，保卢斯大难临头

当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进退维谷、浴血奋战时，保卢斯上将就有—种大难临头的预感。随着苏军突然而猛烈的反攻开始，他终于确信了自己的判断。粮弹不济，后援无着，可怕的严寒笼罩着大地。历史为布劳希奇元帅和博克元帅准备了一个风雪莫斯科，难道今天又要为他保卢斯准备一个风雪斯大林格勒吗？面对司令部里惊慌失措的下属们，他以自己那种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稳住了每一个陷入绝望的人。他相信局势还没有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苏军虽然强大，但他们的合围并非无懈可击。集我第6集团军数十万将士之力，杀开一条血路并非完全不可能。”

为了摆脱厄运，保卢斯连夜打电话给希特勒及B集团军群司令部，请示突围事宜。

遗憾的是，从来不允许后退的希特勒电令：“第6集团军占领环形防御阵地，等待从外面发起的进攻，以解除苏军的包围。”

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冰天雪地里就地死守，无疑会使保卢斯和他的数十万军队陷入绝境。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向希特勒直言：“第6集团军必须突围，否则必将全军覆没！”

希特勒粗暴地拒绝了蔡茨勒将军的建议：“戈林元帅已经向我保证，德国空军将向第6集团军提供足够的供应物品，如有必要，保卢斯和他的第6集团军将在斯大林格勒坚守一个冬天，直至我们援军的到来。”

而希特勒另有一个计划：他命令久负盛名的陆军元帅曼施坦因组建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以强大的兵力击破苏军的包围圈，与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会合后再战斯大林格勒，把整个战局扭转过来。

曼施坦因元帅一接受任务，便精心制订了一个两翼突击牵制，拉开苏军空当，让第6集团军乘势突围的行动计划。该计划的代号为“冬季风暴”。

12月16日，曼施坦因精心策划的“冬季风暴”正式打响，凶猛的德军坦克集群分南北两路，向包围第6集团军的苏军阵地猛攻过去，和苏军展开一场“生死竞赛”。面对曼施坦因疯狂的进攻，苏军前线指挥员表现出了高超的战役指挥能力。他们一边利用既设阵地节节阻击进攻的德军，一边派精锐部队进攻德军的侧翼。曼施坦因元帅立刻方寸大乱，经过十几天的艰苦进攻，本来已推进到距第6集团军仅50公里的

地方。但自己的侧翼受到严重威胁，使曼施坦因不得不紧急收缩兵力，以免被分割围歼。这样一来，苏军所制订的“围城打援”计划立刻收到奇效，因担心后路被抄，曼施坦因不得不面对现实，痛苦而无奈地结束了历时十几天的“冬季风暴”。

保卢斯和他的第6集团军最后的一线生机终于破灭了。

尘埃落定，法西斯再遭重创

此时此刻，困守包围圈中1个多月的第6集团军已经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绝境之中。戈林的空中支援因为苏军严密的空中封锁而变成了空头支票，日甚一日的严寒和暴风雪夺去了无数德国士兵的生命。保卢斯断言，不用苏军进攻，仅仅凭饥饿和暴风雪，就足以毁掉他的整个集团军。

1943年1月8日，苏军前线指挥部派人给保卢斯送来了最后的通牒：“你军已陷入绝境，你们饥寒交迫，疾病丛生。俄罗斯的寒冬才刚刚开始，严霜、寒流和暴风雪还在后头……为避免无谓的牺牲，兹建议你们在24小时内无条件投降。”

面对绝境，保卢斯深知回天无力，遂电告希特勒：“……为了挽救活着的人，请允许我们即刻投降。”

第二天，希特勒回电：“不允许投降，应固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粒子弹。”

为了给保卢斯及第6集团军的其他军官打气，希特勒下令授予保卢斯陆军元帅军衔，同时给被围的其余177名军官各晋升一级，也就在这一天，苏军第64集团军第38摩步旅的官兵们出现在保卢斯的司令部门口。没有任何的抵抗和交火，当上元帅还不到24小时的保卢斯和他的24名将军一起，颓丧地向苏军举起了双手。两天以后，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德军全部停止了抵抗，向苏军投降。

历时180多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终于落下了帷幕。

这次战役，德军共损失兵力150万、坦克3500辆、火炮12000门、飞机3000架。第6集团军残存的9万多人，包括他们的总司令保卢斯元帅都当了俘虏，这支曾经凭借着精良的武器和残忍好斗的作风席卷大半个欧洲的军队，终于结束了他们引以为豪的“不可战胜”的神话。

一名叫冯·特拉米尔的被俘德军师长泪流满面地说：“我们也遇到过失

利，但我在德国军队服役了40年，像这样惨痛的失败是绝无仅有的。”

斯大林格勒之战是整个苏德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它沉重地打击了德国军队的士气，增强了同盟国战胜法西斯军队的信心，同时也作为德国军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惨败而载入史册。

英雄问鼎——战定天下大势

战争经过长时间的相持后，交战双方均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长时间的战争，最后争夺的焦点都聚集到了一场攻坚战上，是胜是败，是功成名就还是一败涂地，就在此一战。天下大势也因此战而转向，可谓是一战定天下大势。

霸王悲歌——垓下之战

两千多年前，楚汉相争止于垓下。楚汉相争，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起，至公元前202年项羽败亡，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时止，前后历时4年多。

这位史书上集豪迈、柔情于一体的伟岸男儿——项羽，终因垓下之败，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自刎于乌江，铸就了一代传奇。

战略失策

在政治上刘邦以统一天下为目标，结束秦末出现的混战分裂局面，顺应了人民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此相反，项羽却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上，分封18个王，但被封的贵族们却对各自的封地仍不满足，彼此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不服从项羽的领导。没有被封王的诸侯，更是心怀仇恨，伺机占地称王，起兵反楚。

军事上，刘邦以关中为基地，取得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使军队的供给和人员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和补充。在战略上，以灭楚为中心，对各路诸侯实行各个击破。招降了彭越、英布和大司马周殷，韩信进军河北取魏、赵、代、燕占领三齐，形成对楚的大包围。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连续进攻，不给楚军喘息的机会。派一部分部队，深入楚军后方，攻城略地，打乱楚军部署，扰乱楚军后方，使楚军兵力分散，无法集中重兵与汉对抗。

公元前206年灭秦后，项羽进军函谷关，本可一举打垮刘邦，统一天下。而他却一心想着东归，说什么“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于是封18个诸侯王后，便放弃关中，回军定都彭城。关中是战略要地，四面都是山河要塞，地势十分险要，而且这里经过秦朝的开发，农业生产也比较发达。放弃关中而定都彭城，是项羽的一个战略性错误。把刘邦封在汉中，认为这里交通阻塞，难以有所发展，并把秦的降将

章邯、董翳、司马欣都封在汉中，实行“三分关中”以抵制汉的发展。刘邦却依靠关中、巴、蜀这些战略要地，推行正确政策，得到了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发展、壮大汉的势力。

刘邦还非常重视政策与策略，进军咸阳与关中人民“约法三章”，受到人民的拥护。注意团结和重用大批人材，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有“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有“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的萧何；还有周勃、陈平、樊哙、灌婴等。这一批文臣武将，为刘邦夺取天下起了重要作用。

鸿沟和议

汉四年（前203年）八月，与汉军对峙于广武的楚军粮尽；而刘邦也没能调来韩信、彭越等人的军队，无法对楚军进行最后的合围。于是，双方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鸿沟和议”，以战国时魏国所修建的运河——鸿沟为界，划分天下。

九月，西楚霸王项羽率10万楚军绕南路、从固陵方向的迂回线路向楚地撤军。刘邦也欲西返。

但是，正当刘邦打算率军西返之时，张良、陈平却建议撕毁鸿沟和议，趁楚军疲师东返之机自其背后发动偷袭。张、陈二人认为：“我们汉已经有当今天下的一大半了，就连诸侯们都依附于我们，现在项羽的势力完了，这可是天要亡楚，还管什么协议，消灭他是正事”，建议“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史记·项羽本纪》）。

刘邦于是采纳二人建议，便把协议当做了废纸，马上向楚军发起战略追击作战。大军追至夏南时，刘邦约集韩信、彭越南下，共同合围楚军。

汉五年十月，刘邦亲率20万大军追击10万楚军至固陵。但此时，韩、彭二人没有一个出兵配合刘邦。项羽知道后大怒，于清晨在此地发起突然反击，斩杀汉军近2万余人，再次将汉军击败。刘邦慌忙率军退入固陵，并筑起堡垒坚守不出，而楚军又一次合围了刘邦。

刘邦一边郁闷地坚守壁垒，一边向张良询问：“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张良回答：“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刘邦光让人家帮你打仗了，没给什么好处，他们自然不会轻易出兵，给他们足够的好处就行了。

于是，刘邦采纳张良的意见，将陈县以东直到大海的大片领土封给齐王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就这样，刘邦以加封土地为报酬，终于搬动了韩、彭二人，使他们尽数挥军南下，同时命令刘贾率军联合英布自淮南北上，五路大军共同发动对项羽的最后合围。垓下之战随即开始。

齐王韩信亲率30万大军从齐地南下，占领楚都彭城和淮河北部广大地区，兵锋直指楚军侧后，自东向西夹击项羽；梁王彭越率军数万从梁地出发，先南下后西进，与刘邦本部军共同逼楚军后退；汉将刘贾率军数万会同九江王英布合兵10万，自淮南出发，从西南方发动对楚地的进攻，先克寿春，再攻下城父并将此城军民全部屠尽；而镇守南线的楚将大司马周殷却在此时叛楚，先屠灭六县，再与英布、刘贾会师，随后北上合击项羽；同时，得到关中兵源补充的刘邦则率本部军20万出固陵东进。汉军五路大军，合计近70万之众，形成从西、北、西南、东北四面合围楚军之势，项羽被迫率10万楚军向垓下后撤。

绝境求生

当时的情况，楚军处于绝对劣势：

首先，楚国位于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全部土地均已失陷，10万楚军成为绝对的孤军；

其次，楚军缺粮已经几个月，士兵饥饿，军队根本没有半点补给；

再次，汉军联兵约70万，且精力饱满、粮食充足、士气旺盛，而项羽孤军10万，连续久战疲惫，决战之时已是十二月的大冬天，而楚军刚从广武前线上撤下来，未经补给，多穿着夏秋季的服装，寒冷饥饿，士气涣散；

第四，汉军分五路有秩序推进，先占楚土，再行合围，步步为营，包围圈完善，楚军难以发动突然性的反攻；

第五，楚军离江东五郡距离遥远，即使冲破包围圈，也很难在汉军的追击下及时回到己方区域，可以说是“突围无效”。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韩信30万主力与刘邦本部军20万合兵一处，排出五座连阵，向盘踞于垓下困守的10万楚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韩信率主力大军五六十万，排出了这样一个阵形：他亲率30万大军居

中，为前锋主力；将军孔熙率军数万为左翼；陈贺率军数万为右翼；刘邦率本部主力尾随韩信军跟进，将军周勃率军断后。

而项羽方面，对于楚军而言，现在的情况既不能守，也不能退。

后勤断绝、无粮而守，无异于坐以待毙！

后退则江北四郡皆已经被占，无路可退；退回江南则路途遥远，且道路被汉军所阻，必陷于汉军前后夹击之中，一样是死路一条！

当时项羽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以一次楚军最擅长的强力突击突破韩信30万前军直接打掉刘邦这个指挥中心，以此击溃敌军，扭转战局！

而韩信的心中也应该十分清楚，楚军除了靠一次“斩首”突击之外根本别无他法。所以，韩信故意将自己的指挥部设在30万大军所组成的数道铁墙的最后方，后面紧挨着刘邦本部十几万大军，最后面是周勃军；同时左右有孔熙、陈贺两个大阵配合。

韩信的这种排阵方法道理很简单，项羽若想发动进攻突破了30万大军的战阵本就很不容易，他躲在最后就能使自己的指挥部尽可能避免被打掉；而如果项羽突破了30万大军的战阵，则其可以迅速回退至刘邦10万主力的保护之中，继续保证指挥中心的存在；如果连这也被突破，那就由周勃的后军负责掩护刘邦和韩信二人逃离战场；而最重要的是其左右两翼的两个大阵，项羽一旦发动中央突破战术，向联军指挥部发起进攻，则左右军可以趁机向楚军后方迂回、攻击楚军侧后，以牵制楚军的中央突破。

这场战斗楚军能否胜利，只能取决于项羽的一次冲锋能否在汉军左右军完成迂回前得手。如果汉军左右军完成迂回前汉军的指挥中心还存在，那么楚军就将失败。这一点，双方主帅都非常清楚明白。

陷入重围

首先，韩信率主力大军先向楚军发动挑衅性进攻。项羽立刻率10万楚军发动中央突破作战，矛头直指韩信本部。项羽亲自率军出击，冲锋在前，楚军以骑兵在前、步兵在后随其冲锋。汉军接战，前阵立刻被击溃。韩信立刻命令大军后撤，以30万大军为屏障掩护指挥部和刘邦的10万人马向后退去。汉军且战且退，楚军则是继续孤注一掷地疯狂突击，项羽本人更是一马当先，冲锋速度之快甚至将10万楚军将士统统甩在了后面，连楚军骑兵都没有一人能赶上。一路上，汉军如乌云一般层层叠叠，一眼望去，漫山遍野。项羽率10万将士猛打猛攻，连

破汉军数道防线，30万大军溃散一半多，一路之上无人能挡，直杀向韩信的指挥部。而另一方面，当韩信以前军为屏障掩护刘邦军回撤退避的同时，孔熙、陈贺所率的左右两军也从楚军左右两侧进行着迂回机动，其目的便是为了牵制楚军，进攻其侧翼、分离楚军骑兵步兵之间的配合，阻滞楚军进攻速度。

经过半日厮杀，楚军杀敌无数，韩信的前军几乎被打光了，但项羽依然没能突入汉军指挥部，韩信始终不断地向后退却，始终没有出现在项羽面前。而项羽过于猛烈的冲锋，却明显拉开了军队前后的距离。此时的楚军，项羽本人脱离全军冲锋在前、冲开汉军一道道防线；后面是速度较快的主力骑兵急赶项羽，并砍杀被项羽冲乱的汉军；而最后面的是速度最慢的步兵部队，他们与未被骑兵杀死的汉兵一边厮杀一边继续追赶骑兵。楚军队形越来越散、越拉越长，已经渐渐失去了紧密的队形和互相之间的配合。

战至下午，汉军中军一退再退，左右两军迂回急进，终于完成了前后夹击之势。汉军左右军开始了对楚军后方侧翼的进攻，以紧密的阵形两面压来，迅速合围了落在后面的楚军步兵。楚军将士殊死抵抗，两军将士立刻陷入混战状态，而楚军步兵、骑兵一分两半，他们的攻势随之减慢。项羽不得已，只好率残存骑兵回师救援步兵。

当得知左右军完成迂回并发动了对楚军后方步兵的进攻之时，韩信随即组织反击，并将刘邦主力以及所剩的全部中军投入反攻。

汉军向项羽和楚军前锋骑兵反扑过来，数十万汉军对楚军发起了前后夹击。项羽见势不妙，立刻率全军向反方向突围，冲开汉左右军的包围，退回营中。此战，楚军阵亡4万，被俘2万，仅剩不到4万伤兵随项羽退回阵中，汉军亦伤亡十几万，付出了远高于楚军的代价。

随后，韩信率领全军，彻底包围了楚军大营。

英雄末路

楚军主力被困在垓下，一曲楚歌，士卒相继逃去。项羽无计可施只有在帐内饮酒。爱妃虞姬听到四面楚歌，知道大势已去，乃泣而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罢，遂伏剑自刎。

虞姬死后，项羽从垓下突围，麾下从骑八百余人。这时，只有东南未被汉军堵死，因此，楚军向东南奔去渡淮河至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迷路，经一农夫引路，误入大泽。

项羽败至乌江，这就是他的最后时刻。乌江亭长已泊舟待渡，本可安全回到江东的项羽，这时却没有登舟。他认为自己的失败，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想当年率8000子弟兵渡江西征，今却无一生还，项羽认为即使江东父老能够同情他，拥他继续为王，他也无面目再见乡亲。于是项羽毅然冲人汉军阵中，杀死汉军数百人之后，从容地自刎而死。

垓下之战，汉军适时发起战略追击，积极调集援兵，多路围攻，以绝对优势兵力全歼楚军，创造了中国古代大规模追击战的成功战例。垓下之战，是楚汉相争中决定性的战役，它既是楚汉相争的终结点，又是汉王朝繁荣强盛的起点，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它结束了秦末混战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奠定了汉王朝四百年基业；因其规模空前，影响深远，被列为世界著名古代七大战役之一，有“东方的滑铁卢”之誉。

毕其功于一役——汉漠北之战

刘邦在击败项羽之后，被来自北方的匈奴打得没有办法，匈奴每次来犯，刘邦皆以失败告终，打又打不过，堂堂大汉不得不每每低头，又是进贡又是送美女。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匈奴极为贪得无厌，他们一路抢掠，甚至打到了距京城350公里的地方。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这位史上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皇帝把匈奴当成了最大的敌人，派兵数次，不灭匈奴，誓不罢休。而汉大败匈奴的决定性战役，便是发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战。

经济上的先手

打仗就是打钱，这一点在古代和现代没有多大的分别，甚至小到街头打架斗殴，只要我有西瓜刀、钢筋等利器，自然胜过空手的人，汉武帝深明此理，他在位时期，为了打好每一场仗，竭力从商人手中收取赋税，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

首先，武帝将有巨大利益的盐、铁、酒这些涉及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的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并制定了法令来严格限制私人的经营。

盐铁的专营起因于战争。当时，由于对外战争较多，国家财政比较困难，但是那些富有的商人们并不想对国家作出贡献，而且其富有的程度使他们具备了和郡县及国家对抗的力量。最后，武帝听从了经济专家桑弘羊的建议，将这些都收归国家来经营，国家的收入便大幅度增

加。

第二，是推行平准令。这是武帝时期封建国家运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市场、调剂物价的重要措施。平准就是由中央大司农的属官平准令来负责京城和其他大城市的物价平抑工作。在丰收的季节，因为粮食价格比较低，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由国家以高价来收购，等到粮食贵时，再由国家平价卖出，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这使大商人们失去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机会，同时也稳定了国家的政局。

第三，是推行告缗令。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推行“算缗”，这是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两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或者不交，就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在元鼎三年（前114年），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令”，即鼓励人们告发不遵守“算缗”的人。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命令一下，财富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血战漠北

元朔六年（前123年）漠南会战后，匈奴伊稚斜单于撤兵漠北的目的之一，是企图“诱罢（疲）汉兵，徼极而取之”。不料汉武帝却转攻河西，使匈奴的诱兵之计落空。恼羞成怒的伊稚斜单于，于元狩三年（前120年）春发动数万骑兵，分别从右北平、定襄两郡进犯，杀戮千余人，企图激怒汉武帝，诱使汉军北进，在漠北予以歼灭。

鉴于匈奴单于本部及左贤王部仍具相当实力并严重威胁汉朝北部边疆的安全，考虑到汉军经过以往多次实战的锻炼，已经积累了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集团远途奔袭的作战经验，汉武帝决意乘河西新胜之帆，加强北线进攻。元狩四年（前119年），他与诸将商议对匈奴的作战方针。他认为“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漠）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决计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而确定了一个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的作战方针。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及转运民夫10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率，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并组织“私负从马复四万匹”，运送物资。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统率大军，慨然踏上了征途。“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为确保此战必胜，汉武帝在战前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大将军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中将军公孙敖、后将军曹襄，统率骑兵五万出代郡寻找匈

奴左贤王决战；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经过挑选的“敢力战深入之士”五万骑出定襄，寻找匈奴单于的主力军决战。队伍刚刚出发便捉获匈奴的骑哨，得知单于主力已经东移，汉武帝于是临时更改部署，将霍去病所部东调改由代郡出塞，便于寻歼左贤王，卫青所部改由定襄出发，北上进击单于主力。

赵信得知汉军北进，又为伊稚斜单于出谋划策，他认为“汉军既度幕（漠），人马罢（疲），匈奴可坐收虏耳”。单于依计而行，“悉远北其辎重”。将全部家属人畜物资往更远的北方转移，而将精兵部署在漠北一带，准备迎击汉军的进攻。

卫青在漠北大战中的对手是伊稚斜单于。伊稚斜的优势很明显，且不说匈奴人是以逸待劳，就连战场也是由他挑选的。而卫青必须“出塞千余里”才能求得一战。

卫青出塞后，“捕虏知单于所居”，便“自以精兵走（奔向）之（单于）”，令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出东道”。后将军曹襄和左将军公孙贺的行动，史书未言。但可以肯定，他们没有和卫青在一起，因为卫青“自以精兵走之”。我认为，他们和卫青出的是同一条“道”，只是行军速度要比卫青慢。

对付不远千里来到漠北的汉军，伊稚斜可采取“避其朝锐，击其暮归”的打法，也可避而不战，但他选择的是正面迎敌。因为“汉兵既度幕（漠），人马罢（疲），匈奴可坐收虏耳”。在得知汉军挺进漠北的消息后，匈奴人很高兴，而且是喜出望外。毕竟，漠北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新的战场。

卫青率先进入战场，后将军和左将军在战斗打响后抵达，而前将军和右将军因迷路错过了漠北大战！

因此，一开始，伊稚斜在兵力上也占优！

面对严阵以待的匈奴骑兵，卫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

车阵是防御骑兵的战术之一。卫青以武刚车结成环形阵营，这是一个“圆阵”，而圆阵是最好的防守阵形。

五千骑兵的先敌出击，真可谓“守中带攻，攻中带守”，充分体现了卫青高超的指挥艺术。对五千骑兵而言，他们的出击，是一次进攻。对卫青而言，既是进攻战，也是防御战，挡住匈奴人，迟滞匈奴人，

为“武刚车自环为营”争取时间。只要“武刚车自环为营”，那么即使暂时失利，也可坚守待援，伺机再战！同时，五千骑兵的先敌出击，在气势上也是先声夺人。

伊稚斜以一万骑兵迎战。他的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凭借人数上的优势，迅速击溃当面之敌。但是，伊稚斜低估了汉军的战斗力，一万匈奴骑兵对五千汉家骑兵无可奈何！汉军装备的“环首铁刀”，是其战斗力提升的原因之一。

伊稚斜的意图没有实现。而卫青完成了“为营”，并等来了曹襄和公孙贺。战场上的形势转而对伊稚斜不利，更糟糕的是他未能及时察觉汉军的兵力已得到了加强。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风云突变，战场上出现了沙尘暴！“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而卫青“纵左右翼绕单于”，一举奠定了胜局！

其实，突然出现的沙尘暴对汉军更为不利，匈奴人对这种天气的适应能力应该更强一些，从史书中双方“杀伤大当”的记载来看，沙尘暴对汉军战斗力的削弱要比匈奴人大得多。

但是，沙尘暴使战场上的能见度降低，正是发动突然袭击的大好时机，这一点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就看谁先想到，先利用了！卫青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了这个战机，以左右两翼包抄，这种常规的骑兵战术，完成了对敌军的致命一击！

包围圈中的伊稚斜看到“汉兵多，而士马尚强”，彻底丧失了战斗和抵抗的意志，在天快黑的时候，自己先做了逃兵。

此战中，卫青的自信、勇敢、顽强、冷静以及临阵应变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反观伊稚斜，在优势的时候，不能想办法打开局面；在劣势的时候，又因为对手的强大而丧失了斗志，最不可取的是只顾自己逃命而丢弃大军。

可以说，卫青在击溃敌军之前，已经从心理上和意志上击垮了敌方的主将！

伊稚斜当了逃兵，而卫青从战神的手中接过了胜券。

东出的霍去病军虽然未与匈奴单于交手，但其战果也十分巨大。霍去病凭借部下兵精马壮的优势，出代、右北平后，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

中长驱北进2000余里，对匈奴左贤王发动猛烈进攻。左贤王自知不是霍去病的对手，很快就率亲信弃军而逃。霍去病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斩杀匈奴比车耆王，俘获屯头王、韩王等3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匈奴吏卒70443人。为了纪念这次战役，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今内蒙古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俄罗斯的贝加尔湖），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祭告天地，庆祝胜利。

牧笛代狼烟

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汉武帝在取得河南、漠南、河西三大战役胜利的基础上，根据汉军经过实战锻炼积累的运用骑兵集团进行长途奔袭与迂回包抄的作战经验，利用匈奴王廷北徙之后误以为汉军不敢深入漠北的麻痹心理，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胆地制定了远途奔袭、深入漠北、犁庭扫穴、寻歼匈奴主力的战略方针。与此同时，他又细心进行战前的准备，除集中全国最精锐的骑兵和最优秀的战将投入战斗外，还调集大量马匹与步兵，运送粮草辎重，以解决远距离作战的补给问题。而在作战中，汉军统帅又发挥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充分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力，不仅敢于深入敌境，而且善于迂回包抄，特别是卫青，在遭遇单于主力后，机智地运用了车守骑攻、协同作战的新战术，先借助战车的防御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继而发挥骑兵迅速机动的攻击能力，迂回包抄敌军的两翼，一举击溃单于的主力，更显示出其战役指挥方面的优异才能。所有这一切，都为汉军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漠北之战最终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在这次战役中，共歼灭匈奴军九万余人，使其一时无力越过大漠南下。汉军亦损失兵力数万人，马十万余匹。匈奴方面左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伊稚斜单于因与兵众失散十余日，以至于被误认为战死沙场，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十几天后伊稚斜单于复出，右谷蠡王乃去号，由此可见匈奴王廷的混乱与狼狈状态。由于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大批物资丧失，匈奴单于不敢在大漠北缘立足而向西北方向远遁，因而出现了“幕（漠）南无王庭（廷）”的局面。如果说漠南之战后匈奴单于移王廷于漠北还可以看做是一种战略转移的话，那么，漠北之战后的“幕（漠）南无王（庭）廷”则标志着匈奴势力大范围退缩。此后，双方暂时休战，经过这次大决战，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已基本得到解决。

汉武帝战胜匈奴，打通了到塔里木盆地及中亚的商路，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归属于汉朝。从此，从中原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上，西汉的外交

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西交流的一座桥梁。

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于4月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挥下，发起了规模巨大的渡江战役。他们在长江中下游强渡长江，对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进行打击。

依托大江苟延残喘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正规军还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约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为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为146万人。这些部队，多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试图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4月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组织长江防御。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省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地段上；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地段上。同时，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计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镇江、上海等地的长江江面，江防舰队主力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江面，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计飞机300余架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支援陆军作战。此外，美、英等国也各有军舰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自西向东横贯中国中部，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下游江面宽达2至10余公里，水位在每年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大浪高，影响航渡。沿江广阔地域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大兵团行动。

防守该地段的汤恩伯集团，除以一部兵力控制若干江心洲及江北据点

作为警戒阵地外，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沿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的机动兵力，企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支援下，大量杀伤我军于半渡之时或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分别撤往上海及浙赣铁路（杭州—株洲）沿线，组织新的防御。其具体兵力部署是：以第8兵团指挥第55、第68、第96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第7“绥靖”区指挥第20、第66、第88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第17兵团所属第106军位于泾县、宁国、太平地区为预备队；以第6兵团及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第28、第45、第99军防守南京及其东西地区；以第1“绥靖”区所属第4、第21、第51、第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第34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预备队；以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7、第52、第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间。另以第9编练司令部指挥第73、第74、第85军和第18、第67、第87军共20余个师位于浙赣铁路沿线及浙东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担任江防，其中以主力第3兵团位于武汉及其以东至九江地区；以13个师位于长沙、南昌之间地区。这位桂系将军的战略布置可谓很周全。

针锋相对定攻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1949年2～3月，中共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等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应对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所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今北京）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总前委依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意图和国民党军的部署以及长江中下游地理特点，于1949年3月31日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在江苏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而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江苏、安徽省南部及浙江全省。其兵力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指挥第20、第26、第34、第35军，第10兵团指挥第23、第28、第

29、第31军和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和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指挥。其中第34、第35军位于江北全椒、仪征、扬州等地并攻占瓜洲、浦口、浦镇，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六个军从三江营（扬中以北）至张黄港（靖江以东）段实施渡江，成功后向宁沪铁路（南京—上海）挺进，控制该路一段，阻击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东逃和上海方向的国民党军西援，并向长兴、吴兴方向发展，会同中突击集团切断宁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南逃的通路，完成战役合围，而后协力歼灭被围之敌。

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指挥第21、第22、第24军，第9兵团指挥第25、第27、第30、第33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芜湖以北）至枞阳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沿江守军，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迅速东进，会同东突击集团完成对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而后各个歼灭被围之敌。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为使得中、东两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南京、镇江地区守军，中突击集团过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

以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指挥第10、第11、第12军，第4兵团指挥第13、第14、第15军，第5兵团指挥第16、第17、第18军及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和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由枞阳至望江段实施渡江，成功后以一个兵团挺进浙赣铁路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控制该路一段，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歼灭芜湖守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作战。4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上述计划。为了便于部队补给和避免过分拥挤，4月17日总前委又决定西突击集团过江后，第3、第5兵团直出浙赣铁路沿线，第4兵团执行东进任务。邓小平、陈毅坐镇合肥以南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

参加渡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于3月初至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开展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形势任务和新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侦察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工事和长江水情、两岸地形；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下筹集、修理船只，到渡江前夕，共筹集各型木船9400余只，培训了数千名部队选调的水手；开展以强渡江河和水网稻田地作战为主要内容的战术、技术训练等。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统一部署下，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竭尽全力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支前工作，仅随军参战的船工即达1万余名，临时民工达300万人，山东、苏北解放区还组建了16个民工团随军服务。与此同时，各兵团还以一部兵力拔除了枞阳、土桥、仪征、三江营等长江北岸国民

党军据点10余处，从北岸控制了长江航道，为主力渡江开辟了道路。

天堑变通途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人民解放军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于4月20日夜发起渡江作战。中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21、第24、第25、第27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国民党军军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在100余公里的正面上，首先登船起渡，迅速攻占了鲫鱼洲等江心洲。接着，突破鲁港（芜湖西南）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守军的多次反击，巩固了滩头阵地，而后向纵深发展攻势，至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国民党军芜湖以西地段的长江防御被人民解放军突破后，汤恩伯于21日到芜湖亲自布置阻击，但已无济于事。当晚，人民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发起强大的渡江作战。东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23、第28、第29军从龙稍港（泰兴西南）至张黄港段开始渡江，在天生港（泰兴以南）等地突破守军防御后，击退其第21、第45、第123军的多次反击，于22日进抵南闸（江阴以南）、百丈镇（申港以西）之线，建立了东西50余公里、南北10余公里的滩头阵地。同时，争取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守军7000余人起义，控制了江阴炮台，封锁了江面。第20军由泰兴西北龙窝口至永安洲段起渡，22日攻占扬中。西突击集团也于21日晚在预定地段突破守军江防阵地，控制了宽100余公里、纵深5至10公里的滩头阵地，于22日占领彭泽、东流等地，并解放安庆。中突击集团则继续发展攻势，占领南陵，歼国民党军第88军大部。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英国4艘军舰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以炮火猛烈还击，击伤其旗舰“紫石英”号，后4艘军舰相继逃往上海。为此，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申斥了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径，并要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海、领土、领空，表达了中国人民保卫主权的决心。

国民党集团鉴于江防已全线被突破，部队有在沿江一线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围歼的危险，于22日下午仓促部署总退却，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铁路沿线撤退，芜湖以东、常州以西的部队向杭州方向撤退，常州以东的部队向上海方向撤退，企图在浙赣铁路沿线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人民解放军除组织第二梯队继续渡江外，主力向国民党军防御纵深发展攻势。23日，东突击集团主力相继解放丹阳、常州、无锡等城，切断了宁沪铁路，争取了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

率舰艇25艘在南京以东江面和另一部舰艇23艘在镇江江面起义。第34军进占镇江，第35军于23日晚进占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中突击集团一部占领芜湖，主力渡过青弋江，并在湾地区歼国民党军第20军大部和第99军一部。西突击集团占领贵池、青阳等地，歼国民党军第8兵团一部。

在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武汉以东以西的黄梅、浠水、汉川等地，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保障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的翼侧安全。

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4月22日至23日，总前委依据沿江国民党军全线南撤的情况，迅速调整进攻部署，令第三野战军除以第8兵团所率第34、第35军担任镇江、南京地区的警备任务，以第10兵团第29军东进占领苏州并向上海方向警戒外，主力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西侧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今湖州）地区疾进，完成战役合围，歼灭由南京、镇江、芜湖地区南逃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同时解除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沿江东进的任务，改为与第3、第5兵团并肩向浙赣铁路沿线挺进，追歼逃敌，控制浙赣铁路，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翼侧安全，另以第10军担任安庆、芜湖地区的警备任务。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不顾疲劳，不待重火器和辎重到达，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等困难，向指定地区疾进。4月26日，第9兵团主力通过广德；第10兵团进抵天王寺、宜兴一线，并在溧阳以西、以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4、第28、第51军各一部。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多路追击下，不敢再沿宁杭公路南逃，改由宜兴以西山区直下郎溪、广德，企图由此突出重围，直趋杭州。27日，第10兵团第29军进占苏州。第三野战军主力会师吴兴，将国民党军第4、第28、第45、第51、第66军等5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之间地区，经两天激战，将其8万余人全部歼灭。5月3日，第7兵团占领杭州。第二野战军在皖南游击队的策应下，经屯溪、婺源、乐平等地，于5月4日至7日相继占领浙赣铁路沿线的贵溪、上饶、衢县、金华等地，并在追击作战中歼国民党军第68、第73、第88、第106军各一部。

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

郎广围歼战后，汤恩伯集团一部逃往福建，主力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退守上海，在蒋介石亲自部署下继续顽抗。位于武汉地区的白崇

禧集团，除以一部兵力迟滞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渡江外，主力准备南撤湘鄂边界、湘中、湘鄂西地区组织新的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和西进四川。

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依据战局的发展，决定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主力向浙江东部和南部进军，解放浙江省；第8兵团一部兵力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警备，并肃清溃散于苏浙皖边界地区国民党军的任务；第9、第10兵团并指挥第8兵团一部攻取上海。第二野战军在浙赣铁路金华至东乡段休整，策应第三野战军夺取上海，准备对付美、英等国可能的武装干涉，并以一部兵力向福建北部、江西中部进攻，准备进占南昌。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九江间待机渡江，占领武汉三镇。

为求完整地接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避免市区遭受战火破坏，第三野战军决定以第9兵团指挥第20、第27、第30、第31军，第10兵团指挥第26、第28、第29、第33军，分别经由浦东、浦西实施钳形突击，直插吴淞，截断敌军海上退路，迫敌投降。如敌继续顽抗，则对市区发起攻击，分割、歼灭全部守敌。5月12日，上海战役开始。至22日，将汤恩伯集团主力压缩到苏州河以北地区。第三野战军增调第7兵团第23军和第8兵团第25军分别加强第9、第10兵团，该两兵团于23日夜向上海守军发起总攻。各攻击部队采取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和宝山、吴淞。为减轻对市区建筑物的破坏，尽量不使用重武器。至27日，完全攻占上海。汤恩伯集团除约5万人经吴淞口登舰逃跑外，15万余人被歼灭。

在此期间，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在浙东、浙南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宁波、奉化、镇海（今宁波市北部）、温州、临海、黄岩等城市和广大地区。第二野战军一部解放江西省南城和福建省建阳、建瓯、南平等地；另一部为策应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渡江作战，进至江西省丰城、清江（今樟树）一线，并于22日占领南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14日开始举行汉浔间渡江作战，从武汉至九江间横渡长江。15日，争取了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2万余人在贺胜桥起义，17日解放华中经济中心武汉。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结束。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为而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传奇之叹——滑铁卢之战

“人类命运中这个人物的重量过分，搅乱了平衡。他个人计算着他比整个宇宙都要重要。人类的过剩精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大脑中，一个人的头脑要决定全世界命运，人类文明要延续的话，这将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雨果

这位传奇统帅举一国之力，东征西讨，纵横天下，少有败绩。也正是他自信得过了头，如果中和一些，低调一点，多国联盟想在一场战争中胜他，恐怕还不是那么简单。

时也，命也，运也，这也许是拿破仑滑铁卢战后的想法吧。

东山再起

1815年3月1日凌晨3时，被软禁在厄巴尔岛上的拿破仑率领1000多名士兵在儒昂港登陆。在他看来，法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王室军队，有的只是拿破仑的军队，皇帝的军队，只不过这支军队不幸在别人的白旗下过了11个月。事实上的确如此，法兰西无法抵抗他的到来。法国虽然有国王、亲王、大臣、省长，但只要拿破仑一出现，这部强大的机器就会立即瘫痪。将军们给他送来了军队，市长们拱手交出了城市。圣路易的后裔，患足痛病的国王面对伟人的重新出现，自愧不如，很快逃之夭夭。1815年3月20日晚上9时，拿破仑在随从人员和骑兵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了巴黎。

拿破仑在法国的出现，震惊了整个欧洲。在维也纳开会的同盟国立即放弃了彼此间的争吵，又一次联合起来。3月13日，反法同盟公布了一项声明，声明指出：“波拿巴违反了规定他定居厄尔巴岛的协议，破坏了给他保留的唯一合法的称号……使自己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并在全世界面前表明，同他既不能讲和平，也不能休战。”各同盟国表示将运用它们所有的资源同拿破仑作战。5天之后，奥、英、普、俄四国同意各自出兵15万人共同去对付这个从厄尔巴岛潜回的篡权者。3月25日，第七次反法同盟正式成立，他们决心彻底打垮这个科西嘉伟人。

暗度陈仓

拿破仑以其超乎寻常的充沛精力和高效能的组织天才，终于在短短的

日子里组织起一支帝国大军。1815年5月底，他所征集的正规部队已达到了284000人。根据各军的不同使命，他把正规部队分成几个军团，即北方军团、莱茵军团、阿尔卑斯军团和比利牛斯军团。北方军团是主力军团，拿破仑亲自指挥，用它充当打击的拳头。该军团共有124500余人，拥有340门火炮，下辖5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以及近卫军。

这时，反法联盟70万大军分成5路，以铺天盖地之势向法国压来。英荷军团93000人，由英国名将威灵顿公爵指挥，普鲁士军117000人，由布吕歇尔指挥，这两个军团均在6月14日集结完毕，部署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及其以东一线；奥地利军约21万人，由施瓦岑贝格指挥，在莱茵河上游集中；俄军15万，由巴克莱指挥，在莱茵河中游集中；萨丁军75000人，由弗里蒙特指挥，在意大利北部的法意边境集中。

同盟国经过协商决定，要在6月27日到7月1日之间越过法国边界发起进攻。届时，威灵顿、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的三个军团直接进攻巴黎，巴克莱军团作为第二梯队，随上述三个军团之后行动，准备随时接替他们之中任何一个进攻失利和损失严重的军团，继续向巴黎发动进攻。弗里蒙特的萨丁军团负责进攻法国中南部的重镇里昂。联军计划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实行四面围攻，一举压垮刚刚组建起来的法军。

拿破仑考虑到法军兵力不足，以30万兵力抵抗70万大军，不能消积防御，他决定提前走上战场，趁联军尚未完全集结和统一行动之前，以攻为守，首先击破威灵顿和布吕歇尔两个军团，然后掉头东向，依次迎击俄奥两国军队，从而彻底粉碎联军围歼法军的企图。为了隐蔽自己的意图，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拿破仑指示陆军大臣达武在巴黎周围修筑要塞，他自己也尽量拖延离开巴黎的时间，以给敌人造成他准备在巴黎附近打一场防御战的错觉。与此同时，他秘密地向比利时边界集中兵力。

6月6日，北方军团开始向比利时边界开进。14日，全部人马就已进到了联军鼻子底下的莫伯日、富尔米、希梅地区。行军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6月12日凌晨，拿破仑离开巴黎，于中午时分到达拉昂。在这里，他发现由于参谋长苏尔特的疏忽，骑兵军的四个师没有接到行动命令，还安闲地留在驻地。拿破仑立即下令，命骑兵全速赶往法军的集中地区。

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对法军的行军一无所知，拿破仑决定乘两军没有备战之机，将主力插入敌人两个军团之间，割裂它们的联系，不使它们相互支援，然后将其逐一消灭。6月14日，拿破仑将其大本营前移，设置在法比边境附近的博蒙特。他下令全军分成两路，在翌日拂晓前

越过边界，向布吕歇尔军发起进攻，压迫布吕歇尔军团后退，再围歼孤立突出的威灵顿军团。

当晚，拿破仑出发巡视各军。秘密集中在前线的法军部队，与对面普军仅隔一片密林，他们如同在弦之箭，只待一声令下就能马上越过边境线。拿破仑突然出现在军中，立即引起了“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为了不致过早暴露目标，拿破仑多次制止这种呼声，但毫无结果。

这一天正好是马伦哥和弗里德兰两次大捷的周年纪念日，拿破仑发表了极富鼓动性的讲话，他号召法国士兵为重振法兰西声威而战，他说：“时机已经来到了，不是征服就是灭亡。”

不完美的利尼之战

拿破仑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可联军对此却一无所知，威灵顿还以为拿破仑仍在巴黎加强防务呢。6月13日夜间，普军前哨发现前面有许多营火在闪动，立即向布吕歇尔作了报告。布吕歇尔不以为意。6月15日清晨，法军第4军中一个叫包弗蒙特的师长带着部分参谋人员叛逃到普军方面，将拿破仑的实力和计划和盘托出，布吕歇尔这才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极其危险。不过，他并不惊慌，他相信凭普军的实力和威灵顿军团的支援，完全能够对付拿破仑的进攻。

15日凌晨3时，拿破仑骑马到达前线。他命令左翼指挥官内伊指挥第1、第2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构成左翼，迅速沿通向布鲁塞尔的公路挺进，攻击并占领卡特尔布拉斯，威胁普军右翼，阻止威灵顿军团对布吕歇尔的增援。同时，命令骑兵军长格鲁希指挥第3、第4军和两个骑兵师构成右翼，从正面攻击普军。于是，一场大战开始了。

内伊的左翼法军进展神速，很快就占领了哥西里斯，而格鲁希的右翼却进展缓慢，仅推到吉里一线，左翼法军显得有些孤立突出。内伊害怕孤军深入会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歼，于是犹豫起来，不敢全力推进，仅以一个骑兵师的兵力继续向卡特尔布拉斯进攻。该师进到卡特尔布拉斯以南地区，遭到了敌军的阻击，进攻受挫，不得不退回到弗拉斯尼斯附近，以待内伊的下一步命令。这时，天色已晚，内伊见自己的部队已突进到敌人两个军团之间，而且士兵经过一天的行军和战斗已疲劳不堪，于是作出决定：暂停进攻，就地宿营。

法军右翼攻占了吉里后，继续向前推进，布吕歇尔军仓促应战，不断后退。一天下来，布吕歇尔军团已被压缩到阿曼德、华格尼里、利尼、桑布里费一线。形势对法军十分有利。如果布吕歇尔继续后撤，正好中了孤立威灵顿之计，拿破仑则可按预定计划行事，首先消灭威

灵顿军团。若是布吕歇尔准备与拿破仑决战，那法军就先把他收拾掉。

晚上9时左右，拿破仑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回到了设在沙勒罗瓦的大本营。这一天，从凌晨3时开始，他一直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午夜时分，刚睡了几个小时的拿破仑就被内伊叫醒，内伊向他解释了白天没能按计划占领卡特尔布拉斯的原因。拿破仑向他反复说明了自己总的战役设想和夺占卡特尔布拉斯的重要性，要他务必在16日早晨占领此地。他说，法军不可能同时对付两个敌人，只有占领卡特尔布拉斯，才能完全割断两个军团之间的联系，保障主力歼灭当面普军，或者向左转移兵力，歼灭威灵顿的英荷军团。这次谈话直到16日凌晨2时才结束。

在布吕歇尔军被法军逼得步步后退时，威灵顿还完全陶醉在安逸舒适的生活中，他根本没料到拿破仑会采取攻势行动。6月13日曾有消息说法军已经占领了边境的莫伯日一带，但威灵顿当时正在陪同一位贵妇玩耍，对此消息未予理睬。15日下午3时，一个确切的报告证实法军开始攻击普军的前哨阵地。威灵顿断定法军的企图是经蒙斯直取布鲁塞尔，从侧后迂回包围他的军团，他立即下令所属各军收拢部队，随时作好机动准备。黄昏时分，威灵顿收到布吕歇尔请求增援的急件，可他没有马上向布吕歇尔靠拢，他认为拿破仑进攻布鲁塞尔的危险依然存在，他要确保从蒙斯到布鲁塞尔的道路安全。晚上10时，威灵顿向部队下达了第二道命令，要求加强对布鲁塞尔方向的防御。命令发出以后，他又离开了司令部，去出席一位贵妇人的宴会。他在那里一待待到16日凌晨2时，直到蒙斯部队送来一份报告，他才悻悻离开。这份报告说蒙斯当面的法军全部转移到沙勒罗瓦方向，蒙斯附近已无法军踪影。至此，威灵顿才如梦初醒，他不无悔恨地说："啊，上帝！拿破仑欺骗了我。他已占去了24小时的行军时间。"威灵顿当即命令部队向卡特尔布拉斯方向行动，占领该村的公路交叉口，阻止法军的进攻。如有可能，就在那里与法军会战。

16日凌晨4时，拿破仑向全军下达命令：内伊指挥原辖兵力继续向卡特尔布拉斯进攻，近卫军和骑兵预备队随后跟进，随时准备支援。占领该地后，相机向布鲁塞尔发起进攻，争取在16日夜间或17日凌晨攻占布鲁塞尔，从侧后包围威灵顿军团。格鲁希指挥右翼原有部队，继续向当面的普军进攻，占领桑布里费，迫使敌人向耿布劳斯方向撤退，从而使敌人两个军团之间的距离更加拉大。

上午8时，格鲁希向拿破仑报告：普军正向桑布里费集结，看样子要在利尼附近展开会战。同时，内伊也送来报告，说英荷联军正向卡特尔布拉斯附近集中。拿破仑命令内伊集中现有兵力，坚决打垮英荷联

军，一定要拿下卡特尔布拉斯。他自己则从大本营立即赶往右翼阵地。

上午11时，右翼第3军已完成了攻击部署，可第4军迟迟未到。原来，由于苏尔特的疏忽，第4军昨晚宿营于桑布尔河两岸，因距离太远，一时跟不上来。为了确保进攻取胜，拿破仑决定等第4军到达后再发起进攻。下午1时左右，第4军才匆匆赶到。然而，普军这时已有3个军约8万人集中到了利尼村及其附近地区。拿破仑见布吕歇尔将主力集中在此地迎战，不禁大喜过望，当即决定：改变首先歼灭威灵顿军团的计划，迅速集中现有的5万兵力迎战布吕歇尔军。拿破仑计划用两个骑兵师攻击普军左翼，牵制它的行动；以主力猛攻普军的右翼和中央，迫使布吕歇尔逐渐消耗完他的预备队；同时将内伊指挥的左翼兵力从卡特尔布拉斯调过来，攻击普军的右翼。最后，投入近卫军，从普军中央实施突破。

下午2时，总参谋长苏尔特向内伊发出通知："敌人已在桑布里费与布莱之间集中兵力，格鲁希已于下午2时30分用第3和第4两军发动攻击。陛下的意图是要你先击退前方的敌军，然后来支援右翼并协助包围敌人。"拿破仑坚信，只要内伊坚决执行他的指示，如其迂回到普军的右翼，那么，普军可能在3个小时之内全军覆没。

6月16日下午2时30分，进攻准时开始。两个骑兵师展开倒八字队形，肩并肩地向敌人阵地发起攻击，很快就缠住了普军的左翼。旺达姆的第3军指向阿曼德，吉拉德的第4军指向利尼。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第4军的三次冲击都被守军的排炮打退了，直到第四次冲锋才勉强占领利尼村，但很快又被普军预备队的反冲击赶了出来。第3军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时，拿破仑急切地盼望内伊赶来支援，下午3时50分，他指示苏尔特再次写信，命令内伊快些行动，迂回到敌军的右翼，打击普军的侧背。苏尔特在信中写道："假使你的行动有力，则敌军将会溃败。法兰西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所以，在执行皇帝的命令时，希望你不要犹豫一分钟。立即进到布莱与阿曼德之间的高地上，参加这次决定性的战斗。"

拿破仑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内伊也处境困难。由于内伊在前一天的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致使威灵顿以一部分兵力抢先占领了卡特尔布拉斯。现在他的第2军已被威灵顿军团的2万人死死缠住，困在卡特尔布拉斯以南地区不能脱身。第1军仍在行进途中，没有投入战斗。拿破仑见内伊军迟迟不到，非常焦急，他再一次给内伊下令，叫他留下第2军和一个骑兵师去对付英荷军团，抽出戴尔隆的第1军迅速攻击普军右翼。同时，他还命令作为总预备队的第6军立即从沙勒罗瓦赶到利尼前线。

战况在急剧发展，拿破仑不能坐等援军的到达，他亲自督促法军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普军8万余人被拖得精疲力竭。下午5时左右，布吕歇尔的预备队已全部投入战斗。拿破仑估计从内伊那里抽调来的第1军最迟也能在18时之前到达，他决定出动近卫军进行最后的冲击，与即将到来的第1军共同歼灭利尼的普军。

正当近卫军一切准备完毕，即将发起攻击时，拿破仑突然接到旺达姆一个惊人的报告，说在其后方约3公里的地方，发现一个敌军纵队，人数可能有二三万，此纵队正在向法军背后接近。这一情况立刻引起混乱，旺达姆军的许多士兵开始逃命，师长们不得不将炮口对准逃兵，迫使他们安定下来。鉴于情况的突变，拿破仑只好命令近卫军暂不发起攻击，以对付突然出现的威胁。同时，派出一个参谋前去弄清该路敌军的情况。

半个小时以后，参谋返回，报告说那不是敌军，而是奉命前来增援的第1军。一场虚惊过去了。不过，拿破仑仍感到奇怪，按照自己的命令，前来增援的第1军应该出现在利尼村的西北方，怎么会从南面己方的侧后出现？但不管怎样，总算有援军来了。就在拿破仑庆幸该军来得及时的时候，这个突然而至的援军，在距离前线不足3公里的地方，又莫名其妙地掉头朝内伊所在方向返回了。拿破仑大惑不解，想派一名参谋去追其回来，但时间已来不及了。这时已是下午7时30分，离天黑不到一小时，拿破仑决定不再等待。于是，在重新收拢惊慌失措的部队以后，随即发起了进攻。

天气变得又闷又热，落日不时被巨大的乌云遮蔽。不一会，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近卫军冒着如注的大雨发起冲击，犹如一道倾泻而下的钢铁洪流，很快占领了利尼村。风息了，雨停了，骤然响起的雷暴也消失了，落日的余晖透过零乱的乌云散射在战场上。布吕歇尔亲自率领32个骑兵中队，向近卫军发起了反冲击，企图夺回利尼村。混战之中，布吕歇尔的坐骑中弹倒毙，老元帅坠在地上，摔得满身青肿。这时，法军已从四面紧逼上来，布吕歇尔的副官急忙将元帅藏起来，然后在一些胸甲骑兵的掩护下，连拉带扯地把这位72岁的老人救出包围圈。由于防线已被切断，元帅也已负伤，普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开始全线撤退。经过两天连续战斗的法军也无力进行追击。这时拿破仑因患了感冒，自己先返回大本营去了。

利尼一战以法国的胜利而告终，普军死伤2万余人。但是，拿破仑对这一仗非常不满意，他认为如果不是内伊军的行动迟缓，他一定会在利尼将普军全部消灭。现在的普军只是被击败，并没有被消灭。

就在利尼会战的同时，内伊和威灵顿也展开了一场激战。内伊的第2

军多次向卡特尔布拉斯发起进攻，由于兵力不占优势，均告失败。内伊不断催促随后跟进的戴尔隆第1军迅速前来增援。就在第1军快要接近战场时，苏尔特的传令官送来了拿破仑那个抽调第1军前去增援法军右翼的命令。传令官在半路上直接把这命令传达给第1军军长戴尔隆。由于该命令是拿破仑用铅笔草书的，字迹潦草难认，以致传令官在宣读时，把地名华格尼里错读成汪格尼斯。前者位于利尼西北5公里处，后者则是利尼以南5公里的一个小村子。由于地名的错传，致使第1军出现在右翼法军的后方，引起了旺达姆军的一场虚惊。

戴尔隆一面指挥军队掉头东向汪格尼斯，一面派参谋长向内伊报告备案。内伊对第1军早已望眼欲穿，忽然听到第1军前去增援右翼，不禁火从胸起，大为恼怒。正在这时，他又接到苏尔特下午3时左右发出的那封信，催促他速向法军的右翼转移兵力。信刚看完，当面的英军再次从卡特尔布拉斯发起反击了。三个情况加在一起，内伊极不冷静，他不顾拿破仑的命令，急召第1军折转回来。同时，不惜孤注一掷，亲自率领仅有的1万余人向敌军发起冲击。由于英荷守军兵力已经增至3万余人，其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再加上威灵顿的亲自指挥，内伊的进攻又一次失败了。戴尔隆在接近利尼时收到了内伊要他返回的命令，他未加考虑，便机械地照章执行了。这就造成了拿破仑所看到的援军莫名其妙掉头回去的情况。夜幕低垂时，第1军赶回了卡特尔布拉斯附近，不过，这时战斗已经结束，双方各自损失了约5000人。这样，一支约有2万人的军队，在左右两路法军同时吃紧的情况下，只是在两路军队之间来回运动，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拿破仑对此十分恼火，他认为当时不管把其用到哪一方，都可能导致决定性的结果。

16日作战结束后，拿破仑没有乘胜追击，只是命令格鲁希派出第1骑兵师同撤退的普军保持接触。17日上午7时，拿破仑在弗劳拉斯的一所别墅里吃早餐，第1骑兵师送来报告说，他们已追上敌人的后卫，缴获了8门大炮，敌人已向列日方向撤退。紧接着，派往内伊那边去的联络官也回来报告说，威灵顿的部队仍留在卡特尔布拉斯的阵地上，似乎没有动静。拿破仑见布吕歇尔已逃跑，而威灵顿没有撤走，当即决定调转兵力，进攻威灵顿。

这位联络官还带来了内伊的一封信，内伊在信中对自己未能攻下卡特尔布拉斯进行了辩解，他说：“由于戴尔隆的误会，我丧失了获得光荣胜利的机会。”拿破仑当即指示苏尔特给内伊回信说：“你的师是零碎投入战斗的。假使戴尔隆和雷耶两个军集中在一起，则英军不会有一个漏网；假使戴尔隆曾经执行皇帝的命令，则普军将会被击毁，而我们可以俘虏3万人……”一通责备后，拿破仑命令道：“如果英军撤

退，就要立即发起进攻，拖住它的后卫部队，把英荷联军抓住，不让他们向布鲁塞尔方向撤退。”

17日上午9时，拿破仑坐上马车，前往利尼村附近巡视昨日的战场，并慰问了急救站中的伤员，指示给予尽量好些的照顾，然后检阅了部队。上午10时至11时，搜索普军部队、侦察英军动向的骑兵先后回来报告：普军正在耿布劳斯集中，英军仍留在卡特尔布拉斯没有撤退。拿破仑立即命令格鲁希率领右翼兵力约3.3万人向耿布劳斯方向搜索，追击普军。他本人则率领近卫军和第6军向马尔拜斯前进，从左翼攻击英荷联军，配合内伊部队歼灭该敌。

然而，骑兵带回的情报并非事实。实际上，普军正向华费里退却，在耿布劳斯集中的只是普军的第3军，而且这一军也于当日下午撤往华费里，位于列日的第4军也奉命赶往华费里集中。而威灵顿在当日凌晨2时得到布吕歇尔战败的消息之后，他看到自己的左翼已完全暴露，随时都有被法军迂回包围的危险，当即决定向布鲁塞尔南面22公里的滑铁卢地域撤退。这时，普军传令官送来布吕歇尔的急件，布吕歇尔告诉威灵顿普军已撤至华费里，如果威灵顿与拿破仑决战，普军会收拢部队即来支援。于是，英荷联军开始撤退。他们利用树林做掩护，在骑兵的警戒下，一队一队地逐次撤走。这一行动法国人竟然毫无察觉。

此时的拿破仑对撤退中的普军意图还不甚明了，普军是和英军分开，还是联合在一起？是掩护布鲁塞尔还是它的补给地列日？普军是否还想在另一次会战中试试他们的运气？于是，他命格鲁希在追击普军的过程中，随时向他报告普军的运动方向。

内伊接到拿破仑要他拖住英荷联军的命令后，因没有发现英荷联军有撤退迹象，故只派小股部队出击，以此缠住敌人。中午时分，他又收到苏尔特的书面命令，苏尔特告诉他皇帝正率军向马尔拜斯进发，这支军队可支援他作战，要他立即进攻防守卡特尔布拉斯的敌军。可这命令仍没引起内伊的足够重视，他依然从容不迫地命令他的部队按时吃午饭。

下午1时左右，拿破仑率领第6军和近卫军到达卡特尔布拉斯东南的马尔拜斯。他发现卡特尔布拉斯方向一片宁静，没有一点战场厮杀之声，感到非常诧异。他带领先头骑兵直奔卡特尔布拉斯，眼前的情况使他大为恼怒，原来内伊的部队还在弗拉斯尼斯，根本没有挪动，而威灵顿的部队则已基本上撤出了阵地。拿破仑立即命令所有部队立即出发，追击威灵顿军。直到下午2时左右，内伊的军队才慢腾腾地从后面赶了上来。拿破仑怒气冲冲，狠狠地斥责了内伊，说他毁了法

国。然后，他离开乘坐的马车，骑上他的阿拉伯名驹，率领两个骑兵团，朝英荷联军的殿后部队追击。

这天，天空一直是阴沉沉的。就在拿破仑的骑兵快要追到敌军殿后部队时，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大雨遮住了法军的视线，看不清前面的目标。火器发射也受到影响。特别是骑兵的行动受到了限制，骑兵只能沿着公路追击，否则马匹就会陷到泥泞的耕作地里，难以奔跑。拿破仑也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灰大衣淌着雨水，帽子被暴风雨打得不成样子。半个小时以后，暴风雨停止了。英荷联军的殿后部队尽管跑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但终究是成功地撤走了，并在滑铁卢以南进入主力已占领的阵地。

拿破仑企图利用敌人仓促占领阵地的时机，一举突破其防御阵地。他立即下令把4个炮兵连从后面调上来，以火力压制敌军，同时，命令第4骑兵师发起冲击。但在英军居高临下的炮火打击下，法军很快败下阵来。这时拿破仑深深意识到，由于内伊的掉以轻心，行动迟缓，他已经失去了一个良好战机，今天不可能再发起进攻了。他无限感慨地说：“若有神力，能使敌人行军延迟两个小时就好了。”

17日晚上，拿破仑在李客劳农庄过夜。午夜刚过，他就从床上爬了起来，他特别担心威灵顿会趁夜溜走。18日凌晨1时，他就在司令部坐立不安了，在贝特朗将军的陪同下，踏着泥水，穿过一排排躺在地上宿营的士兵，走近敌方的前沿。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侧耳倾听，判断敌人有没有撤走的动静。他这样倾听着，直到东方发白，才返回司令部。

一回到司令部，他就看到了格鲁希发来的报告，报告中说一部分普军已向华费里方向撤退，其企图可能是要与威灵顿军会合；布吕歇尔率领的主力正向列日方向撤退。拿破仑综合分析了所有情报，最后断定：普军主力正向华费里集中，企图与威灵顿军会合。上午10时，苏尔特奉命给格鲁希写信：“皇帝已经接到你从耿布劳斯送来的第一次报告。你只告诉陛下有两支普军纵队，但我们从另外的报告中得知还有第三支也向华费里方向行动。皇帝命令我告诉你，他正准备进攻滑铁卢的英军，陛下希望你也进到华费里，以便与我们保持接触，并驱逐在你前方的普军。”

决战滑铁卢

就在拿破仑接到格鲁希报告之时，威灵顿也收到了布吕歇尔发自华费里的信件。布吕歇尔告诉威灵顿，18日天一亮，他就首先出动由比洛指挥的第4军，向拿破仑的右翼进攻，皮尔希的第2军随后跟进。其余

两个军，在作好准备后也随之前往。布吕歇尔的来信坚定了威灵顿在滑铁卢与拿破仑会战的决心。

滑铁卢的田野开阔而平整，上面种满了郁郁葱葱的庄稼，小麦、大麦、大豆、豌豆、马铃薯、萝卜等如同一块绿色的地毯覆盖着整个大地。另外还有几块刚被犁过的田地，两条大道在田野中交错着伸向远方。整个滑铁卢呈现出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然而，自6月18日破晓时分起，这里的宁静气氛就再也不存在了，所有的英荷联军开始了行动。这块绿色的平原上到处都是活动着的人群，人们发出的各种声音汇集在一起，犹如远方大海的咆哮声。由于夜里的一场大雨，军官和士兵的脸都冻得铁青，长长的胡须上挂着水珠，衣服上满是泥浆。有不少士兵由于疲惫和饥饿，简直无法站起身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作着大战前的各种准备。

威灵顿把阵地设在布鲁塞尔以南约22公里、滑铁卢以南约3公里处的一片丘陵地带上，圣杰安山高地为主阵地，从那里可以俯视整个战场。阵地右翼的霍高蒙特别墅是威灵顿防御的重点，他在这里使用了英国近卫军。荷兰军和其他盟国的杂牌部队则被安放在中央和左翼阵地上。在左翼的最外端，配备了英国的骑兵旅。同时，在中央阵地后面，即圣杰安山与前沿阵地之间，保持有比较强大的预备队，联军火炮的大部分都配备在这里。威灵顿曾给炮兵作出明确规定：不要理会法军的炮兵，集中火力直接射击逐步推进的法军步兵和骑兵。

根据联军阵地的部署，拿破仑决定集中主力首先突破联军防御薄弱的中央阵地，抢占圣杰安山，然后向两翼扩大战果，将敌人一分为二，各个击破。为此，拿破仑制订了一个佯攻霍高蒙特别墅以牵制敌军兵力从而保障中央突破的作战计划。

一场巨大的厮杀很快就准备好了。这时在滑铁卢的正面，拿破仑集中了72000人的兵力，并配备火炮240门。威灵顿的兵力则是68000人，火炮160门。

18日上午8时，拿破仑与高级将领们共进早餐。他对威灵顿接受会战感到很高兴，同时对即将爆发的大战充满必胜信心，他对元帅们说：“对我们有利的机会不下于百分之九十，而不利的机会则不到百分之十。”但苏尔特、雷耶、戴尔隆等人并非像他一样乐观，他们曾在西班牙战场上领教过威灵顿的厉害。苏尔特小心翼翼地向拿破仑建议，把格鲁希所部调回滑铁卢战场以增强战斗力，但遭到拿破仑的拒绝，他尖刻地对将领们说：“因为你们曾被威灵顿打败，所以你们就认为他是伟大的将领。现在告诉你们，威灵顿不是一个好的将领，英军也不是一支好的部队，要打败他们并不比吃一顿早餐困难。”

法军进攻时间定为上午9时，可是，绵绵细雨一直下到8点整。拿破仑一吃完早餐就赶往各处视察战前部队。视察当中，一位炮兵军官向他建议说，最好将进攻时间推迟3小时，因为雨刚停止，泥泞的地面会使骑兵和炮兵难以行动，而且炮弹陷入泥中，会使杀伤力受到影响。出身于炮兵的拿破仑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10时以后，拿破仑再次出发，视察正在进入攻击状态的部队。这位身穿灰大衣的皇帝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阵阵“皇帝万岁”的欢呼声。欢乐的狂涛经久不息，响彻前线上空。这是拿破仑一生中最后一次检阅军队，军队中所爆发出的热情也是自奥斯特里茨战役以来从未有过的。

11时30分，法军80门大炮同时向英军阵地轰击，会战开始。担任佯攻的第2军第6师奉命出动，向霍高蒙特逐步逼近。该师师长是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热罗姆虽年过三十，但仍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家少爷。他带领军队两次冲锋，占领了霍高蒙特南面的一片树林。按照拿破仑的计划，攻击应到此为止，下一步是巩固所占领的地盘，以便进一步牵制和吸引更多的敌军。

军长雷耶也一再命令，不要进攻霍高蒙特别墅的主体。但热罗姆舍不得放弃这个看上去似乎是唾手可得的霍高蒙特别墅，竟置命令于不顾，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击。结果，3次冲锋均被打退，损失惨重。军长无奈，只得再抽调一个旅去支援这位御弟，致使攻击霍高蒙特的兵力达到12000人。面对十倍于己的法军，英国近卫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打退了法军一次又一次进攻。法军陷入了毫无意义的苦战之中，不但没能把英军主力吸引过来，反而把自己的兵力给拖进去了，佯攻变成了不断增兵的硬攻。

下午1时左右，拿破仑准备命令第1军发起进攻。实施中央突破。在下令之前，他习惯地拿起望远镜，向敌人的后方和侧翼进行观察。突然，他发现在东北方向约10千米以外的一片树林边上，有一块黑压压的东西。接着，所有持望远镜的人都看见了这块东西。这是一片树林呢？还是一支正在接近的军队？参谋人员说法不一。凭着久经沙场的丰富经验，拿破仑判定那是一支部队。可又是哪方的部队呢？一时间，谁也说不清。

没过多久，法军的侦察兵押来了普军的一个骠骑兵上尉。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那块黑压压的东西是普军第4军的前卫，他们正准备前来攻击法军右翼。普军上尉说出了这一事实，但他狡猾地隐瞒了在第4军后面还有第1、第2军的情况。面对情况的突变，拿破仑表现得异常镇定，他坚信在普军赶来增援之前，法军能够

消灭面前的敌人。既然普军第4军已经前来侧击法军的右翼，那格鲁希的军队也应该前来侧击普军的左翼。

拿破仑立即命令苏尔特给格鲁希写信，信中写道："目前我们正在滑铁卢附近激战，敌军的中央在圣杰安山上，所以，请立即前来加入到我们的右侧面上。截获的信件指出比洛的第4军将进攻我们的右翼。我们已经可以看见该军在圣南贝特山脊上，请1分钟都不要耽误，赶紧来与我们合作以击溃普军。"同时，拿破仑还命令两个骑兵师和第6军迅速赶到圣南贝特去，阻止普军向滑铁卢前进。

信使于下午2时出发，由于道路难走，直到下午5时才将信送至格鲁希手中，可惜时间已晚，格鲁希的部队已被普军的第3军围困在华费里无法脱身。

下午1时30分，法军全面进攻开始。第1军从左至右一线排开，左翼为第1师，在轻骑兵旅的支援下，进攻敌军中央阵地正前方的拉海圣庄园，其余三个师进攻敌军的左翼。法军从四面围攻拉海圣庄园，人数处劣势的拉海圣庄园守军几呈不支之势。威灵顿站在联军主阵地上的一棵大榆树下焦急万分，急忙派出一个营前去增援，不料该营在前进途中就被法骑兵冲散了。由于拉海圣庄园的主体是个非常坚固的砖石建筑物，守军坚守在里面进行顽强的抵抗，法军一时难以攻占。

与此同时，其他三个师依仗优势兵力和强大的炮火，攻击进展异常迅速，很快就占领了前沿阵地。登上丘陵顶部的法军被这来之迅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不断地欢呼着，拥抱着，战斗队形荡然无存。就在法军欢呼胜利、得意忘形之时，隐蔽在山脊北侧反斜面上的一个英军步兵师，共约4000人，突然从树丛后面冲杀出来。他们在距离法军仅40步左右的位置上，连续发射猛烈的排枪。随后，端着刺刀冲进法军混乱的队形。山顶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战，英军师长约克顿在混战中中弹身亡。

威灵顿见山顶的肉搏战一时未分胜负，他瞅准机会，及时调上了两个骑兵旅共六个团，对法军进行反冲击。面对陡增的英军，法军支持不住，开始败退。英军乘胜追击，六个骑兵团越过中间山谷，一直冲上了法军的进攻出发地，摧毁了法军的部分炮兵发射阵地。拿破仑见势不妙，立即投入了两个骑兵旅。法骑兵居高临下，如猛虎下山般地扑向运动速度已经减慢的英军，杀得英骑兵人仰马翻，仓皇退去。在这一回合中，法军损失近4000人，并被英军缴获去了两面军旗。英军方面，原部署在阵地上的4000人全被消灭，而在反冲击中，又损失了大约2500名优秀骑兵。

法军在霍高蒙特和拉海圣两地久攻不克，致使大军无法向纵深推进，拿破仑开始有些担心了，不断地猛吸着鼻烟。下午3时30分，法军再度向这两地发起猛烈攻击，拿破仑决心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在敌方援军赶到之前拔掉这两颗钉子。面对法军凌厉的攻击，两地的守军损失严重，弹药也快用完，但他们仍坚守不懈。拿破仑为此焦急不安。

这时，内伊突然发现敌军中央阵地上的守军正在向阵地后面退去，他以为英军开始撤退，因而不待拿破仑下令，不顾敌军两个据点尚未攻克而存在的危险，自作主张，命令米豪德的骑兵师和部分近卫骑兵约5000人，对敌主阵地发起冲击。

4时左右，在炮火的掩护下，5000名骑兵如潮水般向霍高蒙特和拉海圣之间狭窄的正面上冲去，很快就冲上对方阵地，缴获了联军全部火炮。威灵顿见此情景，立即调集步兵，排成严整的方阵实施反冲击。这时，法军步兵没有跟上，炮兵也因怕误伤自己人而停止射击，结果，5000名骑兵难以继续前进，无法突破发射着猛烈排枪火力的敌军步兵方阵。正当法军骑兵前进受阻的时候，威灵顿又将他的5000名骑兵预备队投入了战斗。形势立即发生逆转，法军再次被打退，原已成为法军战利品的联军火炮，又在背后响了起来。

拿破仑见法军骑兵的冲击被打退，心急如焚，他不顾苏尔特的劝告，抛出了法军骑兵的全部预备队，对敌军阵地发起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顿时，战场上蹄声轰鸣，尘土蔽日。内伊一马当先，万名骑兵紧随其后，如同旋风一般向敌方阵地卷去，狭小的战场上马头挤着马头，后面只有一个排炮连伴随掩护，步兵们没能跟随前进。这时，联军也加强了防御力量，英军炮兵不断进行猛烈的射击，步兵也充分发挥了排枪的火力，结果，法军一连五次大规模的冲击全被打退，损失惨重。

拿破仑又一次骑马赶到部队，一面安顿人心、鼓舞士气，一面严令内伊不惜一切代价攻占拉海圣。下午6时过后，法军进行了第六次冲击。内伊已打得眼红，他大声喊叫着，不顾一切地冲在骑兵队伍的最前头。战斗中，他的三匹坐骑连续中弹倒毙，他毫无惧色，换上别的坐骑，依然率部前进。

英军受到内伊连续六次的猛攻，伤亡极其惨重，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拉海圣的守将向威灵顿求援，威灵顿无可奈何地说：“在这种情况下，让大家都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我已经没有援军了。不过，即使牺牲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仍然要坚持到布吕歇尔的到来。”

经过长时间的激战，法军终于攻占了拉海圣。内伊立即将一个炮兵连调到那里。在炮火的掩护下，法军继续突进，最后占领了英军中央阵地的部分地段。由于伤亡过重，法军已无力再向纵深和两翼扩大战果。内伊曾向拿破仑请求支援，但遭到拿破仑的拒绝。这时拿破仑手中还有8个营的老近卫军和6个营的中年近卫军，但他不敢把这仅有的一点预备队全抛出去，因为法军的右翼正面临着普军的严重威胁，而且他也不能肯定格鲁希军能否及时赶到。由于得不到增援，攻上英军阵地的法军又被赶了下来。

正当法军猛攻英军主阵地之时，法军右翼突然传来了一片呼喊声和射击的轰响声。原来，布吕歇尔率领的3万人打退了前去阻击的法军，赶到了战场。几经激战之后，普军占领了距离拿破仑指挥所只有1000多米的南普西特村。拿破仑希望在布吕歇尔军后面看到格鲁希的部队，可格鲁希军始终未见踪影。拿破仑立即命令一个老近卫军营和一个中年近卫军营投入战斗。这些久经战阵的勇士，在咚咚战鼓声中，端着刺刀猛冲。他们一枪不放，进行白刃格斗，只用了20多分钟，就收复了南普西特村，然后把它交给了青年近卫军去防守。

右翼局势稳定之后，拿破仑又把精力集中到正面攻击上来。他清楚地知道，眼前的英荷联军已是精疲力竭、千疮百孔了，谁胜谁负，就在这最后一举了。他把剩下的8个近卫军营全部交给内伊指挥，要求他组织好最后一攻击。

大约下午7时左右，内伊准备就绪，刚要发起最后冲击时，法军一名军官叛逃投敌了，他将法军的兵力情况和进攻计划全部讲出，威灵顿立即重新部署兵力，以对付即将到来的进攻。

最后的冲锋开始了，战场上出现了一幅最为壮观的景象：大约4000名身经百战的近卫军官兵组成了一个排列极为严密的进攻方阵，他们同内伊的部队一起，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敌军阵地挺进。他们边挺进边整齐地高呼“皇帝万岁”。

内伊的坐骑再次被炮弹击毙，内伊从地上爬起来，继续带领部队冲锋。法军很快突破了联军的防御，冲到了山顶上的英军阵地。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突然听到威灵顿一声令下：“近卫军，起立，准备战斗！”从山后的反斜面上一下子出现了两个营的英近卫军，他们等法军离他们只有五六十步的时候，一起猛烈地开火。面对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英军，法军来不及还击，就一排排地倒下来了。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这支战无不胜的法国近卫军就丢下300多具尸体，向后退去。与此同时，其他地段的英军也积极地对主阵地进行支援，普军的两个军则更加猛烈地向法军右翼发起进攻。法军两面受敌，阵脚

大乱。这时的拿破仑再也没有预备队可用了，威灵顿意识到发起全线反击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他骑马来到阵前的突出部位，脱下帽子在空中摇晃着，大声喊道："是时候了，我的孩子们！"反击信号一经发出，4万名联军官兵气势汹汹地从山上直扑下来，法军招架不住，纷纷败退。

拿破仑见势不妙，匆忙赶到拉海圣以南，重新集中了三个近卫营。他亲自带领这三个营屹立在阵地前沿，企图阻止溃逃的法军，以便稳住阵脚，组织再战。英军攻到近前，见屹立在阵地边的法军有如铜墙铁壁，不禁胆寒起来，停止了进攻。威灵顿见此情景，当即大声喝道："上，上，他们是顶不住的！"英军再次冲了上来，列成方阵的法近卫军拼命抵抗，终因势单力薄，不得不败下阵来。他们且战且退，掩护拿破仑撤出了战场。其他地方的法军也在普军的进攻下，朝不同方向四散逃命去了。

这是一个晴朗夏日的傍晚，天边仍有淡淡的余晖，法国人在英军的追击下，狼狈溃逃。追至离主战场4公里处，威灵顿将追击任务交给了布吕歇尔。这一夜，法军残部七次准备扎营，又七次被普军追上，被迫不停地奔逃。拿破仑和几个元帅一起，于夜里1时左右逃到卡特尔布拉斯。

在这里，拿破仑试图收拢部队与追敌较量一番，但部队还未集中起来，追兵又赶到了。19日凌晨5时，拿破仑退到沙勒罗瓦，他又一次试图收拢部队与敌军决一雌雄，就在这时，传来了格鲁希失踪、法军全部覆灭的消息，拿破仑彻底失望了，他放弃了再次决战的念头，悄悄地向巴黎退去。滑铁卢一战，法军死伤25000人，被俘虏8000人，其余大部分逃散了。威灵顿军团死伤15000人，布吕歇尔军团死伤7000人。那一天前还是青翠碧绿的田野和山坡，此时铺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伤员以及无数残缺的肢体，绿色的平原变成了血的海洋。法国军队被彻底击败了。

群雄逐鹿——称霸道路上的里程碑

称霸的道路，是一条充满了战斗和厮杀的道路，这些战争中有一些战斗是具有决定性的，对这条称霸的道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跨过这一里程碑，君临天下的梦想就不再是梦想。而这一里程碑的跨越，必定要经历精心的谋划和惨烈的争夺。这种跨越也必将成为后人为之倾倒的经典战例。

大雪满刀弓——定襄之战

贞观三年（629年），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张公谨提出进攻突厥的六条有利条件，坚定了唐太宗出兵反击突厥的决心。以东突厥进扰河西（今甘肃酒泉、张掖一带）为借口，唐太宗派遣李靖、李世、柴绍、李道宗、卫孝节、薛万彻等统领的十余万兵马，在李靖的统一指挥下分六路进击突厥。唐灭东突厥之战开始了。

突厥的兴盛

突厥是中国古代民族。先世源出于丁零、铁勒。南北朝时铁勒原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后南迁高昌的北山（今新疆博格多山）。突厥是铁勒的一部，以狼为图腾。5世纪中叶被柔然征服，徙于金山南麓（今阿尔泰山）。因金山形似战盔（兜鍪），俗称突厥，因以名其部落。

可以看出，这一批人，与历来的匈奴、女真等很是不同，以狼为图腾，彰显着这个民族强悍、好战的民族个性。

而且他们居住于北方，当时的北方可没有楼房和暖气，生活极不安逸，他们常常在马上打架和睡觉，可以说，这个民族人人都是骑兵。

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善“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北方游牧民族向来只会养马和羊等，即使是生产，也是立足于实际，充分发挥他们畜牧的能动性，用马皮、牛皮、羊皮等做成衣服。但突厥在此基础上，还会打造兵器。

隋朝末年，阿尔泰山一带的突厥族逐渐强盛起来。后来，突厥内部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居住在今新疆一带，东突厥居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河北的北部。当时，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地方势力割据一方，东突厥族乘机向内地发展。为了争夺天下，刘武周、梁师

都、李渊等都曾利用过东突厥。李渊起兵太原时，曾派大将刘文静联络始毕可汗，始毕可汗派人送给李渊一千多匹好马，两千多名骑兵，协助李渊作战。唐王朝建立后，东突厥自恃有功，骄恣蛮横，索取无度。李渊因忙于内政，没有力量对付突厥，只好采取退让的态度，每年送给突厥大量的钱财。颉利可汗上台之后，兵力强盛，以为唐朝软弱可欺，不断进行骚扰掠夺。

当时，定襄城（今山西定襄东南）是东突厥的大本营，隋朝灭亡以后，突厥把隋炀帝的皇后萧后及齐王之子杨政道收留在这里，并立杨政道为隋王。凡跑到突厥的汉人，都由杨政道统管，颉利可汗也在定襄城一带驻有重兵，多次对唐朝进行骚扰。

武德四年（621年）四月，颉利可汗率领骑兵一万与刘武周旧部苑君璋将兵六千，联合进攻雁门郡，被唐将定襄王胡大恩击退。第二年春，突厥发生饥荒，唐朝派胡大恩与独孤晟带兵讨伐苑君璋，约定于二月会师马邑。期限已到，不见独孤晟带兵到来，胡大恩带兵驻到新城，颉利可汗派数万骑兵联合刘黑闼围攻胡大恩，唐军大败，战死数千人，胡大恩阵亡。六月，颉利可汗率领五万骑兵南下一直攻到了汾州（今山西汾阳）。

武德八年（625年）七月，颉可汗集中了十余万骑兵，大肆掠夺朔州，然后带兵南下，袭击太原，张瑾全军覆灭，只身逃走。第二年七月，突厥十余万骑兵从武功进入唐境，唐朝京城戒严。

尽管突厥多次骚扰，但唐与突厥仍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因为没有办法，当时的唐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发动与突厥的战争，所以只能韬光养晦，等待时机。贞观元年（627年），突厥遭受雪灾，颉利可汗害怕唐朝乘机袭击，引兵进入朔州，名义上说是打猎，实际上是预防唐军的进攻，之后，突厥表面与唐和好，但又支持梁师都，屡次进犯唐朝。李世民看到突厥自身不保，还打来打去，于是，他加紧练兵备战，作好战争准备。

定襄袭击战

贞观三年（629年），突厥连年遭灾，六畜多死，统治集团分化瓦解，互相叛离。唐代州都督张公谨具体谈到进攻突厥的六条有利条件。“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昵奸佞，一也。薛延陀等诸部背叛，二也。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无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糇粮乏绝，四也。颉利疏其族类，系委诸胡，胡人反覆，大军一临，必生内变，五也。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深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第一，突厥的领导不懂得爱护和培养能人，老是任用奸邪人物；第二是薛延陀的背叛；第三，突厥领导没有搞好自己亲属的关系；第四是大雪后损失惨重；第五，迷信于胡部的力量，以至于本族的人都不信任了；第六，我们还有一批汉人在北方，到时候以官方的名义招纳，一定会响应的。

正是这六个条件，凸显了这些以狼为图腾的突厥人外强中干的本质，他们往往拿着大刀，高叫着冲过去，你打不死我，我就砍死你。这样的打架充其量是团伙混混罢了，其败不可避免。

李世民听从了大臣们的意见，派遣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并州都督李世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率领十余万大军，向东突厥进攻。其时，定襄城由颉利可汗驻兵把守，防守严密。

为了攻取定襄城，李靖没有采用大兵进行围攻，而是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战术。

第二年正月，北方天降大雪，李靖的军队就在白茫茫的风雪中开始了行军，严寒之下，万物似乎都没有了生机，一片寂静中，只能听见急促的马蹄声，疾驰而来，又飘然而去。马蹄印很快就被大雪覆盖，仿佛从未有人经过。

唐军冲寒冒雪抵达朔州，从马邑北进，首先出其不意地占领了定襄城南的重要战略据点——恶阳岭。经探知突厥刚刚受了雪灾，部落处于饥困之中，军心开始不稳。李靖抓住这个时机，将主力部队交副手张公谨带领，自己亲率三千精锐骑兵，星夜急驰，连夜奔袭，没有任何停顿，突袭突厥颉利可汗驻地定襄。

突厥颉利可汗没有想到唐军会如此神速到来，大为惊恐地说：“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新唐书·李靖传》）

李靖利用突厥的恐慌心理，暗中派人进入定襄城活动，说服颉利可汗手下的头领康苏密，带领萧后及杨政道一起归顺了唐朝，从而削弱了定襄城的力量。然后，在一天夜晚，李靖带领精兵突然袭击，一举攻破了定襄城。

颉利可汗从定襄城逃走，退守铁山。

这一手玩得极漂亮，雪中突袭，给敌人造成极大的恐慌。在明白自己3000人根本不能硬攻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自己突袭和敌人不明所以的

优势，里应外合，攻下定襄。迫使突厥首领夹着尾巴逃跑了，只不过这一次不像狼而已。

与此同时，李世则率领另一路唐军出兵云中，与东突厥战于白道，也获得胜利。在唐军大兵压境、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唐朝谢罪，请求继续和好。

东突厥的灭亡

唐太宗李世民派唐俭、安修身持节安抚，并命令李靖前往招降。

李靖带兵在白道与李世相会后，两人商议认为颉利可汗表面请求投降，实际是想以此作为缓兵之计，等草青马壮，退到漠北再发展势力。

突厥兵马还有很多，如果退到漠北，道远路阻，难于追赶，就会养成后患。现在，唐俭、安修身去后，突厥防务必然放松，我军随后袭击，可以不战而胜。

他俩把计策对张公谨说后，张公谨说：“诏书已答应突厥投降，唐朝使者也去了，怎能再袭击。”李靖说：“这正是韩信灭齐国的计策，时机不可错过。”

于是，李靖带领1万精兵，20天的干粮，从白道进军，李世率军随后增援。

果然，不出所料，颉利可汗放松了警惕。唐军前进到距颉利驻地三十五里时，才被发现。颉利仓猝应战，部下纷纷溃败。

结果，突厥被唐军杀死1万多人，俘虏了颉利的儿子叠罗施和突厥10余万人，颉利的妻子隋朝义成公主也被唐军杀死。颉利带领万余人准备逃往漠北，李世带领部队在碛口堵住颉利返路，又俘虏了5万多突厥人，突厥大酋长也率领部下投降了唐朝。

其后，颉利投奔沙钵罗设苏尼失部，唐将张宝相率师进攻沙钵罗设，俘虏了颉利并押送到京城，苏尼失率部投降，从此恒安、定襄及漠南之地尽归唐朝。

定襄之战，给东突厥族以沉重打击，从此，东突厥灭亡。北方几十年来再无战事，李靖也因这次战争被晋封为代国公。李世民说：“李陵以步兵五千攻打匈奴，兵败投降，还被史书歌颂。李靖以三千骑兵攻

取定襄城，这是从古未有的事，足以洗掉我在渭水之战的耻辱。”可见这次战争的重要性及其深远的影响。

天心终难测——高加米拉之战

这场足以影响古代世界进程的战争发生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和波斯的大流士三世之间，在大流士三世伊苏战败以后，亚历山大转而进军腓尼基和埃及。公元前332年8月，推罗城陷落，波斯海军主力腓尼基舰队投降，这标志着波斯海军的瓦解和蒙农战略的流产。亚历山大给了大流士三世将近两年的时间重整旗鼓，而后者充分利用这段时间重建波斯军队。

尽管大流士三世精心准备，并占据各方面的明显优势，他最终还是不可思议地输掉了高加米拉战役，也输掉了他的帝国。事实上，彪炳战史的高加米拉战役言过其实，并不能算做亚历山大最耀眼的杰作，因为早在开战以前，大流士三世就败局已定。

天意难违

公元前331年9月初，亚历山大在完全平定埃及以后，终于率领大军从叙利亚北部进入两河流域，向波斯腹地进军。经过两年征战，亚历山大此时控制了孟菲斯、萨狄斯、大马士革等名城，财力已是极其强大。他将大量金银运回马其顿，用来招募更多的部队。大约一万五千增援部队在亚历山大东征途中赶来会师。这样高加米拉战役之前亚历山大的兵力有所增强，总共将近五万人。其中步兵有四万人，包括重装步兵一万八千人；骑兵七千人，包括近卫骑兵两千人。

和二百多年以后进军波斯的克拉苏不同，亚历山大选择行军路线时非常谨慎，他渡过幼发拉底河以后并没有立刻南进，而是继续向东渡过底格里斯河，然后沿着库尔德山脉南行，这样就避开了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沙漠地区。为了保障自己的后勤补给线，亚历山大在行军路线上筑城三座，并部署了卫戍部队。马其顿大军一路上都有波斯轻骑远远跟随，不用说那是大流士三世的侦察部队。波斯王显然想诱敌深入，马其顿大军安然无恙渡过两河，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大流士三世这个策略相当务实，波斯军队有数十万众，粮草消耗惊人，离巴比伦越近后勤供给的压力就越小；相反马其顿军队劳师袭远，越深入两河流域腹地，后勤供给的压力就越大。

同伊苏战役前指挥若定、成竹在胸的那个波斯王相比，此时的大流士三世俨然判若两人。伊苏战役的失败固然严重动摇了大流士三世的声

誉，包括太后、王后和王子在内的所有王室成员落入敌手，这对大流士三世的自尊心和荣誉感有致命的打击。

亚历山大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他将波斯王室一直带在身边当做人质，并以礼相待。在高加米拉战役序幕阶段的一系列心理较量当中，亚历山大以征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傲慢地两次拒绝波斯王割地赔款赎回人质的建议。高加米拉战役前夕的大流士三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寄希望于一场决战来挽救自己的帝国、家人和尊严，这必须是一场光明正大、完美无缺的胜利，因为任何瑕疵都将使大流士三世无法洗尽耻辱，完成自我救赎。

然而在高加米拉战役前发生的一起天文现象，就已经预示了这场战役的结果。在战役爆发前11天出现了月食现象。现代科学家经过计算，将这次月食时间定为公元前331年9月20日。古巴比伦“天文日记”这样记载：“大流士三世五年乌吕卢月第13天有月全食，月亮完全变黑，挡住了木星，四指以外的土星可见。月食完全时，西风劲吹；月亮重现时转为东风。”

我们都知道，古代的人非常迷信，在这方面，倒是古今中外大同了，天地之威他们无法揣测，便自度天地异象以测祸福，月食发生时，马其顿大军刚刚渡过底格里斯河，而波斯大军正在南面100公里的地方严阵以待。当时马其顿大营乱成一团，马其顿士兵奔走呼号，埋怨亚历山大把他们带到天涯海角，攻打别人的国土，导致天神盛怒，遮掩了月亮的光辉。亚历山大指使军中的祭司亚里斯坦德出面，声称希腊人崇拜太阳神阿波罗，波斯人崇拜月亮女神阿斯塔蒂，因此月食是不利于敌方的征兆，这样才勉强平息了众人的恐慌。几天以后的夜空出现流星雨，不用说这又使马其顿人惶恐不安，亚历山大不得不下令就地扎营，整整四天按兵不动。

月食当晚波斯大营同样一片恐慌气氛，不幸的是大流士三世面对这种局面无能为力。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家数百年来一直用天象来预测国家大事，根据他们的推断，这次月食是波斯亡国的征兆；月食当中劲吹的西风，表示征服者将从西方来；月食完毕以后转东风，表示战败者必须逃向东方才得保全。古巴比伦的天文学类似中国古代的易经，是波斯贵族的必读科目，波斯人对此深信不疑。月食出现的那天，所有对天文略知一二的波斯贵族，包括大流士三世本人，都明白波斯帝国大势已去。

基于这个原因，大流士三世在9月24日派特使求见亚历山大，第三次提出停战请求，愿意割让幼发拉底河以西所有的波斯领土，赔款三万塔伦黄金，以及将一位公主许配给他作为条件。

因为兹事体大，亚历山大召集将领开会，当场宣读了大流士三世的来信。以帕马尼奥为首的在场大多数马其顿将领表示大流士三世的提议可以接受，帕马尼奥对亚历山大说：“我要是亚历山大，就会接受这些条件。”亚历山大丝毫不留情面地反唇相讥：“我要是帕马尼奥，自然会接受这些条件。”对于野心勃勃的亚历山大来说，他心目中的战利品是整个波斯帝国，而不是区区西面一隅。

罗马史学家科丘斯记载，当大流士三世得知亚历山大再次拒绝了他的求和，悲愤呼喊：“亚历山大，我到底对你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罪？难道你的哪一位亲人为我所杀，因此我的暴行应得这样的惩罚？”此时的大流士三世，真可谓呼天不应，呼地不灵。

几天以后，大流士三世举行战前阅兵，面对数十万大军说道：“你们坚定不移的忠诚，让我相信我依然是你们的国王。”他随即号召大家为自己的亲人和祖先的墓地而战：“我们将为生存而战，你们的父母妻子将如同我的家人一样落入敌手，除非你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横亘在敌人面前，保卫亲人的自由。”这一席话充分体现了大流士三世战前绝望沮丧的心境，也间接折射出整个波斯大军低落的士气。

高加米拉之战，亚历山大面对的是一支数量众多、装备精良、但人心涣散、抵抗意志薄弱的波斯大军，他们已经不再奢望胜利，只想为波斯王最后一次尽忠效力。

针锋相对

渡过底格里斯河以后，马其顿侦察骑兵很快发现了波斯大军的踪迹，亚历山大立刻领军沿底格里斯河东岸急速南下。与此同时，大流士三世派巴比伦总督马扎依率领三千骑兵北进6公里占据一座高地，监视亚历山大的动向。9月25日傍晚，马其顿大军在距离波斯大营10公里的地方扎营。虽然从马其顿大营看不到波斯军队，但波斯人马的喧嚣清晰可闻。入夜，波斯营地的灯火照亮了南方的天空，碰巧此时夜空突现流星雨，四下飞散，望去犹如在天边闪烁的篝火。马其顿士兵误以为身陷波斯重围而惊恐万状，亚历山大不得不下令加固营垒，此后四天按兵不动以稳定军心。

9月30日清晨，马其顿大军拔营，组成战斗阵形向波斯大军逼近。马扎依完成监视任务，领兵撤回本部。大流士三世认为亚历山大准备即日决战，也命令波斯大军进入预定战场，摆出一个正面宽达8公里的巨阵。正午时分，马其顿大军进占马扎依此前盘踞的高地，从这里向南望去，广袤的平原上黑压压地遍布波斯军队，人喧马嘶，盔甲闪亮，长矛如林，令人触目惊心。马其顿官兵见此景象瞠目结舌、面面

相觑，亚历山大虽然一向天不怕地不怕，此时也不禁忧心忡忡。他破天荒地下令暂缓进攻，就地扎营。下午，亚历山大派出轻骑仔细勘察战场，并亲自靠近观察大流士三世的排兵布阵。高加米拉战役的开局阶段，亚历山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小心谨慎。

当晚，亚历山大召开战前准备会，征求诸将的意见。老成持重的帕米尼奥认为马其顿官兵此时军心不稳，士气不振，不宜与波斯大军光天化日下决战。他提议发动夜袭，因为在黑暗中马其顿将士只能感受到身旁战友的簇拥，看不见敌人庞大的数量，这样有助于保持士气；而波斯军队来自五湖四海，相互语言不通，在黑暗中很难指挥调度，更容易被击溃。

在场的马其顿将领几乎都支持帕米尼奥的提议，可见面对波斯兵力的绝对优势，马其顿官兵此时极其缺乏信心。亚历山大非常干脆地否决了帕米尼奥的想法，表示自己不屑于“偷窃一场胜利”；再则探马报告波斯大军并没有回营，而是留在战场上保持战斗队形原地休息，阵线前沿遍布游动哨兵和篝火，这种情况下夜袭是不可能奏效的。

鉴于恐慌气氛遍布军营，亚历山大接受祭司亚里斯坦德的建议，换上白色的礼服开坛祭拜众神之神宙斯和战神雅典娜，祈求保佑。仪式完毕以后，亚历山大回到中军大帐就寝，他苦思冥想破敌良策，在脑海中推演了四五个作战方案，直到被疲倦征服而陷入梦乡。这天晚上马其顿将士提心吊胆怕波斯人前来偷袭，因此睡得并不安稳。俗语说得好，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大流士三世也担心马其顿军队前来夜袭，因而让他的部队整夜保持战斗队形高度戒备。波斯士兵枕戈待旦，疲惫困顿地望着天边渐渐现出鱼肚白，听见远处马其顿的大营传出集合的号角声。

这是公元前331年10月1日的清晨，而波斯大军中将有4万多人的生命在这一天走到尽头。

天亮以后马其顿将士惊骇地发现，一向非常警醒、总是最早起身的亚历山大居然没有出现在帐外。于是众人交头接耳，都猜测亚历山大由于恐惧临阵退缩，不敢出帐。

最后帕米尼奥不得已进入亚历山大的帐篷，发现他正在酣睡，连声呼唤而不应，只得用手将亚历山大推醒。面对帕米尼奥等人的询问，亚历山大回答说：“你们以为我心里没有想好对策以前，能够安然入睡吗？当大流士三世实行焦土战略，坚壁清野之时，我绝望得不知所措；现在他准备同我决战，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天哪，我的祈祷已经得到神的回应！你们都回到各自的岗位去，我马上给你们具体的

指令。”嘹亮的号角声随即响起，马其顿官兵迅速出营列阵，只留下数千色雷斯轻装步兵守卫辎重马车。

马其顿军队按照惯例布阵。老将帕米尼奥率领6个密集阵15000名重装步兵组成中央阵营，方阵之间的距离相当宽敞，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变换阵形；左翼主力是2000名特萨利重骑兵，他们右边是一个营的希腊联盟重骑兵300人，左侧是1000名希腊雇佣军步兵；亚历山大亲率2000名近卫骑兵在右翼打头阵，他的左边依旧是3000名精锐的近卫步兵。在阵线前沿亚历山大部署了数千游击步兵组成的散兵线，他们的任务是遏制波斯战车的冲击。因为马其顿阵线的长度勉强和波斯中央方阵等齐，而波斯骑兵组成的宽大两翼对马其顿军队形成包围之势，亚历山大在两翼的侧后方各部署了4个营的骑兵约1200人，轻、重骑兵各占一半，斜向外组成侧卫线，兵力布置前轻后重形成防守纵深。因为估计到自己的右翼将成为波斯军队攻击的重点，亚历山大给右翼侧卫部队加强了500名弓箭手和500名标枪手。

另外在第一线部队后面约一公里的地方，亚历山大部署了第二道阵线，由大约15000名希腊联盟步兵组成，这道防线的特别之处在于面向后方排列，显然是为了防备波斯骑兵的大纵深迂回包抄。部署完毕的马其顿战阵呈一个空心的梯形阵式。

大流士三世充分利用宽广的战场地形，排列出一个长达八公里的巨阵。波斯王矗立于一辆金碧辉煌的战车上在中央压阵，他身边是3000名忠实的禁卫军，步、骑各一半；两侧排列伊苏战役幸存的2000名希腊雇佣军；波斯中央阵线还包括印度骑兵和马迪亚弓箭手数千人；中央阵线前面是五十辆战车和十五头印度战象（显然战象并没有在战斗中起到任何作用）。波斯将领率领各自的部队组成两翼，巴克陲亚（今阿富汗）总督拜苏带领16000名来自中亚草原的骑兵组成左翼，在左翼前沿大流士三世部署了100辆战车和2000名塞提亚铁甲骑兵组成的突击集团，他们的目标显然是亚历山大统率的马其顿右翼。巴比伦总督马扎依指挥的波斯右翼由16000名来自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的骑兵组成，右翼前沿是50辆战车和2000名亚美尼亚铁甲骑兵组成的突击方阵。数十万巴比伦和阿拉伯步兵在后面组成第二道阵线，但显然他们的战斗效能可以忽略不计。

有人总结此战双方统帅的战术构想，大流士三世是“两翼包抄”，亚历山大是“中央突破”。波斯方面的致命弱点是中央阵线缺乏坚强可靠的步兵部队，波斯阵线的机动性无与伦比，但极其缺乏稳定性，因此没有多少抗打击能力。但是此战大流士三世根本没有作防守的打算，他坚信在波斯骑兵和战车强大的攻势下，马其顿军队只会疲于招架。

波斯骑兵对马其顿两侧的集群攻击，如同老鹰的两只利爪抓住猎物的头尾用力撕扯，马其顿战线将很快分崩离析，然后波斯军队全线出击，以优势兵力将敌人分割包围，逐个歼灭。亚历山大洞察到大流士三世的意图，他的构想就是将计就计，三面防守，一点突破。马其顿军队在两翼顽强的防守阻击，调动越来越多的波斯军队向两翼纵深迂回包抄，然后等待波斯中央阵线出现缺口发动致命一击。此战大流士三世和亚历山大的战术构想可说难分高下。事实上，两人的战役企图都得以实现，而且波斯的获胜机会先出现，只可惜大流士三世未能把握住。

高加米拉神话

大流士三世对波斯战车寄予厚望。波斯阵线前沿部署的左右两个突击集团，都是以卷镰战车为攻击先头，后面配备两千铁甲骑兵。史料记载，这种战车由4匹披甲的马拖拽，每辆战车有驭手和士兵各1人，装备长约3米的矛、弓箭以及数支标枪。

战车的车辕向前突出数米，顶部装有锋利的冲角，显然是用于突破敌人的盾牌防线；轮轴两头还各装有1米长的三棱镰刀，冲进希腊密集阵时高速转动的利刃无坚不摧，能够扫杀近旁的敌兵。波斯战车由于车身笨重，速度并不快，但冲击力惊人，理论上讲的确是对付希腊密集阵的利器。

大流士三世的构想是把冲击力强劲的波斯战车当做铁锤，砸开马其顿密集阵正面由盾牌和长矛组成的坚硬外壳，紧跟其后的铁甲骑兵从缺口高速突入，猛攻方阵内部脆弱的裸露部位，最后摧毁马其顿方阵。这个战术构想和二战时德国装甲战颇有相通之处。亚历山大看穿了大流士三世的心思，他率领马其顿阵线向右前方移动，各个方阵依次前进，形成一条斜线。因为马其顿军队渐渐离开了大流士三世为了使用战车特意铲平的战场，大流士三世立刻命令左翼前沿战车突击集团的两千铁甲骑兵出击拦住马其顿军队的去路。这是此战大流士三世犯的第一个错误。失去铁甲骑兵支持的战车，打开缺口以后无力扩大战果，因此威力大减。

因为马其顿阵线向右前方运动，其右翼侧卫部队成了先导，结果遭到波斯铁甲骑兵的迎头痛击。排在最前面的300名希腊雇佣军骑兵抵挡不住，溃退下来，后面的900名骑兵和1000名轻步兵立刻顶了上去，暂时稳定住了战线。波斯左翼统帅拜苏看到马其顿侧翼兵力虚弱，马上调遣大批骑兵前来增援，显然想从这里突破马其顿战阵。亚里安写道：“亚历山大的骑兵部队伤亡惨重，不但因为波斯骑兵的数量优

势，还因为他们人马都披挂铠甲，防护效果很好。马其顿人浴血奋战，各个骑兵连以严整队形连续发动短促突击，打乱了敌人的阵形。”

随后赶到的波斯骑兵见战局僵持，就向纵深前进，企图迂回到马其顿侧卫部队的身后。马其顿骑兵立刻跟随前进，阻止波斯人的迂回包抄，一时间双方骑兵并驾齐驱，如同赛跑一般。马其顿阵线的右翼侧卫线因此越拉越长，兵力吃紧，亚历山大不得不调遣二线部队前来加固右侧防线，马其顿第二道防线不断增援右侧的结果，就是整体右移，失去了同左侧的联系。这样波斯左翼骑兵的大范围扯动，已经导致马其顿防线出现了第一个缺口。

大流士三世看到左翼骑兵进展顺利，认为决战时刻已经来临，于是命令两翼骑兵全线出击。马扎依统率的右翼骑兵部队立刻扑向落后的马其顿左翼，从正面和侧面发动集群冲击，并派出3000名精骑向纵深穿插，目标直指马其顿大营。与此同时，波斯的战车突击集团也开始向马其顿密集阵发起冲击。亚历山大显然对波斯战车早有研究，部署的散兵线正是它们的克星。波斯战车铁轮滚滚，在巨大的轰鸣声中疾驰而来，马其顿游击步兵们灵巧地躲过正面冲击，在其侧面跟随奔跑，步兵们几人一组分工协作，有的用盾牌抵挡波斯战车兵的长矛，有的用标枪攻击缺乏铠甲防护的战马肋部和车夫。大多数波斯战车没有冲到密集阵前就失去行动能力。马其顿步兵方阵训练有素，让出一条条通道避开剩余的波斯战车，这些战车全部被马其顿后卫部队缴获。

波斯右翼骑兵对马其顿左侧的迂回扯动也迫使后者不断延伸防线，受其牵连左翼的特萨利骑兵不得不左移以保持防线完整，这样又带动他们右边的马其顿密集阵第5、第6方阵左移。密集阵右边的前四个方阵面临两难选择，是跟随左移，还是原地不动。跟随左移将暴露亚历山大近卫步兵的侧翼，原地不动则会造成密集阵的脱节。根据亚历山大的战前部署，密集阵前四个方阵的任务是配合右翼，因此第4方阵指挥官美利格毅然决定按兵不动。这样密集阵战线很快脱节，波斯右翼骑兵的迂回扯动又将马其顿阵线撕开了第二个缺口。大流士三世看到马其顿密集阵洞开，立刻派遣波斯中央阵线的禁卫军骑兵和印度骑兵从缺口高速突破。马其顿阵营正承受着两翼波斯骑兵强大的压力，此时又被劈成两半，而突破的波斯禁卫军无论从后面攻击哪一侧的马其顿阵线，都会导致其迅速崩溃。看起来波斯阵营已经胜利在望了。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突破密集阵的波斯骑兵并没有从背后攻击马其顿阵线，而是高速穿过第二道防线左侧的缺口，直扑马其顿大营。显然波斯禁卫军得到大流士三世的明确指令，不惜代价解救他的母亲和儿女。战前亚历山大对大流士三世的心理刺激终于奏效，对亲

人的牵挂果然使波斯王在关键时刻失去理智，将胜利拱手相让。波斯禁卫军同马扎依派遣的三千精骑会合，轻易驱散了看守马其顿大营的色雷斯步兵，然后开始劫掠辎重马车，寻找王室成员。当大流士三世的母亲从仆人那里得知波斯军队大获全胜，觉得难以置信，居然拒绝跟随波斯救兵离开大营。无论如何，大营失陷沉重打击了马其顿官兵的士气，帕米尼奥派人请示亚历山大如何应对，亚历山大回答说："告诉帕米尼奥，不要在乎一点儿后勤物资的得失，如果我们赢得胜利，连波斯人的大营也将属于我们。"

马其顿军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糟糕的局面，不但两翼被敌人迂回包抄，阵线中央被敌骑突破，连大营也失陷敌手。马其顿官兵的抵抗意志已经到达崩溃的临界点。就在此时奇迹发生了。一只苍鹰突然飞临马其顿阵线右翼上空，在亚历山大的头顶盘旋。祭司亚里斯坦德立刻跳上一匹战马，沿着马其顿阵线奔驰，大声呼唤："看那只盘旋的鹰，这是马其顿胜利的征兆！"其实这"盘旋的鹰"子虚乌有，是亚里斯坦德为了振奋马其顿官兵的士气编造出来的。高加米拉战场是松软的沙土地，数十万人马几个小时的混战势必扬起漫天尘土，这种能见度下马其顿官兵根本无法看到一只低空盘旋的鹰。无论如何，显然这个征兆极大地鼓舞了马其顿将士的士气，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马其顿阵线突然坚挺起来，第二线的希腊联盟步兵甚至反攻大营成功，将波斯骑兵驱逐出去。

当马其顿军队和波斯骑兵以及战车激战之时，亚历山大和他的两千近卫骑兵一直按兵不动，等待战机。大流士三世下达总攻命令以后，波斯左翼骑兵倾巢而出。也许波斯将领误解了大流士三世的命令；或者波斯骑兵攻击近卫骑兵方阵时遭到马其顿散兵弓箭和标枪的袭击，下意识地向左规避，结果不由自主地卷入马其顿右侧的混战。波斯左翼骑兵的全部出动，使左翼和中央方阵的接合部出现缺口，希腊雇佣军方阵的侧翼暴露出来，亚历山大等待已久的战机终于出现了。

亚历山大立刻率领近卫骑兵以楔形向波斯的希腊雇佣军侧翼猛冲过去，而三千近卫步兵在左侧紧紧跟随，马其顿密集阵右边四个方阵也依次前进，形成一道斜线，从正面攻击波斯中央阵营。接下去战局的发展和伊苏战役同出一辙，希腊雇佣军在来自两面的夹击下崩溃，将大流士三世和他的禁卫军步兵暴露在马其顿骑兵的锋芒之下。亚历山大在一群近卫骑兵的簇拥下很快冲到大流士三世战车近前，在这里遭遇波斯禁卫军的拼死抵抗，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斩杀数人。此时亚历山大和大流士三世相距大概只有30米，两人几乎同时向对方投掷出一支标枪，都没有命中目标，但大流士三世的车夫被亚历山大投出的标枪击毙。

后人对这个决定胜败的车夫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大流士三世看到车夫毙命，魂飞魄散，再次跳上一匹快马逃之夭夭，而波斯王的逃遁导致整个波斯阵线的崩溃。但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大流士三世能克服天象异变的历史恐惧，同时也明白此战败了必死无疑，阵前大军厮杀，不可能身边一个车夫死了，便吓得屁滚尿流。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由于战场上漫天的沙尘，大流士三世近旁的波斯官兵只能模糊地看到波斯王战车上有人被标枪贯穿身亡，都以为中枪的是大流士三世本人，立刻迸发出一片哀号之声。然后整个波斯左翼莫名其妙地溃退，引发雪崩效应，波斯中央阵营也很快溃不成军。

波斯左翼和中央阵线溃败的时候，马扎依统率的右翼骑兵在这一侧几乎取得了胜利。波斯骑兵同时从马其顿左翼的正面和左侧发动进攻，亚美尼亚铁甲骑兵以密集队形一次又一次地冲击马其顿方阵，并不断向侧后迂回。帕米尼奥看到局面异常被动，派人向亚历山大请求援助。帕米尼奥征战五十载，以见多识广、临危不惧著称，此时破天荒地求援，可见马其顿左翼的确危在旦夕。亚历山大得信以后，不得不放弃对大流士三世的追击，领军驰援左翼。正巧奔袭马其顿大营的数千波斯骑兵原路返回，和行进至半途的亚历山大近卫骑兵狭路相逢，于是爆发了本次战役最激烈的骑兵战斗。双方都是精英部队，波斯骑兵急于夺路而逃，而亚历山大的近卫骑兵着急救援同伴，于是展开殊死搏斗，在此阵亡的近卫骑兵就有六十人，而伤者数百。最后这股波斯骑兵杀出一条血路得以逃生。

等亚历山大摆脱波斯骑兵的纠缠，到达马其顿阵线左翼时，战局已经发生逆转。大流士三世败退的消息很快传到波斯右翼兵团，马扎依立刻领军撤向巴比伦，高加米拉战役落下帷幕。

高加米拉会战就这样结束了，波斯军几乎全军毁灭，死亡的有30万人，受伤和被俘的超过这个数字。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马其顿军以长矛作战，波斯军的武器是短剑和标枪，战斗中很难接近马其顿军。亚历山大缴获了无数战利品，连大流士三世逃跑中遗弃的弓箭、盾牌和大斗篷都捡到了。

战斗史上，高加米拉战役被称为改变古代世界格局的“最伟大的一次会战”，亚历山大也从此被公认为“历代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和“亚洲之王”。不久以后，亚历山大轻轻松松地占领了巴比伦、苏萨（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波斯旧都）三个大城市。为报复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对希腊的蹂躏，亚历山大从苏萨掠走了5万塔兰特金银，在波斯波利斯从波斯开国大帝居鲁士的金库里掠走了12万塔兰特金银，并且放起一把火将波斯波利斯富丽堂皇的宫殿烧得精光。

战略家的辉煌——汉尼拔坎尼之战

迦太基是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在北非建立的城市，比罗马共和国的成立早了三百多年。迦太基人在罗马人面前充满优越感，因为迦太基繁荣昌盛的时候，罗马还只是台伯河边的几个部落，是纯粹的边远落后地区。腓尼基人在古代西方是公认的航海高手，迦太基的强盛就是建立在海上贸易的基础上。经过五百年的厚积薄发，罗马到公元前3世纪成为地中海地区一支新兴力量，开始挑战迦太基的霸权。

雷霆之子

第一次布匿战争终于在公元前261年爆发，战争的焦点是对西西里岛的争夺。

为了打破迦太基的海上封锁，罗马下定决心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由于航海知识的欠缺，罗马发展海军的努力代价巨大，公元前255年有180艘罗马战舰和运兵船在西西里以南海岸遭遇风暴沉没，九万五千人丧生；公元前253年又有150艘战舰遭遇风暴沉没。

罗马人明白航海技能的差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赶上的，必须另辟蹊径。

于是罗马人在海战战术上推陈出新，发明跳板——这是一块长木板，一端带有铁钩，罗马战舰靠近敌舰时放下跳板，牢牢钩住敌舰船舷，然后罗马步兵由跳板冲上敌舰搏斗。跳板的发明使罗马人在海战中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陆战的优势。

罗马依靠这种战术在公元前241年的埃古萨海战中决定性地击败了迦太基海军，结束了第一次布匿战争。

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迦太基丢失了西西里、科西嘉和萨丁等地中海岛屿，元气大伤。此时迦太基名将哈米尔卡·巴卡挺身而出，为迦太基重整河山。

哈米尔卡的姓氏“巴卡”是希伯来语“雷霆”的意思，因而他的三个优秀的儿子汉尼拔、哈斯朱拔和马戈被史学家们称为“雷霆之子”。深谋远虑的哈米尔卡知道迦太基和罗马终将再战，而下一次战争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他临终前让三个儿子在迦太基的神庙发誓终生与罗马为敌，他的三个儿子后来都忠实地履行了这个誓言。

哈米尔卡重振迦太基的战略重心在西班牙。通过几年的努力，哈米尔卡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几个相互孤立的贸易据点连成一片，并建立新迦太基城。

哈米尔卡死后，由于三个儿子尚未成年，他的女婿大哈斯朱拔继承其业，运用高超的外交手腕和联姻的办法拉拢西班牙当地的凯尔特人部落，大哈斯朱拔和汉尼拔兄弟都娶了凯尔特部落首领的女儿为妻（迦太基人是一夫多妻制），最终将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置于迦太基的控制之下。

西班牙丰富的金属矿藏，优良的马种，以及骁勇善战的凯尔特士兵，给迦太基提供了充足的战争资源。

公元前221年大哈斯朱拔被刺身亡，汉尼拔接管了父兄苦心经营二十年的西班牙，此时汉尼拔年仅26岁。

汉尼拔接手西班牙不过3年，就爆发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汉尼拔对迦太基的战略劣势心知肚明：罗马的人力资源超过迦太基数倍，如果罗马派一支部队登陆北非，深受迦太基压迫的北非各民族肯定会揭竿而起，缺乏战略纵深的迦太基只怕凶多吉少。目前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以攻为守，将战火烧到意大利半岛。如果能够打赢几场决定性的战役，严重削弱罗马的实力，再鼓动新近被罗马征服的意大利城邦独立，一定能让罗马屈服。事实上汉尼拔的战略构想后来都一一实现，但他显然低估了罗马人坚韧顽强、愈挫愈勇的意志品质。

公元前218年，29岁的汉尼拔率领四万大军向意大利进军。汉尼拔大军是历史上第一支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军队，此时已经是10月中旬，寒冷的天气，泥泞的道路，以及山地部落的袭击使汉尼拔的部队大量减员，到达意大利波河平原时四万大军只剩下两万六千人。汉尼拔在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部落里招募大量雇佣军，使其兵力重新达到四万人。

纵观罗马千余年的历史，汉尼拔可以说是罗马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汉尼拔用兵如神，让惯于以堂堂之师作战的罗马人极不适应。汉尼拔的军队绝大部分是西班牙和高卢的雇佣军，相互之间语言不通、习惯各异，装备和训练水平差异极大。

汉尼拔化腐朽为神奇，指挥一支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连续战胜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罗马军团，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一个奇迹。

在公元前218年冬天的特雷比亚战役中，汉尼拔让弟弟马戈率精兵两

千在战场远端的树丛里潜伏，然后将四万罗马军队引诱进这个预设的战场。

当两军激战正酣之际，马戈的伏兵突然猛攻罗马阵线侧后，罗马军队大败，阵亡两万人，被俘一万人。

在次年的特拉西米诺战役中，汉尼拔再次引诱罗马军队进入一条夹在特拉西米诺湖和群山之间的狭长道路，待到罗马军队完全进入伏击圈以后一声令下，埋伏在山林里的步骑兵向正在以纵队行军的罗马军团发动突然袭击，最后将罗马军队分割歼灭，此战罗马军队阵亡一万五千人。

两个战役的惨败沉重打击了罗马人的自信心。罗马元老院破天荒地选举非比阿斯为独裁官，统领罗马军政。非比阿斯性格保守持重，他明白汉尼拔的军事天才罗马无人能比，于是尽可能避免同汉尼拔决战，想通过罗马海军的海上封锁拖垮汉尼拔大军。非比阿斯率领罗马军队远远尾随汉尼拔大军，所到之处步步为营。

汉尼拔想尽办法促使罗马军队决战，他在意大利乡村到处烧杀劫掠，企图激起罗马将士的怒火，又时常违反常规的行军和宿营，故意显露弱点引诱非比阿斯进攻，但非比阿斯就是不为所动。两军就这样在对峙中度过了一年的时间。

汉尼拔对意大利乡村的蹂躏渐渐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罗马元老院主战的呼声越来越高。非比阿斯一年任期满后，罗马贵族瓦罗和鲍路斯在主战派的支持下，当选新一届执政官，而罗马国策也从消极避战转变为积极求战。

为了与汉尼拔决战，罗马集结八个军团，每个军团5千人，辅以同样数目的同盟部队，一共8万大军，这样庞大的兵力是罗马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在公元前216年夏天，两支军队在意大利南部奥凡托河畔的小镇坎尼相遇，一场大决战终于拉开序幕。

剑拔弩张

坎尼战役中迦太基参战的部队主要由北非、西班牙和高卢士兵组成。汉尼拔最得力的部队是1万重装步兵，士兵来自利比亚的迦太基殖民地，他们身披重甲，装备长矛和盾牌，采用希腊密集阵战术。

利比亚重装步兵跟随汉尼拔多年，训练有素，久经沙场，战斗力要强于罗马步兵。汉尼拔另外从西班牙凯尔特部落招募了五千步兵。西班牙步兵身穿紫色滚边的白色战袍，装备圆盾、短剑和标枪，和罗马重装步兵很相似。由于凯尔特民族天性剽悍，西班牙步兵一直是迦太基军队里最善战的部队。

汉尼拔的西班牙部队还包括五千名来自巴利阿里群岛的轻步兵，他们主要的武器是弹弓，使用橄榄形状的铅制弹丸，射程可达一百多米。弹弓在远距离上准确度不高，主要起火力压制的作用，数千颗弹丸发射以后，如飞蝗一般呼啸而至，情形相当骇人。弹子虽然无法击穿头盔或铠甲，但由于动能巨大往往能将人打晕。

巴利阿里轻步兵还装备轻便的圆盾和短剑，必要时可以参与格斗。

汉尼拔到达意大利以后，从波河平原的高卢部落招募了大约两万步兵和五千骑兵。高卢雇佣军以打仗为生，好勇斗狠，常常赤裸上身作战。

他们一般习惯于单打独斗，纪律性比较欠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统帅，这样的部队用处不大。汉尼拔调教高卢部队相当成功，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使他们能够遵守战术纪律，和其他部队协同作战。高卢步兵原来的武器五花八门，长短不一，为了增强他们的战斗力，汉尼拔用缴获的大量罗马兵器重新装备了高卢步兵。

虽然汉尼拔在坎尼战役中总兵力处于劣势，但他的骑兵数量却远远多于罗马军队。汉尼拔的骑兵包括两千西班牙重装骑兵，三千努米底亚轻骑兵，以及五千高卢骑兵。

西班牙盛产良马，虽然西班牙骑兵身披重甲，他们的坐骑依然能够奔跑如飞。西班牙骑兵装备一面圆盾、一支长矛和一柄波斯造型的弯刀。他们通常以整齐的队形冲锋，是汉尼拔的突击部队。努米底亚骑兵来自北非柏柏尔部落，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骑术高超，不用马鞍，身上也不披甲，装备一面象皮盾牌和数支标枪，努米底亚骑兵作战时避免与敌缠斗，而是快速冲到敌人近旁投掷标枪，然后退走。

高卢骑兵身披重甲，主要兵器是一柄宽刃重剑，剑身长约90厘米，没有剑尖，只能劈砍，不能突刺。高卢骑兵身材高大，膂力惊人，沉重的长剑在他们手里挥舞自如，威力巨大。高卢人发明的四角马鞍也是一大特色。这种马鞍的四个犄角能够将骑兵的腰臀和大腿紧紧夹住，在没有马镫的时代大概是最利于骑兵格斗的器具。高卢骑兵的其他装备还包括一面圆盾和一支标枪。

罗马参战的部队有七个军团，包括六万重装步兵，八千轻装步兵，以及六千骑兵，一共七万四千人，剩下的一万人驻守两个大营。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队仍然是民兵性质，由于罗马在前两次战役中惨败，丧失四五万兵力，此次战役招募了大量新兵，因而战斗力有所下降。罗马军团的基本战术单位是连队，大约有160人，每一个连队组成一个方阵，通常20人一行，8行纵深，方阵之间有相当大的空隙。罗马军团布阵时组成三条阵线，阵线之间方阵交错排列，宛如国际象棋的棋格。

青年士兵在第一条阵线，第二条阵线由壮年士兵组成，老兵在最后压阵。前两条阵线的士兵装备沉重的长方形盾牌、短剑和数支标枪，而第三条阵线的老兵装备长矛和圆盾。

罗马军团的组织和战术相当先进，士兵都是罗马自己的子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同仇敌忾、士气高昂，因而战斗力在当时首屈一指。但是这个时候罗马的战役指挥系统弊病很多。

罗马元老院每年选举两位执政官，两人没有正副之分，统率大军时只得轮流行使指挥权，一天一换。如果两个执政官意见相左，就无法始终如一地执行战役部署。指挥坎尼战役的两位罗马执政官中，鲍路斯比较稳重，而瓦罗则轻飘冒进。

鲍路斯看到战场地形平坦开阔，非常利于骑兵活动，不主张在这里同汉尼拔决战，但瓦罗不以为然。次日清早，掌握指挥权的瓦罗就把一件紫红色的斗篷挂出帐外，告诉罗马士兵们准备战斗。

坎尼大战

汉尼拔率领大军占据了战场上的有利位置，他的军队在一个缓坡上布阵，居高临下，坐西向东，位于上风向，左边紧靠着奥凡托河。汉尼拔的两万五千西班牙和高卢步兵组成中央阵营，阵线呈半圆形向外凸出。

三千努米底亚骑兵部署在右翼，七千西班牙和高卢骑兵在左翼。中央阵营两端的后面各有一个五千利比亚步兵组成的密集方阵。汉尼拔已经预料到罗马军队将从中央突破，他的意图就是等罗马军团突破以后，用他最得力的利比亚步兵从两侧夹击敌军。

大约1000米以外，罗马军队按照惯例排出三条阵线。瓦罗打破常规，让罗马的连队方阵排得极其厚实，每行10人，有16行纵深，方阵之间的空隙也小了许多。瓦罗排出如此大纵深的阵形用意明显，就是想利

用罗马的优势兵力突破汉尼拔的中央阵营。瓦罗亲率四千骑兵在罗马步兵方阵的左侧，面对三千努米底亚骑兵，而鲍路斯率领两千骑兵在右侧，和七千西班牙及高卢骑兵对阵。两支军队不约而同地在阵前部署轻装步兵组成的散兵线。

意大利的夏天炎热干燥，强劲的西南风卷起漫天的尘土扑面而来，让罗马士兵睁不开眼。

列阵完毕的罗马大军顶风前进。罗马士兵身披猩红色斗篷，打磨得铮亮的头盔在正午的太阳下闪闪发光，头盔上红色的羽冠高高耸立，从迦太基阵地的山坡上远远望去，罗马大军就像涌动的红色海洋。七万士兵排着密集的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威风凛凛，稳步前进，和迦太基阵营里上蹿下跳、大呼小叫的高卢士兵形成鲜明对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

罗马军队前进到大约300米的距离时，两军的散兵线开始交火。迦太基巴利阿里轻步兵用弹弓发射的铅弹如暴雨一般打在罗马士兵的盾牌和盔甲上，而罗马轻步兵以标枪的攒射还以颜色。散兵的交锋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就各自撤回本阵，将主战场让了出来。罗马的步兵方阵继续以令人窒息的整齐步伐慢慢逼近，直到30米的距离停了下来，开始投掷标枪。

罗马军队密集的标枪齐射给迦太基前沿的高卢士兵造成不小的伤亡。标枪投掷完毕以后，罗马的步兵方阵突然发出惊天动地般的呐喊声猛冲上来，在一片震耳欲聋的盾牌撞击声中同高卢士兵杀在一起。

双方前排的士兵以盾牌相抵，彼此近在咫尺，用短剑从盾牌下面猛刺对手，后面的士兵则拼命向前推挤。罗马方阵的厚度这时发挥效用，高卢士兵抵挡不住其强大的冲击力，不得不向坡上后退。

罗马军队的阵形由整齐的长方形逐渐变成楔形，而连队方阵结构此时已经完全被打乱。

在双方步兵接战的同时，两侧的骑兵也发生激战。迦太基右翼的三千努米底亚骑兵和这一侧的四千罗马骑兵旗鼓相当，战况胶着；而左翼的七千西班牙和高卢骑兵轻易地击溃了对面的两千罗马骑兵。统帅这一侧骑兵的罗马执政官鲍路斯刚一开战就被巴利阿里轻步兵发射的铅弹击中负伤，不得不下马，他的卫兵下马照顾，其他的骑兵以为这是个命令，也都纷纷跳下马来，结果被迦太基骑兵冲得七零八落。鲍路斯在卫兵的拼死保护下撤到罗马步兵阵线的后面。扫清罗马右翼以后，西班牙和高卢骑兵从罗马军阵后面绕到罗马军阵的左翼，夹击这

一侧的四千罗马骑兵，很快将其击溃。

此时主战场上战况又有新的进展。迦太基阵线两端的西班牙步兵尚能坚守阵地，但中间的高卢步兵且战且退，已经退到两个利比亚步兵密集阵的侧后。利比亚步兵方阵迅速掉转头来面对突破进来的罗马军队，左右两边分别和西班牙及高卢部队衔接起来，这样迦太基阵线变成一个巨大的U形，将罗马大军三面包围。

高卢士兵此时也停止退却，与两侧的西班牙和利比亚步兵一起攻击前进。由于受到来自三面的挤压，罗马军阵里的空间越来越小，最后士兵们摩肩接踵，挤得水泄不通，个个连短剑都已经举不起来。罗马左翼骑兵被击溃以后，努米底亚骑兵前去追击，而七千西班牙和高卢骑兵来到罗马军阵的后面，完成了对罗马大军的四面包围，战役发展到此时已经变成一场屠杀。

虽然败局已定，但罗马士兵仍然斗志顽强，个个死战到底，因而战斗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随着越来越多的罗马士兵倒下，包围圈越来越小，终于一切都结束了。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战场上，罗马人伏尸五万多具，被俘四千多人。

瓦罗在战役关键时刻逃离战场，鲍路斯选择和他的士兵共命运，力战而死。侥幸逃生的罗马士兵躲进两座营垒里，但只坚守了一天就被汉尼拔大军攻破，两千多人阵亡，一万五千人投降。坎尼战役罗马共损失七万两千人，其中包括两万战俘。迦太基方面阵亡六千人，绝大多数是高卢士兵。

罗马史学家李维写道：“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在经受坎尼之战这样巨大的打击以后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坎尼战役使罗马丧失了五分之一的青壮年，而贵族阶级更是大为凋零。

阵亡的五万罗马士兵中间，罗马骑士团成员达数千人，迦太基士兵从罗马阵亡将士手上取下大量象征贵族身份的戒指，足足盛满了3个大箩筐。

很多罗马参议员同时也是罗马军团将领，罗马元老院一共300个席位，坎尼战役以后出现的空缺多达177个。

总结坎尼战役，罗马军队可以说毫无战术可言，虽然拥有优势兵力，但却没有充分利用，如同蛮牛一样一头撞进汉尼拔的陷阱。一些史学

家指出罗马军队的兵力优势其实是一个负担，因为罗马的将领基本上都只有指挥军团级别战役的经验，根本不知道如何指挥大兵团作战。罗马急需一位能和汉尼拔相匹敌的战役指挥大师。从坎尼侥幸逃生的罗马贵族中，有一个名叫西庇阿（即大西庇阿）的19岁青年，他将在数年以后成为罗马的救星，力挽狂澜，为罗马最终赢得第二次布匿战争。

“生命之路”的“火花”——列宁格勒保卫战

圣彼得堡，这座被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称之为“欧洲之窗”的古都，始建于1703年5月，200多年来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十月革命的炮声从这里打响，人们将这座城市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1924年列宁逝世后，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下令将列宁曾经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这座英雄城市命名为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是十月革命的摇篮，也是苏联的第二大城市和重要的海港、工业重镇及文化中心。在“巴巴洛萨”计划中，纳粹将攻占涅瓦河口的这座城市看做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从地球上抹掉列宁格勒，杀光居民，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

疯狂的“巴巴洛萨”计划

征服苏联，独霸欧洲是希特勒蓄谋已久的阴谋。早在法国投降之时，德国人就开始着手侵略苏联的计划。1940年12月28日，希特勒发布了第21号训令，正式确定了代号为“巴巴洛萨”的侵略计划。计划的目的是在对英的战争结束以前，以坦克、摩托化部队及航空兵部队突施“闪电”式的袭击，分割围歼苏联西部苏军主力，而后向战略纵深进攻，攻占列宁格勒、莫斯科和顿巴斯，前进至伏尔加河、阿斯特拉罕一线，于1941年入冬前结束战争。

为实现这一计划，德军集中了181个师又20个旅共550万人，坦克4300辆，火炮47000余门，飞机4980架，以及192艘舰艇，并将这些力量编为3个集团军群和3个独立行动的集团军，准备在3个战略方向实施进攻。计划的基本部署是：北方集团军群，辖第16、第18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群，共29个师，由莱布元帅指挥，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以东向列宁格勒方向实施进攻，消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军，占领港口，使苏联舰队失去基地。

中央集团军群，辖第4、第9集团军和坦克第2、第3集团军，共50个

师又2个旅，由博克元帅指挥，在波兰的华沙向布列斯特、明斯克方向突击，围歼白俄罗斯境内的苏军，而后直指莫斯科。

南方集团军群，辖第6、第11、第17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坦克第1集群和匈牙利一个快速军，共57个师又13个旅，由龙德施泰特元帅指挥，自波兰的赫尔姆向基辅方向进攻，攻占基辅以南地区的第聂伯河渡口，消灭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的苏军，然后向顿巴斯发动进攻。

德军的挪威集团军以及芬兰的东南集团军、卡累利阿集团军，共21个师又3个旅，在挪威和芬兰境内展开行动，配合北方集团军群攻占列宁格勒。

为了确保能够一举拿下列宁格勒，希特勒任命曾经指挥德军突破法国马其诺防线的陆军元帅冯·莱布为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莱布统率的兵员达70万人，配备了1200架飞机、1500辆坦克、12000门火炮，并限令莱布务必根据“巴巴洛萨”计划的规定日期，在1941年7月21日之前拿下列宁格勒。希特勒甚至狂妄宣称，届时他不仅要前往列宁格勒皇宫广场检阅军队，而且还要在列宁格勒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盛大的“祝捷”宴会。

为何希特勒对列宁格勒如此重视？原来，希特勒的统帅部认为夺取苏联这一重工业中心和海港具有特殊意义。占领涅瓦河口的这座城市，可以掌握整个波罗的海的主动权，控制十条铁路线，尤其是控制那条把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同苏联其他一些经济地区联结起来的十月铁路线，在国际上有重要意义。从政治上、军事上看，占领列宁格勒并同芬兰军会合，可以使法西斯同盟更加巩固，迫使其他一些处于动摇不定的国家加入反苏战争。同时，为了保证进攻莫斯科所必要之兵力，可把攻占列宁格勒后第4坦克集群的所有坦克和机械化兵团抽调出来。

苏联缺乏足够的警惕

“巴巴洛萨”计划制订后，德国法西斯在策略上玩弄了“海狮骗局”，以假乱真，麻痹苏联。希特勒曾说“要把进攻俄国造成历史上的最大骗局”。为此，纳粹千方百计地采取伪装和欺骗的手段，迷惑苏联。希特勒在英吉利海峡和加来海峡沿岸，集结了大量的渡海和登陆船只、器材；在海岸上装配了许多假火炮；军队进行了频繁的登陆演习；甚至把大批的德军调到苏联边境也说成是为进攻英国而来到东方休息调整。临战前，希特勒一反常态，在宣传上停止了对苏联的攻击，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了英国。就这样在“海狮计划”的掩盖下，德军早已把

大批兵力集结在苏联的边境上。准备工作在1941年5月15日以前要求完成。

1939年3月，斯大林针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已经开始的形势，明确指出德、意、日结盟的侵略性，以及西方国家企图“祸水东引”，怂恿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性，号召苏联人民必须从各方面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斯大林为了赢得更多的时间作战争准备，先后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与土耳其签订互相保持中立条约。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又通过军事、政治、外交途径，将西部的国界线向西推移，并认为国界线的西移将使德军东犯必须从更西的几百上千公里开始。苏联还在经济上和兵员上都作了充分准备，加快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速度，并有一大批军事工厂开工生产，在兵员上，1939年颁布了《普通义务兵法》，延长服役期。在战略计划和兵力部署上，为对付德军的侵略，苏军总参谋部作了详尽部署。在战争爆发前，苏联为加强战备和保卫西部边境防线，在西部边境总共部署了149个师的兵力。但苏联最高当局对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的时间和规模却严重估计不足，苏联西部边界地区的工事也未完成，苏军对敌人的突然袭击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也缺乏组织和实施战略退却的训练，缺乏对付敌人坦克集群的有力措施，造成了苏军在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

希特勒大兵压境

1941年6月22日拂晓，一千多架机翼上涂有纳粹标志的飞机闪电般地闯入苏联领空，对苏联腹地的机场、军事指挥部和交通中心泻下瀑布般的弹雨。紧接着，七千多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同时对准早已瞄好的目标开火。一时之间，苏联西部边境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希特勒的“巴巴洛萨”计划开始了。

其中，莱布统率下的北方集团军群，6月22日在大量航空兵的支援下，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向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起进攻。战斗一打响，德军就轻而易举越过边界线，向苏联腹地长驱直入。

在北方战线上，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先头部队第56摩托化军，在开战后的24小时内就深入苏联境内40公里。6月25日，德军坦克部队推进到离道加瓦皮尔斯只有70公里的乌提那。6月26日，德军装甲集团的先头部队离维尔纽斯和列宁格勒之间的主要铁路中心道加瓦皮尔斯几乎不到8公里的路程了。至此在短短的4天内，德军装甲部队就翻山越岭、攻城略地，向苏联腹地推进达300千米。

7月1日，随着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首府里加的失守，

7月4日，德军又突破奥斯特罗夫—普斯科夫防区内的防线。7月9日，防守普斯科夫的苏军在经过一场血战后不得不放弃该城，退往诺夫哥罗德。于是，希特勒法西斯的铁蹄终于在闯入俄罗斯大地之后踏上了列宁格勒州的地界。

就在北方集团军群向列宁格勒全力推进的时候，部署在列宁格勒北面芬兰一侧的两个芬兰集团军，为了配合德北方集团军群进攻列宁格勒，也于6月底分别在彼得罗扎沃茨克和维堡方向，对苏军北方方面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企图从北、东两个方向与德军一起完成对列宁格勒的合围。在这种情况下，进展顺利的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赫普纳上将得意忘形地宣称，现在只要一举突破卢加河，他就拿到了打开通往列宁格勒大门的钥匙。

兵临列宁格勒城下

就在列宁格勒面临三面受敌的危急时刻，苏军统帅部于7月10日任命伏罗希洛夫元帅为西北方向指挥部最高军事负责人，日丹诺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政委，并责成他们两人统一指挥西北方面军和北方方面军的作战行动。

与此同时，指挥部紧急动员百万列宁格勒居民夜以继日地沿着卢加河畔构筑一条以卢加城为中心，南起希姆斯克，经卢加，北到金吉谢普，全长约300公里的卢加防线，并在这条防线上部署了由4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组成的卢加作战集群。其主要任务就是阻滞德军前进，以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在列宁格勒附近再构筑第二、第三条防线，也就是为列宁格勒争取尽可能多的准备时间。

1941年8月15日下午6时，德军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苏军第一道防线。当德军在卢加防线发起全线进攻时，列宁格勒北面的芬兰军队也以3个师的兵力向列宁格勒围了过来。列宁格勒的局势紧张起来。

8月21日，德军占领楚多沃，切断了列宁格勒通往莫斯科的十月铁路。22日，德第16集团军在曼施坦因第56摩托化军的增援下，不仅解除了几乎被苏军围歼的危险，而且还向前推进到旧鲁萨东南的洛瓦提河畔。8月25日，苏第34集团军终因力量悬殊而不得不撤出洛瓦提河沿岸。8月底，德军在卢加防线前遭受重大损失后进至距列宁格勒城南仅20公里的斯卢茨克—科尔平诺地区。8月底，德军占领了列宁格勒东南方向的托斯纳、姆加等地，妄图从东面包围列宁格勒，沿涅瓦河左岸向拉多加湖推进。

9月8日，德军到达拉多加湖南岸，占领了什利谢尔堡，从陆上封锁了列宁格勒。9月16日，位于列宁格勒以南18公里，当年曾是老沙皇避暑胜地的普希金落入德军之手；17日，列宁格勒一条电车线路的终点站亚历山大罗夫卡失守。这时，德军离列宁格勒市中心的皇宫广场仅有14公里，德军的大炮已经能够直接轰击列宁格勒市区了。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兵临城下”了。从此，苏联红军开始了长达900天的保卫列宁格勒的英勇战斗。

拉多加湖的“生命之路”

1941年9月8日，德军占领什利谢尔堡，这就完全切断了列宁格勒与苏联各地联系的绝大部分交通线，城内与苏联内地的铁路交通完全被切断。拉多加湖也只剩中间一段仅宽100米的水域不在敌人火力射程内，这是被围的列宁格勒唯一从外界取得粮食和一切必需品的水上生命线。

9月9日上午9时30分，德国北方集团军群开始向列宁格勒发动全线进攻。希特勒命令他的法西斯军队，用封锁和不停的空袭和炮击，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并要将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哈尔德建议用饥饿配合德军进攻。

9月和10月，德军对列宁格勒进行了猛烈的空袭，仅10月4日这一天，德军就持续空袭9个多小时。应该说，希特勒的这一着棋是很毒辣的，特别是11月8日德军占领了提赫文后，从苏联内地向列宁格勒运送粮食的运输线完全被切断，它使300万列宁格勒军民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饥饿大灾难之中。

11月下旬，拉多加湖开始封冻，水上运输暂停，这使列宁格勒的粮食供应更趋紧张。9月到11月，居民的面包定量先后降低5次，11月20日降至最低限量：高温车间工人每人每天375克，一般工人和技术人员250克，职员和儿童仅125克。在这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死神随时随地都会夺走人的生命，列宁格勒城内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因饥饿而丧生。正在生产的工人饿死在机床旁，指挥交通的警察饿死在岗亭里，正在抢救危重病人的医生饿死在手术台前，年老体弱的居民饿死在购粮途中……对于自己一手造成的“杰作”，希特勒得意忘形地狂叫：“列宁格勒不久将会出现人吃人！”

形势异常危急！但英雄的列宁格勒人民没有屈服，西北方面军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和军事委员日丹诺夫向300万列宁格勒军民发出紧急动员令：列宁格勒面临着危险，法西斯匪军正向我们光荣的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逼近。我们的神圣职责是：在列宁格勒大门口，

用我们的胸膛挡住敌人前进的道路！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列宁格勒军民不惜一切代价迅速采取果断措施，组织冰上运输。

11月18日清晨，拉多加湖面上刮起了期待已久的西北风，天气寒冷刺骨，至黄昏时分，气温骤然下降了12℃。11月20日，湖面冰层的厚度已达到180毫米。这时，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为：形势逼人，时不我待，他们决定立即用马拉雪橇，在筑路勘探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以标杆标明走向的冰道上开始试验性运输，把堆放在湖东岸列德涅沃转运站的大量粮食和其他急需物资迅速运往西岸的鲍利索瓦—格里瓦车站和拉多加湖车站。

11月21日，修筑在离拉多加湖南岸12公里至13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什利谢尔堡德军炮火射程内的第一条冰上汽车运输干线，经过列宁格勒军民的忘我劳动，终于胜利通车了。第二天晚上，由60辆大卡车组成的第一列车队载着运往列宁格勒的货物从拉多加湖东岸的卡鲍纳出发，经冰上公路驶往西岸的奥西诺维茨。

就是这条昼夜通行的冰上公路，在1941年冬季前后，列宁格勒处于饥饿围困最艰难的时期，连接了拉多加湖东西两岸的运输线，成了列宁格勒赖以取得外界支援的唯一通道，因而被列宁格勒军民誉为他们的“生命之路”。就这样，传奇般的拉多加湖“生命之路”，终于使列宁格勒军民战胜了饥饿的威胁，从而彻底挫败了希特勒妄图困死列宁格勒人民的罪恶计划。

“火花”战役复仇

兵临城下的德军，在苏军的顽强抗击下，已成了强弩之末。英雄的列宁格勒军民没有被希特勒的封锁、轰炸所吓倒，也没有因饥饿而屈服。他们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德国法西斯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在全城加强了各种防御措施。

英雄的列宁格勒人民是决不会坐以待毙的。自从1941年9月德军兵临城下之后，尽管希特勒能够从望远镜里看见城里圣伊萨克斯教堂的穹形屋顶和海军军部大厦的尖顶，但德军却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经过战斗炮火洗礼的列宁格勒军民，警惕地盯着德军前沿阵地，时刻准备击退敌人的进攻。

1943年1月12日清晨，苏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与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协同，在约900架飞机支援下，开始向施吕瑟尔堡—锡尼亚维诺突出部实施相向突击。18日，2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就一齐发出了震天的怒吼，打破了严冬的沉寂，向着敌人的阵地喷吐了万

丈怒火。两路苏军在第五和第一工人新村地域会合，一部兵力收复施吕瑟尔堡，并沿拉多加湖南岸打通一条11公里宽的走廊。随后，用17个昼夜在此抢修铁路、公路各一条，初步恢复了列宁格勒的陆上联系，改善了己方态势。

这就是为了突破德军围困，苏军所实施“火花”战役的目的。

1943年1月18日夜晚，当列宁格勒人从莫斯科电台播送的最后新闻节目中突然听到播音员以激动的声调大声宣告“封锁线突破了！”“列宁格勒解围了！”这一期待已久的胜利喜讯使人们顿时热泪盈眶，奔走相告，甚至不顾外面正在下着的鹅毛大雪，一个个都兴奋得像孩子一般跑出屋外。“红军会师了！”“乌拉！列宁格勒！”“乌拉！斯大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每一幢房子外面都挂上了镰刀锤子旗。第二天清晨，整个列宁格勒城到处都闪耀着迎风招展的红旗，显得格外夺目。

最后的胜利

继“火花”战役突破德军围困之后，苏军在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第聂伯河会战胜利后，至1944年初已具备在西北方向实施进攻、彻底解除德军对列宁格勒封锁的有利条件。1月，苏军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在海空军协同下实施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解放列宁格勒州大部、加里宁州一部而后转入防御。1月14日，列宁格勒人民盼望已久的大反攻开始了。经过两周的激烈作战，苏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4年1月27日，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在祝捷大会上庄严宣布：“列宁格勒城现在已经从敌人的包围中，从敌人的野蛮炮击中获得了彻底解放。”列宁格勒人民终于取得了保卫战的重大胜利。

历时长达900天之久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虽然在保卫战中因冻饿致死和战死的军民近百万人，但是这场保卫战不仅坚定了苏联人民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斗志，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而且还消耗了法西斯德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把敌人兵力雄厚的北方集团军群始终紧紧地拖在西北战场上，从而为苏军取得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等地的辉煌胜利，为世界人民最终战胜法西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特别是在被围困期间列宁格勒军民所建树的英雄业绩，更是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甚至就连英国的《旗帜晚报》也发出这样的称颂：“列宁格勒的抵抗乃是人类在经受不可思议的考验中取得辉煌胜利的一个榜样。在世界历史上也许再也不能找到某种类似列宁格勒的抵抗。”会战中，苏军建立全纵深整体防御，诸军兵种密切协同，军民密切配合，集中指挥与灵活行

事相结合，通过空中和湖上保障不间断的补给以及用相向突击战术打破封锁等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为大规模城市保卫战提供了宝贵经验。

后记

攻坚战，一方强攻，一方力守，为了相同的目标，鱼死网破，血流城下。攻坚战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上的攻坚战仅仅指城市攻坚战，而广义上的攻坚战则包括所有对既定的攻击目标发起攻击的战争，这些目标包括城市、要塞、险滩等等；另外，这里面也应该包括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战役。本书就是站在广义的角度上来对攻坚战进行定位，通过对攻坚战的经典战例的讲述和评析，向读者展示攻坚战宏大壮观的战争场面和在战争中体现出来的战争智慧。

攻坚战的胜负，主要由力量对比、地理环境、战略战术等几个要素来决定，历史上的无数次攻坚战役告诉我们，上面所说的要素往往决定了攻坚战的结果。楚汉争霸中的垓下之战是双方力量对比对战争的结果产生最明显影响的一场战役，当时项羽手中只有十万衰兵残将，而刘邦手下则是三十万从各方调来的虎狼之师，纵然项羽号称“万人敌”，终因双方太大的实力差距而抱恨乌江亭；地理环境对攻坚战的成败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战初期苏德两国的莫斯科城下一役，凭借着顽强的抵抗和寒冬的垂青，苏联人民最终击溃了来势汹汹的德国侵略者；而淝水之战则是战略战术制胜的典型战例，面对苻坚的百万雄师，东晋略施小计，顷刻间就使前秦大军不战自溃。

攻坚战，是战争指挥艺术得到极大发挥的一种战争模式，在这种战争模式中，战争的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北京保卫战中，瓦剌军队猛攻居庸关，面对如狼似虎的蒙古铁骑，居庸关守将罗通听取属下的正确建议，利用天气的严寒，在城墙上泼洒凉水，使城墙成为一道冰墙，成功地阻止了瓦剌兵的攻城行动；在诺曼底登陆一战中，对加来和诺曼底两个登陆地点的选择，盟军可谓费尽了心机，利用重重假象迷惑德军，直到登陆成功之后，希特勒都一直认为盟军会在加来登陆。

攻坚战，也可以说是消耗战，双方的有生力量是进行这种战争的基础，凡尔登战役的关键意义不光是法国守住了凡尔登这块国土，在这场战役中对德国有生力量的极大消耗，加速了德国在一战中的败退；台儿庄战役，面对相对落后的装备，中国军队凭借着强大的有生力量，实现了对装备优良的日军的围歼，这些都体现了攻坚战对有生力量极大消耗这一特点，也体现出了攻坚战的惨烈性。

可以说，攻坚战是一场集残酷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典型战争模式，这

一模式是战争特点的集中体现，通过这本书，你可以直观地领略战争的残酷与魅力。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编者查阅了许多关于攻坚战的文献资料，广泛阅读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从中获取了很多的启发，这对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此，要对相关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主要参考书目

1.《喋血瓜岛——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格里夫·科恩原著，王永梅编译，京华出版社，2005年9月。

2.《78个世界著名战役胜败全记录》，楚云著，时事出版社，2004年10月。

3.《抗日战争大事典》，武克全主编，学林出版社，2005年8月。

4.《浴血斯大林格勒——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谢韦里安·捷列宾斯基著，京华出版社，2005年9月。

5.《攻克柏林——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比比克·穆尔奇科夫原著，任成琦编译，京华出版社，2005年9月。

6.《外国著名战役》，宋国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

7.《诺曼底登陆》，（美）阿姆布鲁斯著，云小丽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

8.《15场城市攻防战——20世纪经典型城市战评介》，曹东光主编，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1月。

9.《攻克柏林》，（英）比弗著，王宝泉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

10.《硝烟中的智慧——经典战役启示录》，王宇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10月。